武俠世界



第36年
5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都市奇情實錄「殺虎」。陳德光從藉藉無名的小子晋身爲「港灣之虎」，鋪着這一條血路的台階當然不易踏上，因而爭奪不休。本故事正是反映現代社會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黑幕，龍頭阿哥爲了爭地盤，黑社會人物不惜僱用殺手，槍殺他們心目中的人，故事情節緊張刺激，場面火爆，警匪之間鬥智鬥力……究竟內裡乾坤如何？誰是幕後指使人？結局絕對出人意料之外，欲知故事詳情，請君細閱，包你驚歎不已。

*　　*　　*

本期刊登石中蓮先生的一期完短篇故事「隱俠」，喜歡短小精幹故事的讀友請欣賞；新故事「銀杏山莊」、「白眉太監」本期連續刊載，以饗讀友，請繼續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情俠無情劍」，麥菁先生撰著的短篇「洞天福地」，屆時請留意。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殺　　虎（現代探案奇情故事）
「港灣之虎」陳德光赴M埠賽車，慶功宴後却被人槍殺於酒店門口 ……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隱　　俠（俠情倫理哀艷故事）
誓報家仇　苦練玄功 ……石中蓮 50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銀杏山莊（新派武林殺手故事）◀二▶
山窮水盡高人助　迢迢千里尋夫婿 ……西門丁 66

白眉太監（方寶玉傳奇故事）◀二▶
赴約未如願　閹官下毒手 ……龍乘風 75

棒打江山（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辨別老人容貌　師徒相認黯然 ……霍去病 83

飛刀小祖宗（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猥褻不成反斃命　騎騾進集觀賭博 ……辛　士 91

朝天一棍（「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蔡相躊躇滿志　小石突然而至 ……溫瑞安 99

燕子飛（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討寒蟬衝突　抓貴妃不獲 ……歐陽雲飛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龍吟鳳鳴下天山（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東洋魔女魂歸天　倩影閃現進客房 ……辛棄疾 111

虎視天下（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夜半傾談表愛意　同行不愼被擒捉 ……東門白 121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3.5.23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5期
（總號181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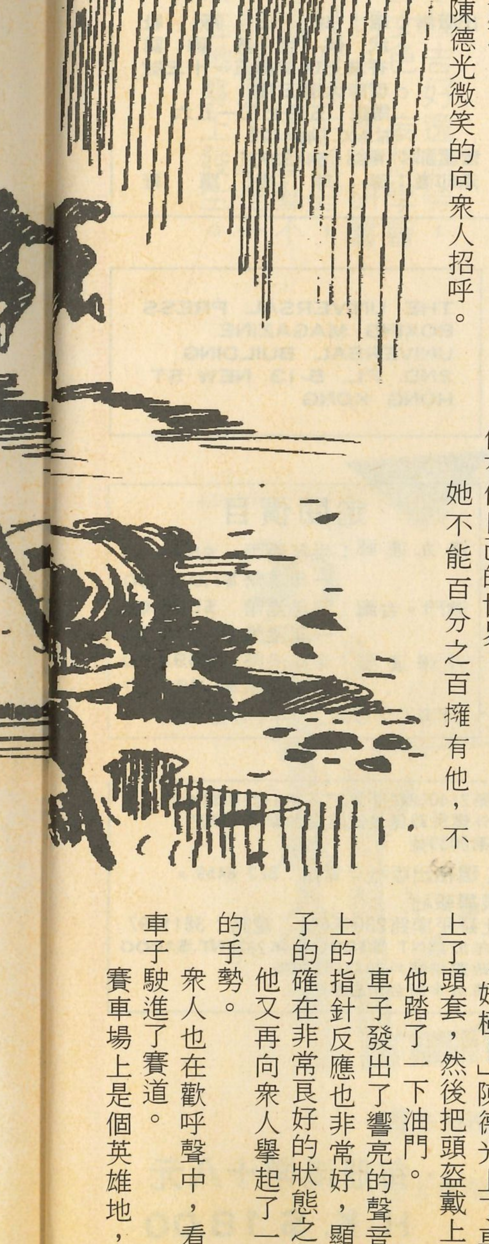
・每冊港幣十八元
H.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殺虎

現代探案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慶功宴後　被殺身亡





M埠一年一度的賽車，又再舉行，使這充滿歐陸情調的小港興旺熱鬧起來。

「一千五百CC房車賽，開始召集！」

參賽的車輛，開始駛進跑道。

一羣人簇擁着一輛紅色的房車，其中有幾個是機械工程人員，另外是賽車手的好友，還有更多的人在旁邊圍觀。

這些圍觀者，對這輛紅色房車特別感到興趣，是因為這輛車是由電影公司贊助的。

有電影公司贊助，自然有電影老闆，也有明星。

來捧場電影明星都是二三線的，並不十分出名，但羣眾對於明星，總是有一種好奇。

穿着全套車手服裝的駕駛者來到車前，眾人都為他發出了歡呼。

他把雙手高舉，作出了一個勝利手勢。

一位口含雪茄、西裝革履的人道：「光哥，有信心嗎？」這人是電影公司的老闆羅定成，也是這次賽車的贊助人。

「羅先生，當然有……我任何時候都有信心！」陳德光充滿信心地回答他的贊助人。

是的，陳德光無論在情場、在戰場、在任何場合，都是充滿信心，否則，他也不會從一個藉藉無名的小子，成為眾人口中的大哥。

羅定成也向他作了一個勝利的手勢。

陳德光走近車子。

就是這幾步路，也有不少人向他打招呼，並且是「光哥光哥」之聲不絕於耳。

陳德光微笑的向眾人招呼。

當中一個漂亮的女孩子走上前來，眼神似有憂慮，不過，她仍然非常愉快地道：「光哥，祝你旗開得勝！」

陳德光敞開雙手，那漂亮的女孩子投進了他的懷內，他輕輕的擁着她，並在她臉頰上輕輕一吻。

在旁的人都歡呼叫好。

陳德光道：「有你的支持，我一定會贏！」

「小心為上！」她仍然忍不住的叮囑，這位漂亮的女孩子，正是陳德光的未婚妻子包雅姿。

「我一定會的，你不用擔心！」陳德光輕聲地說，又再在她額上一吻。

包雅姿年紀雖輕，但她是一個非常懂得大體的人，她讓陳德光與其他的朋友招呼。

她知道陳德光雖然在感情上是屬於她的，但在賽車、在事業上，他有他自己的世界。

她不能百分之百擁有他，不過，她已感到非常滿足。

陳德光喜歡包雅姿，不單是她有非常漂亮的容顏，而且有風度，容人的風度。

在江湖之中，做一個人人信服的大哥並不易，做大哥的女人，或者是情人，更不易。

她不但要令大哥開心，也要令大哥旁邊的人開心，否則她會很快便失去這位大哥。

包雅姿似乎都一一做到了。

陳德光把車門拉開，對那幾位工程人員道：「車子怎麼樣？」

「極FIT！比你昨天試跑還更FIT！」

FIT的意思是形容性能與狀態都在最好的水準。

「賽會方面沒有甚麼問題？」陳德光問。

「沒有，一切都沒有問題，光哥，你放心！」

「好極！」陳德光上了車，他戴上了頭套，然後把頭盔戴上。

他踏了一下油門。

車子發出了響亮的聲音，錶板上的指針反應也非常好，顯示出車子的確在非常良好的狀態之中。

他又再向眾人舉起了一個勝利的手勢。

眾人也在歡呼聲中，看着他把車子駛進了賽道。

賽車場上是個英雄地，他一定要贏，人生也是一個英雄地，他已贏了。

他又踏下油門，發出了一陣嘯聲，他感到非常滿意，他知道自己一定會贏，他喜歡賽車，喜歡這種速度的競賽，在競賽之中，他可以甚麼也不想，祇是全神貫注的看着前面飛奔的馬路。

不知是汽車在飛奔，還是馬路在飛奔。

總之，一切都似乎是超然物外。

他實在喜歡這種感覺。

＊　＊　＊

汽車已排列好了。

陳德光的車子編號是一號，他喜歡這個號數，也是他幸運的數字，不過，他並不是排在頭位，因為他試車之時，一個轉彎而慢了一秒，因為這一秒之差，而排在第二位。

排第一位是一個鬼仔，這人技術極好，並且非常冷靜，往往在極端危險的情形之下超前。

陳德光早已認定他是對手，他喜歡這對手，因為祇有與自己勢均力敵的人，才是真正的對手。

這幾年來，陳德光可算是全無對手，無敵的確是使人寂寞的。

而今有了這位賽車場上的對手，他感到興奮，也感到生命的充實。

紅燈。

施令人員開始搖旗。綠燈。

陳德光一踏油門，車子便向前去，他緊緊的跟貼了那輛紅白相間的八號車，也是鬼仔駕駛的那一輛。

二十個圈並不是太長的賽事。

他早已有了一套計劃，他會在頭十個圈緊緊的跟隨着鬼仔，而不超越他。

這樣做可以讓他好好保護自己的車子。

在賽車場上，最重要是好好的保護自己的車，否則車子一有毛病，一切都完了。

到了第十一個圈，他開始找機會超前。

在京城灣處，他找到了一個機會。

當鬼仔在轉彎的時候，車速稍慢，並且讓出了一個空間。

這空間對普通人並沒有甚麼作用，因爲他也要轉彎，也同樣要把車速拖慢，不過，陳德光並沒有。

他知道要好好把握這機會。

他不單沒有把車子拖慢，反而加速。

他猛地把車子駛進了那空位，然後向前標去。

廣播人員驚奇地旁述：

「第一號車在轉京城灣時，一直沒有把車拖慢，到了彎位，仍然是那麼快……而且似有加速……爬頭，爬頭……他居然爬了頭……」

「那是一號車，駕駛者是陳德光……這位駕車好手有非常好的賽車經驗，而且汽車性能良好……最重要的是，他能好好把握這良機……假若他不是在這時候搶頭，我看他機會不大……」

「而今他是最大機會的勝利者……」

陳德光搶了頭位之後，他一直不再給對手任何機會，是的，賽車便是這樣殘忍的遊戲！

事實上，這也是陳德光一向做人的宗旨，他知道他要打倒敵人，並且要使他永不超生，這樣，自己才可以安枕無憂。

他在人生道路上戰勝，也在賽車場上戰勝。

他終於跑過了終點。

喝采聲、歡呼聲，使他雙目有點痲木。

包雅姿跑了過來，他倆緊緊的擁抱着。

陳德光上了頒獎台，他接過美女送上的花束，也接過那大瓶香檳，拚命搖了幾下，讓香檳噴出去。

頒獎。

他高舉獎杯，向在場的每一個人揚威。

* * *

殺人是否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要看被殺的對象，也要看殺手本身。

在這唯利是圖，高度開放的社會，找一個殺手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有很多亡命之徒，祇要你出得起錢，他便甚麼人也敢殺，而且保證殺得乾淨俐落，無後顧之憂。

他們都是槍法準、身手敏捷，而且頭腦冷靜。

在這三個條件之中，最重要的是頭腦冷靜，因爲無論你槍法如何準、身手如何敏捷，沒有了冷靜的頭腦，甚麼也是徒然。

不過，頭腦冷靜一半是天生而成，另一半也是後天訓練而成。

這後天的一半，是被很多因素所影響。

最重要的是被殺的對象。

舉個例來說，很多在黑道上的殺手，一聽見了陳德光這名字，便會失去了冷靜。

陳德光的名氣實在太大，他有「港灣之虎」的稱號，這名頭非常響亮。

殺手一聽見這個名字，都顧左右而言他。

很多人都想陳德光死，因爲他在這幾年，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無所不用其極。

最重要的一點，陳德光要剷除在他事業上的障礙，從不假手於人，他喜歡親自出馬，而且一定馬到功成。

就算到了現在，人人都認識他是「港灣之虎」了，有甚麼重大的事情，他也要自己動手解決。

他認爲祇有這樣，才可以把自己的威信維持下去，建立威信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要維持並不容易。

但陳德光做得到。

怪不得他的地盤日漸擴展，從「港灣」一直伸展到「尖咀」，而且還有北上的趨勢。

很多人，無論是黑道白道的人，都對他恨之入骨。

有人僱用過一級殺手，可是，當那殺手知道陳德光的背景，看到陳德光的威勢之後，他們都潰不成軍，有幾個更被陳德光收買過來，掉轉槍頭，去殺他們的僱主。

陳德光怎會有這樣的魅力，沒有人知道。

不過，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僱用這兩個殺手的人，這次學乖了，不再提陳德光的背景，祇給了殺手兩張照片。

那是陳德光的大頭相，和另一張全身照。

殺手來自內地，對本地黑白二道全無認識。

* * *

僱用這兩個殺手的人是誰，沒有人知道，連這兩個殺手本身也不知道。

他們之間的一切聯絡，也祇是透過電話，完全沒有接觸過。

開始商洽的時候，兩個殺手提出了兩個條件。

第一，酬金是以美金計算，並非現金交易，而是透過銀行轉賬付款，價錢是一百萬美金，先付一半，成事之後，再付另一半。

第二，整個行動計劃，要由他們策劃，僱主不得予以任何干預。

僱主對酬金沒有異議。

他們計算過，如果陳德光一死，到他們手上的利益，當然是遠遠超過一百萬美金。

還有一點，他們曾經這樣盤算過，本地有一位警方通緝犯，警方懸紅一百萬，陳德光的身份，當然超過這通緝犯，以美金來計算，七點八倍，是一個非常合理的數字。

僱主對於殺手要求獨自行事，不受干預，這點更是求之不得。

於是，這一宗協議很快便達成。

兩個殺手，開始部署。

他們對M埠相當熟悉，當他們知道M埠有賽車這盛事，而且被殺的對象，是個賽車手，他們便決定在賽車日行事。

他們未行事之前，先部署來路與去路。

從內地來M埠，那是非常輕而易舉的事情，就像我們往郊野公園走一遭那麼容易。

平時已是那麼容易，賽車日之時，更是易如反掌，那些警察、海關等執法人員，都會集中精神在有關賽車方面的事，不會理會一般偷渡或者鼠竊狗偷之事。

走也是容易的事。

祇要完事之後，過一條小河，那便安枕無憂。

他們肯定了來去自如的途徑之後，開始選擇武器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很多不同的手槍給他們選擇，由點三八口徑的「麥林」到「黑星」手槍也有。

不過，他們最後還是選了「黑星」。

他們看來似是愚蠢，其實自有他們一套的道理。

「麥林」之類最先進的手槍，無疑是非常厲害的武器，祇要對正被殺的人，一槍轟去，那人的頭部，可能有一大半被炸，血肉模糊，必死無疑。

不過，這麼先進厲害的武器，太引人注目，對於他們逃走，有些影響。

因此，他們決定用「黑星」。

黑星有「黑星」的好處，至低限度，他們對這種手槍性能，比自己的手掌還要瞭解。

短處是祇能在同一時間內發六發子彈。

不過，這個短處，在殺人之時卻也成爲了一個優點，因爲子彈有限，下手必然是要快而準，絕對不能浪費子彈，否則自取滅亡。

爲了穩當起見，他們在子彈上下了一些工夫，他們採用的子彈，經過加工，特別尖銳，這樣，被殺的人，流血不會太多，但必然致命。

一切都已部署妥當。

M埠的賽車，正式比賽的日子祇有兩天，但整個賽車過程，倒有個多星期。

從開始用躉船把各式各樣的賽車運抵M埠開始，兩個殺手已開始監視他們的獵物。

爲了方便這次行動，他們把暗殺的對象稱爲「老虎」，整個行動稱爲「殺虎」。

說也奇怪，他們兩人並不知道陳德光有「港灣之虎」的稱號，卻也湊巧地把這次暗殺行動稱爲「殺虎行動」。

陳德光是個非常熱衷的賽車手。

從汽車運抵M埠開始，他也在M埠出現。

陳德光之所以熱衷賽車，自有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賽車可以帶給他名與利。

本來，他到了現今的日子，名利俱有，不過，名利這兩樣東西，不能坐擁，而是要不斷的維持，不斷的擴展，才可以繼續。

黑社會是英雄地，圈子中的人，除了認爲「劈友」(打架)的人是英雄之外，賽車手也是英雄之一。

賽車是一種玩命的遊戲，他們都認爲可以成爲賽車英雄的，一定是有「料」之人。

有「料」之人，自然會受到大阿哥的賞識，陳德光自己已是大阿哥人物，不過，他可以利用這種「料」，這種聲望去鞏固自己的地盤。

其實，陳德光開始光棍一條的時候，也是靠賽車闖出名堂的，有了名堂，自然是有利，他從藉藉無名開始，到現在成爲「港灣之虎」，都是賽車所賜。

到了今天，他依然自己親身上陣，局外人不明所以，但他自己却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明白在本港，各地盤早已名花有主，不易再攻佔，假若想向外發展，更上一層樓，那祇有向東南面，或者是大陸去。

可是，黑社會不能擁有知名度，因爲那畢竟不是堂堂正正的事，然而，賽車却是不同，那是非常光明正大的事，一經勝利，名頭

響亮，對將來發展大大有利。

兩個殺手，監視陳德光，是在碼頭開始。

沒有人知道這兩個殺手的名字，連那個找他殺人的僱主也不知道，他們沒姓沒名，但有兩個代號。

兩個代號，非常簡單，祇是「甲」與「乙」。

甲乙兩人，一直用高倍望遠鏡監視着陳德光。

十多輛賽車，正慢慢從躉船上吊起來。

輪到陳德光那一輛，他顯得特別緊張，叫道：「小心點，小心點！」

殺手甲道：「這人愛車如命！」

殺手乙道：「是的，他可能眞是爲了賽車而賽車。」

他們一直監視着，可是，附近的人實在太多，那些工作人員，走來走去，他們都無法下手。

他們兩人並沒有定下甚麼時候下手，祇要是適當的時機，他們在甚麼時候也會下手。

汽車被吊上岸。

陳德光被工作人員，也許有幾個是他的馬仔，簇擁着上了車，死氣喉發出了一陣懾人的聲響，絕塵而去。

* * *

在車廠，甲乙兩人也想過下手。可是，來來往往的人實在太多，使他們無法動手。

陳德光對自己的汽車非常愛惜，尤其是在引擎方面，他也參與動手，看來他不單懂得駕駛，也懂得引擎的運作。

賽車始終是以「車」爲主，一輛性能良好，馬力强大的汽車，是取勝的先決條件。

當然，不能忽略賽車手的技術。

其實，可以上賽車跑道一決雌雄的賽車手，他們本身的技術已是不分伯仲，唯一分別的是他們是否冷靜，是否有足夠的「狠」。

陳德光在這江湖上混出名堂，也是憑一個「狠」字，一般人下不了手的事，對他來說，却是易如反掌。

在賽車場上，也是一樣。

他有足夠的膽量，也夠狠，單看他在轉彎時候搶位的功夫，實在使人嘆爲觀止。

看來陳德光這一次賽車，似有不勝無歸之感。

他花了兩天在汽車廠之內，務求把他的汽車，達到顛峯的狀態。

他自己也在顛峯狀態。

那天早晨，他一早便來到跑道試車。

甲乙這兩個殺手，也跟踪到場。

甲在看台上，向乙道：「今日人並不多，應該是個下手的好機會。」

乙看看四週，道：「人不多是個好機會，也是個壞機會，因爲我們沒有機會安全的逃走。」

甲道：「伺機而行。」

乙道：「好極！」

他倆用望遠鏡監視着在賽車場上的陳德光，他試車的成績實在不俗，照速度計算，他出賽的時候，大約可以排在前面。

位置好，也是賽車取勝一個條件，陳德光也知道自己成績好，下車之時，十分興奮。

當人在興奮狀態，也是最沒有防範的一刻，最容易被人暗殺。

甲乙兩個殺手曾經舉槍多次，卻總無法把子彈射出，因爲他一下車，又有一班工作人員擁上。

那班人對陳德光，便好像蜜蜂見了美麗的花朵。

結果是，兩個殺手敗興而返。

* * *

陳德光是個好賭的人，來到M埠，沒有理由不去賭場找些刺激。

以前，他一向喜歡單獨去賭。

陳德光好賭，也豪賭，不過，他並不是一般「磨爛蓆」的賭徒，因爲他自己也開賭，他明白長賭必敗的理，因此，他下注，總是以三鋪(次)爲限。

這一次，他並不是單獨一個人入賭場。

甲乙兩個殺手一直跟着他。

陳德光吩咐手下爲他買了五萬元籌碼，然後，他拿着籌碼在賭場內行了一個圈。

他大多數是流連在「骰寶」的桌上，他看了一會，又往另一張枱去。

他似乎在選擇，選擇一個倒霉的莊家。

他終於在一張「骰寶」桌停了下來。

對兩個殺手來說，這也是一個機會。

當一個人聚精會神的時候，也是下手殺他的好時光，因爲他那時也完全沒有防範。

可是，陳德光並沒有把精神放在賭桌之上，他祇下了三注。

兩個孖寶。

先是五萬元買「大」，他中了。

他並沒有甚麼表示，在旁的人反而爲他高興。

他再把全部的款項——十萬元又再下注在「大」上。

骰盅開了，又是開「大」！

十萬元已變成了二十萬元。

第三鋪，他決定以二十萬元下注「小」。

如果這一鋪贏了，他可以得到四十萬元，減去了本錢五萬元，那有三十五萬元的利潤，這差不多可以支付他整個澳門賽車的旅程費用。

賭場實在是個神奇的地方，它可以把錢變大，當然，它也可以把錢完全吞噬下去，不過，沒有多少人會注意被吞噬去的人。

第三鋪，陳德光也有一些緊張。

他最欣賞這一時刻，他感到自己心脈加速，手心有一點點冒汗。

五萬元對他來說並不是甚麼錢，不過，由五萬變成四十萬元，的確是非常刺激的一刻。

那不完全是錢的問題，而是自己運氣與眼光的問題，眼光的份量其實也佔不了多少，買大買小，根本上機會是完全相等的，但運氣最爲重要。

如果是贏的話，他不單是贏了錢，而是贏了運氣。

陳德光集中精神在骰盅上。

兩個殺手也把手伸進懷中，在這時刻，把槍從懷中拿出來，向陳德光發射，他斷無生路。

可是，爲陳德光緊張的人突然多了。

他們圍着陳德光，一重一重的人。

甲乙兩人都搖首，上天似乎有意保護他。

「開！」

整個桌子都轟然叫：「好！」

陳德光自己也歡呼起來，這一鋪正是開「小」，他的五萬元，已立刻變成了四十萬元。

他決定不再賭，因爲他已贏夠，不是在金錢方面，而是在運氣上。

他要保持這種好運氣，留到明天的賽車場上。

其實他這次賽車，花費並不太大，因爲一切賽車上的費用，都有電影公司贊助，不過，他自己帶來的人也不少，四十萬足以應付有餘。

陳德光離開了賭場，祇有三個保鏢陪着他。

甲乙兩個殺手也跟着離場，這是一個大好時機，再沒有太多人簇擁着他。

可惜的是，他們一上了汽車，便直接回到酒店，然後再沒有出來。

甲乙兩人感到有點失望。

甲道：「明天，明天一定有好機會。」

乙道：「是的，在賽車場上，看你逃得去哪裏！」

兩人離開了酒店。

* * *

陳德光所住的酒店，是M埠最豪華的一家，不過，他祇選擇了一間普通的大房。

這大房與另外一間房間相連。

他這樣選擇當然有他自己的理由，他也明白，自己在江湖的「牙齒痕」(對頭人)極多，有道是：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他今時不同往日，他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

他睡在大房之內。

這是一間雙人房，有兩張床。

陪伴他的，是他最親信的保鏢謝浩，另外兩個保鏢，是睡着隔隣那間相連的房間。

這樣安排，使他得以安枕無憂。

那時接近午夜十二時。

謝浩道：「光哥，快睡！」

「這麼早？」

「是的，平日來說，這實在太早，但今時不同，明天你要出賽。」

「是的！」他換了衣服，半躺在床上。

他開了電視，看不了一會，又把電視關了。

「咦，又睡不着？」

陳德光似乎有些不安道：「你覺得我的運氣如何？」

「當然是好極！」

「好極？」

「你忘記了，你贏了四十萬元。」

「這算不了甚麼。」

「是的，那不是金錢的問題，而是運氣。」

「我的運氣極好？」

「是的，你想，兩個孖寶，一年之中，你有多少次可以這麼幸運？」

「一個孖寶已是不易。」

「正是。」

不過，陳德光依然是有些不安。

謝浩道：「你很緊張？」

「緊張！我也不知道。」

「不用緊張，明天我們贏『梗』！」謝浩非常有信心的道，他說「贏梗」是一定勝的意思。

陳德光仍然默不作聲。

「你的車平均比他們高出一級以上。」

「賽會會否發現？」

「不會的，這次替我們改裝的，全是高手，他們把改裝的地方掩飾得很好。」

「那好極了！」陳德光似乎放心了一點，他的汽車經過改裝，馬力方面肯定比人勝一籌，加上他的技術，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是，過不了一會，陳德光似乎又有些不安。

陳德光道：「你有沒有發覺，我們這次似乎被人釘梢着似的。」

「大哥向來出出入入，都有很多人留意。」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感覺有人在監視我似的。」

「監視？有誰吃了豹子膽？」謝浩笑道。

「這很難說。」

「不用擔心，有我們這麼多人在，祇要有人稍有異動，他們一定逃不了。」

陳德光似乎不想再說這事，不過，他認爲自己的感覺是眞的，這是一種奇妙的感覺，祇有他自己才可以感覺得到，就算多作解釋旁人也無法明白。

謝浩看着他，對於這位主人，他非常瞭解，跟了他這麼多年，大家一同出生入死，他怎會不知道他仍有心事。

「你太疲倦？」謝浩問。

「也沒有甚麼。」

「那麼，你實在有點緊張！我有辦法……」他拿起了身旁的電話。

「做甚麼？」

「找個人替你按摩。」

「不。」

「爲甚麼？鬆弛一下，對你有益。」

「好，找個男的，要技術好的。」

謝浩笑道：「我也是想替你找個男的，這裏有最好的師傅，包你很快便入睡。」

不一會，有一個盲眼的男按摩師來，果然，陳德光很快便入睡了。

＊　＊　＊

正式的賽事已經開始。

陳德光的比賽，是安排在下午，這個上午，他被接待在貴賓席上看比賽。

這天上午，有幾輛車撞在一起，有幾個賽車手受傷，幸好沒有人死亡，這樣的情形，對車手來說，已是十分正常的情形。

甲乙兩個殺手也是一早到場，他們一直監視着陳德光的一舉一動。

當他看賽車的時候，貴賓席幾乎是完全滿座，他們沒有下手的機會。

上午賽車完了，陳德光便開始忙碌。

他先到車廠看車，吃過了一些東西，便開始把車子駛到跑道之上。

工作人員又再忙碌一番。

這情形，兩個殺手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們也沒有找到可以下手的機會。

不過，他們都忍耐着，他們知道，他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最佳的時刻。

終於，陳德光所參加的比賽，正式開始。

陳德光穿了那套紅色的賽車手服裝，一臉信心，人們簇擁着他上車。

他未上來之前，環視四週，發出了一種難以言喻的魅力，在旁的人，無論是男是女，都被他吸引着。

他套上了頭罩，那是一個白色的頭罩，祇露出了一雙眼睛，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

然後，他戴上紅色的頭盔。

他駕的車編號是「一號」，是一個非常容易辨認的目標，而且車是紅色的，兩個殺手一直在盯着。

電視台的工作人員正在附近一個廂座工作，他們評論着車手，說到陳德光，他們也讚了一番。

不過，他並不是最熱門的車手，他祇是被視爲冷門，這也難怪，因爲陳德光所勝過的賽事並不多，不過，他們幾乎可以肯定，祇要勝出這場，他會聲名大噪。

評論員雖是如此說，不過，陳德光的汽車卻又是最矚目的，因爲上面有電影公司贊助的字句，又有一些明星上前祝賀，在未開車之前，有幾個小明星，也在他車旁拍照，這倒爲陳德光增添了不少威風。

紅燈。

所有的汽車引擎已經開動着。

綠燈。

每輛汽車都有如疾矢離弓，向前標竄。

陳德光知道，自己汽車性能絕佳，不用搶第一個位，只要跟貼第一位就行。

賽程是二十個圈，祇要跟上十五個圈，勝券已在握，因爲祇要一個機會，一個讓他超前的機會，他便可以把獎杯拿到手裏。

一號車在路上奔馳着。

甲乙兩殺手一直在監視着，他們有了一套非常周全的辦法，他們一直希望發生意外。

在賽車場上發生意外，是絕不稀奇的事，反而是沒有意外才是稀奇。

他們計劃是——當意外一發生，當然，意外會牽涉了陳德光。當意外一發生，工作人員會集中搶救受傷的車手，觀衆也會祇看着受傷的車手。

那時是放冷槍的最佳時刻。

他們兩人一直希冀這個時刻的出現，他們的希冀絕非過份。

可是，人算實在不如天算。

一號車緊緊貼着那大熱門的車子，把所有對手拋離，因此，意外一直沒有發生。

轉眼已跑了十九個圈。

最後一圈已是在望，搖旗的人已把黑白格仔旗搖着，但陳德光仍然沒有超前，他仍然是第二。

照他性格來說，他永遠不會屈居第二，他一定要第一。第一、第二，陳德光心裏也是這樣想着。

轉入了最後一個圈。

陳德光知道，再不超前，再沒有機會，他怎能向電影公司老闆交代，怎樣向手足交代，怎樣向自己交代？

他在轉最後一個彎的時候，決定一搏。

他用盡力量踏着油門，汽車有如野馬，在彎位之處，眞的超過了大熱門車手。

人們都驚嘆着，半晌才懂得歡呼。

評述員也發出了慨嘆，盛讚這一號車的車手那麼冷靜、那麼決絕。

一號車一搶了頭位，便向前標竄，這一標竄已斷定了勝局。

一號車終於掄元。

甲乙兩個殺手也在讚嘆陳德光的身手。

「好極了，搶彎這一刹眞緊張！」

「是的，眞刺激！」

「現場看賽車便有這個好處。」

「看電視便看不到了。」

觀衆正在歡呼，陳德光把車子駛進了凱旋門，有很多人湧了上來。

有人獻花，有美女把他擁吻。

這一刹那正是車手渴望的一刻。

這光榮的一刹那，成了他們心目中的永恒。

甲乙殺手也像其他人一樣站了起來。

忽然，甲殺手抅乙殺手一下道：「怎麼？我們倒變成了他的擁躉。」

「是的，我們來這裏做甚麼？」

「他一直沒有給我們想像中的機會。」

「不要緊，還有很多機會。」

乙殺手說這話的時刻，也感覺太勉强了，由賽車開始，他們一直找尋一個開槍的機會，可是，直到現在，他們仍沒有放過槍。

他們一定不能無功而返，訂金已收了一大半，另外一半還等待着他們，他們絕對不能手軟。

甲殺手道：「還有很多機會。」

乙殺手道：「是嗎？」

他倆頽然的坐回座位之內。

＊　＊　＊

陳德光感到異常的疲倦。

他每一次勝利之後，都有這種感覺，他接受了獎杯之後，便立刻回到酒店睡覺，他兩個保鏢一直緊緊的保護着他。

甲乙兩個殺手一直跟着他們，看着他們上了酒店的電梯，他們始終仍然沒有下手的機會。

乙殺手顯得有點頽喪。

甲殺手道：「還有很多機會！」

「還有很多機會？明天他們大有可能回港，還有甚麼機會？」

「我說今晚。」

「今晚？他們會怎樣？」

「慶功！」

「慶功？大擺慶功宴？」

「不用理會他們怎樣慶功，總之一句，他們在最高興的時候，也是最疏於防範的一刻，也是我們最佳的時刻。」

「我們這幾天不是一直等待嗎？」

甲殺手沒有再說話。

他們倆坐在汽車之內，一直監視酒店的大門，他們不敢睡。

對於心急的人，時間過得特別慢，不過，他們仍然小心的監視着。

八時多，陳德光終於出現，兩個保鏢依然緊緊的貼着他，他們上了車子。

甲乙兩個殺手也立刻開動車子。

陳德光的車子駛向那間大賭場，難道他又往賭博？

他們下了車，並沒有入賭場，原來他們的確去慶功，這一大賭場內有最好的酒樓，也有最好的夜總會。

甲乙殺手也下了車，一直跟踪他們進內。

原來那位贊助陳德光賽車的大老闆首先爲他慶功，也祇有他才有這樣大的面子。

他們這餐慶功宴並不是在酒樓之內，而是在夜總會之內，人數並不多，祇有電影老闆與陳德光，加上他兩個保鏢而已。

甲乙兩個殺手一直在監視着。

看來這一頓慶功宴並不是想像中那麼熱鬧，他們喝了一番酒之後，便開始談話。

在音樂聲中，甲乙兩個殺手卻無法聽到他們在說些甚麼，祇覺他們愈談愈投契。

看來這一頓飯已由慶功變成了商量大計，賽事完了，他們又會弄些甚麼花樣？

陳德光當然是滿肚子大計，他在這幾年，已把他的根基地盤弄得妥貼，港灣這一帶，有誰沒聽到「港灣之虎」這個名頭而不膽喪，不過，他並不是一個這麼容易滿足的人，他有大野心，他要不斷的發展。

尖咀應該是下一個目標。

不過，尖咀是個古老的地盤，早已有不同的勢力，這些勢力，互相抗衡，也互相制肘，要打進去並不容易。

可是，有羅老闆這樣的人材支持着，那又不同，羅老闆表面是個

電影老闆，但他卻有他的勢力。

這勢力並不是他們這班講打講殺的人可比擬，羅老闆有錢，在電影界吃得開，各社團的負責人也希望靠他在電影圈內分一杯羹。

電影圈是個金銀山，找到了適當的鎖匙，財富是取之不盡，最重要的一點，電影圈甚麼也講錢，很容易便把他們擁有的見不得光的錢洗個乾淨。

然後是快速的回籠，拍一部戲，三幾個月便可以賺幾千萬，天下間還有甚麼生意比這生意更佳？

風險是有的，但祇是有大明星，有號召力的明星，單是賣埠已可以封了蝕本門，因此，有了紅星便是保證，賺錢的保證。

爲了殺入尖咀，陳德光便與羅老闆合作。

第一次的合作，已是十分成功。

第二次的合作，便是這次賽車，當然也是非常成功，因此，他們可以繼續他們的大計，大展鴻圖的大計。

他們從八時多開始吃飯，一直吃到十時。

十時之後，他們仍沒有離開的意思。

甲乙兩個殺手一直在監視着，也一直找尋機會，不過，夜總會內熙來攘往，完全沒有機會。

十一時、十二時，他們完全沒有離開的意思。

爲了安全起見，甲乙兩個殺手臨時採取了應變的辦法，甲殺手負責在夜總會內監視，乙殺手卻出了夜總會，在汽車中等候。

這樣安排，可以使他們更有利，更有多些機會。

一直到了接近凌晨一時。

甲殺手看到他們會賬，他立刻也出了夜總會，回到汽車之上。

「來了，他們出來了！」

乙殺手抽出了手槍，有點自言自語的道：「這次一定不能讓他逃走。」

甲殺手也拿出了手槍。

不一會，玻璃門內映出陳德光的影子。

他似乎有點步履不穩，看來有點醉意，一個保鏢仍然緊緊的跟隨着他，但另一個卻不見了。

少了一個保鏢，也是一個好機會。

那個保鏢是謝浩，他實在是一個忠心的保鏢。

謝浩上前，要扶着陳德光，並道：「小心，小心！光哥，你有些醉了。」

「醉？我沒有醉！」陳德光道，他的步履有些不穩。

「先上車！」謝浩道。

「不，由我駕車。」

「不用你麻煩，由我駕駛，你好好休息。」

陳德光道：「不，爲了表示我沒有醉。」他擺脫了謝浩的扶持，向駕駛座而去。

甲乙兩個殺手，互相望了一眼，然後互相點頭。

他們走出汽車，直趨陳德光的客貨車。

謝浩第一個發覺情勢有點不妥，不過，他也因酒精而慢了半拍。

這半拍已給其中一個殺手一大好機會。

他一連向他開了三槍，槍是有滅聲器的，因此，並不太過刺耳。

但陳德光在醉中仍警覺，他上了駕駛座，回過頭來，看見謝浩搖搖欲墜。

陳德光正想開口。

一顆子彈已穿過了他的太陽穴，他再沒有出聲的機會，不過，他仍掙扎。

第二顆子彈又再穿過他的頸部。

他抽搐了幾下。

第三顆子彈已穿過了他的心臟。

他再沒有力量，也沒有知覺，整個人伏在駕駛盤之上，動也不動。

甲乙兩個殺手互望一眼，然後離去。

一共是六顆子彈，不及一分鐘的時間，陳德光與保鏢謝浩已伏屍在車內。

這時，羅老闆正想推開那玻璃大門，不過，他十分機靈，看見有人倒在地上，他不再開門。

兩個殺手也沒有再回頭，上了汽車絕塵而去。

* * *

M埠重案組探長「西洋仔」李奧一接到消息，便趕赴現場。

現場祇有幾個警員把守，因爲槍擊事件發生在酒店的門口，而M埠是個不夜之城，因此看熱鬧的人也不少。

李奧來到屍體的前面，有點吃驚地道：「這人豈不是今天得到大獎的車手？」

原來李奧對賽車極有興趣，因此對車子相當熟悉。

他的助手連奴道：「是的，他便是陳德光！」

「你怎知道？」

「我認得他的樣子，也看到他手提電話，上面有一塊小標貼！」

「天，你知他是甚麼人？」李奧道。

「甚麼人？」

「他是香城的龍頭大哥！」

連奴來M埠不久，對這地方的情形並不熟悉。

李奧道：「你快去通知重案組，立即多派人員支援，對了，有現場目擊證人嗎？」

連奴道：「暫時還不知道……那邊，還有一位死者，你來看！」

李奧道：「是不是一個大隻佬？」

「是的，你怎知道？」

「陳德光一直有個老友兼保鏢……」李奧先看陳德光伏屍之處。

陳德光仍然在駕駛座上，頭伏在軚盤之上。

李奧自言自語道：「三顆子彈，一粒穿過太陽穴，一顆穿過頭部大動脈，一顆穿過心臟——致命的槍法，很明顯，並不是一般槍手，而是職業殺手所爲。」

他走過連奴那一邊。

謝浩伏屍的地方離陳德光那輛大約有十步之遙，他整個人仆在地上。

「也是三顆子彈，不過三顆子彈也是穿心而過，也是非常職業的手法。」

連奴道：「有人說槍手有兩個，殺人之後，駕車逃走，態度似是十分鎮定！」

李奧道：「當然鎮定，有膽殺他們兩人的，又怎會是普通人？有沒有目擊證人？」

「我是……」兩個警員伴着一個穿着西裝的人上前。

「我是羅定成，是他們的朋友！」羅定成遞上了他的卡片。

李奧接了過來，並沒有看，卻道：「你是電影公司的老闆羅先生！」

「你怎知道？」

「我當然知道，你贊助陳先生賽車，並且得了冠軍，對不對？」

「是的。」

「我們進酒店大堂談一下，也許我需要你回警察廳協助一下！」

「沒有問題。」

羅定成外表十分鎮定，但李奧卻知道，他並不是表面那麼鎮定，他的步履有些不穩。

他們進了酒店大堂。

李奧道：「其實你也是槍手對象之一？」

「我不知道，不過，我比他們幸運一點，我因去厠所，遲了一些才出來。」

「你們在夜總會消遣？」

「是的，慶祝一下今日的勝利！」

「你知道誰會殺他？」

羅定成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因爲要殺他的人實在太多，因此，我也不知如何回答你。」

「我的意思是指在這M埠。」

羅定成想了一想道：「我眞的不知道，不過，我在賽車場上見過一個人。」

「誰？」

「我相信是陳德光一個對頭人。」

「誰？」

「長毛，據說是姓劉的。」

李奧立即叫了連奴過來道：「連奴，快下令找一個姓劉的男子，外號長毛。」

連奴臉有難色。

李奧道：「我知有些困難，但你盡力而爲。」

羅定成道：「我還可以提供一些資料，他是住在那間京城酒店，他是一個在保釋期間的人，應該很易便查到的！」

連奴離去，李奧道：「姓劉的是個甚麼傢伙？」

「我不清楚，不過，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他們之間有過重大的磨擦，當我看見他也在這裏出現，我早已覺得會有問題，想不到……」

「你與陳德光……」

「純粹是賽車上的朋友，去年，他在泰國巴提雅贏得了冠軍，我認爲他極有潛質，因此，我贊助他來這裏出賽，目的是宣傳我的公司。」

「關係便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李奧知道，這些有頭有臉的人物，十分懂得保護自己，他肯提出這些資料，算是難得。

「羅老闆，你需要人保護嗎？」

「我想不用了，我會和我的其他車手一起回去，並且會盡快！」

「我想你以後還要協助我們。」

「這個當然，我卡片上已有我的地址電話，很容易找到我的。」

「好極！」李奧再看了那張卡片。

這時，外面已來了更多的警察，和其他工作人員，雖是午夜，仍有一些人看熱鬧。

忽然，有人叫道：「探長，有電話找你。」

李奧向羅定成道：「謝謝你的合作，我找個伙記，替你落一份簡單口供，你便可以回去。」

羅定成本來有些不耐煩，但回心一想，假如自己不合作，這李奧探長一聲命下，他大有可能不能離開M埠，那時會更加麻煩。

羅定成道：「好極！」

李奧立刻走到他的車內，拿起了電話道：「我是李奧。」

電話中傳來連奴的聲音道：「找到了長毛。」

「你的辦事效率實在不錯，把他帶回警局，我立刻回來……好好對待這傢伙！」

他放下了電話，再來到酒店門口，驗屍官和其他工作人員仍然在工作。

他吩咐了一下，便駕車離去。回到警局，他的辦公室內已亮了燈，竟然坐着連奴與一個打扮斯文的男子。

他推開了門。

連奴道：「探長，這位是劉先生。」

「劉先生，有一個外號叫長毛，對嗎？」

長毛笑了起來道：「是的，我以前有很長的頭髮，因此人人叫我長毛。」

「但你……」

而今的長毛，一頭短髮，並且梳得十分有型。

「而今不同了，潮流不再興長髮，因此我也沒有再留長髮了！」他笑得十分自然，可是語音仍帶一些鄉音。

「劉先生來這裏做甚麼？」

「我是給你的伙記叫來的，爲甚麼你反而問我，我正想問你……」

「不，我的意思是你來M埠作甚麼？」

長毛又再笑了起來道：「來M埠作甚麼？那實在太好笑了。」

「有甚麼好笑？」

「來M埠還可以做甚麼？當然是來看賽車、來賭錢，或者甚至來找女人！」他笑得十分從容。

李奧知道，對付這些人一定要有耐性，便道：「我是個非常爽快的人，你也是……劉先生？」

「當然是。」

「那好極，你仍在保釋期間，我祇要打一個電話往香城，我便可以把你留下，並且……」

「我明白。」長毛收斂了一些笑容道：「那你想怎樣？」

「關於陳德光……」

「他？他有外號名叫『港灣之虎』，他是一隻老虎，與我何關？」

「你認識他？」

「出來行走江湖的人，近年來哪個會不識他？」

「你與他有過過節？」

「甚麼過節？沒有，我祇是與他普通相識，僅是一個點頭的朋友而已。」

李奧一直在鑑貌辨色，可是，他卻不能在長毛的臉上發現一些特別的神色。

「他死了！」李奧道。

「死了？」長毛十分詫異，臉上露出狐疑之色。

「怎麼？你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你伙記來的時候，我還在睡夢中，甚麼時候死的？」

「大約十二時左右，在酒店門口。」

長毛又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我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甚麼？你竟會說這話？」

「爲甚麼我不能說？這老虎殺害了這麼多人，今晚卻輪到他自己。」

李奧道：「我想這話對你也十分適合。」

長毛收斂了笑容。

西洋仔李奧雖是個葡人，但他在這裏工作幾十年了，對於中國的語言，也十分熟悉。

李奧道：「劉先生，我希望你老實說一句，你來此是殺陳德光？」

李奧也夠膽量，開門見山的問。

長毛道：「我殺陳德光？我爲甚麼要殺他？」他有點激動的反問。

「那是你與他之間的過節……是與幾個月前，那個姓黃的江湖大佬，在醫院被殺之事有關！」

長毛不言。

「你與姓黃的，是生死之交？」

「這點我不否認。」

「而你一定會爲他報仇！」

「報仇？」長毛又再笑了起來道：「報甚麼仇？探長，你知道而今是甚麼時候，你還以爲是幾十年前，動不動講報仇？」

「我不相信你會對這事坐視不理。」

「當然不會，我會協助警方，而今是個法律的時代，一切事情都有法理依據，警方自然會爲我報仇！」

「你是個守法的人？」李奧諷刺地道。

長毛道：「當然是。」

「你還在保釋期間。」

「正是如此，我是在保釋期間，探長，你也讀過法律，一個人未經法官判決，他仍是無罪的，我在保釋期間，香城警方也要讓我出境，一切都有法理依據。」

以前，一個保釋犯人，是不許離境的，但而今有了「人權法」，爲了保護人身自由，長毛也可以大模大樣的離開香城來M埠賽車、賭錢。

長毛突然嚴肅起來道：「探長，我警告你，你未能找到任何證據之前，不可以胡亂說話，我有權告你毀謗！」

李奧幾乎被他氣死，卻又對他沒有辦法。

「沒有事了？」

李奧知道，他再問下去，也是無奈地問，因此，索性放了他離去。

連奴道：「找到他又放他，豈不是…」

「沒辦法，不過，正如他所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如果他下手，他一定逃不了，外面有這麼多擁護陳德光的人，放了他出去，好讓他被人找晦氣！」

李奧這話並非沒有道理。

* * *

M埠是個小的地方，命案發生之後不及兩個鐘頭，便已傳遍了整個M埠，如果命案不是發生在半夜，散播的速度可能更快。

而這消息散播得這麼快，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那是因爲兩個死者的名氣實在太大，「港灣之虎」陳德光雖然是崛起於香江，可是，他在M埠的名氣也是十分響亮，一來他是個賽車手，而且剛剛今日才得過冠軍名銜，另外一方面，他與M埠的賭業也有十分深厚淵源。

警署的電話響個不停。

李奧點了一支香烟，眼看着那支烟變成了灰燼，他仍然沒有機會吸一口，因爲他一提起香烟，電話便響了，他根本沒有時間吸一口。

電話又響，他不再理會。

他又再燃了另一支香烟，卻有人敲門。

「進來！」

門開了，卻是警署的接線生，她道：「李奧探長，請你聽電話！」

其實在李奧前面的電話仍然響個不停。

「我不聽了！」李奧道。

「不，探長，這個非聽不可！」

「爲甚麼？」

「是署長！」

在這時刻，署長應該是高牀暖枕，怎會也打電話來警署？他拿起了電話。

「是，是。」李奧祇有回答的份兒，他一再的聽着，聽了三分鐘有多。

李奧放下了電話，自言自語地道：「署長把這件事看得這麼重要，我不相信……」

門又再響。

「進來！」

「有人要見你！」是連奴，他坐在門外。

「誰？」

「我不知道，他們說非見到你不可。」

「他們？有多少人？」

「有十多人！」

「十多人？他們是甚麼人？」

「我不知道，他們來勢洶洶，有幾個十分火爆脾氣……」

「誰敢來警署發脾氣？」

門本來是開了一小部份，突然被完全闖開了，外面站滿了穿着西裝的男人。

爲首的一個道：「探長，我們要求你把陳德光的屍體運回香江！」

這人雖是穿了西裝，但仍可以約略看到他是肌肉賁突的身材，他的聲音有點沙啞，看來他是按捺着自己的性子，否則他的語音不會那麼要求。

李奧道：「你們是誰？」

「是陳德光的兄弟！」

「甚麼兄弟？」

那人突然握着拳頭道：「沙倮好兄弟！」

李奧看着他，當了幾十年差，他甚麼人也見過，卻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的人，竟敢在警署內耀武揚威的人。

「你們出外等一等！」李奧道。

連奴向後面的人說了幾句話，他們羣情洶湧，不過，仍然按捺着。

連奴進了探長室，對李奧道：「探長，快答應他們，否則我們警署有難了。」

「他們會怎樣？」

「他們說要把警署夷爲平地！」

「甚麼？」

「我看他們並非說笑！而且大有能力！」

「他們是陳德光的手下？」

「是的，他們對陳德光奉若神明，如果不答應他們，我們這裏後果不堪設想。」

「署長也來過電話，他也吩咐我小心處理這件案子，稍有差池，他也認爲不堪設想。」

「那麼快答應他們！」

「這樣我們完全沒有面子！」

「甚麼面子？」

「這羣三山五嶽的人，以後還會理會我們警察？」

「不，你批准他們領回屍體，反而給了他們一次面子，他們反欠我們一個情。」

「香江方面也會認爲我們太軟弱。」

「不會。」

「你怎知不會？」

「命案是發生在我們這裏，不過，從表面看來，完全是香江的人，與M埠的人無關，這命案我看牽涉極大，倒不如把這個燙山竽交回給他們，反而對我們有益。」

李奧想了一想，覺得他的話非常有理。

「好，我簽字！」

連奴走了出去，過了十五分鐘，才如釋重負的回到李奧的辦公室。

他看到探長要出去，「走了？探長？」

「不，去接船！」

「接船？這個時候去接船？接誰？」

「第一班船是甚麼時候？」

連奴看看手錶道：「第一班船

是六時四十五分，而今是五時半。」

「飲茶之後接船，時間正好！」

「究竟接甚麼人的船？」

「兩個重要人物，一個來自內地公安廳，一個來自香江，他們都是來查這陳德光案件的。」

「命案發生不及四個鐘頭，他們便立即來？」

「由此可知，這件命案的重要！」

避免仇殺　警方部署

包雅姿本來是想與陳德光一起去參加羅老闆這個慶功宴的，不過，陳德光表示他還有很多事情要跟羅老闆商量，因此，她並沒有去。

她一直在酒店之內等陳德光回來。

她雖然已是十分疲倦，她仍坐在沙發上，等候陳德光回來，突然電燈閃了幾下。

她覺得有些不對勁，卻又說不出有甚麼地方不妥當，她知道謝浩是陪同陳德光去的，有謝浩在，一切也不用擔心，因爲謝浩是個非常忠心的人。

謝浩說過，他寧願犧牲自己，也不會讓人們損害光哥一根毛髮，他常常說他這性命是光哥救回來的，以後的日子，他的性命也是光哥的。

忽然，電話響了，是個陌生的聲音。

「包小姐？」

「是，你是誰？」

「我姓馬，與陳德光先生非常稔熟。」

「馬先生，陳先生外出還沒有回來。」

「我知道，包小姐，你鎮定一點，聽我說這一句話。」那人頓了一頓。

包雅姿十分焦急地道：「甚麼事？」

「陳先生不再回來了！」

「甚麼？他自己先回香江？」

「不……」他欲言又止道：「他……他死了！」

包雅姿聽了，祇感到一陣暈眩，不過，她也是見過風浪的人，道：「甚麼？」

「請你冷靜的接受這事實，陳先生在酒店門外，被人槍殺了！謝浩也同時被殺死！」

「你說謊話……」

「不，包小姐，請你立刻通知陳先生的親人，並且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做！」

「你究竟是誰？」

「我是這邊社團的負責人之一，我們已盡力爲你們把陳先生的屍體……並且打算運回香江，不過，一切都要聽你們的吩咐。」

包雅姿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她自從做了陳德光的女朋友之後，心理上早已有這一天的準備，但千萬也想不到，來得這麼快，而且，當天他還得到了賽車冠軍，一切都那麼順利，那麼興高采烈。

「我怎樣聯絡你們，馬先生？」

馬先生說了一個電話號碼，並道：「包小姐，你有甚麼吩咐，儘管開聲，不用客氣。」

「我可以去見見……」

「我的意思是，包小姐你在M埠也可能有危險，因此，我們把靈柩立刻運回香江，那時，你才可以……」

「我明白。」包雅姿出奇的冷靜。

馬先生又道：「我等你的吩咐。」

包雅姿放下了電話，一時之間，她也感到茫然，她應該做些甚麼？

她先走到浴室，開了花洒，用冷水射向臉龐，讓自己好好的冷靜下來。

然後，她再走出廳，撥了一個電話。

「發哥，是雅姿。」

「甚麼事？」

「光哥出事了……」

「甚麼事？而今還未天光。」

「是的，他在凌晨時分被人殺了！連浩哥也死了！」

「甚麼？你再說一遍。」

包雅姿再說了一遍，問道：「我們應該怎樣做？」

陳德發本來是十分激動的，他兄長被人殺了，他實在不能接受，不過，他也有足夠的冷靜能力，他也頓了一頓，才道：「你快回來。」

「是的，馬先生也是這個意思。」

「馬先生……」

「他是這邊社團的負責人。」

「啊，對，是老馬。」他頓了一頓，才道：「你自己立刻乘早班船回來，其他的事情我會處理。」

「馬先生的電話是……」

「我知道了，我會立即聯絡他，你立即回來，我不想看到你有……」他沒有說下去。

包雅姿知道，這些事都是男人的事，她是不宜插手，也沒有能力插手，她立刻收拾了行李。

＊　＊　＊

發哥陳德發是陳德光的弟弟，他一向協助陳德光，不過，他爲人比較低調，不喜歡出名。

他接過了包雅姿的電話之後，他還以爲自己在發夢，不過，當他接通了老馬的電話之後，他才眞眞

正正的知道，那並不是一個夢境。

「老馬，靈柩甚麼時候可以運到？」

「我想……警察廳是批准了，不過，官府之事，還有很多手續，我看最快也要明天早晨！」

「怎樣運過來？」

「我有一些貨運朋友，用躉船運過來，因爲時間匆促，我們祇能以木箱……」

「我明白，我會派人去迎接，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我也不大淸楚，我祇知道，他在凌晨與羅老闆從夜總會出來，遭人槍殺。」

「甚麼人有如此膽量？」

「不知道，是職業殺手的所爲，手法非常熟練，三顆子彈，每一彈都中要害。」

「長毛也在M埠？」

「在，並且被警方拘捕了，不過，轉眼之間，又放了出來。」

「爲甚麼？」

「我想是沒有證據，聽說他也離開了M埠！」

「回香江？」

「不知道，暫時沒有他的踪影。」

「麻煩你替我們打點一切，當事情辦好後，我會再去M埠面謝。」

「不用客氣，光哥生前也幫過我們不少忙，這些都是我們應做的，你還有甚麼吩咐，請開聲。」

「多謝你們……我們保持聯絡。」

陳德發放下了電話。

天已亮了，陳德發撥了幾個電話，十五分鐘之後，他們已在客廳內開會。

到會的一共有十個人，他們全都是陳德光生前的十個得力助手，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地盤，不過，他們都是臣服於陳德光，而且有一定的利潤奉獻給陳德光的，這十個人已是大哥，而陳德光卻是大哥大。

人生如夢，大哥大陳德光已經不在，主持會議的是陳德發，他爲人一向低調。

平日，人人都尊重他，叫他一聲發哥，不過，注意力都會集中在陳德光的身上。

而今，發哥不同了。

他坐在大餐桌的盡頭處，默默的帶着哀傷。

在場的人都知道發生了這件事，沒有人敢說甚麼，也沒有人安慰陳德發。

這也怪不得他們，你叫他們用甚麼話來安慰陳德發？他們也靜默着，有人抽烟，漸漸，有更多人抽烟，室內瀰漫着烟霧。

陳德發終於開口道：「光哥死了！」沒有人說一句話。

陳德發續道：「連謝浩也逃不過！」

來自西環的「大舊佬」王剛叫道：「發哥，我們還等甚麼？」

衆人聽了，立時附和。

有人道：「我們立刻去剷平長毛的架步！」

也有人道：「我們去劈死那班姓K的！」

所謂「姓K的」，那是一向與他們有對抗的一個社團，很多人懷疑陳德光之死，與這個「姓K」的社團有重大的關係。

更有人道：「既然他們用槍殺人，我們也有槍，而且是AK四十七，我看他們要賠多少條命！」

他們衆說紛紜，非常激動。

陳德發慢慢的舉起雙手，衆人都靜了下來，陳德發雖然是第一次主持這種會議，但他一舉手一投足，也有大哥的風範。

陳德發道：「各位，多謝你們關心我的大哥，他也是你們的大哥，他被殺的仇，我們自然要報，但不是這個火頭火勢的時候！」

衆人又叫道：「還等甚麼？」

陳德發道：「敵人既然派人暗殺光哥，自然早已部署好了一切，我們這個時候，頭腦最爲凌亂，感情也最悲痛的時刻，我們若是輕舉妄動，自然是給敵人一個大好機會，把我們徹徹底底的擊倒！」

衆人都靜了下來。

「那我們還要等甚麼？」有人問道。

陳德發沒有回答。

又有人叫道：「難道我們坐在這裏，大叫大嚷，便可以替大哥報仇？」

陳德發道：「當然不是，我們現在先等一個人……」

「誰？」

這時，傳來敲門的聲音。

陳德發道：「來了！」

他起身去開門。

進來的是一個滿頭白髮，戴着金絲眼鏡，全套西裝的中年人。

「康哥。」陳德發恭恭敬敬地招呼。

衆人見了，也紛紛起立，叫道：「康哥！」

這人叫蔡康，因爲生得一頭如銀線般的白髮，人人都叫他「白頭康」，不是當面的叫，是背後的叫。

他早已退出了江湖，做了正行生意，可是，他是社團中最老資格，最有聲望的老叔父，當有事情發生的時候，他還是要站出來的。

他招呼了衆人坐下。

白頭康道：「各位，德光的不幸，就如我們的不幸，我們一定要

為他報仇！」

提起「報仇」這兩個字，人們的激動情緒，又再回復，一時之間，聲音彼起此伏。

陳德發站了起來，衆人又開始靜下來，他道：「各位，光哥生前得到康叔的栽培，我們也得到康叔的關照，才有今天的地位……」

衆人都靜了下來。

「因為，光哥的事情發生得這麼突然，我們一時之間，都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想康叔的江湖地位高，而且看過大場面，慣見大風浪，可以給我們最好的忠告。」

白頭康站了起來道：「在這個時候，我們最需要有冷靜的頭腦……」

衆人眞的靜了下來。

白頭康續道：「蛇無頭不行。」

陳德發接口道：「康叔當然是我們的帶頭人！」

「這點我義不容辭。」他頓了一頓，又道：「不過，而今我的江湖地位不同了，而且，我也轉入了正行做生意，不過，我不是不再理會江湖的事，而是要退居第二線，我會在幕後支持你們。」

他又再環視了大廳一週。

「光哥生前從零開始，一直到現在有誰不知他的名號……在這段日子之中，阿發是他得力的助手。」

衆人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發哥是光哥的得力助手，是衆人皆知的事實。

白頭康續道：「而光哥生前也和我說過，假若他不在的話，一切事情，都應由發哥主持大局。」

白頭康望着陳德發。

陳德發看了衆人一眼道：「我一向在社團也沒有出過甚麼力……」

有人叫道：「發哥何必這樣謙虛？」

又有人插口道：「既然是光哥生前吩咐，我們也無異議……」

有人又大叫：「我們一切聽發哥命令……」

陳德發站了起來，高舉雙手道：「各位既然這樣賞面，這件事不單是我自己的事，也是衆人的事，我是義不容辭的！」

白頭康道：「好了，既然大家都遵照光哥生前的吩咐，那麼，以後一切有關社團的事，你們都要尊重發哥，一切江湖事，都要與發哥商量。」

衆人都拍起手來。

白頭康道：「聽說外面而今是風頭火勢，我也不想被警方有一個藉口，我先離去，你們好好商議一番。」

他站了起來，陳德發也站了起來。

白頭康道：「阿發，這裏一切都要靠你了！」

陳德發道：「我會盡力而為！」

陳德發送了白頭康出去，再回大廳，這一次，他更有大哥的風範，因為他充滿了信心。

「各位，而今我們第一件事，便是好好的給光哥作一次風光大葬！」

「聽說靈柩由水路運回來？」

「是的，大約明天天亮便到碼頭。」

「我們要親身去接他。」

陳德發道：「由於這件事情太哄動，警方也會為這事而採取一些特別的行動，我們這個時候，最需要人手，我不想在辦喪事期間有人被捕！」

「我不敢擔保，發哥，我有很多『靚』(後生小子)，都受過光哥的恩惠，我不知他們會不會因為太過激動而……」

陳德發道：「對，你說得對，光哥生前曾經為過很多兄弟，兄弟因他被人暗殺，當然激動，不過，這次也是各位大哥發揮能力的時候，好好約束一下下屬，如果連這麼小事也辦不到，怎能當他們『大佬』！」

衆人再沒有異議。

陳德發續道：「明天早上六時半，如果各位方便的話，可以往碼頭接光哥，不過，身上不要携帶任何武器，如果不方便露面的話，我也不會怪大家，相信光哥也不會怪大家。」

有幾個大哥都表示會親身到碼頭。

陳德發又道：「當接了光哥之後，我們會組織一個治喪委員會，各位是當然的委員，然後我們再開會，決定如何做。」

「好極，發哥你打點一切。」

「有甚麼事情需要我們，一個電話，隨傳隨到。」

「發哥儘管吩咐，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陳德發道：「先派人向謝浩家人報告一下，聽說他有一妻一子……對了，這件事我會親自去做！好了，你們先回去……」

他頓了一頓，向身邊兩個親信道：「亞文、亞東，你們送各位大哥出去！」

各人都走到發哥面前，一一跟他握手，有人說「節哀順變」這些安慰話語，也有人一言不發，不過，他們都緊緊握着陳德發的手，這足可以使陳德發更為放心。

亞文與亞東送了各位大哥出去之後，立即回來。

大廳之內，祇有陳德發一人。

亞文道：「發哥，一切都如你所想像一樣。」

亞東也道：「他們對你十分尊重，我看，你一定可以代替光哥的。」

陳德發道：「一切看來十分平靜，但內裏有沒有暗湧則暫時不知道。」

「有暗湧又怎樣？這件事並非發哥你自己爭着來做，而是康叔根據光哥生前所說而做的。」

「你以為他們相信嗎？」

「由康叔說出來，沒有人不相信，也沒有人敢不相信的，發哥，你放心！」亞東道。

陳德發滿意地笑了。

＊　＊　＊

大清早，碼頭貨物起卸區。

如果是平日，這時刻工人仍未開工，但今天這裏卻早已擠滿了人。

最先到達的竟是一批背負着相機的人，他們都是各大小報章的記者，他們也知道陳德光在江湖上地位極高，德高望重，一定會有很多人來，也有可能找到一些獨家的資料，因此，他們早已在附近，佔了有利位置。

第二批一早到來的人，極有紀律。

那些記者，一看到有人來，便蜂湧上前，有人已急不及待的拍照，閃光燈使人眼花撩亂。

那些人叫道：「拍甚麼照？我們是差人……」

原來這一批來的是警察，不過，不是普通警察，而是便衣警探。

其中一個警探道：「你們這麼早來這裏做甚麼？你們是甚麼人？」

「我們是記者。」

警探離開了那些記者，問道：「你們來這裏做甚麼？」

其中一個記者反問道：「你們來這裏又有甚麼特別任務？」

警探道：「當然是來『攞料』！」

「攞料」的意思是收集資料。

記者也道：「我們也是來攞料。」

警探道：「你們自律一點，我們有我們的工作！」

記者一哄而散，各找尋一個好位置。

不一會，有幾十部私家車駛來了碼頭，這些汽車都是名貴的牌子，每輛都是幾十萬至百多萬的名貴車子。

車上載着的人，大多戴着黑眼鏡，雖然，而今祇是曙光初露，但他們好像對太陽非常敏感。

有些人下了車。

這些人的衣著普通，恤衫牛仔褲，看來與那些便衣警探差不多。

記者又再湧上。

有人拍照。

其中一個人道：「各位，我們是來辦喪事的，你們不要拍照。」

又有一個記者閃了一下閃光燈。

那人怒道：「你再影……」

另一個人上前道：「各位，大家識趣些，我們不想在這個時候弄出一些不愉快的事件……」

又有一個人上前道：「發生甚麼事，發生甚麼事……我是警察……」

那人道：「亞SIR，沒有甚麼事，我們祇是勸這位記者先生不要拍照。」

「拍照是記者的工作。」

「如果再拍，我們……」他並沒有說下去。

不過，那些記者似乎也不想把事情弄大，道：「我們不會再拍了。」

人們又再散開，各人回到自己應該到的崗位上。

早晨的空氣是寒冷的，但每個在場的人表面雖是十分平靜，但內心卻是十分緊張。

駛來碼頭的汽車愈來愈多，從汽車上下來的人也不少，他們都沒有作聲，可是，在太陽眼鏡的後面，他們都似乎有點淚光。

過了一會，有些人急步的走前來，祇見一艘躉船漸漸駛近碼頭。

衆人一哄而上。

有些記者偷偷的拍照，那些人又再發出警告道：「再拍照我們便不客氣了！」

也有人叫道：「我們不想動手拆菲林！」

有人卻又叫道：「你們不用怕，拍照是記者的工作，有人膽敢阻止記者工作，我們會立刻拘捕！」

聲音此起彼落。

記者得到了皇家警察的支持，紛紛開機，一時之間，閃光燈閃個不停。

那些人一時之間也無奈何，祇有怒目而視，幸好那些記者也十分識趣，拍了幾個鏡頭之後，也就停止。

那躉船已慢慢泊近。

不一會，有幾個穿了白衣的仵作上前，後面又有幾個持香燭的人。

衆人讓了路，仵作上了跳板，小心翼翼的從船上搬了兩個大木箱下來。

這時，記者又再拍照，不過，那些人再沒有警告，也許他們太悲傷了。

大木箱被抬上了一輛黑色的殯儀車上，有幾個持香燭的人也上了車子絕塵而去。

而那些名貴房車也開動了，轉眼之間，碼頭又回復了早晨的寧

靜。

記者的車也追蹤而去。

其中兩個背着相機的道：「來接船的人不少，看來這一次一定會風光大葬！」

另一個答口道：「當然會，你可知道這『港灣之虎』在這地頭有多少勢力！」

兩人又說了一大堆話，然後開車離開。

幾個看來似便衣警探的人也聚在一起談話。

其中一個嘆道：「這人生前狠辣見稱，滿身牙齒痕，卻想不到還有這麼多人接船！」

「不單有這麼多人接船，我想出殯之日，還會萬人空巷。」

「他有這麼大的吸引力？」

「這『港灣之虎』開罪的人很多，但受他恩惠的人也不少，看來我們也要取銷休假了。」

＊ ＊ ＊

M埠「殺虎」事件，振動了整個香江警方。

報紙立即用頭條報道，並且把兇案現場所拍得的照片印刷了出來。

陳德光伏屍在汽車的軚盤上，太陽穴與頸部的子彈孔，清晰可見。

警方高層立刻委任了一位警司和他的助手，正式成立了一支特別調查隊，專門調查這宗「殺虎案」。

會議特別由港灣區副署長主持，在開會之前，他向小組成員介紹了蔡健警司及他的助手陳堅。

副署長道：「我相信很多人都認識蔡健警司，不過，在開會之前，我仍然要好好介紹蔡警司。

「蔡健警司是我們警隊之中一位極具經驗的辦案人員，他頭腦冷靜，足智多謀及大公無私，是我們男子漢中的精英。

「加上他在警隊工作已有十六年，由督察級擢升至警司級，期間屢破大案。

「最矚目的案件發生於兩年前，他率領部隊往元朗水頭村剿匪，他深入匪徒的大本營，結果與匪徒展開槍戰，蔡警司身先士卒，手持雷明登散彈長槍與匪徒駁火，在一個危險關頭上，蔡警司目睹一名假作投降的匪徒，手持手榴彈，擲向一名探員！

「蔡警司立刻舉槍對準匪徒發射，立刻把匪徒擊中，救了這位探員一命，由於他的槍法準，人們都叫他作神槍手。」

衆人聽了都拍掌起來。

副署長續道：「蔡警司加入警隊十多年，他曾經在不同部門中工作過，包括毒品調查科、反黑組、重案組、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等，他曾代表警方前往澳洲美國等地受訓，相信在他領導之下，你們一定可以把這件案件，查得水落石出。」

衆人又再拍起手掌來。

參加這次會議的人，來自M埠，也有來自珠海及廣州的公安人員。

他站了起來道：「副署長太客氣，這樣介紹我，使我有點慚愧，不過，這件『殺虎』案件，牽涉重大，我們一定要悉力以赴，務求把這些有組織的犯罪者，繩之於法。」

他頓了一頓，又道：「我這位助手陳堅，也是服務警方多年，而且屢建奇功，有了他的協助，加上各位共同努力，我想這件事件一定很快便破案。

「爲了節省時間，李奧探長，你先說現場的情形。」

原來M埠的李奧探長已一早趕了過來。

李奧道：「我想各位在電視與報紙上，已看過現場的情形……」

在座的人都點頭。

李奧道：「現場殺手並沒有留下任何綫索，有人看見殺手共有兩個，他們都非常冷靜，並且追蹤了陳德光一段時間，在最佳的時刻才下手的。」

陳堅道：「你們抓了『長毛』？」

李奧道：「是的，可是，我們無法從他身上搜集到任何證據，我們祇好放人。」

蔡健道：「據說他與陳德光有仇，而這次是這麼巧，陳德光被殺，他也在M埠。」

李奧道：「是的，我們在第一時間抓了他，盤問過他，可是他矢口否認與這『殺虎』案有關，他祇是說，他常常到M埠賭錢耍樂，這個理由，雖然並不充分，但我們實在也沒有甚麼證據，祇好放人。」

「他回了本市？」陳堅問。

李奧道：「是的，他應該回來了。」

蔡健警司道：「請你介紹一下這個『長毛』！」

李奧道：「長毛姓劉名剛，三十二歲，在江湖之中，他屬湖南帮份子，他也的確是從湖南來的，他來了這裏也有十三四年，在本地混跡多年，甚麼工作也做過，也牽涉在很多犯罪活動之中，不過，他爲人機警，心狠手辣，並且輾轉的入了娛樂圈，認識了電影公司東主，而且發展成爲深交。」

陳堅道：「他是那位姓黃的電影東主的夥伴。」

李奧道：「關於他在電影圈的活動，相信你比我們知道的還多！」

陳堅道：「對於他犯罪的證據，眞憑實據我們暫時是沒有的，

否則我們早已拘捕了他，據說，自那位黃先生被人在醫院內暗殺之後，人們都紛紛指向陳德光這隻『港灣之虎』，『長毛』自然要爲黃先生報仇，因此，這殺虎案長毛是洗脫不了嫌疑。」

蔡健道：「其實，除了這件兇殺案外，長毛與這隻大老虎也有很多大小的恩怨，他們在M埠爲了爭在賭場內睇場，也發生過磨擦，兩人勢成水火！」

陳堅道：「相信兩個殺死陳德光的殺手，已經逃回大陸，請問兩位有甚麼意見？」

來自廣州公安局的兩位，一位是伍達調查科長，另一位是他的助手黎輝。

伍達科長道：「因爲大陸開放，很多人有機會來香江，有更多機會到M埠，我們也相信，這件事與大陸內地黑帮有些關連，我們一早已接到了線報，這位『港灣之虎』也有意思在廣州方面拓展地盤，例如在酒樓、卡拉OK，或者一些其他娛樂場所睇場，收新會員等等，我們回到廣州，一定把有關人等拘捕。」

蔡健道：「多謝你們合作，我們上面兩個頂頭大老闆並不和氣，對於你我……」

伍達笑道：「我們祇懂得打擊罪案，其他我們不會理會的。」

兩人都笑了起來。

黎輝接口道：「我們也會爲這事，在廣州組成一個特別的調查科，追捕兩個殺手。」

蔡健道：「辛苦你們了。」

黎輝道：「我們同是中國人，而且大家都是對付犯罪份子的人員，不用客氣。」

蔡健又向另外兩位從珠海而來的調查員道：「多謝你們也來了！」

珠海兩位公安官員，其中一位陸嘉道：「我們珠海方面，對這件事也十分關注，因爲殺手大有可能逃入了珠海，如果一有發現，我們會立刻採取行動。」

陳堅道：「珠海那邊，匪徒也十分猖獗？」

陸嘉的助手鍾雄道：「一個地方繁榮起來，自然有一些不法份子，用不正當的手法，去分享地方繁榮的成果，我們當然不會讓他們混水摸魚，珠海因地理環境方面，接近M埠，我相信殺手也說不定會來珠海。」

這是本地第一次聯合了M埠、廣州及珠海來辦理這件殺虎案，由此可以知道警方對這件事的重視。

他們又再討論了一些對付這案件的部署。

蔡健與陳堅在散會之後，特別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向本地各界人士發表他們處理這事件的部署。

＊ ＊ ＊

主持這個記者招待會的是蔡健警司與陳堅。

蔡健警司首先宣佈：「我們警方已成立了一個特別調查小組，來協助M埠追查槍殺陳德光的案件。」

有記者已急不及待的問道：「你們已知道陳德光便是『港灣之虎』？」

蔡健笑道：「當然知道，因此，我們這個特別調查小組也可以稱之爲『殺虎』小組！」

另一個記者問：「這個特別小組，成員有些甚麼人？是否以前的一般專案小組？」

蔡健道：「有些不同，本調查組主要成員來自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記者道：「這個警察科科名很長，是不是以前的反黑組？」

蔡健道：「是的。」

「還有其他成員？」

「有，我們從港、九及新界四大總區抽調了精英辦案人員，組成了一個六十人的專案小組。」

「這麼多人，有甚麼特別目標？」

「有，我們這次有四大目標。」

蔡健頓了一頓才續道：「四大目標包括：(一)協助M埠警方調查陳德光與其助手謝浩遭槍殺的雙重謀殺案。

「第二、追緝與槍殺案有關的罪犯。

「第三、全權接手調查近期影藝界發生的黑社會罪行，包括一位紅星裸姆被縱火及恐嚇勒索事件等等。

「第四、將槍殺陳德光兇徒逮捕並繩之於法。」

記者聽了，都紛紛提出問題。

「警方年前答應過盡力協助清除影圈中的黑社會勢力，有甚麼成效，在這宗案件發生之後，又有甚麼行動？」

陳堅道：「其實發生在影藝界的黑社會事件，與其他各界所發生的黑社會事件一樣，祇不過影藝界人士都是公衆人物，備受注意，因此，我們才有錯覺，以爲發生在影藝界的黑社會事件特別多，其實是與其他行業所發生的差不多。」

陳堅是個非常好口材的人，蔡健對他這位助手的口材特別推崇。

記者並不因陳堅的口材好而不敢追問他，道：「究竟你們在這事件之後，有甚麼行動？」

「我們將會晤各界有關人士！」

「包括明星、製片、電影公司老闆？」

「這個當然。」

「那麼，豈不是會十分哄動？」

「不會，我們會秘密進行。」

「最秘密也要在警署進行。」

「不，我們爲了避免引起社會不安，也使這些公衆人物免受騷擾，我們會不在警署內問話。」

「在哪裏？」

「這個……我們當然要保密。」

「他們……這些名人，會否受到警方的特別保護？」

「任何人士，如果需要警方的保護，我們也會提供適當的保護。」

「最近法庭提過，保護證人，以便日後不使罪犯逍遙法外，這是……」

「我們已有了一個保護證人的工作小組，今次，我們這個特別調查小組，吸取了以往的經驗，一定會更加做好保護證人的工作。」

「你們這個小組，與以前的小組，特別是調查有關影藝界的小組，有甚麼分別？」

「有，以前發生於影藝界的大大小小涉入黑社會的罪行，俱有不同的因由及背景所引起，而在調查上亦因不同的警區單位負責，所以有很多時候，力量並不集中，今次成立的特別小組的另一原因，正是針對過往發生於影藝界的黑社會罪案，歸納統一，由小組全力偵查，希望可以有更高效率。」

記者問道：「已經有人被捕？」

陳堅並沒有正面回答，祇道：「有人協助過。」

「這件槍殺事件，殺手是否來自大陸？」

「有這個可能性，因此，廣州、珠海也派了人來和我們一起合作。」

「這個隊伍，是長期還是短期？」

「那要視乎調查工作進展而定。」

記者還提了很多瑣碎問題，陳堅一一答覆。

最後，蔡健警司繼續道：「我們會全力追查這件案件，並且設立了一條『熱綫』。」他說出了一個電話號碼。

他又道：「如果市民有資料提供給警方，除了可以打熱綫電話之外，也可以用書信通知警方，任何人士向警方提供的資料，都會絕對保密，而他們的身份，亦不會向外洩露，多謝各位。」

記者都離開了這個會議室。

祇有一個記者仍然留下，這人是個年輕小伙子，他知道要在這些大型記者招待會內找到的資料，一定沒有甚麼特別，如果要拿到獨家資料，一定要在非正式的場合。

他跟着兩位警司步出會議室。

記者道：「兩位亞SIR，陳德光據說是殺死那個電影老闆的人，而這次被人槍殺，是否報仇之舉？」

「我們還不知道。」

「陳德光在江湖地位十分崇高，而且擁有很多地盤，你認爲黑社會爲了爭奪地盤，又爲了爭奪陳德光的地位，會否來一次大屠殺？」

「你看的冒險小說太多！」陳堅道。

「如果有屠殺事件，警方會有甚麼特別措施？」

「我們認爲不會。」

「黑社會的事還是由黑社會自己弄妥？」

「當然不是，我們這裏是個法治社會，一切都有規條所限，他們不會亂來。」

記者似乎並不滿足這些答案。

蔡健與陳堅趕快避開了這個年輕記者。

他們轉過了長廊，沒再見到那些記者追來。

蔡健道：「這個記者說的不是沒有道理。」

「是的，我已多派了人往陳德光那區巡邏，一有事故發生，我們立刻支援！」

「多派了甚麼人手？」

「本來是兩人巡邏，改爲四人，並且多派了藍帽子，他們對付突發事件，有較大把握。」

那位記者並沒有離開，祇是躲在一盆大盆栽旁邊，他聽到了兩位警司的對話，他知道自己已有足夠的材料，去報導這件大案。

＊　＊　＊

包雅姿在家裏哭泣了一整天，她整日茶飯未沾，整個人也落了形。

所有人都明白包雅姿的傷心。

她十四歲出道，便跟了陳德光，她對陳德光很好，並且協助過他解決了很多事情。

陳德光也對她不錯，曾經提名她競選香江小姐，她雖然並沒有得到后冠，也進入了三十名之內，在電影、電視圈內，也有一點知名度。

她也利用這些知名度，來協助陳德光在電影圈中大展拳脚，電影圈是個奇怪的地方，這地方既是正行的生意，卻也有很多邪門抓錢的地方。

陳德光重視影圈的生意，是有重大的原因的。

而今社會競爭大，甚麼投資也有風險，世局變幻莫測，很多正當的投資，可能一夜沒有了。

但影圈不同，而今的人們看電影，祇要有偶像出現，不理會那齣戲是否有劇情，也會買票入場，祇要抓住幾個當紅偶像，拍戲的投資，幾乎是一定有成果，而且成果大，一收便是一千幾百萬。

蔡健警司上前問陳德發，「你是陳家何人？」

還有一點，陳德光這個集團，有很多見不得光的「黑錢」，這些錢來自勒索、販毒，要把這些「黑錢」洗乾淨，電影圈也是一個好去處。

更重要的是大陸市場，而今大陸開始富裕，人們花一百幾十找娛樂，並非甚麼奢侈，假若可以控制一個名歌星，往大陸開幾十場演唱會，或者是全國巡廻演出，那種收益比印僞鈔還要快！

包雅姿早已知道有人要殺陳德光，她也曾勸過他，不要參加這次賽車，不過，陳德光認爲賽車比她還重要，而且在人多的地方十分安全。

想不到他在賽車上沒有事，反而在慶功宴之後，被人暗殺了。

「我要爲光哥報仇！」她這樣想。

可是，這樣哭泣下去，仇怎能報？

她決定振作起來。

電話響了，包雅姿拿起電話道：「誰？」

「雅姿，你沒有甚麼吧？」

「沒有！」

那是陳德發的電話。

「亞嫂……」陳德發有些猶疑，頓了一頓，才道：「雅姿，你不怪我這樣稱呼你？」

「當然不會。」

「既然你也承認是我的嫂嫂，那麼，關於光哥的喪事，你也來嗎？」

「來，一定來。」

「好極，我們在開會，你來吧……」

包雅姿洗過了臉，薄薄的施了脂粉，她本身是個美人兒，而今略帶憔悴，也有另一番風采。

她親自駕車來到陳德發的家中。

大廳之內，已有幾個人就座。陳德發當然在內，並有白頭康，另外，還有五六個地區的負責人。

他們見了包雅姿，都好言安慰。

包雅姿道：「多謝各位關心，你們不用爲我擔心，既然做了光哥的妻子，我自然早有心理準備。」

這話確是大方得體。

陳德發道：「嫂嫂，既然你如此說，我們也放心得多了，好，各位，光哥的死……」

他雖然是個硬漢子，說到這裏，竟然有點嗚咽，說不下去，包雅姿反而比較冷靜。

其他在座的人，也相當激動。

有人道：「此仇一定要報！」

「我們剷平了那『長毛』的檔口！」

「『長毛』一出現，我們一定要使他碎屍萬段！」

「我不殺『長毛』，誓不爲人！」一時之間，他們異常的激動。

陳德發站了起來，舉起雙手道：「各位，大家的心情，我十分瞭解，光哥生平爲了我們，出生入死，我們都非常感激他，有人殺他，就如殺我們一樣……仇，是一定要報的，但並不是在這一個時刻！」

「還等甚麼？」有人問。

「要等兩件事。」他頓了一頓，才道：「第一，我們要爲光哥來一次風光大葬，既可以報答光哥於萬一，也可以顯示我們的實力。」

衆人默默點首同意。

陳德發續道：「第二，等喪禮完畢，風聲再沒有這麼緊的時候，我們才行動。」

包雅姿道：「我贊成發哥的話。」

陳德發環視了衆人一眼，看來他們都沒有甚麼異議，便道：「我們兄弟衆多，這一次舉行喪禮，一定會惹起四面八方的注視，因此，我們一定要好好的計劃一下。」

「有甚麼好計劃，我們一定要最好的棺木，最大的靈堂，最……」

陳德發道：「當然，這一切我們都會做，但有一點，請你們都要注意，尊敬光哥的人實在太多，由社團中的老叔父至年輕的一些初入行的，都會來拜祭光哥，我害怕警方會趁此機會，來一個大檢閱！」

「檢閱甚麼？」

「檢閱我們的實力，然後設計他們的打擊行動。」

「怕他們甚麼？」

「不是怕他們，而是讓警方拍下我們兄弟的照片、錄影了我們拜祭的行動，將來我們一舉一動都會受到一些牽制！」

「對，這顧慮並不是杞人憂天！」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應該盡量收斂一些，各位要約束一下你們的手下，不要一窩蜂的湧來拜祭，祭帳、花圈等都不要太張揚，及不要用單位的名字。」

「他們一定不能遵照發哥的意願！」有人道。

「爲甚麼？」

「因爲他們對光哥實在太敬重了，叫他們不來，比登天還難！」

「不是叫他們不來，而是避免張揚。」

在旁的幾個人，你一言、我一語，似乎並沒有辦法好好控制他們的部屬。

陳德發道：「各位，在這方面，我已有了另一個打算，有些兄弟，其實也並不太適合在公衆場所露臉，我將安排另一個拜祭的地方。」

「甚麼地方？」

「光哥出身在這港灣，港灣之內，有一間相當古老的小廟，廟雖然是小小的一間，但一樣非常靈驗，而光哥生前也常常去上香的，因此，我會在那兒舉行廟祭，那麼，警方也奈何我們不得。」

「有這個安排，一定會好些。」

最大的難題已經解決，他們再訂下了一些其他細則，便分派了各人工作。

陳德發在這次喪禮上，表現得非常出色，看來光哥生前所管轄的地盤，由他繼任而上，也沒有甚麼問題。

＊　＊　＊

蔡健與陳堅兩人，在警署之內也忙個不亦樂乎。

陳堅負責召開會議，人已到齊，便向蔡健道：「健哥，開會了。」

兩人進入警署內一個特別會議室。

平日，這房間開會時，並不覺得這房太小，但今日看來，這個會議室實在太小，幾乎每一個角落，都坐滿了人，人雖然多，但卻是鴉雀無聲。

蔡健與陳堅進入了會議室。

衆人都向兩位警司招呼。

蔡健道：「各位，我們這次召開會議的目的，我想你們都明白，陳德光這隻所謂『港灣之虎』，終於死在他們同行的殺手之下，這一點，是我們意料中的事，但想不到會這麼快便發生。

「他死了，並不是一切平安大吉，反而是另一次大災難的開始，因爲有人會爲他報仇，有人會藉機爭奪地盤，更有人會混水摸魚，對於這些事，我們當然不能坐視不理，不過，這事事關重大，各位，你們要有心理準備，未來的幾個月，你們都要取銷休假。」

這話一出，也引起了一些竊竊私語。

九龍南區的何警司道：「這點我們一定悉力以赴，蔡警司，你儘管吩咐下來。」

九龍北區的馬警司也道：「這個『港灣之虎』，本來已有北上我們這區鬧事，他死了使我們暫時得到安寧，當然要趁這機會，把他們趕盡殺絕。」

新界區的鄧警司道：「我們已有足夠人手，協助你們工作。」

衆人對這件事都非常重視。

陳堅道：「目前有兩件事最重要，第一、喪禮將在後天舉行。」

「他們不會在喪禮攪事？」何警司問。

馬警司道：「趁這機會，把他們一網成擒。」

鄧警司道：「我們可以做些甚麼工作？」

陳堅道：「現在我宣佈一些重要原則，請各位協助，至於細節怎樣做，怎樣執行，那要你們各自開會討論，才決定下來。」

衆人都渴望着陳堅的宣佈。

陳堅道：「陳德光生前，事事喜歡親力親爲，因此認識他的人極多，這包括是恩人與仇人，來拜祭他的人，一定會很多。

「我看他們不會這麼愚蠢，在這個重要的日子鬧事，我們的工作是盡量在這個機會，收集各大社團的資料，包括調查來拜祭他的人的身份，盤問、拍照、錄影，這對我們以後的工作，十分有用。」

蔡健接口道：「怎樣執行這些工作，你們一會要分組討論，然後交一個小組會議的報告給我們。」

陳堅道：「第二件事，是在喪禮之後，大規模的仇殺，看來是免不了。」

「他們爲『港灣之虎』報仇？」

「這是目的之一，但我認爲最大的目的，是爭奪陳德光仍留下的地盤！」

蔡健道：「他在各區都有地盤，包括一些娛樂場所、一些酒樓、一些地下賭場……我想，各位警司也心中有數，這關乎他們最切身的利益，他們會不惜一切去奪取。」

陳堅道：「這一點，也要你們分區討論，我們希望盡力減少暴力事件的發生。」

「這點很難，那些人殺人斬人不擇日子，你叫我們如何預防！」何警司道。

「加派人手！」

馬警司道：「我們已要求多派人手，但幾個月來沒有答覆。」

「爲了這件事，我們會立刻撥人下來。」

鄧警司道：「新界這麼大，叫我們如何預防？」

蔡健道：「這一切都要各位與下屬細心計劃，我希望你們通過羣策羣力，把這一件事辦好，還有，喪禮一開始，我們便會知道，繼承陳德光的人選是甚麼人，這人也是我們以後工作的目標。」

「他的繼任人？」

「是的，『港灣之虎』手下都是肥豬肉，人人都想得到，因此我們一定要知道。」

陳堅道：「好了，我們現在便分組，你們好好討論一下，盡快把報告交來！」

各警區的警司，立刻與屬下分組討論，爲了使整個計劃更週詳，他們也合區討論，務使在這難得的機會，把這些破壞本市繁榮安定的毒瘤割去。

＊　＊　＊

「港灣之虎」陳德光的葬禮實在是非常隆而重之。

就在喪禮舉行前一天的下午，靈堂一開，已開始有人來拜祭。

殯儀館內已滿是陳家的工作人員，外面都是佈滿了便衣警探。

記者一早也風聞而到。

陳德光生前與很多社會名人，特別是電影界方面的人扯上關係，記者希望可以發現一兩個與電影界有關的人，或者是明星來時，他們便有獨特的新聞，因此，他們拿着攝錄機，一眼關七。

接近下午五時多，天色陰暗。

有兩個中年人，打扮得非常老實，正向殯儀館方向而去，他們並肩走着，並沒有說話。

兩個便衣警探上前問道：「兩位是去殯儀館的？」

兩人同時點頭。

「拜祭甚麼人？」

其中一人打量了兩個便衣警探一會，才道：「你們是甚麼人？」

「警察。」另一個人已拿出了證件，在他們眼前揚了一下，並且立即收回。

「甚麼？拜祭老友也要警方批准？」

「不，我們不是這個意思，請你們合作，我們祇想知道你們拜祭何人！」

那中年人說出了名字，並不是陳德光。

「沒事了。」

兩人臉有狐疑之色，慢慢的步入了殯儀館。

不久，又再有兩個人前來。

這兩個人西裝革履，十分囂張。

兩個警探也上前道：「請問拜祭甚麼人？」

那人道：「你們是誰？」

「警察！」

兩人聽了，似乎是氣燄低了一些，其中一個道：「拜祭陳德光。」

兩個便衣警探有點緊張，問道：「你們是誰？」

另一個西裝友道：「甚麼？誰不能拜祭陳德光？」

「身份證！」其中一個便衣警探道。

「來殯儀館也要看身份證？」

「沒有又怎樣？」

「那麻煩你跟我們回警署！」

兩人無可奈何的拿了身份證出來，兩個警探拿出了無綫電通話器，與總部聯絡一番，然後才把身份證交回給他們。

兩人都似乎有點氣憤道：「沒事？」

「沒有。」

可是，兩人都察覺到，有人用攝影機，也有人提着錄影機，正向

着他們。

他們急急步的入了殯儀館之內。

接着，又有兩個年輕人，雖然在這陰暗的環境之下，他們仍然戴着黑色的太陽眼鏡。

兩個警探又上前。

那兩個青年人看見，雖然那兩個警探是便衣的，不過，那兩個青年似乎都感覺得到，他們是警探。

兩人回轉身便走。

兩個警探當然不放過他們，截住了他們道：「來做甚麼？」

兩人並沒有回答。

「在這時候也要戴太陽眼鏡？」

那青年聽了，大嚷道：「怎麼？戴太陽眼鏡也犯法？要你批准？」

「你發爛渣？」另一個警探道。

「發爛渣」的意思是發惡，發無端的惡。

「來拜祭陳德光？既然有膽來，便不要怕！」

「我們怕甚麼？」

「你們當然心中有數！」

「身份證？」

「我們不去了。」

「不去也要看身份證。」

兩人無奈，拿出身份證。

這兩個人，來時是目中無人，這時，已低下了頭，兩個警探故意與總部方面多說了一會。

忽然，其中一個警探道：「你們站往牆邊！」

「做甚麼？」

「埋牆！」警探並沒有解釋。

當他們站往牆邊之後，便熟練地搜他們的身，當然，他們並沒有搜到甚麼。

這一切都看在其他人的眼內，本來，有很多像這兩個青年打扮的人，卻想來殯儀館，但看到了這一幕，很多人也離開了。

這是警方所訂的計劃之一，他們想讓那些人知道，來殯儀館一定有麻煩，這樣，可以減少來的人數，加上攝影機、攝錄機，情形更是嚴峻。

不一會，殯儀館內有人出來。

這人上前，走向警探，非常彬彬有禮地道：「我姓陳，是陳德光治喪的主家，各位，請你們不要麻煩來拜祭的人，可以嗎？」

蔡健上前問道：「你是陳家的甚麼人？」

「我是陳德發，是陳德光的弟弟。」

衆人都有點緊張，但陳德發卻是十分從容道：「我希望你們通融一下來拜祭的人，都是我們親戚友好，他們不會攪事。」

蔡健道：「陳先生，這是我們的例行工作，而且，我們不想有人騷擾你們！」

這話令陳德發無可奈何，他仍然十分有禮地道：「我不會驚動我的律師。」

「律師？」

「是的，本地是個自由社會，你們有截人查探的權利，我們也有我們的人身自由權利。」

陳德發這話不慍不火，卻是大有道理。

蔡健道：「好極，我們會盡量合作。」

「多謝你們！」陳德發轉身回去。

四邊發出了一些噓聲，看來有很多人也在注意這事件的發展，陳德發的出現，似乎給了警方一些壓力。

來拜祭的人多了，警方也沒有足夠人手一一驗查，不過他們依然盡力而爲，特別對那些打扮古怪的人，多加盤問，足以使他們警惕。

這一夜，比想像中太平得多。

翌日，是正式出殯的日子。

無論是警方或是記者，都已打探得到正午便是陳家出殯的時刻。

一早到來的人，絡繹不絕。

這時來的人，似乎比昨日來的人有份量得多，有很多甚至是有頭有臉的商家。

警方已一早派人到附近的花店守候，一方面是探查買花圈的人的身份，另一方面，也干涉店內的人，不許他們寫上與黑社會有關的團體名稱。

電影老闆羅定成也有致送花圈，其他電影圈人，卻似不想淌這渾水。

陳德光的靈堂，前面已排了一條長長的白布，避免外面的人看到靈堂裏面的情形。

這早上，陳德發似乎也學乖了，並且要表示他們的力量，早派出了一組肌肉賁起的大漢，把守着靈堂，另一組在門口作迎賓之狀。

便衣警探與這些江湖大佬，衣著十分相似，一時之間，普通人也不知道誰是兵，誰是賊！

記者當然不會放過這些場面。

便衣警探依然間中抽查一些來拜祭的人。

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大清早時有人送來一些燒衣的祭品，有洋樓有汽車，最矚目的是一輛紙紮汽車，上面居然有個「一」號車牌。

陳德光生前愛一號，也許是拜祭的人，希望他在泉下，也有一輛「一」號車駕駛，另一方面，一號車牌在警方也另有意思。

其實，更有很多市民都來圍觀，他們都覺得好奇，想看看究竟一個江湖大佬的葬禮是怎樣的。

靈堂被白布遮了，一切都顯得十分神秘。

忽然，陳堅接到了一個電話，

向他報告在港灣一間小廟宇之內，有很多人聚集。

陳堅立刻派了一隊人員往小廟監視。

原來那小廟那邊也非常熱鬧。

這邊有更多的人，他們大都是掛有粗金鍊，肌肉結實的人，有更多不同紋身的人，他們都沒有說甚麼，祇見口中唸唸有詞，手中捧着大香往天拜。

那些人對警探並不避忌，反而是仇視的目光瞪着他們，一時之間氣氛也有些緊張。

這些人都是不方便直接往殯儀館靈堂拜祭陳德光的人，不過，爲了表示他們的一點心，都來這小廟拜祭，看來陳德光在江湖上，實在受人尊重。

喪禮終於舉行，一切都比想像中平靜得多。

江湖人物也像普通人一樣，一樣是塵歸塵，土歸土，一個火爐焚燒剩下的祇是一些灰燼。

人生如夢，腥風血雨仍未有出現。

＊　＊　＊

包雅姿對這位小叔子爲自己丈夫舉行的葬禮感到十分滿意，她也覺得十分不錯。

因爲他可以繼承了他哥哥的一切，江湖的事是停不了的。

她好好的休息了幾天。

第七天是陳德光的頭七，她在陳德發家中，爲陳德光舉行一些頭七的喪禮法事。

包雅姿雖然是人人心目中都知的陳德光太太，不過，她始終沒有過門，一切都不能名正言順。

以前，包雅姿不計較這些，可是，而今看來，沒有名份，使她一切也不能自主。

幸好陳德發一切都做得很好，而且對她十分尊重。

頭七的法事完了之後，他叫了幾個地區的負責人，也叫了包雅姿入他的書房。

陳德發態度嚴肅道：「光哥在天之靈，相信暫時可以得到安息。」

包雅姿道：「一切都辛苦了你。」

「不，他是我哥哥，我應該盡力而爲，嫂嫂，本來這一切事都應由你……」

「我明白。」包雅姿道。

「你明白便最好，而今我有一件事，需要在你及各位負責人面前說清楚的。」

「甚麼事？」

陳德發從抽屜裏拿出了一份文件似的東西道：「這是光哥生前立下的……可以算是遺囑，你們可以看看。」

他遞了給衆人。

沒有一個人敢接。

他遞了給包雅姿。

包雅姿並沒有接過，道：「你說出來給大家聽聽。」

陳德發道：「光哥生前也知道，他有很多仇家，其中有些是想取他性命的，最大仇家，你們也知是『長毛』，因此，他已準備他一旦有事……」

包雅姿道：「他怎麼說？」

「他希望我可以幫忙嫂嫂你……」

「我？」包雅姿奇怪地道。

「是的，你是他唯一的女人，其實他早已默認你是他的妻子，欠的祇是一道手續，而我們兄弟當中，也認定你是我們的嫂嫂。」

包雅姿聽了，覺得非常感動。

「因此，這裏一切一切，都應該由嫂嫂你繼承，並且主持大局。」

「甚麼？我怎能夠？」

「爲甚麼不能夠？」

「我……我祇是個普通女子，我沒有本領統領江湖兄弟，而且江湖兄弟也不會……」

「這一點你不用擔心，我會協助你。」

「不，你協助我也沒有用，我根本上一切都不懂，我想光哥這一番事業得來不易，我不想他的心血敗在我的手上。」

「那怎麼辦？」陳德發道。

包雅姿立刻道：「你！」

「我？」

「你是他的胞弟，一切由你來承繼，那是順理成章的事，對嗎？」

包雅姿望着其他地區負責人。

他們都點頭。

陳德發依然沒有甚麼反應。

包雅姿道：「發哥，他們都認爲我說得對。」

「是的，發哥，一切由你發號施令，嫂嫂依然是我們一份子。」

陳德發道：「這樣有些不好，江湖上的人會認爲我奪了嫂嫂的權。」

「不，」包雅姿道：「我在幾位叔叔面前，把一切都讓給你，他們可以作證。」

那些叔叔也道：「發哥，不要再推搪了，光哥去了，江湖正醞釀大風暴，我們也是蛇無頭不行。」

陳德發似仍有一些考慮，不過，他終於點頭，勉爲其難地道：「好，我暫時代嫂嫂處理一切。」

包雅姿道：「我實在甚麼也不懂，你不用問我，好好發揚光大哥的事業。」

「好極，我們爲了整個組織，希望大家同心協力。」

衆叔叔道：「我們一定會忠心於發哥！」

陳德發道：「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是光哥的一些恩人……不是，是光哥生前曾對他們有恩的人，他們會十分衝動，想隨時便爲光哥報仇。」

「你的意思是……」

「暫時，我想把報仇的事擱了下來，因爲外面風聲實在緊，你看，出殯那天，那些警察又攝又錄，我們很多兄弟也給他們點相了，稍有異動，便會給他們抓走。」

「是的，我們會約束手下。」

陳德發道：「仇是一定要報的，那『長毛』也走得不遠，讓他多吃兩三個月茶飯，我們才動手！」

衆人似沒有異議。

包雅姿忽然覺得，自己坐在這裏，其實也沒有甚麼意思，而且自己甚麼也不懂，聽下去也是無濟於事，便道：「發哥，這裏一切由你話事（主持），我先走了。」

發哥道：「你不聽聽我們的計劃？」

「不用了，有你主持一切，我甚麼也不用擔心！」她拿起了手袋，道：「我先走了。」

「我送你出去。」陳德發道。

「不用了，你們繼續開會。」

包雅姿離開了書房，這地方以前她也常來，一切都十分熟悉。

他走出大門，想找一部的士。

忽然，她發覺匆忙中忘記了拿自己的手提電話，於是，她走回房子裏，直往書房。

書房的門是虛掩的，裏面傳來一陣笑聲。

自包雅姿離開之後，書房內氣氛完全不同了，她想推門而入，可是，她卻聽到一些話。

「那婆娘也知機！」

「她十分聰明，否則是自討苦吃。」

衆人都哄笑起來。

包雅姿覺得奇怪，他們究竟在說些甚麼，她站在書房門口，側耳聆聽。

「這次也多得你們幫忙，我以後自然不會忘記你們，不過，這婆娘一天在，我們也覺得阻手阻腳……」

「殺了她！」

室內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包雅姿只聽到自己的心在猛烈地跳動。

「來，」是陳德發的聲音：「在目前來說，她還有利用價值。」

「是的，至低限度，她還是我們的嫂嫂……」

包雅姿一直希望他們在談論另一個女人，她希望那不是自己，可是，聽到這裏，她的希望已經破滅，她已肯定他們口中的「婆娘」正是指自己。

她的心「卜通卜通」地跳動。

爲什麼？爲什麼他們要殺自己？

「有她在！我們爲光哥搞的風光大葬，可以把她當作生招牌，人人都說我們念舊，尊重光哥生前的女人！」

「將來又怎樣？」

「將來？那要看她自己了！如果她是聰明的，慢慢地淡出我們這個圈子，她還可以作一個平凡的女人。她不知機的話，那是她自討苦吃！」陳德發斬釘截鐵地道。

「好極。」

衆人都似乎十分欣賞陳德發的決定。

包雅姿不敢再聽下去，她悄悄地離開了這房子，連手提電話也不敢取回。

明查暗訪　發現端倪

包雅姿回到家裏，心情仍然十分混亂。

這忞大的屋子，當光哥在的時候，總是充滿了笑聲，而今，光哥不在，一切都變得那麼沉靜。

以前，她也喜歡這種熱鬧的情形，光哥好客，常常請了一些不同階層的朋友回來，她每每抱怨一番，因爲他們常常一起鬧酒，却沒有她的份兒。

可是，她寧願一個人爲他準備一切，雖然是沒有自己的份兒……

她回憶着，眼中不斷淌下淚水。

忽然，她又想起德發所說的話。

「殺死那婆娘……」

爲什麼他要殺死自己？雖然自己與光哥是有份無名，這點在江湖人物之中，幾乎人人也是這樣！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一回事。

男女的離離合合，在現今社會根本上並不算一回事，在這些江湖人物中，他們都是在槍口下、利刃下討生活的人，早上也不能預料黃昏時候的事，這叫他們如何可以跟正常的人們一樣，過正常的生活？

光哥以前找其他女人，她也是知道的，不過，她並不介意，他只是逢場作興，至於其他的事，特別是他在江湖的事，她完全沒有理會，那麼，陳德發爲什麼要殺她？

她想到這裏，整個人也變得清醒起來。

她很清楚的聽到，暫時，她還有利用價值，因此他決定暫時不會殺她。

但以後呢？

當利用價值消失之後又如何？

突然，她感到全身發抖，發熱，她實在不知如何是好，因爲這一天終會來臨。

她可以逃。

如果在這個時候，無緣無故離開的話，那更加示自己心中有問題，那更是給他下手殺自己的一個好好的藉口，但是，什麼時候才可以離開？

她實在不知道。

陳德光與陳德發一向是好兄弟，她也完全沒有離間過他們之間的感情。

他們兩兄弟不同的地方是光哥非常好動，他一切都採取主動，而發哥却是個永遠退居第二線的人物。因此，光哥在江湖之內叱咤風雲，而發哥則只是默默的做他的副手。

是發哥甘願的嗎？

還是他無可奈何地當第二線人物？

包雅姿想到這裏，突然問自己：「想他們兩兄弟有什麼用？最重要的還是自己。」

想到自己，她突然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凄涼。

她出身並不好，這一點光哥是清楚的，也是明白的。他還常常勉勵她，他何嘗不是出生在貧困的家庭？可是，他並不相信命運可主宰一切。

這一點，包雅姿與陳德光有相同的看法。

他們並不是不信命運，而是相信憑自己一雙手，一個腦袋，可以把命運改變過來。

光哥終於在江湖中闖出了一條血路，他成功了，却在這時刻死在別人的冷槍之下。

包雅姿也可算成功，她跟着這一個大佬，豐衣足食，還可以讓自己的兄弟姐妹也過得較爲富裕一點，也許，一般人對這樣的成就，只能嗤之以鼻，但在包雅姿來說，這已是人生的重大成就！

一個並沒有什麼學歷，僅憑幾分姿色，她可以做到什麼？因此，她視爲自己是成功的。

成功？那又有什麼用？光哥已經離去，自己已是不能再容納在這個組織之內。

爲什麼？爲什麼光哥一死後，他們便要把自己趕離這個組織？

在這個一手由光哥所創的組織，自己雖然沒有什麼功，但勞總是有的，爲什麼他們不念這一些勞苦？

包雅姿開始覺得有些不甘心。

她又再度深思剛才她在書房門外所聽見的話，發哥開心的笑聲，完全不像他在靈堂時的表現。

他的哀傷，曾經令所有來拜祭的江湖大佬肅然起敬，爲什麼他而今却是那麼開心，那麼開懷大笑？

突然，她覺得事有蹊蹺，難道發哥一切的表現，都是裝出來的？

爲什麼他要這樣做？

包雅姿冷靜地用水洗了一個臉，然後堅決地對自己說道：「爲了光哥，也爲了自己，我一定要把事情的眞相找出來！」

*　*　*

在光哥三七的時候，他們做了一場小小的法事，到了七七，他們又再爲光哥做了一場大大的法事。

江湖是出奇的靜，並沒有想像中，會出現大屠殺的場面。

兩位重案組的負責人蔡健與陳堅並不感到奇怪，因爲他們增加了市面巡邏的人手，並且找了很多與陳德光有關的人士會面。

這些人來自不同的階層，上至商場上與政界上顯赫的人物，下至販夫走卒，鼠竊狗偷。

他們被警方召來會面，其實是一番盤問與警告，他們都明白，俱查與解決陳德光的命案，並不能再用江湖的辦法去解決，只能用警方的辦法去解決。

如果他們不服從，兩位警司都表示他們會不惜一切先把違法的人拘捕。

說也奇怪，最服從這個命令的，先是發哥。

很多人都慫恿他立刻爲光哥報仇，可是，他却告誡他所有的屬下，不能在市面鬧事，更不能爲光哥而與其他社團組織發生磨擦。

包雅姿也接受過警方的問話。她並沒有說什麼，其實她對光哥被殺之事，也知道不多，因此，她並不能說什麼。

當她從警局回來的時候，發哥便召了她來，問她被盤問的經過。當時在場的還有他幾個手下。

包雅姿把所盤問的都說了出來，那些都是一些例行的問題，她並沒有說過什麼。

陳德發似乎十分滿意，對包雅姿道：「嫂嫂，你還是好好休息一下，光哥的事，我會好好的打理！」

包雅姿道：「我知道，多謝你，發哥！」

她的柔順，更加令陳德發滿意。

在座的幾個陳德發的手下，也好言安慰她。

獨是那個叫阿卜的，他本是光哥的手下，光哥一向也器重他，可是，他跟了發哥之後，似乎並不十分開心。

阿卜一向十分尊敬包雅姿，可是，在這場合之下，他竟然一句安慰的話也沒有說過。

也許，他認爲自己跟了發哥，似乎是對不起光哥，但這其實並不成爲一個理由。

阿卜是需要繼續生活下去，失

去了光哥，他跟隨發哥，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當包雅姿離開了陳德發的屋子，站在路旁等的士的時候，一輛小房車停在她前面。

「上車？我送你一程！」

「是你，阿卜？」

阿卜道：「是的，快上車！」

包雅姿上了車，並沒有說什麼，阿卜早已踏了油門，車子向前疾駛。

包雅姿見他神色仍然似有些不開心，便問道：「阿卜，跟發哥做事，好嗎？」

「好……好……」他似乎是欲言又止。

「光哥不在，跟發光做事也是一件好事。」

「光哥生前待我很好……」

「而今發哥代替了光哥，而他們是親兄弟，發哥亦即是光哥一樣。」

他欲言又止。

忽然，他猛踏油門，車子便箭一般向前掠去。

包雅姿道：「阿卜，小心駕駛！」

阿卜道：「嫂嫂，我有一件事想告訴你，却又不知道應否告訴你！」

「什麼事？」

阿卜並沒有立即回答。

「如果你認爲應該告訴我的，那就坦白的告訴我，如果你認爲那是不必要的，那便當我沒有聽過。」

阿卜依然沒有說話。

包雅姿見他眉頭深鎖，當然是知道他有重要的事情想告訴自己。

她也十分心急想知道，不過，她並沒有着意的催他，因爲她相信，這小伙子一定會告訴她。

可是，當天晚上，阿卜並沒有告訴她任何事情，只是默默的駕車，送了她回家去。

包雅姿心中納悶，究竟阿卜心事有什麼事情，要告訴自己？

不過，她下車時，仍然沒有說半句話去催促他。

她有信心，一兩日之後，他一定會來找她，並把一切事情坦坦白白的告訴她。

包雅姿回到家裏，有點煩悶，單獨一個人喝起悶酒來，一杯，兩杯，她不知不覺的睡了。

忽然，她聽到電話響聲。

她醒了過來，只覺頭重重的，拿起了電話。

「是我，阿卜！」

阿卜？包雅姿整個人變得清醒，想不到過了不及五個鐘頭，阿卜便忍不住的打電話來。

「阿卜，什麼事？」

「喔……」阿卜抽噎着。

「你喝了很多酒？」

「沒有……喔……」他又再抽噎着。

「什麼事？這時候，你應該趕快回家！」

「回家也沒有用！」

「爲什麼？」

「因爲我無法入睡……光哥生前對我這麼好，我實在不忍心……你……」

「我……我什麼？」

「他們……他們對你似乎不友善。」

「他們，你是指誰？」

「發哥，當然是發哥！」

「沒有，發哥對我很好，十分尊重我！」

「不，那只是表面的！」

「表面……」

「你暫時仍有利用的價值，不過，最終他們也會向你開刀，你還是快快離開吧！」

「離開，去那裏？」

「去什麼地方也好，我不想你重蹈光哥的覆轍……」

「什麼？」

「你是我尊敬的人，我不想你死！」

包雅姿有點驚愕，她實在沒有想到，阿卜會這麼直接的告訴她，大概是在酒精刺激下，他有點控制不住了。

「你醉了，阿卜！」

「不，酒醉三分醒，何況我並沒有醉。」

「他們想我死？有什麼證據？」

「沒有，完全沒有，只是我自己的感覺，正如光哥死之前，我也有這種感覺。」

「什麼感覺？」

「我說不出來，只是感覺……我眞不知怎樣說才對……」忽然，他又抽泣起來。

「阿卜你在那裏？」

「我在我的車內！」

「你喝了很多酒？你的車停在那裏？」

阿卜仍然十分清醒，說出了一個著名的停車場。

包雅姿道：「我來看你！你千萬不要走開！」

「好，好極，我等你，我還有一些事情要告訴你！」他又再度抽泣着。

看看手錶，已是午夜三時。

包雅姿叫了一部的士，直往那停車場內。

阿卜的車子泊在那裏，他睡在車內。

包雅姿上前，叫道：「阿卜，阿卜！」

阿卜並沒有回答。

包雅姿拉開了車門。

阿卜勉力張開了一絲眼睛，道

：「你來了，我要告訴你，光哥在去M埠之前，發哥曾約見『長毛』！」

「『長毛』？他可是光哥的死敵呀？」

「是，正是，其實他也是我們整個組織的死敵！」

「爲什麼發哥會……」

「我覺得非常奇怪，我想告訴光哥，不過，他出發在即，而且對這次差事，他極有信心，我不想破壞他的心情，而且……」

「而且什麼？」

「他們是親兄弟，也許這件事，光哥也早知道！」

「不會的，長毛是殺死光哥的人，他視之如仇敵，他不會見他，他說過，一見到他，他會一槍把他打死！」

「不過，發哥的確是會見過他，而且說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便各自去了M埠，我不知道，他們之間的見面，與光哥被殺，其中有些什麼關係！」

包雅姿也覺得其中有些問題，可是，一時之間，她也不敢下些什麼結論。

忽然，阿卜哭了起來。

包雅姿道：「阿卜，你哭什麼？」

「如果我早把這件事告訴光哥，他早有防備的話，這件事情，也許不會發生！」

「那不關你的事。」

「不，完全是由我而起……因此，這次我又發現他們似對你不利……我不能再忍着不說……」

「多謝你！」

「謝我什麼？還不快走！」

「走，去那裏？」

阿卜也不知如何作答，他哭泣着，把頭放在靠背枕上，不一會竟然睡着了。

包雅姿叫了他幾聲，也沒有什麼反應。

阿卜爲了這兩件事，一直是食不安，坐不樂，他因沒有什麼憑據，本來是不敢告訴包雅姿的，但今夜喝了一些酒後，大膽起來把心中所想的事，盡情地說了出來，他心情開放了，竟在車中睡了。

包雅姿知道，阿卜所說的，並非胡言亂語。

發哥想殺自己，這事她早已知道，但是光哥臨去M埠之前，發哥見過長毛那却是從來沒有人提起過。

長毛與發哥之間，究竟有什麼事？

本來是死敵，怎會秘密約會？

更神秘的是，光哥眞的在M埠死了！

包雅姿知道，要殺陳德光的人，在江湖上實在很多，因爲陳德光創立這些事業，也是殺了很多人才得到的，他擴張他們勢力，自然會殺很多人。

敵人也會先發制人，因此要殺他的新仇人，舊仇人，是多至不可勝數的。

長毛是其中一個，但是否他買兇下手？

包雅姿覺得，這件事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那是關乎光哥，也關乎自己的事情。

阿卜不知是醉了，還是眞眞正正的睡着了。

包雅姿輕輕地離開了他的車子。

* * *

包雅姿可以與陳德光出雙入對，並且成爲圈中公認的嫂夫人，自然有她的一套。

她外表並不是一個荏弱的人，可是她在異性的面前，却能表現她柔弱的一面。

江湖人物，個個都講求剛强勇猛，對於女性，那些溫柔弱質的，最受歡迎，因爲這樣可以發揮他們天賦的個性本錢。

包雅姿最懂得這個竅門，因此，能夠攀上了最上層的一個江湖人物陳德光。

在陳德光追求她到手之前，包雅姿其實在很多好朋友，其中有一個叫李富豪。

李富豪空有富豪的名字，本身並不富有，他在江湖組織之內，只是西區一個主要負責人的助手。

西區並不是一個有大油水的地方，加上他只是大頭頭的一個副手，因此，他的江湖地位並不高。

不過，他曾經積極的追求過包雅姿。

那時，包雅姿初初出道不久，還沒有認識陳德光，包雅姿並不喜歡李富豪，不過，李富豪雖然一直沒有機會一親香澤，但對她却是痴心一片。

當包雅姿與陳德光成爲了衆人公認的一對之後，他已心灰意冷。

包雅姿對這位曾經追求過自己的人，也沒有什麼表示，她曾經見過西區組織的大頭頭時，也爲李富豪說過幾句好話，這件事李富豪一直記掛在心裏，對包雅姿也十分感激。

而今發哥上了場，西區那邊並不受重視，大頭頭失勢，李富豪當然也不得志。

包雅姿很容易便找到了李富豪。

李富豪一見了包雅姿，便安慰她道：「嫂嫂節哀順變，我可以幫得你什麼，儘管吩咐！」

包雅姿道：「光哥不在，你發展得怎樣？」

李富豪只是嘆了一聲：「唉！」

並沒有正式的回答。

包雅姿當然明白，道：「我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忙一下……」

「什麼事，儘管吩咐！」

「長毛……」

包雅姿看着李富豪，見他臉有異色，道：「你認識長毛嗎？」

李富豪吶吶地道：「我不敢隱瞞你，我的確是認識長毛，不過……」

「我明白，他是我們的公敵，如果說你與他相熟，這對你有極大的影響！」

「我希望你能體諒。」

「因爲我想查一查有關長毛的事，特別是他與光哥的事情，有什麼關連！」

「發哥吩咐過，暫時我們不能替光哥報仇，因此，牽涉與長毛有關的事情，我們也要避忌。」

「不過，我仍然想知道長毛的事，當然，我不是叫你公開找他，而是……」

「秘密進行，包小姐吩咐，我當盡力而爲！」

包雅姿也嘆了口氣。

李富豪奇怪地問道：「你爲光哥的事煩惱？」

「光哥已不在，他自己的一切煩惱已不再存在，煩的只是我們這些人——你不要再叫我包小姐，好嗎？」

「好，包小姐！」

包雅姿笑了起來。

李富豪道：「對不起。」

包雅姿道：「我也知道你的爲難……至少我們也一度是好朋友，雖然後來我跟了光哥……而今他已不在，假若在公衆場所，我們仍可以以先生小姐稱呼，但在我們單獨會面的時候，不用這麼拘謹！」

李富豪高興地點點頭。

兩日之後，李富豪來了一個電話。

「包小姐，我找到了一些資料！」是李富豪的聲音，聲音有些生硬而疲倦的感覺。

「什麼資料？」

「我們見面再說。」

「好極！在那裏？」

「在我家……」他說出了一個地址。

這地方離包雅姿所住的地方相當遠，但包雅姿十分心急，渴望快點知道李富豪所搜集到的資料。

她親自駕車到李富豪住的地址。

那是一座中等人家的多層大厦。

她在門口按鐘，可是，並沒有開門，她又再按了幾下，仍然沒有人聲。

包雅姿覺得奇怪，正想離開。忽然，門開了，站在門口的是李富豪，不過，他的臉部似沒有什麼表情。

包雅姿覺得事情似有些不對勁。

她正想開聲。

李富豪開了門，道：「包小姐，請進來！」

包雅姿見他語氣非常低沉，而且稱呼她爲包小姐，她幾乎可以肯定，其中一定大有問題，她不再多想，回身便要走。

可是，事實已經太遲。

她回過身來，後面已有兩個大漢把狹窄的走廊阻着，並且示意她入內。

她再回過頭來，李富豪已不在，門却仍是敞開。

其中一個大漢走近，道：「包小姐請！」

她知道已經陷入了一個局之中，可是，在這個時候，她再沒有選擇。

包雅姿雖是個女人，但她却一派從容的，她立刻放寬了容顏，道：「好，我進去，李先生……」

她入了屋內。

李富豪非常沮喪的坐在沙發之上，他的身旁居然還有一個人。

那人竟是阿卜。

天！包雅姿知道自己剛要調查光哥的事情，未曾下手已經敗露了。

阿卜也顯得非常憔悴，臉上並有一些瘀痕，看來他比李富豪還更慘一些。

李富豪道：「包小姐，對不起！」

阿卜也抬起頭來，滿臉歉意道：「包小姐……」

包雅姿反而是滿臉笑容道：「兩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兩人並沒有回答。

反而是房間之內，傳來了回答：「我只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聲音好熟悉。

可是，一時之間，她却無從想起。

接着，一個人從房間裏出來，那身影令包雅姿整個人震動起來。

「二叔！」

「是我……你想不到吧？」

站在包雅姿面前的，竟是陳德發！

「你還肯叫我一聲二叔，原來你仍忠心於光哥！」

「我一向忠心於光哥。」

「是嗎？」陳德發坐在沙發旁邊，道：「你是否忠於光哥，我自然會知道，阿卜，告訴她！」

「我們沒有說過什麼，我只是安慰包小姐，光哥不在，她仍要生活下去！」

「好口硬！」

包雅姿聽了這話，知道阿卜並沒有說過什麼。

「李富豪，告訴她那些資料！」陳德發道。

「光哥生前說過，一定要殺長毛！」

「這些話，所有人都知道。」

「我也是要告訴包小姐，我也只是希望包小姐節哀順變。」

「還有呢？」

「沒有，我眞的只知道這些，並且……我也告訴過包小姐，發哥是不想我們下手殺長毛！」

「不是我不想，而是暫時不要下手！」

「是的，是暫時不想。」李富豪重覆着。

發哥望着包雅姿，道：「你想怎樣分辯？」

「分辯？分辯什麼？」包雅姿非常從容的回答。

「你找他兩人，暗裏調查光哥之事，你安的是什麼心？」陳德發有點疾言厲色。

包雅姿道：「我沒有安什麼心！反而我要問你，光哥屍骨未寒，你却要佈這一個局，來陷害我，你安的是什麼心？」

這一問，使陳德發啞口無言。

包雅姿趁他還沒有回答，便道：「你是否上了光哥的位之後，便不容我這一個嫂嫂？」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如果你認爲不能容我，我可以走！」

「不，我只是……」

「你是懷疑我！既然你懷疑我，我也沒有什麼好說……」她轉向阿卜與李富豪道：「我對不起你們兩人，你們只是關心光哥，對我好言安慰，我却累及你們！」

「不，我們……」兩人一時之間，也不要如何作答。

包雅姿道：「二叔，你想我怎樣，請說！」

「沒有什麼！」

包雅姿道：「沒有什麼？你想趕我出去，或者是殺了我，爲了光哥，我是毫無怨言！」

「我……我……」

「你不要推搪！」

陳德發被她的咄咄迫人的口材所迫，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應付，這與他當初叫李富豪引她前來的想法，是完全的不同。

陳德發也不是一個愚笨的人，他見包雅姿如此氣燄，知道目前理虧在自己，便道：「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只管問！」

「你爲什麼要找這兩個人來查光哥之事？」

「好，你既然問得直接，我也答得簡單——他兩人都是光哥生前最要好的人，對於光哥之事，最爲清楚，因此我要找他們兩人！」

「你懷疑光哥被殺的事……」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什麼，光哥被殺，幫中上下兄弟，那個不傷心？我暗裏調查這事，目的只有一個——我只是想光哥之事，早日沉冤得雪！」

「爲什麼不直接問我？」

「問你！」包雅姿冷笑，續道：「你這麼忙，而且你已下了命令，不准爲光哥報仇……」

「我說是暫時！」

「我問你可以問得到什麼？」包雅姿道。

「你們想知道什麼？」

「我只想知道，長毛是否殺死光哥的兇手，不，他不會自己動手，他是否主謀！」

「這事我也正在查！」

「那麼，換句話說，你還不知道，那麼，你叫我問你，問些什麼？」

陳德發又再一次被她迫得啞口無言。

包雅姿道：「你在懷疑我！」

「沒有，我懷疑你什麼？」

「我可不知道，不過，我也直接告訴你，假若你對我不滿，我可以離開，甚至完全脫離組織！」

「不，我沒有這意思！」

「沒有這意思便最好！那麼，你想……」

「我只是找你來問問，而今一切事情都清楚了。」

「你想我以後怎樣做？」

「仍然做你的事——你自己喜歡的事，我只希望你不要再過問組織內的事，也不要再爲光哥報仇，這一切，我是他的弟弟，自有主張！」

「好極！」

「還有一點，光哥的法事，我希望每一次，你都要出席……」陳德發語聲變得軟化下來。

「當然，光哥的法事，我一定出席。」

「好了，剛才發生的事，算是一場誤會！」

「我也沒有當那是怎麼一回事！」

再沒有大漢阻擋着包雅姿的去路。

她離開了大厦，上了的士，才感覺到自己的額上滿是汗水。

* * *

包雅姿知道，以後若要調查光哥的事，再不能倚靠任何人，因爲陳德發會監視一切，她只能單身上路。

可是，組織之事，在光哥生前，並沒有向她透露多少，而今他死了，更加無從知道。

包雅姿是個相當有毅力的人，她說過要調查光哥的事情，她便會鍥而不捨的去調查。

組織內外的人，對她沒有幫助。

很多人害怕陳德發的勢力，因爲他得到「白頭康」的支持，正正式式的坐上了光哥的位置。

包雅姿查了兩個多月，也沒有任何頭緒。

這一段時間之內，警方也爲這件事情，做了很多工作，蔡健與陳堅爲了平定那盛傳的復仇大屠殺，特別加派了人手，在陳德光生前出沒的地方巡查。

街上本來只有兩個巡警巡街的，他們加派了兩個人，並且有很多是藍帽子，只要任何一個地方有事發生，他們便可以立刻增援。

那復仇大屠殺終於沒有出現，他們暫時可以鬆了一口氣，不過，他們都知道，復仇之事，實在是不可急，問題是什麼時候發生，怎樣發生。

包雅姿也有一個想法。

而今最大的懷疑人物是光哥生前的死敵「長毛」，可是他在事情發生之後，一度被M埠警方盤問過之後，便沒有再出現。

以他這樣性格的人，不能出入江湖，實在是一件苦事，可是，性命攸關，他不能忍受，也要忍受。

經過兩個月也無任何進展，她開始有一個奇怪的想法，人人都說這件事與長毛有關，但長毛本身並沒有自辯，反而是像在人間消失似的。

要知道眞相，只有一個方法，最有效的方法——

親身去問長毛！

可是，往那裏找長毛？

包雅姿終於從一個姐妹的身上，發現了一些線索，那位姐妹以前與她一同共事過，後來，兩人因緣際遇，各散東西，她自己跟了陳德光，而那位姐妹却跟了長毛。

長毛失踪之後，這位外號「喪妹」的雲妮，似是失去了靠山，她終日無所事事，只是飲酒玩樂。

雲妮最近竟染上了吃丸仔。

她平日自己有外號叫「喪妹」，吃了丸仔之後，更喪失理智得叫人害怕。

包雅姿再見她，並不是在普通場合，而是在一條後巷，那是一條沒有多少人經過的後巷。

那天，包雅姿因事走過，聽到了呻吟聲，一時好奇心入內，發現了「喪妹」。

那時，她躺在地上，口吐白沫，身體並且受了傷，好像從高處墜下。

包雅姿送了她入院。

經過醫生診斷，發現她吃了過多丸仔，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從高處跌了下來。

洗胃之後，已無大碍。

第二天早上，包雅姿再去探她，只見他半睡半醒的躺在床上。

包雅姿放下了那束鮮花。

「原來是你救了我！」雲妮道。

「是我，你還認得我？」

「當然認得，你已是大名鼎鼎的老虎乸！」

「什麼？我叫老虎乸？」包雅姿從未聽過自己有這一個「雅」號！

「我相信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你自己一個人不知道，你嫁了那『港灣之虎』，豈不名正言順的老虎乸？」

提起了「港灣之虎」四字，包雅姿臉有些變色。

「對不起！」雲妮也察覺得到。

「沒有什麼，那是三個月之前的事了。」

「對不起。」

「你怎會變成這樣？」包雅姿問。

「沒辦法，沒有了靠山，日子這麼難過……既然難過，倒不如吃了丸仔之後，飄飄欲仙……」

「你一定要戒這東西，否則，下次你再沒有機會！」

「我知道，不過，我沒有辦法戒！」

「怎會沒有辦法？」

「其實戒了又怎樣？」

「戒了便可從新做人！」

「從新做人？我做得什麼，長毛不在……」

「長毛？他究竟去了那裏？」

「我……我不知道。」

「你告訴我。」包雅姿誠懇的問着她。

「我……我眞的不知道。」

「你知道，你一定知道。」

突然，雲妮冷酷地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有誰不知道，你們正在找他！」

「找他，爲什麼找他？」

「當然是爲了報仇！」

「報仇？報什麼仇？」

雲妮笑了起來，道：「包雅姿，你雖然救了我一命，但也不要玩弄我，你們找長毛，要殺死他，爲你們那隻老虎報仇！」

「不……你可知道，發哥已代替了光哥的地位？」

「這點我也風聞。」

「他下命令，不許報仇！」

「這只是個假局。」

「我也相信是……」

「那你還問我？我與長毛，說不上什麼，但一夜夫妻百夜恩，我也不會出賣他！」

「你錯了！」

「錯什麼？」

「我找長毛，與他們找長毛的

想法，完全不同！」

「你想怎樣？」

「我想爲長毛分辯！」

「分辯什麼？」

「分辯他並沒有殺光哥，也沒有下命令殺他，長毛並不是殺光哥的主謀人！」

這話實在是出乎雲妮意料之外。

不過，她回心一想，包雅姿也不是一個善男信女，她這麼說，恐怕也是一個陷阱而已。

雲妮再沒有出聲。

包雅姿知道，她仍然不相信自己，便道：「你不信我也沒有辦法！」

第二天，她再去探雲妮，那知道，她早已自己出院，並沒有留下什麼口訊。

包雅姿十分焦急，本來已有了一條大好的線索，一下子却又不見了。

三日之後，希望又再重燃。

她的手提電話響了。

「雅姿，我是雲妮，你想知長毛的事？」

「當然。」

「那麼，你快來旺角的大家樂！」

「爲什麼？」

「因爲我要告訴你，但你要帶錢來！」

「多少？」

「多少也好，一萬也好，二三千也不拘！」

雲妮的聲音有點古怪，要求更爲古怪。

包雅姿立即飛快往約定的地點，那時已接近深夜，快餐店快要收舖，店內的人並不多。

雲妮是單獨一個人坐在一個角落，口中擔着香烟，臉貌十分憔悴。

「雲妮！」包雅姿輕輕地叫了一聲。

雲妮好像如夢初醒的望着雅姿，道：「好了，你來了，你帶了多少錢給我？」

「沒有多少……」包雅姿把她的錢包拿了出來，打開了，並且向她顯示。

裏面約有十來張「金牛」，那些一千元紙幣，使雲妮整個人被吸引着，並且立時精神振奮。

「給我！」雲妮道。

包雅姿道：「爲什麼要給你？」

「你說過要知道長毛的事情。」

「是的，我可以告訴你！」

「但先給我錢！」

「不！」包雅姿笑道：「你當我是羊牯！」

「不！」雲妮非常急躁。

包雅姿知道她實在需要錢，故意把錢在她面前揚起，這更使她急如熱鍋上螞蟻。

雲妮站了起來，道：「你跟我來！」

她已不理會包雅姿的反應，一直向大門走，包雅姿也只好跟着她。

雲妮一出了門口，問道：「去那裏？」

雲妮並沒有回答，上了一部的士，不說話只是閉上了眼睛。

那司機反而代她回答，道：「她是要去那什麼遊戲機中心的後巷，其實只是兩步路，又何必坐的士？」

話剛說完，的士已停了下來，司機道：「到了！」

雲妮睜開了眼睛，道：「我說是後巷，不是這裏！」

「要到後巷，你可以下了車，行兩步便到！」

「不，我要你開車！」

司機不滿道：「如果要用車，要兜一個大圈……」

「我要你開車！要錢，我們包小姐有！」

包雅姿見她如此，也只好道：「請你開車吧，兜一個大圈，也沒有什麼要緊！」

包雅姿把一百元遞給司機。

司機看見有如此車資的報酬，當然是笑逐顏開，立即開車，果然是要兜了一個大圈，才來到那間遊戲中心的後巷。

雲妮下了車，直向後巷走。

那後巷非常黑暗，一時之間，包雅姿不敢入內。

雲妮回過頭來，道：「你怕？」

「我怕什麼？」

「如果這地方也怕，你就沒有資格問長毛的事！」

「我當然不怕！」她跟着雲妮入了後巷。

這後巷比想像中好得多，裏面有一個門口，門外有幽暗的燈光。

她直闖那個門口，拍了幾下門，門開了，她便入內，包雅姿當然是亦步亦趨。

「老鼠，我要一百粒！」

有一個臉貌猥瑣，身材十分瘦削的人叫道：「你又來作什麼？」

「我要一百粒！」

「要？你有這麼多錢？」

「當然有，」她回過頭來，道：「你替我給他！」

包雅姿而今才明白，雲妮已成了一個「弗得」妹，要靠「丸仔」才可以渡日。

那些丸仔，其實是一些軟性毒品。

「多少錢？」

「我要最貴那隻，那隻什麼『深水炸彈』……」

「那要八十元一粒！」

「八十便八十，我要一百粒！」

雲妮道。

「八千元，你……」

包雅姿已拿了一疊「金牛」出來，那叫「老鼠」的男人，本來想說話，可是，他一見了這麼大疊的「金牛」，早已把話縮回肚內。

「好極！」老鼠收了八千元，便從裏面拿了一個小小的藥樽出來。

雲妮一見了那個樽，伸手便搶。

可是，包雅姿比她快一步，一手已把那個樽拿在手裏，並且叫道：「跟我來！」

她本想由原門出去。

雲妮却道：「有了貨，我們何必走後門？」

她領着包雅姿向另一邊走去。

那叫老鼠的男人，向包雅姿道：「不要給她吃得太多，這『深水炸彈』是非常厲害的！」

包雅姿跟着雲妮出去。

她推開了另一道門，立時傳來一些電子遊戲機的音響，原來這房間是一間遊戲機中心內的一間房間。

雲妮走上了一輛模擬電單車上，向包雅姿道：「快些來！」

包雅姿道：「告訴我長毛的事！」

「先給我才說！」

「你吃了這些東西，還可以告訴我什麼？」

雲妮也明白，道：「好，我給你，長毛在大陸！」

「在大陸？大陸這麼大……」

「他在惠州，你上到惠州，很容易找到他！」

「我憑什麼找到他？」

「這是一間卡拉OK的地址，你見到這卡拉OK的經理人小東，便可以找到長毛！」她從手袋內拿出了一張卡片，上面印有「尖東卡拉OK」字樣，中間是林小東三個字。

包雅姿接過了卡片，心內半信半疑，可是，在這情形之下，她也無可選擇，只好把藥丸交給了雲妮，道：「如果你騙我……」

雲妮已不理會她，一手拿了藥丸，便奔了出去，在一個自動售賣汽水機內，買了一罐汽水，然後，把藥丸倒了一把出來，一手便把十多粒藥丸送進口內，並且用汽水送服了。

包雅姿想阻止已來不及。

雲妮依然回到那個模擬電單車的座位之上。

包雅姿道：「你想死，一口氣吃下了這麼多丸仔！」

「想死？吃了這丸仔，比死還好！你見了長毛之後，快叫他回來見我！」

「你沒有見他多久？」

「啦啦啦」雲妮沒有回答包雅姿，竟然無端的唱起歌來。

包雅姿知道，她的藥力發作了，想不到這些丸仔這麼厲害，不及五分鐘，便生了效應，包雅姿知道，再問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她立刻離開了那間十分龐大的電子遊戲機中心。

出到門口的時候，她發覺似乎是有人在監視着她，她若無其事的行了幾步，又放緩了脚步。

果然，那男人又放緩了脚步。

包雅姿知道，發哥依然對她不放心，仍然派人跟踪她，監視她。

她感到十分憤怒，可是，這一切都是無可奈何，她向前急走，入了一個地鐵站。

她並沒入車站之內，在旁邊的一條行人隧道窺探着，那男人果然跟了下來。

他入了地鐵站之內，看了一會，找不到包雅姿，十分失望的上回地面。

包雅姿這時才乘地鐵回家。

翌日，她睡到十一時多才醒來，那個鐘點傭人早已離去，枱上放着了鮮奶及一份報紙。

那是傭人爲她預備的。

她打開報紙，隨便的看了一會，在港聞版處，有一段小小的新聞：「妙齡女郎伏屍電玩店」。

起初她也不十分在意。

忽然，她想起雲妮，她是在電子遊戲機中心之內吞吃了十多粒丸仔，而那些丸仔是比一般丸仔厲害的。

她再看新聞內容。

內裏並沒有死者的姓名，可是，一切一切的形容，都好像是雲妮。

她立時撥了一個電話給旺角警署。

「你們知道了死者的姓名嗎？」

「你是什麼人？」

「假如那人叫郭雲妮，我是她的姐姐……她失踪幾天了……」

「是的，她叫郭雲妮……她身上有身份証……」

包雅姿放下了電話，內心非常沮喪。

果然是雲妮！

* * *

包雅姿決定上惠州找長毛，只有找到長毛，她才可以證實自己所聽到的事實，她希望那不是事實。

不過，她可不能謬然的行動。

陳德發一直派人在監視她，他暫時對自己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是因爲自己還有利用價值。

可是，以後再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誰也不知道他會採取一些什麼行動。

假若他要繼承光哥的一切，他會把一切與光哥有關的東西都剷除，那包括了自己。

然而，自己可有沒有聽錯？只有找到長毛，相信光哥之死，才可稍露端倪。

這天是光哥的尾七，轉眼之間，光哥已死去了個多月，最後的一場法事，也顯得特別隆重。

包雅姿在法事完畢之後，向發哥告別。

發哥也十分關心地道：「嫂嫂，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什麼要我幫忙的，隨時開聲！」

包雅姿道：「發哥，多謝你照顧我的一切。」

「不用客氣，大家都是自己人，這次法事完畢之後，我會很忙，你明白，光哥有很多的事，還要我去收拾，有事立刻打電話找我！」

包雅姿別了陳德發之後，立刻到了火車站，她買了票之後，入了車站之內。

火車來了，人潮湧上。

但包雅姿並沒有上車，她反應是繞過了另一邊，乘車出了九龍市區。

到了市區，她立即往內陸船的碼頭，立時購了船票上汕頭，到了汕頭，才乘車往惠州。

她這樣迂廻曲折的才來乘船，目的是避開所有監視，她不見到有人跟踪她，不過，爲了安心，她依然覺得這樣做是對的。

假若眞有人跟踪她，那人一定以爲她乘火車去了。

船很快便到了汕頭，在汕頭找車去惠州也並不困難，到達惠州的時候，已是黃昏的時候。

以前的惠州是個貧困的地方，而今却不同了，市中居然有一間五星級酒店！

五星級的酒店，並非浪得虛名，裏面一切豪華享受，應有盡有，高級餐廳、卡拉OK、健身室、桌球室、美容室……

包雅姿首先開了一個房間。

她雖然沒有手提行李，但那些侍者依然十分機靈的替她引路，送她上房間。

包雅姿當然知道這侍者的目的。

當那侍者放下了熱水瓶，她把一張五十元港幣遞了給他，那人非常高興的道：「多謝小姐！」

包雅姿道：「下面的卡拉OK什麼時候才開始營業？好玩嗎？」

侍者道：「現在已經營業了，這地方好玩之極，你們香城流行的歌曲他們都有，而且是電腦選曲，科技十分先進，你只要……」

包雅姿道：「卡拉OK的經理是否香城來的人？」

「這點我可知道，這些中外合資的生意，很多時候都會由本地人或外地人做經理的。」

「找經理不難？」

「應該不難。」

「我想你替我打聽一下，是否有一位姓林的經理！」

「好極，我立刻便可以辦到！」

替有錢的人辦事，特別落力，不及一刻鐘，那侍者便回來，道：「是的，卡拉OK的經理是姓林的，但好像並不是從下面來的！」

包雅姿又再把一張百元紙幣給了他，他千多萬多謝的離去，而今每個人都是向錢看，有錢一切事情便容易辦。

包雅姿先到餐廳，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

然後，她便直入卡拉OK。

有美麗的女侍者上前招呼，道：「小姐，多少人？」

「幾個，我要一個貴賓房！」

女侍者帶了她入內，這卡拉OK果然是非常高級，大堂之內，有幾個投影大銀幕，客人所坐的大沙發，都是非常有氣派的。

包雅姿叫了飲品。

那位女侍者非常有禮貌地道：「小姐喜歡唱些什麼歌？我可以替你揀！」

「我想找你們的經理！」

「經理？有什麼貴幹？是否嫌我們的服務不好？」

「不，你們經理姓林？」

那侍者點了點頭。

「請你請他來，你說是一個香城的舊朋友！」

「小姐怎樣稱呼？」

「你不用問我！」

「那我怎樣向經理……」

「啊，我明白，我只是想給他一個驚喜，故意不讓他知道。」

那侍者也十分明白地道：「是的，給他一個驚喜。」

不一會，那女侍者回來，後面竟然跟着一個女人，一個女强人打扮的女人。

那女人滿臉笑容，向着包雅姿道：「小姐找我？」

包雅姿有點詫異，道：「你是……」

「我是這裏的公關經理！」

「啊，對不起，我是找你們公司的經理！」

「我也是這卡拉OK公司的經理，我姓林！」

包雅姿覺得似乎有些不對勁，這卡拉OK的經理並不是雲妮口中的林小東。

「林小姐，我可能是找錯了！」

「沒關係！」

包雅姿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那便麻煩了！」

那位林經理，道：「小姐，有什麼麻煩，說出來聽聽，也許我可以幫到你！」

「有人告訴我，來這惠州的唯

一卡拉OK，一定可以找到林經理，我可有一筆大生意找他！」

「生意？什麼生意？」

包雅姿並沒有說話，但態度顯得有點神秘，這種神秘的態度使那位林經理感到興趣。

「我在這地方人面也廣，你要找的人，說出來聽聽，也許我可以幫你找到！」

「是的，惠州地方不大，找林小東應該不難！」

「林小東？」

「正是。」

那位林經理打量着包雅姿，包雅姿一身打扮相當不錯，她身上的衣服，雖然並不是什麼奇裝異服，但對打扮有講究的人都知道，她身上一身名牌，價錢極高。

包雅姿手上的一隻鑽戒，更使人注視。

那是一顆一卡左右的鑽石，一般人並不會那麼隨便的戴在手上，不過，包雅姿的不在乎神態，使那位林經理相信她並不是一個白撞的人。

「你可以告訴我是做什麼生意的嗎？」

「做什麼生意我可不能告訴你，不過，如果你找到林小東，告訴他是雲妮叫我來的，相信他一定會來見我！」

「你稍等一下！」

那位林經理立刻與那女侍者離開。

包雅姿呷着飲品，她審視着四周，她發覺這貴賓房內一個隱蔽角落，裝有一個監拍器，這房內人物的一舉一動，實在是有人監視的。

如果那位林小東在的話，他根本上可以在監察電視上看到自己。

忽然，她感到自己身在險境，可是，既然來到，一切都應隨遇而安。

過了一會，有人敲門，隨即推門而進，那是一個男人，身穿西裝，打扮得非常齊整。

「請問你是……」

「我想找林小東經理。」

「我是，請問你是雲妮的……」

「我是雲妮的朋友，我姓包。」

「請問找我做什麼？」

「你的確是林小東？」

他從口袋拿出了一張卡片，又再拿出了一個卡拉ＯＫ的工作証，上面都是寫着「林小東」三個字。

「雲妮說你可以找到劉先生！」

「劉先生？」

「他有一個外號『長毛』！」

林小東有些緊張起來，道：「我不認識什麼『長毛』『短毛』，雲妮對你說過什麼？」

包雅姿道：「我與雲妮是好朋友，找長毛當然是為了生意。」

「什麼生意？」

包雅姿覺得，如果不找一些令他信服的項目，就算長毛現在便在卡拉OK，他也不會出現。

既是如此，她把心一橫，說了一句話：「砲仔！」

林小東起初是有點愕然，因為想不到一個女人，竟會做手槍的生意，「砲仔」便是手槍的暗語。

不過，林小東是一個極有經驗的人，雖然心中突感驚訝，但並不形於色，而且顧左右而言他，改口問：「雲妮怎麼了？」

他顯然是不知道，雲妮早已魂歸天國。

包雅姿索性開門見山道：「她死了！」

「死了？」林小東顯得有些詫異，也有些激動。

「是的，是她臨死之前，叫我來找你，然後便可以找到長毛！」

「你為什麼要找長毛？」

「我不能給你什麼理由，而最大的原因是我要找長毛，我知道他一直經營這生意。」

「你要多少？」

「三十支！」

這數目又足以使林小東震驚。

「我並不是要那些黑星，而是要最先進的美國貨，子彈也是要一級的。」

林小東遲疑着。

「如果沒有，我也可以與你交易，如果你拿不着主意，叫長毛來見我。」包雅姿說這話極有氣勢。

林小東道：「我不知道他會否見你，不過，我會盡力，你好好等一會。」

這一等却等了一個晚上。

林小東並沒有再出現過，當然那「長毛」更沒有出現，包雅姿雖然催了那些女侍多次，更找着那位女經理，依然是沒有結果。

包雅姿也有耐性，她一直等到卡拉OK打烊，她才離開，回到酒店的房間。

當她推門入內，便已發覺不對，因為房內是燈火通明，她記得很清楚，她離開這房間時，是熄掉所有燈的。

「包小姐！」是房內傳來的聲音。

她想退出，但外面已有兩個大漢迫了進來，他們手中都持有槍，包雅姿只能前進入內。

這個房間相當大，對着大床處，有幾張沙發，大沙發上坐着一個人。

那人的身旁並有三個大漢，加上剛才從外面進入的兩個，一共是五個持槍的男人。

「包小姐，果然是你！」那坐在沙發上的男人，頭髮十分短，看來是剛剪了「陸軍裝」。

「你是……」

「你不認得我？我們早已見過了幾次面。」

「你是長毛？」

那人笑了一笑。

「你是陳德光的夫人！」

包雅姿也不否認，道：「你可以這麼叫我。」

「為什麼你……」包雅姿是指他的頭髮。

「你指我的頭髮？」

包雅姿點了點頭。

「發哥那邊的人，一直在找我，我不能把我的生招牌留下。」

包雅姿笑了一笑。

「你也是發哥派來的？」

包雅姿並沒有答話，她看着長毛身旁的那五個持槍的男人。

「你害怕他們？」

「我怕什麼？反而是你害怕我這弱質女流？」

長毛道：「放下槍！」

那些人都收了手槍。

包雅姿道：「我是一個人來，來跟你談生意，不過，我不想把生意計劃洩露出去。」

「這些都是我的心腹！」

「心腹？」包雅姿冷笑了一聲。

長毛明白，她想單獨與自己談，這位光哥的未亡人，來打自己什麼主意？

包雅姿見他並沒有什麼反應，用激將法道說：「你怕？」

「怕什麼？」

他對五個男人道：「你們出去，我跟包小姐有一些生意要談一下！你們在外面等！」

五人出了外面。

包雅姿道：「其實，我並不是來買砲仔！」

「這點並沒有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是想知道，是你派人殺死光哥？」

這實在是一個直接的問題。

「你認為是嗎？」長毛大聲的笑道。

「我認為不是！」包雅姿冷冷的道。

這答案又把長毛弄得糊塗了。

「既然你認為不是我，你還來找我幹什麼？」他頓了一頓，又道：「如果我要殺光哥，我怎會那麼笨也同時在M埠出現？難道我故意讓人知道我殺了他？」

「那你為什麼要逃避？」

「因為你們的人，很少像你那麼冷靜，那麼懂得人情世故！」

「我還有很多理由相信你並不會殺光哥！」

「是嗎？」

「當然是，那位大電影黃老闆被人用槍轟了，事件還未完結，你怎會又再在火上加油！」

「是的，我並不是貓，不會有那麼多條命，而且光哥正當暴發之時，我怎敢殺他！」

「長毛」本來對包雅姿有非常大的敵意，而今聽了她這一番說話之後，不單沒有了那敵意，反而對她增加了一些好感。

不過，他是一個老於江湖的人，當然明白包雅姿有膽隻身來找自己，自然有她的理由。

包雅姿道：「人人都對你有這樣的誤會，你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想法？當然想向他們說個明白！可是，而今風頭火勢，那有人會相信！」

「因此你要在這裏躲避？」

長毛並沒有作聲，沒有作聲也就是默認了。

包雅姿道：「為什麼你不問我對這事有什麼看法？」

長毛滿臉狐疑的看着她。

包雅姿續道：「我跟了光哥這一段日子，當然知道他的一切，我發現光哥並不是被人暗殺那麼簡單！」

「那麼那是什麼？」

「是謀殺！」

「謀殺？」長毛非常詫異。

「是的，是有計劃的謀殺！」

「兇手是誰？」

「可能是他至親的人！」

這話重重的刺激長毛整個人站了起來。

包雅姿仍然冷靜地說道：「有人計劃殺了光哥，並且刻意把兇手的線索全歸向你那邊！」

長毛聽了，整個人更呆呆地，不知所措。

包雅姿不再說話，因為她知道她這一番話，實在令長毛一時之間消化不來，一定要給他足夠的時間，使他可以把握她說話裏的重點。

他坐了下來，從口袋裏拿出了一支香烟，遞了一支給包雅姿，包雅姿接過，長毛並替她點了火，兩人便在沉默之中，噴出了煙霧。

過了一會，長毛似乎已明白了包雅姿所說的話。

包雅姿道：「此次我冒險犯難的來找你，並不是完全為你！」

「是的，你我根本沒有利害關係！」

「是的，但在這件事中，我是受害人——我沒有了丈夫，你也是個受害人……而且大有可能無辜的賠上了性命也說不定！」

「是什麼人那麼可惡？」

「我不知道，而事實上我也想知道，為光哥報仇！」

「你心目中有兇手？」

包雅姿點了點頭。

長毛看了，有些興奮，也有些緊張地道：「誰？」

包雅姿道：「你首先想一想，

整件事情，由M埠賽車開始……」

「光哥是個快車手，也是個車迷，他來M埠賽車，誰也知道。」

「你爲什麼也在那個時候來M埠？」

「我常常來M埠，一則看看我自己的生意，二則來賭錢，三則我也喜歡賽車。」

「因此，很多人都知道你一定會在M埠出現，你與光哥有極大嫌隙？」

長毛有些猶豫。

包雅姿道：「人們都知道你與那在醫院中被轟斃的電影老闆有深厚的淵源！」

「這點我不否認！」

「你揚言一定要爲他報仇？」

「是的，」想起這位恩人，長毛也有些激動。「他是我的大恩人，我十多年前，從湖南下來，在香城可以獨當一面，是他對我的幫助！」

「你對他的幫助也不少！」

長毛沒有說話。

包雅姿續道：「好了，你既然曾經說過，要替那位大老闆報仇，而整件事件，當時的矛頭是指向了光哥——這一點不用諱言。」

長毛不言。

「你認爲光哥是兇手？」

長毛把眼睛望向另外一處。

「你要殺他？」包雅姿的語氣是咄咄迫人。

長毛道：「雖然我是江湖大佬，但在一個法治之區，要殺一個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可以買兇！」

「買兇？雖說是錢可以使得鬼推磨，但用錢去買兇殺人，所惹來的麻煩，往往是得不償失！」

「我明白。」

「如果用錢便可以解決一切，光哥生前也不用出生入死，很多事情，他都要親自上陣！」

「你何嘗不是？」

兩人又沉默了一會。

包雅姿道：「好了，要殺一個人，尤其是像光哥那麼出名，那麼勇猛的，當然更爲不易。」

「這點毫無疑問。」

「但仍然有人依然千方百計要做，會不會單單爲了義氣，爲了報仇雪恨那麼簡單？」

「不會。」

「是的，我也認爲不會，現在的人，不會像以前的人那麼簡單，不會再爲義氣二字殺人！」

「那爲了什麼？」

「利益！」

長毛點了點頭，表示佩服包雅姿的分析。

包雅姿問道：「光哥死了，你認爲誰最有利益？」

「我不知道。」

「假若你不是有殺人嫌疑……」

「我？我一向與光哥互相競爭着，近年來他努力擴展地盤，油尖一帶本來是我的地盤，也漸漸落在他的手中，你是指我得益？」

「假如你沒有殺光哥嫌疑的話。」

「可是，光哥一死，M埠的警探等一早便找我！」

「那即是說，你沒有得益！」

「那還有誰？」

「你自己想想！」

長毛想了一會，似乎並沒有任何線索。

「光哥打得，這是人人也知道的事實！」

「這點所有人都知。」

「不過，他的腦筋並沒有他的拳頭那麼厲害！」

「是嗎？」

「你可知道，他近年來得心應手，是誰爲他策劃一切，在後面支持他？」

「我……聽說是他的弟弟……」

「是的，光哥死了之後，他已無聲無息的上了他的位置！」她嘆了口氣。

長毛聽了，問道：「你的意思是……」

「你當然明白我的意思！」

「你有証據？」

「沒有，我只聽過發哥與他手下幾句話，他不單要把我趕出局，而且還把光哥死亡事件，歸咎於我！」

「是嗎？」

「因此，我也是個最大的受害者。」

長毛却似仍不大明白。

「我與你兩人，而今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我們應該是敵愾同仇！」

長毛似乎不欲再度捲入漩渦。

「如果這件事一日未明朗，你我二人都是最大的受害者，你永遠洗不掉殺人的嫌疑，我也漸漸被人趕了出局。更令我痛心的，光哥之死，永遠是沉冤不得雪！」

長毛道：「那你想怎樣？」

「我是個手無寸鐵的女人，可以做得什麼？」

「人手方面我有！」

包雅姿喜道：「那麼你答應了我們合作？」

長毛冷冷道：「不是合作，我們各自爲自己的利益打算，你找出兇手，爲了什麼我不理會，但我却要爲自己洗掉嫌疑。」

「好極，我們之間不涉及任何利益，我有線索，自然會找你，你有人力，可以把事情眞相查出。」

「有了計劃嗎？」

包雅姿點了點頭。

長毛道：「說來聽聽。」

「你是湖南幫出身，而且常常來往M埠、香城以及內地三個地方，對裏面的情況一定十分熟悉。」

「我還有一些人面！」

「先找殺死光哥那兩個殺手！」

長毛笑了起來。

「你爲什麼笑？」

「這些殺手，來去無踪，怎麼找？」

「他們怎會來去無踪？」

「這些人，大有可能是北方人，他們一生就只做這一單，收了錢之後，就回鄉建屋娶妻，再也不會露面，如果可以找到，我也想找他們！」

血洗虎穴　漁人得利

「沒有辦法？」

「我盡力。」

「好了，你先找到那兩個人，我們再說。」

「找到又如何？」

「以後的計劃，我們找到了人才再說，否則說來也是空口講白話，沒有意思！」

「好極，我怎樣與你聯絡？」

「很容易，我這個無線電話，可以收到長途電話，因此，你無論在什麼地方也可以聯絡到我！」

長毛抄下了那個電話。

包雅姿這一次的行動，十分成功，長毛已成了她手上有力的工具，她明白，孤身一人對付發哥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有差池，自己便會像光哥那麼死得不明不白。

她與長毛談話之後的第五天，她便接到了長毛的消息，邀請她立刻再到惠州一次。

他並沒有說明什麼，但包雅姿已可以感覺得到，大有可能是找到了那兩個殺手。

不過，她處事十分謹愼，並不立刻上惠州。

那天晚上，她自己駕駛車，入了一間私家醫院，並且通知了發哥。

發哥也非常有心，在百忙之中也抽身來探包雅姿。

包雅姿形容憔悴的躺在病床之上。

發哥在三個助手陪同之下來到病房，問道：「嫂嫂，無端端有什麼病？」

「沒有什麼，大約是吃錯了東西，你不用來看我了！」她臉上略帶感激。

「那麼你吃東西要小心一點！」

「我會的了。」

「這裏的醫藥費，完全由我負責！」

「不用，我還有一些……」

「你不用擔心，你是我的嫂嫂，我當然要照顧你的一切，當然你還要……」

他並沒有說下去。

但包雅姿明白他要說些什麼，她一定要爲光哥守下去，以維持光哥的面子，至低限度，目前是這樣。

當發哥離開醫院不久，包雅姿也離開了醫院，她早已找了一位有內地汽車牌照的朋友，送她上深圳，她再由深圳，自己包了一輛車到惠州。

在惠州的酒店內，等候長毛。

長毛單獨一個人來，看來他對這事也十分審愼。

「有什麼好消息？」包雅姿問。

長毛道：「我從朋友口中，得知那兩個殺手依然在惠州一帶活動！」

「爲什麼他們沒有回鄉？」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你怎知那兩人是殺光哥的殺手？」

「這點很容易，最近風聲那麼緊，那些殺手，或者是江湖人都不敢動，只有他們兩人不明就裡，還發出想找工作的消息！」

「找工作？」

「當然是殺人的工作！」

「叫他們來！」

「我想過——對不起，我對你也有懷疑。」長毛倒是個快言快語的漢子。

「你懷疑我什麼？」

「你利用我，騙了那兩個殺手來，你一槍一個，爲你丈夫報仇！」

包雅姿笑了起來，道：「你看看我的手袋，並沒有任何手槍！」

「不過，你沒有告訴我找到那兩人之後，有什麼計劃！」

「我會帶他們回去見發哥！」

「什麼？」

「你別這麼緊張，聽我細說，我在這幾天，又經過一番偵查，也看過事實，發哥是這件事情最大得益者，而且料理光哥剩下來的事情，非常順手，因此，我可以肯定，一切都有預謀。」

「那又如何？」

「而今要殺他，並不是那麼容易，他殺過人，自然會處處防人殺他！」

「那你想怎樣下手？」

「我會帶那兩個殺手去見發哥，說是捉到兩個殺光哥的兇手，他一定會見我。」

「這兩人有可能是他僱用的。」

「因此，他更加要見兩人。」

「你以爲他會採取什麼行動？」

「很簡單，他會殺這二人。」

長毛道：「那麼，你帶這兩個人去，豈不是送他們入鬼門關？」

「是的，那要看他們造化，他

們如果夠機靈的話，他們可以再大賺一筆。」

「你的意思是他們可以殺了發哥，然後，你會給他們一筆大酬勞？」

「是的，這點是唯一一個方法爲光哥報仇！」包雅姿恨恨地說道。

「你有把握？」

「十分之九的把握。」

「還有一成？」

「是的。」

「既然還有一成紕漏，爲什爲我們不再想一下，把這一切紕漏也弄好？」

包雅姿道：「其實是可以十足十的把握。」

「說來聽聽。」

「那要麻煩長毛哥你。」

「我？」

「是的，你可以押這兩人到發哥面前，表示你的清白，你既可以把自己殺人的嫌疑洗脫，也可以有功於發哥，那麼，對你日後在香城行走江湖也大有幫助。」

「不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

「因爲他們對我有成見，我未見他們，他們已羣情洶湧要來殺我了。」

「如果你單獨出現，那大有可能，不過，你而今是押兩個殺手去見他。」

長毛想了一下，也覺得這話有理。

「不可以。」

「我明白你還有顧慮，不過，在發哥面前，我會替你把事情弄清楚才行動。」

長毛沒有說話，那表示他並沒有異議。

包雅姿道：「你怎樣說服兩個殺手跟你去，這是你自己的事，一切由你自己想辦法，至於是發哥那邊的事，我自然會打點。」

長毛道：「你認爲你有把握？」

「當然有，發哥爲了鞏固他的江湖地位，他會替光哥報仇，使兄弟信服。」

「那兩個殺手，肯定是犧牲品！」

「他們也罪有應得。」

「那……」

「你想不想一世也爲這兩個人擔一個罪名，日夕擔驚受怕？」

「當然不想。」

「既然不想，爲你自己，爲了我，這件事你一定要做，之後，他又可重出江湖，再幹一番大事業。」

「我不想冒了天下之大不韙。」

「什麼大不韙？」

「我不能出賣殺手。」

「你當然不是出賣他們，當然，其中有些技巧，這些技巧，你自己當然可以弄妥。」

長毛知道，要把事情弄好，恢復自己江湖地位，把兩個殺手交給發哥，是最好不過。

可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

長毛考慮了一會，道：「好，我去說服他們，你也爲我在發哥面前準備一切。」

「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怎知道那兩個殺手一定是殺了光哥的兩人？」

「我有一張照片。」

長毛從口袋裏拿出了一張照片，照片並不是拍得很好，光線不足，有些模糊。

那是兩個人的側面，正帶槍殺人，而那被殺的人正是陳德光。

包雅姿見了這照片，也十分驚訝，道：「這照片可很值錢。」

「是的，這張照片是我一位朋友也恰巧在事發現場，在石火電光的一刻拍下來的。」

「這張照片若賣給報紙……」

「收得多少？」

「交給警方？」

「便沒有分文！」

「因此，他便給了你。」

「是的，也因這張照片，那兩個殺手不敢妄動，而迫於無奈的聽我的話。」

「我要見見那兩個殺手！」

「爲什麼？」

「他們不大熟悉香城那邊情形，去到發哥面前，我害怕他們會因環境不熟而失手。」

「好，我可以帶他們來。」

「不，你把聯絡他們的方法告訴我，我會有辦法去見他們。」

「他們也有手提電話。」他寫下了那兩人的電話，遞了給包雅姿，裏面還有一句暗語：「包攬掂。」

包雅姿道：「我是借入醫院，避過了發哥的耳目，才上來這裏的，因此，我要盡快回去，至於你的那兩個殺手怎樣下去，一切由你安排好了。」

「好極，我有消息，會通知你。」

包雅姿在長毛離開之後，便立刻退了房間，她在離開酒店之前，撥了那兩個殺手的電話。

電話一響，便有人接聽。

「包攬掂。」

那邊說了幾句話，但包雅姿却聽不懂，不過，她覺得好像是湖南話。

包雅姿只道：「包攬掂。」

另一個聲音，却是純正的普通話：「你是誰？」

「我是陳德光的妻子。」

那邊的人反應似乎很大。

包雅姿道：「你們不用緊張，

我不是來找你們晦氣，而是求你們幫手，不，我們互惠互利。」

「什麼互惠互利？」

「你們殺了光哥。」

「我們一向不知殺什麼人。」

「好，你不知，你們只是工具。」

「對，是工具，是一柄冷槍！」

「好極，長毛要帶你們去香城殺人！」

「唔！」他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他出多少？」

「唔！」仍然沒有表示。

「我出多他一倍。」

「什麼？」

「一倍，不過，要多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你先說他出多少？」

「五十萬元！」

「好極，我給你們一百萬元。」

「殺誰？」

「殺長毛！」

「在那裏殺？」

「在陳德發家裏殺，其實，他也是正在利用你們，爲他洗脫殺人嫌疑。」

「這人……」

「你殺了那個叫陳德發的，再殺長毛，同在一時幹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我有什麼保證？」

「我先付五十萬元。」

「怎樣付？你有這麼多現金？」

「沒有，你們在這裏有沒有戶口，中資戶口，在香城也有的銀行。」

「有。」

「好極，你給我號碼，我在半小時之內，與下面銀行聯絡，立時可以把錢過戶。」

「眞的？」

「是否眞的，你可以在半個小時之後，從銀行自動櫃員機查看。」

電話斷了。

包雅姿立刻又撥了一個電話，那是銀行電話，可以通過電話，二十四小時撥錢過戶。

一百萬元對包雅姿來說，只是一個小數目。

不用三分鐘，事情已經辦妥，現代科技先進，連帶犯罪也方便得多了。

過了一會，電話又再響了。

「好極，我會依你所說進行，事成之後，那五十萬元你也這樣過賬？」

「當然，你不用怕我會壞賬！」

「量你也不敢！」電話斷了，可是包雅姿的心裏在冷笑着。

她立刻回到了香城。

三天之後，她接到了長毛的電話，長毛表示他們隨時可以下來，叫她安排一切。

包雅姿立刻撥了一個電話給陳德發。

「發哥？」

電話並不是他直接接聽的，今時不同往日，他已不再直接接聽電話了。

終於電話傳來陳德發的聲音。

「我是雅姿。」

「你沒事了，出院了？」

「是的，出院兩天了。」

「找我結算醫院的數？」

「不是，你的伙記已爲我打點了一切，發哥，我有一件事，想告訴你，又不知怎樣說才好。」

「你說。」

「我找到了長毛。」

發哥似乎有些緊張。

包雅姿續道：「他是我們的公敵，我想一槍殺了他。」

「不，你不能殺人，把他交我，由我處理。」

「你要殺他？」

「當然，爲光哥報仇，不過，殺他也要技巧，否則弄得一身蟻(麻煩)。」

「怎樣？」

「長毛在那裏？」

「我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他看見長毛買船票回來，一買是三張。」

「那麼他並不是一個人回來？」

「是的，他爲了安全，安排了保鏢，而那兩個保鏢，也是殺光哥的兇手。」

「你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

「我用了不少錢追踪這事。」

「怪不得你最近銀行用了五十萬這麼多。」

包雅姿聽了，心卜卜地跳個不停，原來發光一直在注意自己的行動。

「爲了光哥，我什麼也在所不惜。」

「我明白你的心情。」

「長毛也找過我。」

「找你幹什麼？」

「他說他要向我表白，他並不是殺光哥的主謀人。」

「你相信？」

「當然不信，不過，我順水推舟，也騙了他來。」

「然後……」

「我沒有想過，我以爲他不會來，因此……」

「你手無縛鷄之力，見你也沒有用，叫他要辯白，可以來見我。」

「好極，我安排一切。」

這正是包雅姿希望他說的話。

*　*　*

一切都已安排妥當，包雅姿渴望着日子的來臨。

那天，她的手提電話響了。

「包小姐！」是長毛的聲音。

「你在那裏？」

「我們已在本市，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採取行動？」

包雅姿開始有些緊張，她努力鎮定下來，道：「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會帶你們去見發哥。」

「好極。」

「你知發哥的地址？」

「是光哥以前的大屋嗎？」

「不是。」她把一個新的地址給了他。「不！」包雅姿似乎有點考慮，續道：「你們還是由我派車來接你們，然後直接帶你們入內，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誤會，你等我的電話。」

包雅姿立刻撥了一個電話找發哥，發哥非常忙碌，雖然三番四次說明是包雅姿找他，依然找不到他答話。

包雅姿非常心急。

終於，陳德發來了電話。

「嫂嫂，甚麼事找我找得這麼急？」

「長毛已來了，他要今晚見你，並且說帶了兩件禮物向你謝罪。」

「謝罪？他倒懂得見風轉舵哩！」

「你今晚有空嗎？」

「可以，晚上九時，就來我家。」

「我會派人準時用車送他們來，我有些擔心。」

「擔心什麼？」

「擔心他們不懷好意。」

「他會不懷好意，我也會不懷好意，哈……」發哥的笑聲從電話傳過來，他的笑聲是那麼狂放，那表示他近來的確是金風送爽，意氣風發。

「發哥，爲了謹愼起見，如果你發現他們早來了，或者是遲來了，那便要小心。」

「好的，我會派大批人侍候他們。」

包雅姿放下了電話，心裏有點緊張，她又再撥了一個電，然後匆匆的說了幾句。

* * *

今日，警署的氣氛有點異常。

蔡健與陳堅一早便回到辦公室，他們兩人，日夕爲了陳德光被殺的案件而忙得不亦樂乎。

蔡健一見了陳堅，便道：「我昨天收到了一個古怪的電話。」

「是有人『報串』？」「報串」的意思是有人作匿名的舉報。

「正是，那是個女人，她說，今天晚上，陳德發的家中，有重大事情發生。」

「陳德發？是『港灣之虎』陳德光的弟弟，據說他已接替了陳德光，成爲了『新港灣之虎』！」

「是的，其實這人一直都很活躍，不過，他非常聰明，他活躍而盡量保持低調。」

「在老虎未死之前，他在協助那隻大老虎，對於他的一切，都瞭如指掌，因此，當大老虎死後，他接管一切，都沒有什麼困難。」

「本來我們以爲將有一場大屠殺出現，但結果沒有，看來除了我們警方派有足夠的人手之外，這隻新老虎的力量還不小。」

「我也覺得是，老虎已經死了幾個月，市面反而是平靜下來。」

「我看那是表面的平靜。」

「是的，這個仇恨，殺虎的仇恨，始終是個計時炸彈，總有一天要爆炸的。」

「是的，難道是今天晚上？」

「無論這個電話是虛報還是眞有其事，我們也要好好的準備一番。」

於是，他們召了各個單位，這些單位都是爲了追查「殺虎案」而臨時成立的。

他們各有各的追查，幾個月來，除個別可以鎭壓了那些有關人等之外，似乎對整件案情毫無進展，當他們聽到了兩位警司的召集，立時都有些緊張、興奮。

* * *

「長毛」帶了那兩位殺手南下，他的準備工夫也是非常足夠。

他自己盤算過，如果不把這件殺虎的事實，眞眞正正的與陳德發辯白，他想再重出江湖，一定不會那麼容易，他已躲了三個月，這樣下去，不只英名沒有了，而且還有更大的損失。

時間便是金錢，多躲一刻，那便損失多一刻金錢，他自己倒是沒有什麼所謂，問題是，有很多人還要跟他搵食，如果長期躲下去，那一定是衆叛親離。

既然有包雅姿的搭線，他樂得與陳德發來一次面對面的對質，相信有助他解釋。

陳德發當然沒那麼容易相信他，不過，他心中早已有數，這兩個殺手，將是好禮物。

爲了要使這次會面更加安全，他是做足了工夫。

他們坐「大飛」來到香城之後，便入住了一間最高尙的大酒店，他早爲這兩個殺手預備了身份證，那當然是用錢買回來的，更爲他們買了上等西服，使他們看來是內地來做生意的官方大亨。

他又爲他們特別購置了猛火力的武器，包括了最新的自動手槍，也包括了兩支AK四十七，這樣的火力，足以應付一次小型的戰爭。

兩支AK四十七，是放在一個金屬的手提箱之內，外表看來，那

像一個攝影器材的手提箱。

他們一直沒有出外，大酒店內供應的東西一應俱全，吃的玩的，也不用擔心。

當長毛接過了包雅姿的電話之後，他便與兩位「殺手」商量了一番。

兩位殺手已收受了包雅姿的酬金，這一點，他們當然守了秘密，在長毛面前，他們依然是保持非常忠心於他的樣子。

長毛道：「你們兩人保護我入陳德發的家中，假如發現我和陳德發不對勁的時候，你們兩人一起先殺了陳德發，然後保護我離開！」

兩個殺手是唯唯諾諾。

他們心中自有一番打算，他們會先殺了陳德發，然後再殺長毛，這樣他們既可以有長毛給他們的報酬，也可以繼續收包雅姿的報酬。

* * *

傍晚，長毛與兩個殺手在酒店的大餐廳內吃了一頓並不大豐富的晚餐，因爲他們要見陳德發，不知道究竟會有什麼事發生，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一定不能吃得太飽，他們也沒有喝過一滴酒。

酒精會令人手震，不能好好的控制槍械。

然後，他們回到酒店房間之內等待着。

他們都感到有點緊張。

兩個殺手不時在房間內踱來踱去，也有時撥開窗簾向下望去。

長毛道：「你們不用緊張！」

兩人仍在窗口眺望。

長毛道：「好好看一下這香城夜景，這是世界著名的，不要錯過了。」

這時，電話響了。

「下面有一輛『賓士』在等你們，司機會直接送你們到發哥的家裏，小心！」

這話說完，電話也斷了。

「走！」長毛領着二人離開了房間。

他們三人衣着光鮮，兩個殺手提着手提箱，看來像是來香城談大生意的人。

走出了大堂，一輛大「賓士」已在等候。

司機走了出來爲他們開門。

這種氣派，連長毛也沒有試過幾次。

他們沒有說話，那司機也沒有說話，汽車一直向着半山進發。

道路相當暢通，半小時已經來到半山區處一座獨立的房屋。

陳德發坐在自己的書房內。

當那輛「賓士」來到，已有人從通話器告訴他，道：「長毛帶了兩人同來！」

「好！」陳德發開了一個電視監察器，這監察器的攝影鏡頭是安裝在大門處，只要那汽車一到達大門，他便可以看清楚來訪的客人。

螢光幕上出現那輛大「賓士」。

三人下了車。

長毛雖然再沒有長長的頭髮，但陳德發依然一眼看去，便立刻認得出來。

長毛身邊有兩個人，當他們剛下車時，因爲光線較暗，一時之間，並不能看出他們的面目。

當他們一直走向房子的大門，光線逐漸清楚，陳德發忽然被這兩個人的面孔吸引着。

他自言自語地道：「這兩人好面善，在什麼地方看過？好像……」

忽然，他整個人跳了起來，道：「殺手！」

他立刻按下了通訊器，道：「所有人準備，那兩個人——長毛的跟班，是殺死光哥的殺手。」

這話一出，躲在整幢房子的人手都知道了。

陳德發又道：「暫時忍耐，沒有我的命令，不要隨便開火。」

原來，包雅姿曾經把一張照片給陳德發看過，那照片正是光哥在M埠被殺時的情景，而這兩個殺手的面目也呈現在照片之上。

長毛與兩個殺手一直往大門去。

四週是靜悄悄的，但他們却可以感覺到，其實是有幾百雙眼睛正在監視他們，也有幾十支手槍正瞄準了他們。

門開了。

「長毛哥，發哥請你入書房。」

「好極！」

「不過，請你……」

長毛高舉了雙手，讓那個保鏢搜身，他身上並沒有槍，因爲他想藉此表現他的誠意，他身上只有一具無綫電話。

「他們？」

長毛道：「他們不會入內見發哥，因此，你們也不用搜他們。」

保鏢有些遲疑，不過，他的通話器響了，他把通話器湊近耳邊，聽了一會，向長毛道：「發哥請你進去，這兩位，我們會好好招呼！」

長毛道：「好極，你們等我一下。」他向二人作了一個眼色。

長毛隨着那個保鏢，直向二樓的書房而去。

那保鏢來到門口，正想敲門，門已開了，門口站着的正是陳德發。

長毛道：「發哥！」

陳德發也極有風度地道：「請進來！」

那保鏢並沒有跟長毛入內，只替他們關上了門。

陳德發道：「劉先生，很久沒

有見面了。」

長毛姓劉，知道的人並不太多，因爲他一向在江湖行走，都是以長毛出現，他的眞姓名倒是湮沒了！

長毛道：「發哥，我此次來的目的，你也知道。」

陳德發道：「長毛哥，難得你光臨，何必這樣緊張，我們先好好喝一杯。」

陳德發的態度，實在令長毛感到詫異。

他往酒櫃之內，拿了一瓶路易十四出來，倒了兩杯，這種酒非常名貴，在市場上每瓶價格達萬多元一瓶，而且並不是一定有錢便可以買到。

長毛接過了酒，道：「我是個性急的人。」他先呷了一口，續道：「我開門見山的說，我並非殺光哥的人，我希望你明白。」

陳德發也啜了一口酒，道：「這事我知道，不過……」

長毛聽了，實在感到非常意外，便道：「既然陳德發也明白，我……」

發哥卻接口道：「長毛，但我知道，我明白，並不代表我的兄弟明白。」

長毛道：「那麼，你的意思是……」

「你也知道，而今我們上下，無論是社團內的老一輩，還是新加入的『靚』，他們每個人都恨你入骨，每個人都想你死！」

「這點我當然知道，因此，我帶了這兩個眞兇來。」

「眞兇？」

「是的，外面那兩個人，便是當日殺你兄長的殺手，我幾番辛苦……」

「其實我也早知道他們是殺手！不過，他們只是工具，只是兩柄槍，我們最想知道的是，是誰控制了這兩柄槍？誰是眞正的幕後黑手？」

「這點我實在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我也難以交代。」

長毛聽了，看着發哥說話的神態，他的心裏也開始有點發毛。

長毛道：「我也明白，因此，我千辛萬苦，才騙了他們來你跟前，由你審問，相信事情一定會水落石出。」

「好極。」

長毛道：「還有，光哥雖然離我們而去，但有很多生意，仍然是需要發哥你去主持，去發揚光大，因此，我帶這兩個殺手來，一方面是表示我是無辜的，二來，也可算是代發哥報仇，三來，希望我們藉此，可以繼續合作。」

發哥道：「你在大陸的生意不錯？」

「汕頭惠陽一帶，我下了不少工夫！」

「好極，我們以後的確可以合作。」

長毛聽了，心下十分高興，想不到這樣三言兩語，就化解了深深困擾他的恩怨。

「不過，我想先解決了那兩個殺手之事。」

「如何解決？」

「我想叫他們進來，與你一起對質一下。」

「對質？那你信不過我？」

「假若你根本沒有做任何虧心事，也不用害怕。」

「我並不害怕。」

「那麼，我叫他們進來。」

長毛並沒有異議，不過，他內心是忐忑不安的，並不明白陳德發要弄些什麼玄虛。

陳德發按了抬上的對講機。

這時，長毛才發覺陳德發這個書房之內，現代化的設施，十分充足，不單有電腦，還在牆角處，設置隱蔽的攝錄機，他雖然看不到有什麼器材，不過，他可以看到那個鏡頭，正是對準了他。

不一會，門響了。

「進來！」

果然，兩個殺手走了進來，他們只是空手而來，並沒有把手提箱帶來。

「好，你們說。」

長毛道：「他們並不懂廣州話。」

「我知道他們其中一個，可以說非常流俐的普通話，你說！」

長毛當然也知道其中一個殺手懂普通話，但實在想不到發哥也知道。

忽然，他全身發抖。

陳德發對這兩個殺手，其實知道並不比自己的少，甚至比自己所知道的更多也說不定，他的手開始抖，連酒杯也拿不定，他把酒杯放在桌上。

發哥冷笑道：「你說！」

殺手道：「是他叫我們殺死那個人。」

長毛聽了，叫道：「你說什麼？」

殺手眼光光的望着長毛道：「是你叫我們殺死那隻老虎的。」

發哥道：「你聽清楚嗎？」

「發哥，不，他們在誣陷我，我並沒有……」

發哥道：「他們是你帶來的，事前我並沒有接觸過他們，因此，他們的話絕對可信。」

長毛道：「不……我明白。」

「明白？我也非常明白，你帶這兩個殺手來，向我投誠，只不過是做戲。」

長毛想奪門而出，他知道他中了陳德發的圈套，可是，這圈套究竟是怎樣佈下的，他實在摸不着頭腦，不過，而今最重要的還是逃命。

門是緊緊的關閉着，他拚命又推又拉，也是無濟於事，他轉過身來。

兩個槍手正用槍指着他。

他汗水汩汩而下，雙腿開始發軟，漸漸不能再支持他的身體。

發哥道：「各位，你們都看見了，我要爲我的兄長陳德光報仇。」

發哥似乎是向很多人說話。

長毛緩緩地滑倒在門邊，這時，他才明白，陳德發早已決定要殺死他，並且要在他的叔父兄弟面前殺死他，那些叔父兄弟當然不在書房之內。

可是，他們卻可以目睹一切，因爲，這書房內裝滿了電視攝錄鏡頭，相信所有叔父兄弟，都可以在他們電視機上，看到了一切。

發哥專誠引誘他上來，目的是在衆叔父面前，殺了他們認爲的大仇人，這樣，他既可以報殺兄之仇，也可以在衆叔父面前，揚名立萬。

最重要的還是在衆叔父面前殺這大仇人。

長毛知道了事件的眞相，可是，已經太遲了。

「開槍！」

那兩個殺手應命，一同開槍。

「砰」「砰」兩聲，長毛在地上抽搐了兩下，整個人倒臥在血泊之中。

「好極，你們做得非常好，你們不用擔心，這裏有最好的隔聲設備，外面沒有人可以聽到。」

他坐回自己的大班高背椅內，先啜了一口酒，然後燃點了一根雪茄。

陳德發顯得意氣風發，道：「你們可以走了。」

兩個殺手依然站立在他前面。

陳德發道：「你們的酬勞，外面的人會給你們的，是現金，我早已預備好了。」

兩個殺手表情木然，突然，兩個同時舉起了槍，向着陳德發。

陳德發驚叫道：「你們要做什麼？」

那兩個殺手並沒有說話，他們只是瞄準着陳德發，其實，這麼短的距離，根本不用瞄準，不過，這樣給陳德發的威脅更大。

他也開始發抖，開始是雙手，然後是全身，他無法控制自己，連那杯酒也碰瀉了。

兩殺手再把槍高舉了一點。

他想叫，但再叫不出，因爲兩個殺手也同時開槍，又是「砰」「砰」的兩聲。

他感到雙臂刺痛，不過，他也不愧是老江湖，也見過了大風大浪的場面，他突然發難，從抽屜拿出了一柄手槍，也向兩人發射。

他的手槍火力猛，可惜的是，他早已被射中雙臂，發射的槍並沒有瞄準兩個殺手。

那兩個殺手，立刻閃到門邊，一拉大門，閃身出了外面。

陳德發見他們衝出去，看着自己，只見雙肩都中了槍，子彈已是貫臂而出。

爲什麼那兩個殺手的槍法那麼差？

沒有道理的，只是七呎的距離，他們也沒法取自己的性命？

那實在沒有道理。

血已染紅了他的雙袖，突然，有電話餘聲發自長毛的身上。

陳德發雖然十分疼痛，但他依然十分好奇。

他走近長毛的屍體，從他身上拿出了一個無線電話，他按下了通話鈕，道：「誰？」

「發哥？」是女人的聲音。

「你當然知道我是誰！」

「你是……光嫂……」

「正是，你快把你這個書房內的電話告訴我。」

「你不知我這個直線電話？」

「自你掌權之後，你根本沒有把我放在眼內，連這個直線電話也不通知我。」

「我不告訴你又如何？」發哥怒道。

「那麼，你便像光哥一樣，死也不瞑目了。」

「你弄了什麼手腳？」

包雅姿道：「你快給我你書房內的直線電話，因爲我想把事情眞相告訴你，也一併告訴所有在場的叔父，我不想再多解釋一遍！」

陳德發道：「嫂嫂，你倒是厲害。」

「還有更厲害的事，你還沒有知道呢！」

「好，我告訴你，看你又如何？」陳德發說了他書房內的直線電話號碼。

那無線電話斷了，同時，他桌上的電話響了。

陳德發走回自己的大班椅，半臥在椅上，他雙臂仍然在淌血。

他拿起了電話。

包雅姿道：「你不用拿起電話，你把電話的擴音器開了，讓所有叔父也聽到。」

陳德發本來不想按下擴音器，不過，他雙臂在流血，而且雙手漸漸無力，他連聽筒也幾乎拿不起來，他只好按下了擴音器。

「各位，我是包雅姿，是陳德光的妻子，雖然，我們並沒有正式

結婚，但你們却知道，我的確是陳德光的妻子，光哥被人殺死，作爲妻子的，我有責任替他報仇。」

「報仇？報什麼仇？我早已爲他報了。」

「你以兩個殺手殺了長毛，那算是報仇？」

「爲什麼不是？」

「你並不是爲光哥報仇，而是爲你自己揚名立威。」

「什麼？」

「你不用狡辯，我一切已查得很清楚。」

「什麼清楚？」

「你才是殺死光哥的眞正兇手。」

「什麼？」陳德發整個人彈了起來。

「你派人殺死了光哥。」

「我？我爲甚麼要殺我大佬？我殺我親生大佬？」

「我相信各位叔父也不相信，就是因爲這事沒有人會想到，也沒有人會懷疑，因此，你便可瞞天過海。」

「你不要無憑無據的亂說話，我怎會殺死我的大佬？我有什麼好處？」

「你的好處當然是多到極了，你看，而今你不是掌管了光哥所有的地盤，並且要大展拳脚，擴充現有的勢力？你當然是最大的得益者。」

「你含血噴人。」

「我當然沒有，各位，我知道你們發哥十分重視現代通訊設備，你們外面也有傳眞機，陳德發，你先看看你自己那部傳眞機。」

陳德發望着離辦公桌不遠的那部傳眞機，正在傳來了一些東西。

包雅姿續道：「這張照片是你在光哥生前，聯絡大圈幫的，被我收買的手足拍了下來。」

陳德發從傳眞機看看，果然有一幅照片傳來，傳眞機傳來的照片十分模糊。

陳德發道：「這相片能表示什麼？」

「我知道傳眞照片並不清楚，不過，各位叔父，你們將來要看，我可以給你們看眞本，你聯絡大圈幫不成，再聯絡湖南幫，再看另一張照片。」

傳眞機又傳來另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比較清晰一些，可以看到陳德發與那兩個殺手的模樣。

陳德發看了，他已口定目呆。

「沒有話說了吧！」

陳德發怒道：「你在照片做了手脚，用來誣譭我，也離間我們組織中兄弟的感情。」

「你根本沒有把任何一個人視作手足，連你的親生大佬也視爲仇敵。」

「我怎會？」

「你怎麼不會，你生性懦弱，不敢直接殺人，你利用了光哥，爲你用雙手殺出了一條血路，而在血路成功之後，你却要獨享其成。」

「我不是這樣的人。」

「各位叔父，陳德發就是這樣的人，我還可以提供更好的證據，你們聽這錄意帶，這錄音很短，是我在陳德發與殺手用無線電話通話時所偷錄的，我一直用監聽器聽着他的無線電話。」

電話傳來一陣沙沙的聲音。

接着，是陳德發的聲音：「我是發哥，他在澳門，賽事之後，如果他勝出，立刻下手，因爲那是他最鬆弛，最沒有防範的時刻，錢已經透過轉賬戶口入賬。」

「這些話並不能證明什麼？」陳德發爭辯道。

包雅姿道：「各位叔父，眞憑實據都在，信不信則由你們自己定奪，陳德發，今日我替天行道，殺你這一個無情無義的人，也替組織清去你這瘀血。」

「你怎能殺我？」陳德發道。

「我根本一早已可以命令殺手殺死你，不過，我只叫殺手傷你兩臂。」

「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因爲我要在衆叔父面前審判你，你罪大惡極，在你未死之前，我一定要讓所有組織內的人知道，否則太便宜了你。」

「那你而今又怎樣殺我？」

「兩個殺手早已依我吩咐，從你書房走了出來之後，已躲藏在你屋內，只要我一下令，他們會把全屋的人都殺死，爲光哥報仇，因爲你們都是兇手。」

整間屋內的人都聽到這話。

包雅姿道：「不過，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如此不可收拾，聽着，各位叔父兄弟，假若你們不再站在陳德發那邊，依附我的話，你們仍有生路，陳德發，你却沒有選擇了。」

陳德發怒道：「你這婦道人家，竟想……」

包雅姿道：「各位叔父兄弟，如果你們不想與我爲敵，可以走出花園，放下槍械。」

這話並沒有帶來什麼反應。

包雅姿似乎是洞悉一切，她續道：「我數三聲之後，再沒有人出來的話，我便算你們全站在陳德發那邊，換句話說，你們便是光哥的叛徒，一律格殺毋論，我那兩個殺手，是軍佬出身，他們兩支AK四十七，威力足以媲美一個小兵團，你們好好考慮一下。」

她頓了一頓，道：「一……」

已經開始有人走出花園。

陳德發也開了他前面的全屋監

察系統，他也見到有幾個手下出了花園，並且拋下了手槍。

「二……」

又再有些人走出來。

「三……」她頓了一頓，道：「開火！」

果然，外面傳來了槍聲。

包雅姿道：「陳德發，你仍然留在書房之內，讓你的血繼續流，到時，殺手大功告成，你也差不多了。」

「你這婆娘……」

電話已斷了，外面傳來更頻密的槍聲。

兩個殺手，每人拿着一柄AK四十七，正在屋內大肆掃射，而那些仍站在陳德發那邊的人，也負傷頑抗。

槍聲震動了整間大屋。可是，陳德發這座屋子，單獨地建在山崗之上，外面並不與任何鄰居相連，因此，暫時對鄰居或附近，並沒有多大影響。

他們從地下開始，一直衝上二樓，二樓持槍的人，埋伏在暗處，他們本想欺兩個殺手不認識地方，在轉角地方把他手到擒來，那知道他們對屋內情形，是瞭如指掌，不單沒有中伏，反而把埋伏的人，一一殺死。

陳德發躺在他書房的地板上，傷口依然淌血，他用盡了氣力，雙手在地面爬行着，他希望可以爬到書桌，打電話找救兵。

外面仍然是卜卜不停的槍聲。

當他幾經辛苦才爬到書桌之上，想把電話聽筒拿起來，那知道他雙手已是無力，不過，他依然拚力一按，按動那個自動撥號碼的鍵。

可是，電話却是一片寂然，半點聲音也沒有。

天！電話已失靈。

一切都是包雅姿所佈置的？

陳德發到此才知道，他實在太小看了這位嫂嫂，自己所佈下的一切，竟然是栽倒在她的手上，而且是無聲無息地栽倒在這個女人的手上。

這時，外面傳來了警車响號的聲音。

陳德發聽了，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者是那兩個殺手不敢再放肆，懼者是自己如此田地，怎能向警方解釋，而且宅內有很多秘密，一時之間，暴露在警方之下，這叫他如何可以安心？

* * *

陳堅與蔡健二人在下午已接到一個神秘的電話，叫他們準備，隨時出動去拘捕有關「港灣之虎」的嫌疑犯。

打電話來的人，非常神秘，只說了兩句話，便把電話掛斷了，他們想盡辦法截查，也無法找到電話的來源。

兩人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他們本着寧可誤聽消息也不放過這大有可能拘捕重要人犯的電話，部署了整個重案組的人手，準備隨時出發。

果然，到了入黑之後，又來了一個電話。

這電話也是非常非常的簡單，只說了一個地址。

蔡健一聽了那個地址，立時有了反應，因爲他知道那是「港灣之虎」陳德光的胞弟陳德發的住宅。

於是，他立即總動員，開往所報的地址。

當他們上路的時候，並沒有開動任何警號，因爲他們並不肯定那是否是事實，可是，當他們接近大宅，聽見了卜卜的槍聲，他們都知道，這資料並非虛報。

蔡健立時用無線電話吩咐衆人，立時在車內穿上避彈衣，並且依照計劃，分作四隊，從四個不同的方向，包抄整間半山區的大宅。

當他們把大宅包圍之後，宅內仍然是槍聲响個不停，陳堅與蔡健商量了一下之後，立即用擴音器向大宅之內，大聲呼籲：「屋內的人聽着，你們立刻放下手槍，出來投降，否則……」

話未說完，一連串的子彈正向他們這邊飛來，嚇得他連話也不敢說完。

陳堅氣道：「這批人實在太放肆了，開火！」

一排神槍手向着大宅開火，一時之間，整個山崗變成了戰場一般。

這時，大宅之內，兩個殺手匐伏在三樓一個露台之上，他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警方的包圍。

他們並不擔心，因爲他們已完成了任務，屋內的人，已被他們殺得七七八八。

陳德發亦危在旦夕。

他們都記得包雅姿說過，當警方包圍了大宅之後，她便會出現，只要她出現，他自然會有辦法令他們安全的撤退，回到大陸。

兩個殺手等待着。

而陳堅與蔡健二人正束手無策的時候，一輛汽車自大路駛向這住宅。

起初，他們以爲是大宅中的人回來，早已有警員上前阻止。

可是車內的一個女人，堅持要見蔡健警司。

蔡健立即來到，只見那女人十分面善。

「我是包雅姿——是陳德光的女人。」

蔡健對陳德光的資料非常熟

：「你是包雅姿？」

「是的，這大宅內的主人，是我的小叔子陳德發。」

「你來探他？」

「不，我並不準備在這裏探他，而是希望在赤柱探他。」包雅姿冷冷地道。

「赤柱！」

「當然，他佈局殺了他的哥哥，也即殺了我的丈夫，然後把我丈夫辛辛苦苦打來的地盤，也不用多謝便接手了，因此……」

「你是打電話來的人？」

「正是。」

「爲什麼你會……」

「因爲我不能忍受殺夫之仇，也不希望再過這種黑社會的日子。」

「你知道屋內的情形？」

「知道，陳德發處事雖然狠毒，但畢竟他仍未俱備獨當一面的本領，因此遲早也會發生內鬨，我知道他今晚開會，他的手下並不服他，因此大有可能會開火。」

蔡健道：「我不想知道詳情，我只想解決目前的情形，我們不能任他們在這法治的社會之下，對我們執法人員，視若無睹。」

「他有兩個忠心的手下，這兩個手下，慣於使用機關槍，而且非常心狠手辣，他們會保護着陳德發出來，他們都認得我，只要我叫他們放下武器出來，他們也許會聽話放下武器。」

「你叫我讓他們離去？」陳堅道。

「我不知道，警方如何處理這些不法之徒，我沒有意見，我只是告訴你們，這兩個保護陳德發出來的人，極度危險。」

蔡健與陳堅商量了一會。

蔡健道：「你可以怎樣幫助我們？」

「我可以向屋內的人呼籲，爲了救發哥出來，保證他們人身安全。」

「我們並不能保證。」

「我並沒有叫你們保證，只是我口頭保證，當他們出來，你們想怎樣對付他們，這是你們的事，不過，我再一次提醒你們，他們有機關槍，而且極度危險。」

「好極，妳等一下。」

陳堅與蔡健二人，用對講機吩咐了手下，並且用非常嚴峻的語氣吩咐那一些的神槍手，道：「那兩個保護陳德發出來的人，極度危險，若他們稍有異動，格殺毋論。」

包雅姿聽了，心中暗笑。

當他們一切都準備好了，蔡健便對包雅姿道：「請你向他們呼籲一下。」

包雅姿拿起了擴音器。

在三樓露台上的兩個殺手，居高臨下，看得非常清楚，雖然他們並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麼，不過，他們早已有了計劃，包雅姿是有足夠的力量，說服警方，讓他們離開這地方，然後乘「大飛」離開。

兩人先慢慢的站了起來，雙手高高舉起，但手上仍持有機關槍。

包雅姿道：「你們看，他們有意投降了。」

「探射燈！」

工作人員已依照蔡健警司的吩咐，開了探射燈。

燈光一亮，兩個殺手驚叫起來，他們雙手晃動，本是示意下面不要用探射燈射向他們，但他們手上仍有機關槍，雙手一動，便好像要開槍似的。

神槍手已不用吩咐，一人開槍，其他人也同時响應，一時之間，幾十顆子彈射向二人。

兩人反應也快，一連開了多槍，可是，他們並不是瞄準警方，而是射向天空。

極有經驗的陳堅與蔡健，知道他們二人都中槍了，立刻吩咐手下道：「攻進去！」

警方人員四面八方的攻入大宅。

包雅姿返回她的車內，她感到無比的舒暢，因爲幾個月來的部署已接近了成功，一切都在她掌握之下。

首先是陳德光在M埠被殺，再觸發了整個黑幫的內鬨，然後讓陳德發威風一段日子，然後，再利用警方，把這個自以爲順手牽羊而奪權的弟弟也殺死。

最令她感到欣慰的是，兩個殺手也實在太天眞，她連收買他們二人的尾數也不用找，因爲他們已被警方人員抬了出來，兩人都是滿身子彈，有如一個馬蜂窩。

半年之後，包雅姿成了陳德光的正式繼承人，包括了他的財產以及地區勢力，她已成了「港灣雌虎」。（全文完）

俠情倫理哀艷故事／石中蓮・文
可飛・圖

隱俠

誓報家仇

夜色籠罩河岸，清風徐徐，垂楊飄忽，本來這是個饒有情調，可資欣賞的野景，可惜，爲幾聲啜泣，幾聲鬼啼破壞了，鄉下人不善於欣賞清風明月，他們是忙在田地裡，倒於床蓆上，也所以，這幾聲啜泣，這幾聲鬼啼，不會引起他人的注意，而這幾聲鬼啼更無法令人關顧，你說他們獨善其身，可以，你說他們一無同情之心，也得當，誰叫他們是鄉農，他們自顧不暇啊！

半晌，鬼啼聲越來越高了，而那啜泣聲反而靜止了，不對，「噗咚」一聲，有人投了河！

有欸乃聲響，又有人「噗咚」下水聲，尚幸來了條漁船，打漁的，本來就喜歡在夜間守伺，而有人投河，引起了此人的注意力，漁家善水性，更看出水面動靜，所以，他先去救人，尚幸，幾個翻騰，將投河者拉著頭髮，向漁船游來……

多可憐，也多可愛的孩子，船上那個女的，已將被棄在岸邊那個哭得翻了天的孩子抱過來，她看了看小船上，那個大娘子是否能保住了命，一上船，她十分寬心，大哥是有這個能耐，將這個人救返這個世界，雖然世界可能不大美好，但

苦練玄功

活著總比死的好吧！

「大娘，幹什麼不想活啊？」

「小女子早就什麼都完了！」

「嗨！那麼好的孩子，將來榮宗耀祖，妳就捨得了？」

人，所謂人性，那是天地間所難割捨的啊，而且母子天性，更是難言難描，你可以在一個激動下，不理一切，忘了他，不理他，可你決不能回過神來，你更不能有個思考的餘地，譬如那個大娘，她已經過了柔腸百結，撇手不理親……如果她死在河中，沒有人救她，沒有人理……她可能會生悔意……而今，她是爲人所救，耳中又聽到了孩子的哭聲，你便看到她的那股勁……一個翻身，她坐了起來，一手搶過孩子，死命的摟住，她哭了，兩母子哭了個昏天暗地。

好好的月白風清，一下子爲她娘兒倆哭得變了樣。

半晌，半晌，孩子不哭了，大娘也緩了過來！

事情還沒有解決啊！她又哭了，因爲放在她眼前的，依然是一條死路。

「福子媽……紅紅……」

遠遠傳來了男子顫抖抖的呼叫聲，時間已越來越晚了，而天色又

是越來越黑，風也越來越勁……越來越感到有股子辛酸味。

「大娘，他是不是妳的男人？找妳來了……」

「別讓他找到，求求你們……求求你們……」

奇怪，是自己丈夫來找她，爲什麼不讓他找到……再看一看前面，黑暗中有幾點火光閃爍著，來人不少啊！這是件什麼樣的家務事？照道理，清官也難審家庭事。何況你我……再說，這位大娘的舉動可憐……既已出手，也不該半途而廢，管，可眞難爲她了。火光也越來越近。

大娘是越來越緊張了……

「她在前面，她在那漁船上……」

說話人有說不出的興奮之情。

「邱大爺，如今我……算是將人交給了你啦，你不必再找我麻煩了吧！」

那個說話的，看來眉清目秀，一派斯文，至於那個所謂邱大爺，生得猴頭猴腦的，兩隻紅眼睛，唇上有那麼十七八根鼠鬚……看來，是多麼不得人心，就是那麼的不得人心的模樣，他還在那裡笑呢，這個笑容更是讓人心不安！

「來吧！七嫂！嘿嘿嘿……從今以後你是脫了窮袍，交好運啦……嘿嘿嘿……我可是連娘帶兒子全給買下了，哈哈，這是眞正的天緣巧合！」

「姓邱的，你如果再逼我，我……再……跳……」

「不可！不可！妳這一跳，我那白花花的銀子算飄了水啦，上來，乖！」

「對，邱大爺，從今以後，我是跳出是非圈……與曾某無涉了！請……」

「慢慢，別走，別走，事情還有些手尾沒了啊！你一走，她一跳，姓邱的不是人財兩空？」

突然，欸乃聲響，而岸邊則人聲喧嘩……漁船上的人看出了些端倪，他們再不多說話，搖開船一走了之，雖然，他倆是不想多事，可是心中實在有火，分明，有個無恥的丈夫，不知是什麼鬼迷了心竅，竟然出賣妻兒，哼！夫妻也是五倫之一啊！能賣老婆孩子的，能會是個好人，那個大娘是個好女人，她投河求死，定是丈夫不良！她能有好日子過？可憐，就救她一救吧！最好的辦法，是搖了船，離開是非地。

你們走，那些個人可就大呼小叫的了。喝罵聲連成一片，但是人家當你們是瘋子，你又能奈其何了？何況，他們在水中央，而你們，至少是望「河」興嘆而已！

打漁不成，那也無所謂，因爲他們也不是以打漁爲生的，不過，回去該怎麼交代？

這兒是三間小茅屋，看來，也挺孤零零的，想必主人有些兒孤僻的性格，一男一女引領了個大娘，大娘抱了個孩子來到了茅屋的門前，男女可有些爲難之感了。

「仙妹，該怎麼的對她老人家說？」

「救人啊！就是這個說法。」

「老人家不許我們多事。」

「總不能見死不救！」

可惜，事情就是那樣的難如人意，兩人進入了茅屋，屋中有個年約六十左右的老婦人，當兩人對她敘述這件事時，老婦的眼光突的變得十分難看，她是冷笑聲中，對那一男一女說道：「你們的年紀大了，做什麼事情看來也不再過問我這個沒用的老太婆了吧！」

言語聲調極冷，而臉色更冷，兩人聽了，不由得臉色大變，自然而然的跪了下來，一個一個的叩頭請罪，老人家還是不給面子，「我老了！也該死了，孩子爹，爲什麼你不帶我一塊兒去啊！」

「娘！不能，是孩子們不懂事。」

「你們承認了？」

「不敢不認！」

「什麼？還心有不甘，說這種火氣話兒？」

「不，娘……孩兒不敢啊，娘別生氣……別……」

「我敢嗎？我如果不是爲了你倆，我早已死在環山堰了啊！」

提起環山堰，兩個少年哭了，眞正的哭了，看來，環山堰，雖說是個地名，但是，這個地名一定是包含了他們之間的一段傷心事，而傷心事定是使三個人銘心刻骨，令三個人不敢提說，更不敢辯討。

是環山堰三個字，將一對少年男女趕出了門，環山堰也令那個曾大娘受難深重，更陷入了絕境，是環山堰三個字，逼令兩小，爲德不卒。

其實大娘已聽到了這些，鄉間茅屋，又不隔音，那會聽不清楚，事情與她有關，更加不能有所忽視，因此，當兩小開門出來時，大娘已抱了哭啼的孩子走了，走得不快，因爲，大娘她根本是連舉步之力也沒有了。

兩小想追上去，發覺越走近，越是心有不忍，有口難言，那麼，又該如何？祇有呆瞪瞪的看那大娘的背影，讓她越走越慢！可是，兩小依稀聽得一聲笑，笑得極冷。

大娘死過一次，孩子在哭，她抬起頭看，看看茫茫天穹，慢慢的將孩子舉高再舉高，自己跪了下來，舉高孩子，她希望孩子與天穹接近。自己跪下，她寧願入去地

獄……然後是一聲撕心裂肺的叫：「天啊！」她雙臂平直，孩子在她雙掌掌心，自己則已全仆在地上，孩子又開始大哭了。

後面又傳來了人聲，又隱隱現出幾點火光，大娘她不走了，她明白有人來抓她，她祇有苦笑，她撫慰著孩子，孩子在母親的懷抱中已止了聲，而她，目瞪著火光的臨近，呼叫之聲已傳入了她的耳鼓中。

「唉！紅紅，妳又何必如此呢？」是那個文士：「何必多繞一回，唉，年輕人不懂得輕重，大人，邱大爺的事，我……」

「你，又如何？」

「我……」文士可說不下去了，事實如此，他又能說些什麼的？

「你是姓曾的，你是文人後代，書香門第，你讀的是甚麼？孔孟聖賢之書，而你，做的是甚麼？還有你……」

「哼哼哼，我怎麼樣？我可是個低三下四的人，我不做好事，對，說句老實話，我可沒讀什麼孔聖人的書！」

「姓邱的，但是，你是人不是？」

「我？那裡錯了？我……頭頂天，腳踏地……」

「但是，你做的是人事嗎？你唆使人賭，你欺騙……你故作大方放債害人，你……曾用賓……」

那文士尷尬的看了女的一眼。

「我該受難，我該受苦，但是，孩子是你曾家的一點血脈，你該抱了走吧！」大娘雙手將孩子送到了文士眼前，淚水無法忍了，因爲她死志已決，但又不願留個孩子讓人糟蹋，她要丈夫抱回去。

姓邱的以爲如了心願，他挺高興的與他的手下們擁了大娘走，看來，剛才的一幕令人心酸的事，這些人似視而不見，他們祇是歡笑的一羣。

寒夜中，文士抱著了孩子，他手足無措，嗒然若喪的抱着孩子，看他們越走越遠，眞的走了，他老人家又難受了，也感到孤單了，何況，孩子又在哭！

「咭！」有聲笑，像個鬼笑！「唉！」又是一聲長嘆，這個聲調是充滿了淒苦之情，「該死了吧？姓曾的！」

文士幾乎嚇得狂叫了。

「你不是人！人，有你這樣無行無義沒良心的？還是死了的好！反正你甚麼都沒有了！」

「對，我是甚麼也沒有了！」文士竟有了眼淚，突然，孩子的哭聲把他震回了神，他和這孩子該怎麼辦？

「我，我尚有個孩子。」

「你能養他嗎？」聲音宛如隨風飄蕩着，此時在深夜，定然是個鬼和他談話！

文士又傻了眼，養活？談何容易啊！不過，妻子臨去時淒哀的眼光，加上孩子現在的啜泣聲，他難過了，難堪了。一切全是自己的不對，那會上了人家的當去賭？去借債，然後用妻子來抵債……自己越想越是像在做夢，人生如夢，可是，也不該做這樣的夢吧？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那隻鬼在唱歌呢。文士心中明白，所謂歸去，是人歸死……不死，又怎樣活？死，孩子又怎辦？

孩子又大哭了。

文士踉蹌的走着，向着他毫無目標的黑夜深處。

邱大爺回到家裡，他是不理婦人哭孩子哭的，在他眼中看來，這個世界充滿了歡娛！人生在世，有醇酒、有權位，而今又有了個美婦人，他是十分滿意自己的，由一個地痞小流氓、小無賴，仗著自己的厚顏無恥，也仗著自己的東鑽西營，而今，他是個大人物了。

至少在當地，他有頭有臉，本來，他跟在別人後面當爪牙，而今，他算是出了頭露了臉，手下有十個八個的爪牙，他記得梁八爺和自己說道：「兄弟，咱們好好的合作，有你的好日子過……」他記住了這一點。

當然，他不會理會自己的好日子是用了多少人的血淚和性命換來的，他開了賭場，還包了私娼。

而今，他是一步步的由無家無業而成家立業。今晚，他如願以償的將鎮上有名的美女曾大娘搶在手中，多開心，多麼愜意。

大娘在哭，那沒關係，女人麼，哭幾天就哭幾天，吃飽了，有幾件花俏俏的衣服，有幾件金光澄亮的首飾，她人是自己的了，還怕她會變麼？

大廳上，自己的手下在鬧喜酒，該鬧，越鬧越發的啊！由得他們去鬧……自己也挺滿意，只是他們這個鬧，得鬧到幾時啊！

下個命令，請他們自個兒喝著，自己得看看那個新進門的紅紅，哈哈，腳步踉蹌，不過，他是走著有目的的路，一條充滿喜氣的路。

有幾陣風，嗯，清爽清涼。不過，風聲中依稀傳來了幾聲孩子的哭聲，奇怪，那來的孩子，那來的哭聲，咦！越走越聽得清楚，是啊！是有陣哭聲傳了過來，誰……誰家的孩子……嗯……嗯……嗯……啊……「咕咚」——什麼聲音也沒了。

＊　＊　＊

興平鎮是個出入長安的要道，

不過，並不是個大城市。而今在一夜之間，或者可以說是，不到幾個時辰，一下子死了十三個人，倒是件值得注意的兇案，又何況，其中還有個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邱小六。

還有十二個，死在大廳，廳上盃盤狼藉，死前，他們還在喝酒呢，邱小六則死在入後院的月門中，兇手由那裡進來，查不出，從那裡出去也不知道。

可是，人死得太多了啊，看熱鬧的人聚集了不少，其中有不少人是根本放下手中的活而來的。

突然，門外有人聲，有脚步聲，官府來了人……不，領頭的是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年公子，此人生就一張俊俏的面容，不過有些脂粉味、娘娘腔。衹是人們一見了他，個個自動的讓出一條路來，後面卻跟隨五六個雄壯的大漢。

上了大廳，看到了全部的死人，少年公子一看手下扳過來的頭，他的臉色大變，自言自語的道：「什麼理由啊！引得他出手？」

誰？有人在詢問，可是，他搖了搖頭，反是他要問個清楚，誰發現死人，什麼時候，宅中可還有活人？

活人是有的，是幾個燒火的，打更的……對，找打更的來。

理所當然的，打更的應該可以聽到，甚至看到有什麼陌生人的出現。可惜，打更的因爲喝多了幾盃喜酒，醉倒了，所以，他對於自己的失職，萬分的內疚……不過，他可是覺得有些道理，可能他醉倒，才留下了條活命，否則，衹能陪他們幾位魂歸天國！

不論如何，少年公子打聽明白一件事，是邱小六今天大喜，更明白了邱小六的劣行。

還有，他們搶來的曾家娘子，還在房中，她如今靜坐在房中，不想走了，據說，她應該繼承了邱小六的一切。

少年公子見了大娘子，還見她抱了個孩子，一片木然的神色，也就是說，她毫不在乎死人，她衹是在等，等這裡的事告一段落，便做她的太太。

「是誰教你的？」

她苦笑了笑道：「是個冷面的老太太。」

現在，少年公子終於弄清楚了，曾大娘自殺後被救，又被小六押到此地成婚，她正想一死了之，不想，有孩子在哭，一個老太太出現在她的面前，對她說：「再沒有人會欺負妳，不過，記住，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是混蛋，不可親近。」

曾氏大娘衹有點頭的份兒，還有，她更知道了丈夫已死了，孩子回來了，不准改嫁——活下去。

爲了孩子，她是會活下去的，不過，這樣活下去又是爲了個什麼？爲了孩子——她哭了，她點頭了。

一個冷面的老太太？少年公子低聲說了幾句話，他們走了。很快的，他們來到了那幾間小茅屋前，出來的是個冷面老太太。

「不知高賢蒞臨，恕我們失禮！」那少年公子尖聲尖氣的說著。

「公子爺，你在說些什麼啊！老太婆可一些也不明白啊！」

「有關救人出手……」

「救人？公子爺，你可是在罵我老太婆子啊！我們自顧也不暇，你看，家徒四壁，我們能救人？我們還得人救呢？」

「高賢何必藏頭露尾？」公子是邊說邊走近，手一舉，大指與中指一圈一彈，哼，老太婆突然臉色一變，一聲慘叫，右肩紅光一現，人已向後仰天倒地。

「你……你……」第三個字沒有法子說出了，老太婆昏了過去，少年公子比她更驚更急，連忙示意手下扶起老太婆，然後，代其止血，包紮，他不得不有所悔意，出手躁急，眞可能是誤會了。

老太婆在壯漢們的包圍之下，慢慢地甦醒了，她哭了，一個打漁的老人家，突然的，遭到了這麼樣的事故，她除了哭之外，還有什麼好辦法？

不過，依稀有一二聲冷笑傳來，老太婆更聽到「厲害！」兩個字，不少人在追尋冷笑的人，可惜四周找不出一個可疑的人來。

少年公子的臉色越發難看，即使是個生就的笑臉，也難以忍得住氣了。到底年輕，並且，更可以看得出，出生在一個席豐履厚的人家，有點涵養，當然，從其彈指傷人的功夫來看，是個武學世家的子弟，試問，能忍得住氣？

少年公子不是個强賴到底，一拗不還的人，看了看四週，他相信憑自己的功力，看來是無法可以理出些什麼頭緒來。何況，據目前情況而言，他們有爲而來，那麼，將來還怕沒有碰面的機會？老實說，你不找他們，他們也不放過你。

於是，打了幾個眼色，由幾個壯漢留在老太婆的身邊，自己則帶了另外幾個壯漢，趕回家去。

走了一半，就是說在半路之上，少年公子碰上了乾爹派出的第二批人物……分明是來接應自己的人，少年公子可是有氣吐不出，心中有火，突然，傳來了幾聲冷笑：「天象兒，別心急回去，小心中毒。」

中毒？那個被稱爲天象兒的少年公子，原是難明所以，幾時中

毒？誰人中毒？中的是什麼毒？

念頭還未轉定，兩三聲悶哼中，自己率領的壯漢中，卻有三個目瞪口呆，眼看著倒下了人……什麼道理，眞的中毒？又是誰下的毒？

「何不去問你的乾老子！」是先前的語聲，說完了這一句，從此再無下文，當然，也無法可以找得出發言報警的人，而天象兒也臉色大變了，難道，此地眞的來了江湖中厲害人物？難道，他們眞的與咱們顧家有不可解開的結？人中了毒，既然報警人說，乾爹可以知道，目下再無逗留之必要，走……

「天象兒，你看清了，殺邱小六家的人，用的是天陰手？」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光下巴的男人在問那個少年公子，此人，正是本地的一個大人物，顧太華，不少人知道，顧太華是個宦官，本來，太監不能當差，但是，聽說此人與當朝的要人，就是權勢極大的魏忠賢有極密切的關係，因此，他被皇帝所派，來到此地作個莊頭總管，不過，名義上如此，顧公公是從來不理這些事的，反而，他與江湖道上人頗多聯繫，漸漸的，他蛻變了身份，皇莊的總管變成了江湖上的一派主者。

當他得悉有人用陰手殺死了十三人，又聽聞中毒的事，首先檢視了中毒的手下，然後，再與義子顧天象詳細商說了一切，他對於中毒之事，垂詢再三，雖然，他說出了下毒者的主要對象爲自己，不過，他看來並不害怕，對陰手則是有些擔心！

他考慮再三，苦笑着道：「我與天南栗家從沒有過交往，他們又怎會對我不滿了。」

言談中，顧天象留在漁家的二個壯漢回來了。更說明了已照顧天象的意思，送了老婦白銀廿兩，作爲療傷治理之用，老太婆看來已沒事了。

但是，顧太華卻追問了漁家婦人之事，得悉天象濫使太乙指法時，顧太華是冷冷一笑。

突然，嗤嗤兩聲極雄極勁之無形炁，兩個壯漢莫名其妙的，雙雙似爲顧太華指擊中，跌翻在地。

這一來，將個顧天象鬧了個滿面通紅，剛剛想請義父息怒時，兩個壯漢的臉色突變，由紅轉白，由白轉青……一時之間，連變七變，可憐壯漢是每變一次顏色，渾身是顫抖一次，就如觸電般，看得是苦痛非常，由於穴道被點，他們衹有乾捱的份，七個來回之後，人已痛得昏死了三五回。

又是嗤嗤之聲，兩個壯漢滿口是血的吐了出來，這叫聲如此嘶啞，可是如此的難聽，血沫紛飛之中，兩人才算爲人扶起，命已失去了一大半了。

「若不如此，莊、洪二位是衹剩了兩副白骨！」顧太華語聲不滿，可充滿了陰森之味，在場人個個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這是爲什麼？還有，爲何人所爲？

「以後要小心在意，說眞的，擺明了棋子，咱家不怕捉，怕衹怕，是看不見的棋子啊，天象，你啊！太莽撞了，也欠思量，從今天開始，沒事少與我出門。」

衆人喏喏連聲，但是，此時已經鬧了個七顚八倒，如果來了人，見了面，怕不給鬧個天翻地覆，河海水轉，能嚥下這口氣？當然不能。但是眼下該怎辦？召集人！說實在的，興平鎭地區週圍百里，全是在顧太華的掌握中，即使是長安又如何？官府中有官府中人，在黑白兩道也有奉命聽令的弟兄，咱們可以少出門，却不能阻止在外幹活辦事的人。

當天，在興平主持開賭的苗老大先來向顧天象報到，老實說，邱小六之死，他得悉之後，心中就冒了火，不錯，邱小六是個其行可誅的人，可也得打狗看主人面，幫有幫規，該自己出手處決，也不能由別人越俎代庖，出了事，范君陸是留下了心，至於賭館中可否有眼生的人，沒有其他消息站或通訊點站有不詳之訊息傳來，既不見報告，難道，出手人在當地？眞的這樣，那可眞該死了。

說了半天，還得注意那打漁的人家。

也不對，至少，老太婆挨了一下太乙指，立即血流如注，還有，她是又怕，又軟弱……什麼地方也看不出，她是個會家子。

多放一枚棋子，多加一分小心，也是不爲過的，對，就派二個手下暗中監視了再說。

用陰手的人，下毒的人，還有那個暗中報訊的人，全得小心，不過，不必太露形跡，更不可打草驚蛇，可是，外弛內張，興平鎭地區表面上看來月朗天晴，其實是山雨欲來。

酒樓茶居，生意是不錯，因爲有公門中人，有賭館中的打手，也還有遠地來的江湖道上人，但是可以看得出，這些人個個有他的特殊標誌，以供認識，如果外地來的，形跡可疑的當時走，或規規矩矩的供宿住店，說明來路去處，不東掏西打聽，還好；若然鬼鬼祟祟，爲他們看來不太對頭的，哼！眞可能打上了冤枉鬼官司。

但是，這幾天可說是風平浪靜，賭館中又如何？生意少了，爲什麼？那些個賭家，也有不少是光棍心靈，知道近來風聲不大妙，能

免就免了，啊！倒令他們乖乖的躲在家中，這樣一來，賭場就沒有平時那麼的興旺，荷官是有氣沒力，場東是看了儘搖頭。

有馬蹄聲傳來，而且聲音挺熱鬧，有經驗的人耳中聽來，就知道，起碼有十匹以上，雖然此地是個入長安之孔道，在黑夜，十來匹馬成羣結隊的奔來，依然是件罕有之事，何況，最近又是風聲鶴唳之時，眞能吸引不少人出來看一看。

是一色的玄色披風，黑色的高頭大馬，有如捲來一股黑旋風般似的，奔進了鎭中心，數一數，共有十三四馬，更奇怪的是，每人的腰下都掛著一個與衆不同的刀鞘，尺寸比較短，刀身又比較厚。

是江湖中人，不過，那一條線上的人？

還好，他們全向顧莊奔去，這一來，那些心中有事的人，算是放了心，分明來者是友非敵，當然，顧公公看來無事，其實，他也在調兵遣將啊！唉，如果這樣，照看，此地是可能有場大風波被掀了起來。

「唉！」那個受傷的老婦人在長吁短嘆！

「娘！妳……受苦了。」

「苦？我幾時怕過？怕的是，白費了心機。」

「今天，他們已撤了哨啦……娘……娘……」

「我明白了，老賊的幫手到了。」

「聽說秦嶺子午二十六刀到了。」

「喔！哼！來了又如何，恨只恨是我辛辛苦苦求取來的間隔離魂散為其看破，此地有高人，心腹大患啊！唉，是誰洩了底？」

「娘，那個邱小六，是妳出的手？用玄陰手殺死了他們……娘，其實，妳不是不管……」

「我幾時出過手，我為了報仇，我為了門戶大事，我肯出手？但是，玄陰手，又是誰？玉祺，為娘是比你們更關心啊！」

這一對漁家男女青年可傻了眼，一直以為，老太太雖然是苦心孤詣，但是，也不能容忍宵小的橫行不法，邱小六之死，兩人吃準了是他娘的作為，玄陰手是獨門秘傳，除了她，還有自己兄妹，當今之世決無第四個人能施展這種玄陰門中的秘技。如今，娘一口否認，這可是眞的令人恐怖了，也難怪老母說是心腹之患。

自己是孤臣孽子，是抱一擊之雄心，求一日之成功，如果為對頭看清所為，那麼，自己的苦心白費事小，這門戶大仇，後繼無人了啊。

江湖上，一門一戶之所以心狠手辣，之所以斬草除根，就是怕春風吹又生，誠如顧太華所說：心腹大患，他不怕擺明的棋子，他就怕看不見的棋子，所謂孤臣孽子，是為大害，武林道中，你殺我，我殺你，是司空見慣的事，怕只怕，對手不見面，不摸底，那可是眞正的對手。

目下顧太華的朋友來了，不必擔心，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走，走不脫就死，乾脆明白，怕只怕行藏敗露，自己的玄陰掌，間隔離魂散已為人所知，老太太擔心的是：對頭的出手又該如何？她不太清楚。

以身犯險，親自領略顧太華的乾兒子顧天象的太乙指法，老太太心中有數。如果是顧太華出手，該有多少斤兩，又來了子午二十六刀，自己又該怎麼辦？

「無論如何，矢口否認，不可招惹是非，更不可洩露行藏，萬事得忍，忍，忍！可知百忍成金。」

這是老太太最後的決斷，即使是死，也不想吐露自己本來面目，這一對少年男女又如何？他們祇有點頭的份。

「唉！」窗外可傳來極輕人聲，也極長的嘆氣聲，糟糕，這一聲呼氣聲算是徹底的破壞了老太太的打算了，嘆氣表示了窗外有人，此人已掌握了全部的機密。

兩少男女想出手，老太太依然阻止了，她沉聲說道：「我早已說過，報仇不是件容易的事，死，也必不可避免，老太婆早已活得不耐煩了，你倆走！」

「還走得了嗎？」陰惻惻的語聲。

「尊駕是誰？」

「當然是冤家對頭，哈哈，耿老婆子，別用妳的法寶，眞，間隔離魂散，我有解藥。」

一聲長嘆，老太婆眼中有淚，看來，她的苦心孤詣算是白費了，自己所仗的是這些——玄陰掌實在不足以報仇，顧太華既然精習太乙指，那麼，自己的九天玄陰炁是無法抵擋他的太乙純陽剛炁，師門的秘籍已失，唉！自己想再練深一層功，經已不能，看來……

門外笑聲傳來，笑得又怪又難聽，老太婆雙手一拱道：「何方高賢，深夜到訪？」

「高是不高，賢更不賢，哈哈……」

分明是用她的話堵她的嘴，突然，不知怎麼，門戶沒動，屋中多了一個人，但見此人生得又瘦又小，手長腳短……臉上五官有說不出的古怪……可對著他們三個人在笑，笑得更怪、更可惡，老婦人一見這個模樣，突然想起了一個名聞江湖的怪傑，天蝎大俠褚不恨。

「你是褚……大俠？」

「耿家壁！我啊，眞看不慣妳，當然，為了報仇，妳什麼事也能作，可不能見死不救啊！唉！多可憐的女人，多可憐的娃子，妳就將她推出了門外，妳耿家是世代俠義，江湖有名的啊！而今，妳可眞塌盡了洛陽耿家的台，還有，如果不是妳父親和祖輩上所積的德，妳能取得天南栗家的離魂散？」

「一切為了報仇。」

「誰叫妳不報仇？」

「我怕洩露行藏……我怕……」

「妳現在又如何？」

「我……」她不能出聲了，現在是她中了毒，她出了手，但是，她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她目下已到了進退維谷之間的地步，她已經讓他問住了。

「耿家壁，說句實在話，我眞看不慣妳這種做法，正不正、邪不邪、陰不陰、陽不陽，想出手，又深藏不露，躍躍欲試，又怕一擊不中，妳以為顧太華是個死人？」

老太婆耿家壁祇有怔著的份兒，她侄兒耿玉琪、侄女耿玉仙可是不能忍了。那來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老頭兒？對姑母如此老氣橫秋，大剌剌的說個不停，你有多大的道行？一左一右，悄沒聲的手中運勁，一個反陽，一個迴陰，耿家祖傳的玄陰掌，左右交攻的各印了一掌。

本來耿家的玄陰印掌，乃是將本身純陽之力，練純轉化為太陰炁，雖說是陰手，其實是陰陽相輔相成——你用陽勁相抵，它立即化為純陽，再輔太陰為後勁，你用純陰相抵，它是以純陽化陰，輔以太陽，掌力閃爍不定，傷人無影無息，何況雙掌相加？那想到，對頭褚不恨是根本不在意，依然指手劃腳數說耿家壁。兩人的掌炁，竟然是石沉大海，無聲無息。

突然，耿家壁一聲驚叫，身形動，搶在玉琪面前，臉色驚惶地叫：「玉仙快伏地……」

不料褚不恨哈哈一笑道：「我會這樣不講道理？妳放心吧！」

剎那間，玉琪、玉仙兩人只覺得面前有一股熱力一晃而過，又見姑母如此的緊張，兩小心中明白，剛才，她幾乎為那個大頭長臂傢伙擊了一下重的，如果擊中，可能會送了小命。

玉琪、玉仙是個心思靈活的人，當然，他們輕易不能服人，不過，眞有本領的，他們決不肯放過。這個褚不恨看來不得人緣，但是，他有眞本領，兩人也不必打甚麼招呼，已經雙雙跪下，伏地叩頭不起身了。

「這算什麼來啦？拜師學藝？小子，記住，一入別門，你洛陽耿家算是毀了……我不准妳們提起報仇之事……妳們能答應？」

噢，這可不行，拜師求藝為什麼？都是為了報門戶大仇啊，能罷手……不，兩小不禁互相對視了一眼，個個眼中有淚，一點頭，起身了，爽快！兩小可是不再囉嗦了。

「褚大俠，看來，我們是不能擺脫此禍了！」

「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這是門戶大仇，我能罷手？我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褚大俠，我身可死，但是此志是不渝。」

「唉！」又是一聲長嘆，然後，他苦笑了笑道：「耿家與我也有一些交情，算了！但願我不會顧此而失彼，哈哈……」長笑聲中，褚大俠走了，極快，眞可以說是眼睛一閃，老母雞變了鴨，連人影兒也看不見了，追不著了。

耿家壁可是臉色不忿，兩小更是深明姑母性情，女人心狹，而且，她還帶三分傲，老實說，她從小到老，因受了她的個性乖張，也不知闖了多少禍，受了多少打擊，可是，她越老越固執，她一生沒受過人半句數說，今晚，讓你褚不恨罵了個狗血淋頭……當然，姑母是有她的不是：她不該狠下心腸，不理這個大娘和孩子，不過，那可不能由得你作了說罵就罵的啊！不錯，當時，她是無言以對，也眞難有辭可反駁，不過，她心中可不痛快，又何況要她放棄報仇，要她大事化小？

「大事化小？江湖上，有誰能夠得勢饒人？我們不是祇剩下三個人了？而他們何嘗不在追殺我們，以求斬草除根！」

這幾天，耿家算是風平浪靜，看來，沒有人看穿了她們的來歷……不過，耿玉琪與玉仙可眉頭打了結，說實在，自從褚不恨出現後，兩小算是眞正的明白了，耿家不能在江湖上立足，也是應該，因為本門武功實在太淺薄了，何況太陰玄經又缺了最後三頁，而本門武功之最足以震爍武林之主要因素，全在這最後三頁中。

這三頁在顧太華手中。

憑仗目下的武功，想報仇，除了偷襲，趁火打劫之外，根本無此可能。唉！等，忍耐吧！除了天滅顧家之外，自己可能要等到頭髮白。

「妹子，看來，我們祇能老死於此了。」

「唉！我不知該不該說？姑媽她……」

「妹子，別說，妳我心中明白，其實，這位褚大俠說得有道理，妳我再不能向她提說半個字，

如救人、拔刀相助之事，當然，怕洩漏出去，不過我們可以出錢找人幹啊！或者也不至於讓那個男的也給殺死。現在，大娘子是孤身一人守個孩子，多可憐！」

「哥，不知道這是誰出的手，眞狠，也太辣！」

「小娃子，說什麼？太狠太辣？」

這一聲是粗獷嘶啞兼而有之，聽來令人耳朵十分之不好受，而且，自己兄妹兩人在小漁船中說話，船是淌在河中心，近來，怕有風聲外洩，兩小說話是離人越來越遠，總以爲在河中央說話，語聲又低，一定不會有人聽到的，不料，還是有人能聽見。再看看發言人，兩小心中各自打了個突，這種破聲嘶音，原來是個女的發出的，一個不算美貌，可也不算難看的女人，兩小可忘了她那會聽到自己的低語聲，實在，他們的說話內容與不爲人知的事牽上了。

「小娃，可知這世上的男人，沒半個是好的，騙人、吃人、害人、坑人……女人啊！給他們可害苦了，因此，我一看見男人，我就恨，我就殺……小娃，妳放心，我不會殺妳，可這個小子，生就了一副害人的面孔，該殺！不殺，將來爲禍人間，後患無窮，小子，上來領死。」

天下會有這樣怪人！當然，可能她受過男人的害，吃過男人的虧，她也不能一篙子打死一船人啊！玉琪是個天生好脾氣的人：「請問這位大姑貴姓？」

「還笑呢！還這樣的沒皮沒臉，非殺不可，小妹子，妳與我看住，上來！」

「我與妳素未謀面。」

「妳就因爲沒看見過我，才能活到今日，快上來。」這女人越說越火啦，雙手一抓一揚，嗨，見了鬼了，這隻小船，那會沒人搖，跟了那女人的手勢，飄啊飄的，向她岸邊飄過去，難道此女的凌空攝物勁有這樣的强勁，這簡直是神，不，只能說：不可思議！

岸邊遠處，突的傳來一陣極有聲勢的馬蹄聲……一片黑煙中，現出了一片黑影，耿玉琪他是認得出，這批人是子午廿六刀！

「耿玉琪，上來！」是那個女人在呼喝。

一片馬嘶聲，還可以看出這批人的騎術高明，試想如此急驟的馬蹄聲，分明這幾匹馬是跑發了性，要停，也得收鞭扣繩，慢慢的讓馬緩了性，住了步，那能一停即停的？可是，再看看這一色十三匹黑馬黑衣的人，個個臉色沉著，頗有氣度，並且，廿六道目光，有如廿六道閃電，亮閃亮閃的。

「耿玉琪，是洛陽耿家的後人？」爲首一人在喝問。

「就是他，那個死不了的。」女人在接口。

「哈哈哈！」一陣狂笑聲中，突然，爲首的一撮手，「砉」的一聲，全收了笑聲餘音，也已散入了半空，「耿玉琪，我看你也該知道咱們子午廿六刀的名頭，我們不想十三個人欺負你一個，我們也不想取你性命，爲求不想遺留笑柄，你自己了斷吧。」

耿玉琪冷冷的看了那女人一眼，又掃視了子午廿六刀一眼：「我不想死！」

「毀了你們雙掌！」聲音更冷，不錯，耿家的掌法馳名天下，毀了雙掌，等於毀了一生！此人說得冷，但是，含意更狠，你毀了雙掌，玄陰掌一門算是自動在江湖上消了號除了名。

「可以。」耿玉琪笑了笑，揚掌欲砍，後面傳來了玉仙的驚叫聲：「哥，不可！」「妳是耿玉仙？」

耿玉仙點了點頭，子午刀爲首的笑了笑，笑得如此殘忍：「也將自己的雙掌奉上來！」

啊！意思極明白，耿氏玄陰掌，一門盡喪亡，對啊，斬草除根，江湖上以强凌弱，應該如此的啊！

「妹子，我們又何不抱殘守缺，憑咱們這些功夫，沒的不羞死人，斬了就斬了，再說，玄陰掌，像姑母這樣的祇顧了報仇，忘了救人濟世，這個門戶也眞不該在江湖上出頭露面。」

耿玉琪的話是有血有淚，但是，言爲心聲，他是眞的有些自歉自疚的心情在，也因此眞的想毀了自己雙手，了此一事！

「且慢！且慢！」那個女人眞討厭。

「喂，小子，你是我手中的獵物，該由我處理，我說怎辦就怎辦。嘿嘿，幾時輪到他們出主意，我說啊，你們走吧！說實話，如果不是我姑奶奶叫出了口，你們會留下來？你們能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別湊現成的吧！走！」

這可令子午廿六刀，十三殺手發了火。

「小姐，貴姓？」

「我可不能說，一說得留下十三條命，我叫你們走，還是走的好。」

「啊！」子午廿六刀幾時受過這一套，在江湖上，除了他出道不久時，爲耿家吟一戰而敗之外，他們可縱橫江湖，祇有他問人，決不讓人在他們面前多說半個字，爲了看出此女有些古怪，勉强的說了幾個字，什麼？反而問出禍事來？他們

能吞下這口氣？在江湖上，他們是有名的毫不講理之徒，因此，嗆嗆連聲中，十三道金虹，十三道銀光，發出了長短不同之光華。人已全部下了馬，看來，他們動了火，他們不能再多費說辭。

一場火併，即將開始了。

那個女子可眞是見了鬼，一見了子午刀出鞘，她莫名其妙的怪叫一聲，這個怪叫名副其實。聲音出處，令在場人個個覺得耳朵嗡嗡作響，而且，心中有說不出的難受之感。而當子午廿六刀回過神來時，嗨嗨，那個女子已一手一個，握了耿氏兄妹已走出了老遠。

子午刀能讓妳走？但見長七彎六十三道刀光，其疾似箭，嗚嘩有聲的向三人背後投了過去。

這是子午刀的脫手勾魂刀，他們的功力相等，更且是多年的合作，心意相通，因此，刀風鼓盪，互相牽引，這長彎相交的刀虹，就如織成了一面刀網般向對頭投去，在平時，他們是穩操勝券，因爲，從沒脫一刀，對頭是分明無法取勝，祇要一走，自己的勾魂刀網一結，對方那能不死在這刀網之中？而今日，他們可是忘了，來人的深淺不知，一個托大，中了對頭之計，一張刀網，帶了勁嘯的嗚嘩聲中投來，不料，那女的雙手突然平推，祇見兩條人影爲其推出，而那女子毫不怠慢，著地一仆，好身法，一個靈狸撲蛇，嗆嗆連聲，也不知她用什麼手法，十三柄子午刀，六柄長刀、七柄彎刀，爲其撲壓在地！

又是一陣哈哈大笑，眼前一花，那女人已立在十三個人面前，右手是七柄彎刀，左手是六柄長刀，金銀光華中，一張萬分不得人緣的笑臉，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子午十三殺手，幾時受過這樣的奚落？一聲怒吼，十三條身影，宛如十三縷黑煙般，將那個女子圍在當中，金銀光虹，交織如電，子午有他們不可輕視的實力，他們的掌法也是快而不亂，一掌又一掌，向那女子招呼。

但是，女子的身形步法，簡直令人難以相信，說她快，不，快字描畫不出她的身法，說實在，眼睛是無法跟得上她的步法，而她的步法，宛如天神御風，身形如星丸跳擲，照理，十三殺手的身法、刀法，允稱天下第一，可是，無法能取得一絲半分的成功。

十三殺手是沉著的，一聲呼嘯中，刀法突的一轉，一刀一招，清楚明白，但是，誰也會看了吃驚，這是大智巧若拙，這是刀刀有牽山之力，刀刀有拍濤之勁，十三刀是十三座山，十三個强力波濤，試問，一個女子獨立在刀山刀海之中，這後果又該如何呢！

現在，才可以看出女子的功力可畏，她面色鄭重的，應付著十三個人，十三柄刀，突然「嗆」的一聲，但見一道銀虹投出，立見一條黑影，爲銀虹撞出戰圈，是她在還刀，她的運刀之力，分明附上金剛力巨靈勁，因此將每個收刀者撞出圈外。

十三聲巨響後，她哈哈一笑道：「取巧，取巧，你們的刀法，果然厲害，姓漆的服了你們了。」

姓漆的？十三殺手不禁神色微變，由於每人脫手一刀，爲她一個靈狸撲蛇，撲取到手，現在，當他們施展輕功最勁的功力的大天神崩山嘯海一刀法時，她是一人一刀，她這還刀時，分明附上了江湖傳聞已久的玄鐵炁，十三個人個個挨了一下重的，當時，爲了失刀得刀，心中有個想法，而不在意，現在，她說出自己姓漆，那麼，分明是玄鐵雙老門下，女中的天煞星，漆雅若——也怪不得她的聲音這樣難聽，這是苦練玄鐵門中的天磁玄雷炁，將功力損及肺水陰脈，致令聲線變形之故。

十三殺手不喜言語，立下馬鞍，雙刀入鞘，各一作輯，立即馬蹄聲響，走了！

利那間，祇見遠處煙塵滾飛中，漸漸的沒入遠處，漸漸的不見蹤影。

分明，那個女的取得了勝利。

但是，此地事尚未得料，至少，是男的就該死，耿玉琪是個該死的，他是非常沉著的等那位女刹星到來，然後，他是會說得明白：「我不想活，也不能活，我妹子無罪，她可以活下去，我聽說，那怕是個死囚吧！臨死前也得有個要求……我求妳，帶我妹子走，能學得本領是最好，如果不能，求妳給她保存性命，以延續耿氏一脈香煙——如此而已。」

耿玉琪對自己耿家玄陰門是徹底的灰了心，不做好事，不像個名門正派，不大方正氣，不……唉！總之，姑母沒個好榜樣，令他恨不得死了的好，現在，又看到了子午十三殺手，再加上了她……唉！自己算老幾？微不足道，可又井底觀天，自鳴不凡。試問，能學出些什麼來？要自己死，說實在，不死也沒有用啊！

「死了就不用再活了啊！小子。」

「我懂，我懂，其實，活了也沒有什麼意思。」

「看不起自己了。」

「我沒有什麼值得自己看重自己的。」

「耿家玄陰門？」

「哈哈哈，玄陰門，玄陰

門……」

突然，有一種尖聲的，像男人又如女人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玄陰門有什麼不如人了？」

「沒有一樣及得上人。」

「啊！你倒說說看。」

「請問，玄陰門在江湖上做了些什麼豐功偉業。不，就算是俠義所爲，有什麼值得提說。現在，我們祇是偷偷摸摸的，東怕虎、西怕狼……又想渾水摸魚，又想趁火打劫，說什麼報門戶之仇，我到今天還不明白，門戶大仇有什麼值得這樣勾心鬥角的。」

「哈哈哈！」笑得十分歡暢，可是……看打扮，此公是個男的，看面容，對不起，分明是有張人皮面具，唉！他是誰？再說，他又是從那裡來的？幾時來的？插入他們的圈子中意欲何爲？玉琪是什麼也不明白。

漆雅若道：「江湖道中，什麼樣人沒有啊，師叔，小心啊，這小子能故意的說幾句好聽的話，光棍辭兒，您倒是得小心！」是那個女的在說。可耿玉琪一些也不明白。

「唉！我呀！但求心安而已。」

那個戴人皮面具的人，一揚手，也沒甚麼變動，但是他卻招招手，對耿氏兄妹說：「你們可看出些什麼來？」

耿玉琪雖說是個心具死志的人，不過，他依然是個細心的人。

當此公一揚手，他依稀看出了些，這是自己耿家玄陰掌的起手式：「九幽冷魂」的第一式，這是本門練掌的基本一式，一般來說，任何一家的拳招掌法，起手式祇是爲引領整套手法的開門式，即使耿家玄陰掌是比較不同，但是，這第一式的主要用意，在乎以後的八式大戳魂、大游魂、大誅魂、大煉魂等式之變化關頭。

可是，此公一揚手，要自己看出些不同來？有什麼不同？突然，他看見此公附近有一方大青石，依稀記得父親生前說過：「陰手、陰掌，能擊石成粉，而不現痕跡，是爲最高法乘……」他心一動，走過去一撫青石，不由他目瞪口呆，青石根本祇具外形，實質已成了粉末。

「太陰手，太陰手！」

「坐下！」這一聲尖聲呼喚，本來聽來不會悅耳，現在，卻隱含無比之威嚴，兩小不由自主的坐了下來。

「雅若，代我守衛！」此公說了這句話後，一手一個，將玉琪、玉仙按住了頂門大穴……半晌，兩人祇覺得有一股極純極尖之炁氣，有如一枝極尖極銳的利鑽，由百會大穴開始鑽入，然後，兩人身中有了條小蛇在全身游走，不過，玉琪祇覺得冷，玉仙卻覺得熱。

這一條小蛇走完了全身三百六十五大穴後，又一走，這一次輪到玉仙冷，玉琪熱了，似這樣的來回七次之後，此公的地下，濕了一大片，全身有如虛脫了一樣，而玉琪、玉仙兩人卻是心平氣和，全身微微感到乏力而已！

就在此時，此公開口了：「慢慢的，照我的游走全身功力辦法，一日走三次，再細細想想，這開頭第一式是九幽搜冷魂的眞正涵意，七日後，在此地見面。」

老人分明是玄陰門中前輩，否則，他那會懂得自己門中那麼多的事，又那會說出「九幽搜冷魂」起手式，還有，此公所灌入自己身中的勁炁，根本是引領本身之眞力與其會合，然後走遍全身，這是玄陰門中最上乘的大法，而這個大法，姑母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因此，她根本無法能引導，說明內力之修爲眞諦，現在，自己算是已打通了第一重玄關，自己苦練了十年，十年除了修習本門的練炁要訣外，其他一無所得，因此，玄陰手祇不過是有其外貌，無其實質，現在……

兩人各各匐匍在地，連連叩頭，當然，他倆一定要問出個所以然來，尤其是此公之姓名、來歷。

「師兄，這可是你的不對了！」

有一聲極尖極細的話聲，傳入了在場衆人耳中，漆雅若不由嘆了口氣，道：「師叔，您看如何？」

微聞一聲嘆息道：「雅若，帶他們走吧！」

「走得了嗎？師叔！」

「對啊！還是小雅有眼光，眞的，能走得了嗎？你放走了子午十三殺手，我已是百二分的不滿意了啊！大師兄，反正，你是什麼也沒有，何必代他人作嫁，交給了我，皆大歡喜，是嗎，小雅？」

「師叔，我啊！我可管不著你們這些事，不過，師父有命，要我聽從師叔的話，我可不敢有違師命。」

「難道妳想和我鬥一鬥？」

「我也不敢！」

「那麼，妳與我滾開。」

「師叔，要我滾開，那我祇有滾開了，哈哈哈！」

我們早已知道，漆大姑娘的聲帶有了毛病，因此，她的笑十分難聽，現在，她好像深恐別人聽不見那樣，拚命的笑。

突然，一片煙升起，兩小見漆雅若已扶着那個不知名的授藝者，向那條小河中投去。

兩小再不怠慢，跟了就走，本來，他倆具水性，所以就想借水脫身，不想，兩人突覺身上一緊，兩人已落入了小船之中了，小船那會自動的飄啊飄的，飄向河中心，更奇怪的是，水面莫名其妙的升高起幾十丈一片水花，而岸上已傳來一陣極尖利的嘯聲。

玉琪上了船，他與妹子對划船，點水十分熟悉，既已上了船，再不怠慢，將船點向河心遠處，不久，尖嘯聲漸漸的消失了。

玉琪看了一眼船中人，突然，他的眼中流下了淚。因爲，那個戴面具者，還在流汗，玉琪是眞怕啊！這樣的流個不停，這不是散功的前奏？不能啊！他不能因傳功入穴，而累得他散功啊！何況，玄陰門中，煉功不易，散功更苦！

「恩公，恩公，您老怎麼了？您怎麼了？」

「不必在意，唉！雅若啊！總難脫得了身……我看……還是我去吧！」

「師兄，我當然不會難爲你。」

這鬼叫聲又來了。

「可惜，我不能全如爾意。」他邊說邊笑。

「我祇請你回去，你能令我失望？哈哈哈，至少，你得將太玄九錄代我默完一遍吧。」

「老顧啊！去嘛，怕什麼？默就默，哈哈，七句眞中夾個三句假，哈哈哈，我看這個老魔頭，到死也不能明白，還可以練得走火入了魔，做個名副其實的魔頭呢。」

「師父，你趕回來了？」

「哈，我啊！我如果不出手，子午十三個死了六對半，唉！可憐啊！呃！我說老四呀！爲什麼您那麼心狠手辣？而且，子午十三殺手與你決無半點仇怨的，殺他們，無非是爲了他們的子午刀……唉……」

「老邱，你是一定與我作對到底嗎？」

「是我與妳作對？老魔婆，如果不是妳師父生前有了密諭，那麼，我早就殺了妳！」

「殺我？能嗎？」

「唉！養虎爲患。」那個後來者，也就是漆大姑娘的師父，這一聲嘆氣啊，眞正含了不少的辛酸！

船是在河中心，玉琪搖著船，他是祇往河中心去，看來他是不想往岸邊靠，說實在話，玉琪不是個傻小子，他們一離船，就會給那個老魔婆困住，現在，幪面人看來是汗已不流了，當然，他是不至於散功，那麼無論如何，在船中將他療治痊癒，然後，送他回去。現在，他們就算是死了，也得與此公死在一起！

「你們以爲在船上可以躲一輩子？」

「師叔，至少可以保得一時是一時！」

「哈哈哈」的笑聲傳來，在河東頭，突然有一團黑影出現，仔細一看，有幾隻船駛來，莫非是他們招了船來？那麼，該怎麼辦？漆雅若希望避，走，不讓他們追上來，唉！一隻小船，坐了四個人，船行必然慢，好，耿氏兄妹毫不考慮，雙雙往河中投去，他們希望在水底托了船去，不料，他們一入水底，看見船底已有四個人在。

在河面上，追來的船已越來越清晰可見，這就說明了，距離越來越近……小船現在雖祇有兩個人，可惜一個是眞元未復，另一個又如何能夠阻擋那麼多的人？

奇事發生，小船突然在進水，漏水，諸位，即使是在小河溪流中吧，除非尊駕精通水性，否則，在這不到岸又沒個邊的所在，人極容易讓水淹死的，船漏水，說明船已快沉了，在小河中沉了船，閣下祇有游水，或者等死，眼下，祇是一刹那之間的事，翻了船，也淹了人。

追船上的人，人聲洶湧，可是一聲極尖極利的呼叱，阻住了喧嘩，然後是清清楚楚的一個字，「追！」說實在，怎追？下水，誰又能不擔心水下有什麼古怪？如果水下有了埋伏、算計，那是比陸地還兇險萬分。沒有百分百的把握，誰也不敢冒險跳下去。

「你們怕死了？以爲我不能在此地殺了你們？」語氣極惡，而且語聲極冷，可惜，那幾個撐船者是你眼望我眼，誰也不敢先下水去。

「柳大王，惹我老婆子心火大發，你該知道後果會如何！」

「幻神婆婆，妳可得講點理。」

「老身是講理的！」

聲音停止了，而船艙中突的闖出一個年約五十來歲的紅面老者，他是一聲長嘯中，身形一動，這麼個又高又大的人，落水無聲……想必，他是那個柳大王，更可看出的是，此人滿面不忿之色，分明，他是受了那個沒見面的所謂幻神婆婆所逼出來的。

水花昇起，嘿嘿，那個柳大王已飛身出了水面，大聲叫道：「水底下，根本沒人也沒沉船。」

「啊……你可搜得明白？」語氣有些張惶之感。

「弟兄們，下水，搜！」

大概是聽了水底下沒人沒船的話，噗通噗通的，一個接一個的下了水，大概有一盞茶的時分，一個又一個的離了水，上了自己的船，個個上來報告，水底下確是沒人。

突然，一條灰影出現，極快又極輕靈的在各船間飛動，啪啪聲中，再加一聲聲慘號，柳大王是眼前一亮，那個自己看見影子也怕的老婦淵停嶽峙的在自己面前，柳大王不禁長嘆了一聲：「老魔婆，果

然厲害！」雖說她本領高强，並且，在擊打手下時，有了借力還力，以供跳躍週折，但是，她的出手，是在半空中，一無助力以令她吐納轉息，祇是輕描淡寫的出掌，擊人時，回身、收式，簡直是一條煙，隨風吹動，老魔婆實在難能可貴。

「我最恨人臨事苟危，柳大王，還得你追……搜……」

所謂柳大王的紅面老者，凄然一笑道：「試問，何以服衆……」對，他的說話是不錯，難以服衆。

「以殺示威，以威服衆。」老魔婆說得更兇更狠。

「威繼以力，其能久乎？」

「我不理，搜！」

柳大王祇有喘氣的份，回頭打一呼哨，又取出一面黑旗，揚了幾揚，船像是開始移動了。

「我搜了，眞的沒有人。」

老太婆的話令柳大王幾乎冷汗淋漓，什麼？老太婆是話中有意？她是故意如此，她心中還有別的打算？他殺人示威，根本在考試自己的眞誠僞意，嗨嗨，人言江湖風波惡，看來，人心詭詐，簡直是難測高深，自己……唉！他不禁苦笑了。

搜！一路上，他已放下了哨卡，在水面，在岸邊……不過，老太婆已是面色難看，哼！她也感到爲難了，如果抓不到她心目中的人，她可能會後患無窮？唉，其實學武人能到了她的地步、境界，也該滿足了啊……抬頭問世，又有幾個人能與她齊驅並駕？當然，你不能與武當、少林、峨嵋、崑崙那些大門戶比，那些大門戶，誰沒個一二百年的基業？而且，一二百年來，他們那一代沒有幾個驚世之人才出，甚至於有的是總結前代先人之心得，有些更能跨越前代，越發新異之光彩，所以一門一戶之存在，不是輕易簡單之事……而她……即使不能超越名門正派，說句公道話，名門大派的名宿前輩，也不能輕易言勝，她還有什麼的不滿足來的？

「老大啊！你不能撇下我啊！你自己說過的，你不會先我而去，老大呀，你即使不承認自己是男子漢……」說到這兒，老婆婆不知怎麼一來，她怒嘯了。

「你騙我，騙我，騙我！」邊說，邊是搗掌揮拍，可憐，一隻十分堅固結實的雙艙船，給其雙掌揮動之下，擊了個木板紛飛，砰砰有聲，半晌，她是一聲長號，這一聲長號，有如餓狼失伴，對月長嗥，又如山兔夜嘯，聲震林越，柳大王尚幸功力不弱，可也給她嘯了個心驚肉跳，至於船上其他人，個個加速搖櫓，避得越遠越好。

船是越走越遠了，嘯聲卻依然在半空中盪漾著。

唉！天下事，就是這般的妙不可言，他們走了，而河面上的水花盤旋了，慢慢的，慢慢的，有幾個人頭升出了水面，慢慢的，慢慢的，又有隻小船出來了。

突然，小船升了空，咦，原來有人將它托着抛到了半空，然後，一個翻身，船是倒清了水，又一個翻身，船又悠悠晃晃的浮在水面，是耿氏兄妹，漆雅若，幪面人，還有一個大頭長臂的老人——天蠍大俠褚不恨！

原來是他，但是，他祇是不言不語，挾了幪面人說走就走，身形一動上了岸，然後，一揚手沒入了遠處樹林之中。那個快啊，簡眞是掩人耳目，耿氏兄妹希望與這位老人家——幪面人有個關照，有個說明，可他倆此刻傻了眼，尚幸，漆雅若還在，他倆不知該如何的說起。

「我也知道的不太多，再說，我們巨靈門也不能干涉你們耿家的事……誰是誰非，江湖上的是非可太多了，太複雜了，你說你是正宗，我說我是唯一傳人……哈哈……

「記得我在臨安城中，看見過不少家王麻子的剪刀舖，什麼眞王麻子，眞正王麻子，眞眞正正的王麻子，怪有趣的，不過，他們倒好，從來不你打我殺的，也沒有說什麼，不讓人家活下去，誰願開店開下去。

「可是，這種事一擱在咱們江湖道中，不得了，你爭我奪，你掠我殺，殺一個不夠，非得殺個親友不分，雞飛狗走，倒頭來，殺得你眼紅了，我的眼也紅了。亂殺，姓趙的殺姓鐵的，姓孫的又殺了姓李的，爲什麼？亂了一鍋粥，誰也不知道眞的爲什麼。

「而你們，就是在這個殺孽中，可憐，眞可憐，以爲他是對頭，不，其實根本不是，你們的對頭是你們自己，你信不信？好了，該走了，反正那個所謂江湖七禿中的幻神魔婆是不會再來找你們，你們依然照他老人家的指點，然後好好的苦練，一定得辛辛苦苦、紮紮實實的練，那麼，那位老人家的心事，也算是了了。」

一番話，令耿氏兄妹有了些明白，可大部份不清楚。

回家……唉！不能不回去啊！姑母會怎麼樣？不理她？門戶大仇，唉！能報則報，不過……難道，我們找錯了人？

不理它，對，先辦的事，得練好了功，要苦練！

耿家壁在盼望兩小返回……當她看見兩小渾身是水的歸來，面色

微變，「又去玩了！」

以往，兩小一定有所分辯，今天，他倆祇是笑了笑，然後，各自回房，各自換衣……錯了，當他倆出房之時，祇見房中開了案桌，點起了香燭，姑母的臉比灶君更黑，記得姑母教自己開始習功，練耿氏陰手時，也有這個陣仗，這不是小事，這是大事啊！

「大哥，大嫂，可憐你倆一世英雄，想不到，死後，卻不能光明正大掛起你倆的圖像，又不能豎起你倆的長生祿位……一代豪俠，死得無聲無息……是我對不起你們，我該受罰！玉琪兒，取大杖來，打……打我……」

這是老太太在說氣話了……而且，刻毒的是，要耿玉琪打姑母，這那能不令耿玉琪目瞪口呆，玉仙已看出不對，她祇能陪了姑母跪下，她得令姑母撤銷了成命，在從前，小輩對長者那能有半絲的冒犯？

「姑母……娘……您這是算什麼啊！就算我們犯了瀰天的罪過，妳也不該如此的作賤自己，更不能要我們犯了逆忤之罪……您……」

「我……有罪，我不能好好的管教你們，令你們……」

「我們……犯了什麼家法大惡啊？」玉琪嚇得聲音也變了。

「你們沒錯，是我老太婆錯了。」

「不……姑母，娘……我們幼時……父母雙亡，我們若不是姑母您的出生入死，我們早已死了，我們幾時嫌姑母你管教不當了的？」

「你們是看不起我這個老太婆了！」冷得如冰的說話。

「姑母……我……」玉琪是一時想不通了……他突然抓起家法棍，回手一棍……看得出，他想一棍打死自己了事……不想，耿家壁與兩小相處已久，那會看不出兩小的心意，說實在，玉琪有什麼眼走眉挑，她就可以看得出了，他想幹什麼。因此，她是一出手，反抓玉琪執棍之寸關尺脈，嗨嗨，這可令耿家壁大吃一驚。

玉琪的手爲其一抓一拖之力，緩了緩勁，一棍總算擋去七八成勁，因此，雖說玉琪頭上中了一下，但他祇不過是眼前發了陣黑，如此而已。

至於耿家壁，却給玉琪的玄陰眞炁外爍之力，幾乎將她的虎口也震裂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啊！玄陰門中講究循序漸進，玄陰門決不能有越級速成之道，玄陰門中更不能憑你本身天賦，而使功力突飛猛進，功力是一點一滴的積聚，所以，耿家壁的功力一定比玉琪高出多多，換句話說，只有她可以外震玉琪，而他決不可能外爍家壁。

然而，外爍受震的是耿家壁，這可眞令耿家壁震驚之中，更有三分莫名其妙之感，她怒目注視玉琪，「你跟邪魔外道打交道？」

晴空霹靂，簡直是晴空霹靂啊！邪魔外道，誰？幾時？那裡？兩小可以說比耿家壁更驚惶……「姑母……妳，說什麼？邪魔外道？我，我眞的……」他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張大了口，這句話似乎代替了一棍之力，這一棍是眞正的令他昏了過去。

待他醒來時，發覺他已換了個地方了，不是在鄉村茅屋中，再看看，可憐他身上已是被綁上了繩。

尚幸頭還能轉動，眼前，姑母妹子全在一起，那也好，一門俱在，他的自卑自憐的心意又再升起，反正是沒用的一羣，死了總比現世的好。

「家壁妹子。」

玉琪陡的一震，這個聲音他是永不會忘記，也永不會記錯，是那個幻神魔婆的聲音，她將自己一門扣住幹什麼？記起來了，是自己的不是，多出手，多管閒事，而今報應到了。

「你也是承認壞了我事了？那可好，交出來。」

「交出來？什麼？」

「九玄天陰訣。」

「這……」耿玉琪又傻了眼，自己連聽也沒有聽過。

「青蓮姊姊，難道，是妳……」

「什麼是我，是妳的。」

「九陰天玄訣是妳取走了。」

「哈哈！家壁妹子，誰也說妳是千變觀音，今天，老姊姊是服了妳，不錯，是我取走了九陰天玄訣，可想不到，這個九陰天玄訣是『用』的部份，即使我用盡師門的小陰功輔助，我看出來，總是缺了那麼一點了，難怪耿師兄在世時，他的體用雙修可以威震武林，至於我，煉來煉去，少了玄陰手的眞功，少了七成的威力，那麼看來是在妳手中。」

「我哥哥是你殺的了？」

「我承認。」

「啊！是妳，爲什麼？妳玄陰手中的太陰杵，這是大師兄的獨門。」

「我恨他，也恨妳哥，更恨妳嫂子。」這幾句話，說得充滿了恨意，令人聽了毛骨悚然，一恨恨了三個人，並且是同門啊！她能下得了這個手？再說，這個向青蓮是個柔媚動人的姑娘啊！她對任何一個人都是笑瞇瞇的，本份守規矩，記得自己父親命她出山辦第一件事時，她回來還在哭，說什麼，殺人，她心有不忍。

而現在老了，難道……人老

了，變了，連心也變得冷如鐵，說話也充滿了魔鬼森然之意？

一直以爲滅門之禍是大師兄召來的，其實不然，卻是這個殺人怕血腥的向青蓮。

* * *

是我勾引了岷山老魔，是我假報虛信，是我倒反師門，是我移禍江東，因爲我恨老大！我恨老大，因他不當我是人，他眼中祇有個朱鳳韻，他寧可爲她，守，到了朱鳳韻嫁給了三師兄，我以爲他可以回心轉意，可那料到他，爲了拒絕我，竟然自己割了下體，淨了身，以示他忠心如一。他忘了我，我恨他，恨他，我殺了，反正我當了玄陰掌門，我能支配他，即使他是個不算男人的男人，我也要他陪我！陪我！」

耿家壁幾乎想一頭撞死，自己苦心孤詣，自己忍辱偷生，不想，認錯了對頭，但是，自己爲什麼，那麼恨大師兄，自己爲什麼死命的一口咬準是他倒翻了玄陰門？

因爲他做了閹奴，其實，他淨了身與自己何干？突然，向青蓮的怒罵令她自己也有所悟，對，因爲他淨了身，也因爲如此，她一直在想殺死大師兄，奪回九天玄陰訣，然後自殺，爲什麼，唉……不必說了。

「青蓮姊姊，其實我又何嘗不恨他！」

「不，妳中了我詭計，我是在逼他無路可走，那想到，他會做了京中太監，眞個是鬼得厲害，不過，我取走九天玄陰訣，我得成爲眞正的玄陰掌門，然後，我會大開門戶，代師父延此一脈，不，在武林中大放異彩，家壁，妳交出來，交出來，交出來！」

耿家壁發覺幻神魔婆——向青蓮有些狂態，她不禁心神一怔，「嘿嘿，她若煉下卷九天玄陰訣，變本爲衣，照此下去定會出事，她不得到自己的上卷九天玄陰譜，那麼，她是極可能走火入魔，對，不交！反正自己有話可說，在倒翻玄陰谷時，究竟有多少人參加啊！唉，誰又保得了不來個混水摸魚的。

「如果在我手中，青蓮姊，我能這麼容易爲妳所擒？唉，妳邀來這麼多助拳的，能保他們中沒個順手牽羊的！」

「不！這些人，那一個不在我手中，那一個不爲我請在家中，他們……哈哈哈，非但不能順手牽羊，而且，反而獻出了他們自己的珍藏……家壁妹子，妳還是實說實話的好了。」

「喔！那麼，妳又忘了那個幪面人啦。」

提起幪面人，可令幻神魔婆一怔神，是的，她是親眼目睹的，當時，她是化裝成個搖旗吶喊的打手而已，此人身形如鬼魂，出手如惡虎，一行人以爲他是來拚命。岷山老魔與他對了一掌，可憐老魔爲這一掌震了個幾乎五臟六腑搬了家，就在各人一震一呆之際，他是攜了家壁，帶同了一男一女——玉仙當時才二歲呢，在一根長繩的引導下，走了個無影無蹤。

幪面人是誰？她們始終不知道！

可是窗外卻傳來一聲嘆息，聽來令人毛骨悚然。

驚叫聲中，幻神婆婆已擊窗外竄，四外，挺靜挺安寧，別說人，連個鬼影也不見了，老魔婆可擔心了，她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決不會聽錯，但是，既然找不到，既然來人比她快，那麼，肯定是個勁敵，她靜下來了，可惜，心神卻無法能寧貼起來。最近，她老是有這種感覺，她當然明白，這決不是個好現象，可惜無善法可以改善。

自己本來是秉性柔和……什麼事也不會令自己急燥的，現在，她暴喜暴怒，本來不輕易殺人，也不殺人，現在，動輒殺人。最近，手下已經幾乎爲自己殺了個七零八落，傷亡殆盡，殺了又後悔，但是，自己也不明白，那來這麼多的邪氣。

九天玄陰訣是個主要癥結，可又不練不成，目下，她自信出手發招，是越來越狠，越毒、越辣、越惡。而每次出招完畢，她會不克自制的亂揮亂打……有如心中有出不完的火似的，非得自己覺得倦了，才慢慢的收手……這樣一來，除了敵人，還得有自己的手下，門下……

爲什麼？練功出了岔子。所以，她必須找到大師兄，詢問玄陰功要旨。不料，大師兄避而不見，子午廿六刀的出現，在她看是個好引頭，引他出來，哼，爲人奪路逃走了，對付他的人，好似是巨靈門中人，自己先殺了邱小六一家，希望引出大師兄，可又失敗了。現在她突然發現了大師兄的授功，她又看出了大師兄在援助，「催勁入穴」，把他挾走了，似是大功告成，卻又有人來作對，看來是耿氏後人，他們窮追、窮搜……最後，她更發現了耿家壁……她依稀想起了師門，她想到了玄陰主者耿云驚來，耿老人對自己確是很好，師門重恩卻讓自己一念之私恨推翻了。

耿家吟的笑容又在自己面前出現了，突然，他的妻子紫清玉女朱鳳韻的笑容又在她眼前出現了！她笑得十分輕俏，不，有些輕視之意，對啊！她是應該輕視自己的，雖然從任何地方看，她都沒有自己

的美貌，更沒有自己的俏媚，奇怪的是，她得當代一對美男子的青睞，個個爲她死而無憾，爲什麼？爲什麼？她自己就是爲了她，還有大師兄，這才倒戈了師門，然後她再豎起師父的門戶來，由自己來再興玄陰門，玄陰……本來是女子的，屬於陰性的門戶……哈哈哈……

殺不盡的，她看了耿家壁及耿氏兩小一眼。爲什麼殺不盡，是自己心軟，抑或是自己心不在焉，更奇怪的是，自己那會一個不留神，直認自己倒翻師門的？取九天玄陰正篇……急於求取正篇，自己一直都在擔心，別走火入了魔，別走火入了魔。

「唉……」又是一聲凄然的嘆息，幻神魔婆可不能再忍耐了：「誰？誰？誰？」人如一陣風般的竄了出去，半晌，估計大概有半個時辰，祇聽見她在叫，在問，在打……打擊那些庭樹，山石，當她再進屋時，她眼前突然多了五個幪面人，個個黑衣黑褲，而黑衣上分明畫上了人的骨骼，五個人看來似五具骷髏，一陣冷意襲上心頭，分明是五鬼追魂……對……自己曾利用岷山一魔，而老魔手下五鬼在倒翻玄陰門這一仗，出了極大的力，五鬼的白骨吹，五鬼的鎖心索，陰風戳魂手，給了耿家吟極大的麻煩，也因爲五鬼的不顧死活的糾纏，才困死了耿氏夫婦，本來，五鬼大談自己的功勞以求報功，可是，自己卻反嫌五鬼醜陋，功力又因被擊而損耗太多，爲自己引入房中，一個個的死在繡榻上。

五鬼說過，願死在自己的房中，他們誰也不負前言，而且，死前將岷山老魔的幾部幽冥寶籙交上，她又憑這些再暗害了老魔。

自己對五鬼是眞心的，沒有五鬼，她早已死在處於邪正之間的桐柏三劍手下。沒有五鬼不能勾結到老魔，沒有老魔也引不到那麼多的蝦兵蟹將……倒翻不了玄陰門，現在，他們來報仇了。

老魔婆是抖開了，這多年來，貪多嚼不爛的各門各派的武功，更夾雜了玄陰門中的殺手狠招，奇怪的是，五鬼的出手若有若無，若正若奇，祇不過將自己圍住，自己如此厲害的裂石開山的玄陰七式，竟然爲五鬼的奇怪手法百般封煞，每每擊出中途，不得不回勁收勢，無法暢暢快快的出手發招，能夠一氣呵成，或者暢通無阻。

出手發招就是最怕這樣，被人看穿虛實，而擊其中游，也等於一百斤的出招力，硬生生的收回了五十斤，而其餘五十斤，一半是擊空，這還是說功力深厚者，揮洒自若，否則，可能有五十斤反擊己身。

即使如此，幻神魔婆時間長了也難抵擋，反擊之力越緊越多，本身也越來越難以掙脫。

時間一長，極可能走火入魔。

幻神魔婆該走，可奇怪的是，她有一份留戀，因爲，她依稀看得出，五鬼的出手，至少有三四個與自己招式相像，他們好像在餵招，他們怎會了解這麼多本門的功夫？

她是忘了，已死的五個江湖巨魁怎會代自己來餵招呢？

「青蓮，難道還不醒悟？」

「老大，是你……」

「大師兄，大師兄……」

一陣亂，不對，幻神魔婆在搞什麼花樣，祇見她一如旋風車般，轉啊，轉啊，而口中祇是四個字，「老大，是你，老大，是你……」

看，她的出手，她的發招，簡直已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而在場人，個個不敢與她相觸相架。

另一方面，一個尖利的語聲已傳入了其他人的耳中：「快記，記在心頭，記得多少是多少，這是恩師所傳的九天玄陰手法。」

沒有一個人不爲幻神魔婆——向青蓮的出手所怔住，一個個由心底泛出個服字，她確不易，也難怪，她能夠橫行江湖這麼多年，連江湖人個個聞之頭痛的岷山一魔，也會爲其所算，她眞可算得是個女中英傑。

突然，一聲極凄厲的長號中，祇見一條人影，宛如一具殭屍般，平空彈在半空中。

極快的，「彭」的一聲大響，向青蓮平攤在地上，一張面具脫落，滿頭白髮不見，衆人個個看了搖頭，那裡是什麼魔婆，實在是美人……即使是老了，依然可以看到她的嬌媚容貌。

「老大，老大。」

一個裝鬼的人，脫下了面具和衣服，一張俊美、但帶三分苦惱樣的中年人走了過來：「青蓮！」

「你來了，你不避我了，老大，我自知……做了不少壞事。」

「是傻事。」

「唉，壞也好，傻也好，老大，我恨天下的臭男人，他們誰對我垂涎，我就殺！嗯，我殺了不少人，但是，誰叫他們那麼傻……我是說過，我心中，祇有一個老大。」

「還是傻！」

「我倒翻了師門，因爲你……」

「傻之至矣！」

「我願意爲你而做世間最傻的事……最傻的事。」

「向青蓮，還來，九天玄陰訣……」是耿家壁。

「殺！我殺了她，代父母報

仇。」

「怕不怕羞？小子，你有本領殺得了她？連你大師伯也打不過她。」

「不，老大，你比我强，我……我，老大拒絕我……我怕……我怕下地獄。」

人在垂死之前，她會怕報應，怕地獄，不論她在世時有多可怖，可惡，但是，她可以橫行生前，她卻不敢涉及地獄。

向青蓮是個孤傲偏激的人，萬事走極端，因此，她可以爲一個人而倒翻了一個門戶，

她可以殺人，她步入了走火入魔的境界。

最後，她發覺不對，在迴光返照的一刹那間，她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她不能捱，她不能受苦受難，她可以散功自盡，即使苦痛萬分，長痛不如短痛。

但是，在垂死之前，她發現大師兄在她身邊……最後，也果然死在大師兄的懷中。

「家壁，我知道妳來找我……我更加知道妳要報門戶之仇，但是，我何必與妳說明白，恩師在天之靈，也不願我再出手，恩師豎起玄陰門，我不能眼看它的沒落……但我不等到褚兄、邱兄及他的高足到來，我還眞不敢出手，青蓮非但精通副篇，而且，她又夾雜了別門的絕招在內，所以，我叫你們看，記下……

「我已輸入了本身的玄陰炁給兩小，算是我還恩師的一點情，而今，我又算代師門……淸理了門戶，你們該照我的所說，苦練十年，或者十五年，玄陰門由兩小再開吧。」

「大師兄，你該原諒我。」

「我不原諒妳？子午廿六刀早已要了你們三人的命了。」

這是事實，耿家壁面色微變：「大師兄，你……你……」看來她是有說不出口的事！

「妳想問我爲什麼自甘墮落？做了閹狗的手下，唉！我，一半心灰意懶，另一半，我是不甘被閹，我做了太監，是爲了小師妹，我之入魏忠賢門下，是爲了挽救天下武林。」

他苦笑了笑，頓了頓，又道：「有誰知道，不過，我顧太華做事，幾時要求人知道的。」

顧太華，那個太監，是個武林中不世的奇才，並且，還有一顆任何俠義道上人，自覺有愧的正義之心，誰又知道，憑了他的自污自辱，挽救了廿六大門派，以免覆滅之禍。

現在，他走了，走得如此的沉着，玉琪與玉仙認淸了這傳功的前輩，原來，他是自己的大師伯。

耿家壁呆呆的望著大師兄背影，想不到，自己恨了他有十年，而他，一直是冤枉的，自以爲自己忍辱負重，瞞過了他，其實，自己一直在他的庇護之下而不自覺，將這門戶大仇……

玉琪是想起了漆雅若的話，姓趙的殺姓錢，姓孫的殺了姓李的，其實根本是殺錯了！

他現在有些明白了。

（完）

銀杏山莊

新派武林殺手故事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山窮水盡高人助　迢迢千里尋夫婿

上文提要：武林高手田鷺飛經常在外行俠仗義，其妻柳露蓮爲家父拜壽隻身渡江回娘家，不想，船於江上出事，柳露蓮水性好，救出一青年，那青年却是被派來暗殺她的殺手丁毅。由於屢生變故，丁毅遲遲未能下手，却在途中被另一殺手徐飛羽追殺，兩人逃出生天時，丁毅已對柳露蓮頗有好感。當柳露蓮返回自己家時，却見房屋被燒……

「快呼大人們出來！」柳露蓮發瘋一般叫了起來：「鄉親們，請出來一下！」

此刻正是炊烟四起，暮色四合之際，村人都在家裡，聞聲跑了出來。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道：「侄媳不必傷心，待鷺飛回來再建一座就是！」

「財叔，爲何會起火？田敬和田香他倆去了那裡？」

那叫財叔的老頭，嗚咽地道：「自從起火之後，便不見他倆出來，剛才火撲熄後，石頭他們進去找，找到了屍體，老夫着人檢驗火場，檢到一些金銀首飾。」

柳露蓮道：「待侄媳先看看，您回去吧！」她在火場裡走了一匝，只見一柄長劍因是精鋼所鑄，是以無損，柳露蓮掘開灰燼，將劍拾了起來。一串串淚水汨汨地流了下來！

這就是她的家？爲何幾日之間，便有這樣大的變化？這幾天的變化，柳露蓮雖然親歷其境，但面對一場灰燼，她仍懷疑自己在夢中！

這是誰幹的？是衝着自己而來，還是衝着田鷺飛而來的？

是丁毅幹的？是徐飛羽幹的？似乎都沒有可能，前者脚程應沒有這般快；後者要對付的只是丁毅，他爲何要殺自己？不外是因爲自己與丁毅走在一起，方受連累，想到此，她更把丁毅恨得牙癢癢的！

可是另一個念頭又升了上來：「是誰僱殺手殺我？出嫁前，雖在道上行走過一年多，但並沒有與人結怨，婚後更是三步不出閨門……唔，一定是鷺飛的仇人幹的！哎，他不是很危險麼？」

田財着人來喚她去吃飯，她說吃不下，要先坐一會兒。天色已經全黑了，來看熱鬧的村民也走得一個不剩。柳露蓮反而坐在一根沒燒盡的柱子上。天地寂寂，似乎只剩她一人。

今夜小村靜得連狗吠聲也沒有，柳露蓮更是無所覺。黑暗中，只見一條黑影直竄過去，匿在一張燒焦了的桌子後面。

只聽柳露蓮喃喃地道：「莫非眞的天命不可違？豈有此理，我不相信！」

就在此刻，匿在桌後那條黑影又竄了出來，揮刀往柳露蓮後腦砍去！柳露蓮正想着心事，待她聞得風聲，忙不迭向旁躍開！

黑影一招不中，第二次又至，一招緊過一招，招招狠毒，殺得柳露蓮只有招架之功，而無反擊之力，柳露蓮又驚又怒，喝問道：「你到底是誰？這火是你放的？」

那漢子臉上蒙着黑布，只露出一對充滿殺氣之眸子。「你死了，

我自然會告訴你！」他每一刀均奇準無比，柳露蓮武功本來不弱，但一來久疏陣仗，二來心緒不寧，幾次均差點死在對方刀下。

她鬥了十多招，不甘願就此死去，心存逃命，就更加不濟了！眼看不成，忽然斜刺裡飛出幾柄飛刀來，直取那漢子，雖然傷不了他，但却救了柳露蓮！

「什麼人偷襲，給老子滾出來！」

「老夫只是依樣劃葫蘆而已，你不怪自己，反怪我？笑話！」

「你有種的便報上名來！」

黑暗中那人不斷發射暗器，而且極準，肯定練過「夜眼」，漸漸柳露蓮反而藉此佔了上風，那人冷笑道：「這就更加好笑了！老夫將你的原話奉回：你死了之後，老夫自然會告訴你！」

那漢子倏地雙脚一頓，斜飛而起，向一根大柱撲去，他人在半空，便見幾枝飛鏢直取其胸膛！只見他單刀揮舞，將飛鏢盡皆磕飛，奈何趕到柱後，却不見人影！

說時遲，那時快，柳露蓮已仗劍追來，急刺其後背。漢子回身擋了一刀，轉身閃到一堆灰燼後，仍不見人影，此刻，自另一端又飛來幾柄飛刀！

柳露蓮知有高人暗中相助，心神大定，越鬥越勇，那漢子得不到好處，賣了一個破綻，自側脫身，向外急馳而去。

柳露蓮喘了一口氣，抱拳道：「賤妾柳露蓮乃田鷺飛之妻子，今日有幸得高人相助，幸保性命，請恩人現身，受賤妾一拜！」

夜空寂寂，無人回應，柳露蓮連呼三遍，不見收效，乃在附近繞了一圈，仍找不到人，心中十分納悶，「不知此人是誰？施恩不望報，的確是高人風範！嗯，也許是大哥的好友……不，若是大哥的好友，爲何不現身相見？」

柳露蓮得不到頭緒，乃至田財家，匆匆吃點東西，便躺上床，却毫無睏意，連日來之情景如一幅幅畫在腦海裡翻過，幾疑在夢中，心中留下無數謎團。

一，丁毅爲何要殺自己？是誰僱他的？自己與世無爭，沒有致死之因，除非對方是爲了打擊丈夫田鷺飛！

二，徐飛羽爲何要殺丁毅，此事跟自己有沒有關連？

三，是誰放火燒毀田家的？與第一點有沒有關係？今夜之刺客是否徐飛羽？又是否他放的火？

四，暗中救自己的人是誰？

柳露蓮一夜胡思亂想，直至天將亮，方迷迷糊糊睡着，不多久便被人搖醒，她似驚弓之鳥，立即跳了起來，反把田財的孩子田英明嚇了一跳。「姨姨，日上三竿啦，爺爺要我來喚你出去吃麵條！」

柳露蓮嘆了一口氣，柔聲問道：「今早有沒有發生什麼事？」田英明瞪着一對大眼睛，一副怔然之色，柳露蓮輕輕拍拍他的頭，道：「告訴爺爺，說姨姨就出去！」

吃過早飯，田財邊抽着旱烟，問道：「賢侄媳，你如今有何打算？」

柳露蓮嘆了一口氣道：「我也不知道，反正田敬及田香你們已安葬了，我沒事做想回娘家一趟，若鷺飛回來，請財叔轉告他一下。」

田財敲掉烟灰，又裝了一鍋，道：「老夫就怕你在路上遇險，倒不如派個人去找鷺飛，請他趕快回來，才是上策，這期間，你便先在愚叔這裡住下，三頓一宿，包在我身上！」

「他如今在何處我知道，但等咱們的人去到河北，已不知他又去了何處！您也知道他一向行踪不定，去那裡找他？是以侄媳還是決定回娘家，路上我自會小心！」

「哎呀，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你一個女人，孤身上路，教人怎能放心？」

「財叔，你有所不知了！這江湖上之仇殺，躲也躲不過，我不出屋子，他們也會找上門來，昨夜他又來了，幸虧有人暗中相助，否則我早已死了！若留在這裡，不但未必能保得住性命，還怕連累了你家大小，反教侄媳心中難安。我主意已定，只是有一個要求……」

田財聽了她這番話，心中也吃起驚來，忙道：「請說！」

「請財叔找一找，看家裡還有沒有秀愛的衣服，送我兩套。」秀愛是田財之女兒，身材跟柳露蓮差不多，田財忙叫他兒媳婦去找。柳露蓮換了農婦的衣衫，暗藏了寶刃，便悄悄由後門走了，連放在村口的馬匹也不要了。

她走得匆促，幸好丁毅那兩錠銀子還剩了許多，一路省吃儉用，足夠盤川，只是不敢買馬了，這次她一過長江，便走旱路。

一連三天，曉行夜宿，甚至有時在郊野湊合過一夜，一路平安，一顆心方稍爲安定下來。又走了幾天，終於到了田家庵，柳露蓮忍不住向娘家跑去。一路呼道：「爹、娘，不孝女兒回來了！」

忽然屋子裡傳來父親柳三書的暴喝：「既知不孝，你還回來作甚？快滾，爲父不願見到你！」

柳露蓮微微一怔，不由住下脚來，怯生生地道：「爹，女兒在路上出了點事，躭擱了不少工夫，是故才來遲的，盼您息怒……」

柳三書嘶聲叫道：「滾滾！潑出去的水，嫁出去的女兒，老夫不願見你，你若敢踏進我家門一步，老子便與你斷絕關係！」

柳露蓮一肚子之委屈，正想找父母伸訴，不料老父無來由的一頓瘋罵，她雙眼一紅，眼淚汩汩地掉下來，嗚咽地道：「那娘呢？娘還認我這個女兒麼？」

話音剛落，裡面忽然傳來一個陌生的男人聲音：「柳三書，你道你的算盤我估量不出？別枉費心機了，柳露蓮，你推門進來看看便知！」

柳三書急道：「不准！快跑，遲則不及！」

柳露蓮本就聰明，聞言邊抽出劍來，邊將門踢開，只見老父坐在廳裡椅上，似不能動彈，旁邊站着一個蒙面漢子，一把單刀正架在柳三書頸上！

柳露蓮刹那間明白了老父的心意，但她能眼睜睜的看父親被人殺死麼？「你這是什麼意思？你又是誰？」

那漢子冷冷笑道：「令堂大人在房裡，令尊又在我手裡，你說我想做什麼？嘿嘿，說起來，咱們已是老相識了！上次有人助你，今番相信運氣沒上次的好！」

「原來是你這惡魔？你爲什麼要這樣做？是我柳家與你有仇，還是田家跟你有仇？」

那漢子冷冷地道：「素聞你是位孝女，今日在下正要考驗你，看看傳聞是否有錯！你若要保住令尊令堂的性命，請你以手中的長劍自刎吧！」

「惡賊，你死後必下地獄！」

「罵我下地獄的人，都已在地獄裡受苦，希望你不會例外，否則下地獄的必是令尊令堂！而且你最後也逃不掉！我說得很清楚，你到底要不要做孝女，則悉隨尊便！」

柳三書道：「蓮女，爲父年紀已大，死不足惜，你趕快跑吧，日後再找機會替爲父報仇！」

柳露蓮極力鎮定下來，「我自刎了，你若仍不放家父及家母，我不是白死了麼？你倒會撿便宜！」

那漢子道：「我要殺的只是你一個，何須免費贈殺兩個？老實說，你不自己動手，老子要殺你，還是方便得很，你說得太多了！我喊三聲，你若……」

柳露蓮急道：「且慢！左右都要死，你爲何不敢告訴我你是誰？爲何要殺我？難道怕我報仇？」

那漢子哈哈笑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我若說出來，必須連你父母也殺了，方能保住秘密，你自己選擇吧，老子不勉强你！」

柳露蓮氣得柳眉倒豎，却奈何不得，柳三書道：「傻女兒，你還不快跑！你自刎後，他還不是照樣將爲父及你娘殺死，以保秘密？快跑！否則父母大仇，由誰來報？」

「你女婿會替咱們報仇！爹、娘，恕女兒不孝，先走一步了！」

柳露蓮淚如雨下地拾起劍來，右手不斷地顫抖着，不無依戀。

那漢子道：「我喝三聲，你若還不動手，老子便先殺了汝父！一、二……」

「一刀哥，快救我！」外面突然傳來一個女子的慘呼聲，那漢子神色一變，立即踮脚往外瞻望。與此同時，樑上斜飛兩枝袖箭，直取那漢子。

那漢子是殺手劉一刀，聞得破空之聲，收回單刀，欲往上擋格，突然又改變主意，飛身閃避，那兩枝射向劉一刀的袖箭，便變作射向柳三書。

千鈞一髮之際，但見一條長繩繫着一隻掛蚊帳的銀鈎飛了出來，奇準地搭住椅脚，用力一拉，柳三書連人帶椅滑開四尺，「篤篤！」兩聲，袖箭射在青磚上。

說時遲，那時快，一道人影向劉一刀撲去，劉一刀懸掛着外面那女子之安危，不管一切，自大門閃了出去。只見一位村姑，咧着嘴巴，往內大聲呼號：「一刀哥，快救我！」

劉一刀呆了一呆，怒火剛升起，隨即吃了一驚，向旁一閃，一把長劍已遞了過來，只見來人也是黑布幪面，一綹銀鬚却露了出來，他又驚又怒。「老匹夫報上名來。」

「那天夜裡若要讓你知道，便早已告訴你了，何必留到今天。」來人長劍十分辛辣，招招均指向其要害。

「原來又是你來破壞好事，老子今日非殺了你不可！」劉一刀在道上名頭不小，自出道以來，未曾失手，他是以刀法高明著稱，與其他殺手不一樣，像丁毅及徐飛羽他倆，除了武功之外，尚有許多殺人技倆。

果然，他刀法一展開，立見功夫，幪面老者也不是弱者，長劍見招破招，連消帶打，兩人翻翻滾滾打了六七十招，難分勝負。

這時候，柳露蓮已解開乃父龎穴，持劍奔了出來，咬牙罵道：「死賊，如今輪到姑奶奶消遣你了。」她仗劍自旁攻上去。

劉一刀稍一分神之下，幪面老者左肩微微一抬，兩枝袖箭悄沒聲息地射了出去，射中劉一刀大腿，但見他臉色劇變，柳露蓮趁他刀法散亂，在其脅下刺了一劍。

幪面老者喝道：「退開，提防急狗跳墻。」

劉一刀大喝一聲，轉身撲向幪面老者，忽然顫聲道：「箭上有毒？」

幪面老者語氣十分平靜。「不

錯，對付你這類人，能省點氣力最好！」他擋開單刀，向後跳開，叫道：「倒也倒也！」

但見劉一刀滿臉黑色，步履跟蹌地追前兩步，突然一頭栽倒，不能動彈。

柳露蓮抱拳謝道：「兩次多蒙前輩相救，晚輩及全家均感銘五內，盼前輩留名。」

「老夫殺他，並非爲了你，而是我有個『不良嗜好』，專好殺著名的殺手，你不必謝我！」幪面老者伸手抓起劉一刀之屍體，走了兩步又道：「你還得小心，最好立即與令尊離開此處。」

他話未說畢，正聞柳三書呼道：「允娘允娘，妳醒醒！」聲音十分悲慽，柳露蓮吃了一驚，叫了一聲娘，奔進大門，霍地轉頭回望，已失去幪面老者之踪影！

* * *

一燈如豆，靜寂如死。柳母已被嚇死，柳三書父女相對無言，他倆由黃昏坐到深夜，各想各的心事，滴水未進，半句話不說。

良久，柳三書方嘆息道：「睡覺吧，夜深了，明天葬了汝母，再作打算。」

柳露蓮道：「爹，女兒就是想不通，劉一刀是著名的殺手，他爲何要殺我？」

「他不是要殺你，目標是爲父，恰巧你撞了進來。」

「不，他曾到田家，放火毀屋，又偷襲女兒。」

柳三書想了一下，道：「若照你這樣說，他倒不是來找我的了，但你又有什麼仇家，値得花大錢僱殺手殺你？除非那仇家武功遠不如你。」

「但女兒武功並不高，武林中武功比女兒高的，比比皆是，若有仇家要殺我，也用不着去僱殺手，隨便找個朋友……」

柳三書搖頭道：「隨便找個人可也不行，手脚不乾淨，露出餡來，田鷺飛找上門去，他吃得消麼？嗯，也許人家要對付的是鷺飛，借你來打擊他。」

「女兒也是這樣想，他去河北向馮老爺拜壽，女兒擔心他的安危，是故葬了娘親，便打算去河北一趟！」

柳三書道：「馮老頭曾撫養過鷺飛，此事武林知之者不少，對方一定也已知道，你去河北枉送性命而已！」

「但女兒若不去，心有不甘，死不瞑目！」

「只怕他早已不在河北，你去也是白跑！」

柳露蓮固執地道：「縱使他已不在馮老爺子家，但他家也可能知道他在那裡。女兒找到他，方可提醒他，否則爲人所乘，教女兒於心何安？何況此處已暴露，只怕也不安穩。」

「爲父準備去蘇州走一趟，妳外婆尚住那裡。嗯，你以前不是老想去蘇州麼？這次機會來了。」

「算啦，爹您自個去吧，待女兒找到鷺飛之後，再去蘇州找您。」

柳三書嘆了一口氣，道：「那好吧，女生外向，爹也拿你沒辦法，早點睡吧，今夜恐怕還不能睡得太死。」

次日，父女在村人之幫忙下，葬好了柳母，便返回家裡休息。柳三書也曾學武，但因淡泊名利，很早便金盆洗手，柳露蓮大部分之武功是跟隨師父學的，若單論劍法，柳露蓮的峨眉劍法，尚高過乃父。

父女倆談了半夜才安寢，第二天一早，便分道揚鑣，一向東北行，一個正南方走。柳露蓮有了錢之後，先買了一匹馬，放馬急馳，恨不得立即飛到河北馮峯家。

這天來至鄭州，天色尚早，她一路風塵僕僕，甚少休息，便決意在此過一夜，明早方過河，反正馮家在安陽，不過兩三天馬程。

鄭州是古都，又靠黃河，來往之客商特多，街上行人如過江之鯽。柳露蓮只得下鞍，牽馬而行。一位衣衫襤褸，滿身骯髒的乞丐跪在地上，不斷作揖呼號，哀求路人賞賜，狀甚可憐。

柳露蓮來至跟前，那乞丐左手扯住她的小腿，「夫人，請可憐可憐小的，賞賜點錢，您好心有好報，老天爺會保佑您一家大小平平安安呀！」

這句話正切中柳露蓮的心病，乃邊掏錢邊道：「你放手，我給你就是！」她丟了一吊錢給乞丐，那乞丐這才鬆了手，不斷地叩頭。

柳露蓮走了幾步，忽然覺得小腿傳來陣陣痲痺之感，芳心詫異，回頭一看，已不見那乞丐之踪影。

她心裡暗呼不妙，扯起褲管檢視，只見晶瑩雪白的小腿，無端端佈滿了黑氣，這才知道着了道兒，又幾乎把心肺氣炸，想張口痛罵，因人來人往的，甚是不雅，眼看黑氣逐漸上升，她忍不住淌下淚來，却不敢動彈。

一位書生打扮的路人，見狀訝而問道：「夫人，爲何流淚？是否與家人分散找不到人？前面有一家麵店，請先到那裡歇一歇……咦，你小腿爲何黑腫起來？」

柳露蓮心情不好，說道：「沒你的事，快滾！」她心裡着實發慌，不知該如何處理，又知中了劇毒，不能亂走亂動，難道就站在街頭等死？

忽然，人叢中分出一個人來，

同樣是書生打扮，擠到柳露蓮面前，倏地蹲下身去，伸手在她腿上穴道連封數次，柳露蓮本想罵他無禮，不料目光與對方相觸，但覺十分眼熟，又聞那人道：「小生金書成，夫人不必害怕。」

柳露蓮心頭異樣，眼淚又汩汩地掉下來。「如今可以上馬了。」他扶她上馬，他牽馬而行，一顆腦袋不斷左顧右盼。「下手的是什麼人？」

「是一位乞丐。」

「乞丐？」丁毅眉頭一皺，見行人較少，突然拔身也坐上馬來，雙腿一夾催馬急行。「夫人請恕小生無禮，但此刻解毒迫在眉睫，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馬兒往郊外馳去，越馳越遠，這一帶都是黃泥灘，乃由黃河上流撞流下來之泥沙堆積而成的，寸草不生，沒有隱蔽之所，但背後也看不到有人追來。天快黑了，方見到一座有樹木之高崗，丁毅放馬上去，到了樹林處，方再扶柳露蓮下馬。

提起褲管，但見黑氣已至大腿處，腫得皮膚發亮。「還好，有救！」他先自懷內掏出幾隻瓷瓶出來，先倒了兩顆藥丸，叫她咬碎咽下，又拿出一些藥散來，洒在傷口處。

那傷口十分小，似是針口，不斷沁着黑血，丁毅撕下衣角，捲成布條狀，緊緊將其紮住，然後瞪着她。

柳露蓮啐道：「你看什麼？還害我不夠？」

「姑娘，你眞美麗，自從離開你之後，教小生夜夜難以成眠。」

柳露蓮舉掌要摑他，不料丁毅反把臉湊過去。「若能洩妳心頭怒火，小生寧願吃妳幾掌。」

「皮厚！」柳露蓮粉臉一紅，垂下頭去，益增嬌羞，只把丁毅看痴了。半晌，她抬起頭來，發現他的痴態，又生氣了。「你到底是來佔我便宜還是來療毒？告訴你，你這輩子也休想得……」最後那幾個字，她實在說不出口。

丁毅搖搖頭：「總之，我今生一定要娶到你。」

「我丈夫是人人尊敬的大俠，你是什麼東西？人人厭惡的殺手，你有那一點比得上他的？哼，癩蝦蟆也想吃天鵝肉，不知自量！」

丁毅微微一笑。「那我只好不娶！」說着用力擠揑柳露蓮腿部，他由大腿開始向下擠。「你忍住痛！」只見一股黑血，直噴出來。過了一陣，黑血已能慢慢沁出來，腿上紅腫已消，但黑氣未消，丁毅忽然俯下頭去，張嘴在柳露蓮傷口處吸吮起來。

柳露蓮不由自主地向後縮，却被丁毅雙手緊緊地抓住，他吸一口便吐一口，柳露蓮除丈夫之外，第一次被一個陌生男人這般接觸，是以芳心頗有異樣感覺。

丁毅不辭辛苦，不畏危險，不怕骯髒，最少吸了一百多口，吐出來的血才是鮮紅的，他滿頭大汗，再在傷口上面洒了些藥粉，最後用布帶紮緊，然後噓了一口氣，道：「總算成功八九分了。」

柳露蓮訝然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這幾天你還得服藥，得運功防禦，如今你先運功，運了九個大周天再喚我！」丁毅退到遠處去，此刻天色已經全黑，只鄭州城墻上，隱約有燈火透出，夜風吹動了其衣袂，獵獵作响，他腰桿挺得筆直，一動不動，也不知他心裡在想些什麼。

過了好一陣，方聽柳露蓮道：「行啦，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今天偷襲妳的人，很可能是彭健。」

「彭健是什麼人？怎地我沒聞過其名？」

「他是出道不久的殺手，手段十分毒辣，我不知他爲何會纏上你，也不知僱主到底請了多少個殺手來殺你，總之你得小心，彭健此人可不比劉一刀。」

柳露蓮驚詫地問道：「劉一刀的事你也知道？」

「他是我殺的，我怎會不知道，他就葬在山崗下面。」

「原來那個幪面老漢是你假扮的？」

丁毅嘆了一口氣，道：「此時，除了我之外，還有誰會捨命助你？」

「別臭美了，若我丈夫在此，什麼殺手也不敢上門。」柳露蓮剛說畢，丁毅已哈哈地大笑起來，她羞怒地問道：「你笑什麼？」

「你可知道尊夫在咱們這一行裡面沒有地位？妳別生氣，天下五十名難以下手的名單內，沒有他的份。」

柳露蓮不服氣地道：「那五十個人是誰？」

「這我暫時不說，只告訴妳一件事，武功高、名氣大的人不難殺，相反往往最容易得手，因爲他們在外面的機會多，換而言之，咱們下手的機會也較多，妳別不服氣，今天黃昏，換作妳是他，我看他九成也同樣躲不過，因爲殺手武功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殺人使倆。」

「殺人使倆跟武功沒有關係！」

「沒有直接的關係，殺人之辦法最少有幾千種方式方法，不懂武功的人也能得手，彭健縱使不懂，那一針依然能要了你的命。」

柳露蓮這才無話可說，過了一陣問道：「你比較了解江湖上的事，也曾要對我下手，可否幫我分析一下，要殺我的人是誰？」

「我早已說過，會幫你查出眞相。」丁毅沉吟道：「不過我對你的背景了解不多，很難分析，只能告訴你一點常識，通常僱殺手殺人，有三種原因：第一種是本身武功不行，朋友中也不如對方；第二種是有特殊之原因，不能由自己出面，或者叫朋友代辦；第三種是『熟人』，依愚見認爲對於你不是第二種，便是第三種原因。」

柳露蓮接口道：「不，還有第四種原因，借殺我來打擊別人，比如與拙夫有仇，他們動不了他，或故意要折磨他，是以先殺掉我。」

「這也有可能，但我認爲可能性不太大，且屢次不成功，他還費那麼大的勁作甚？還有一點很重要，很可能徐飛羽要殺我，跟妳有關係。」

柳露蓮不解地問道：「有何關係？我和你本來就沒半點關係。」

「僱主要我殺妳，再派人殺我，目的只有一個：教別人沒法調查僱主之身份，妳明白了麼？」丁毅吸了一口氣，續道：「是以這當中牽涉到一宗陰謀，徐飛羽爲何不立即殺我？因爲他們認爲憑我之本事，要殺妳實是易如反掌，是故徐飛羽根本沒想到妳當日走在我前面，由於情況有了變化，因此他須再徵求僱主之意見，也因此才會將咱們困在那山洞裡，否則以他之脾性，一刀一個不是更乾淨俐落？」

柳露蓮沉思了一陣，雙眼突然發亮。「依你推測看來，徐飛羽所知必比你多，也許他知道僱主之身份，亦也許他根本是僱主的手下，或聽令於僱主，是故，只要咱們找到他，便可能找到僱主，眞相也能大白。」

「找到僱主，也未必能了解眞相，因爲說不定咱們還未弄清楚，已被他殺死了，故此，一切須十分小心、隱蔽、謹愼，方有成功之希望。」

柳露蓮冷哼一聲：「想不到你還這般怕死。」

「這不是怕死，而是不願死得糊塗。」

柳露蓮忽然轉了話題，「適才你說對我之背景不太了解，那你到底了解多少？」

「有關妳的資料，大部份是僱主提供的，小部份是我自己調查到的。」丁毅沉吟了一下才道：「柳露蓮，今年卅三歲，父柳三書、母楊春霞、夫田鷺飛。自小從父學藝，十五歲改投峨眉靜音師太，擅長劍法，據說其劍法已有靜音六七成火候，不過欠缺經驗。嫁夫之後，足不出門，連師門也沒來往，娘家也沒回去過，原因不明……」

柳露蓮冷哼道：「你背得挺熟的，你幾時接到任務的？何時掇上姑奶奶的，爲何我毫無發現？」

「接這筆生意至此，已有一個多月，我在下手前十天，便掇上妳了。本來已要動手，但最後還是等田鷺飛離家之後，而且我又知道妳要回娘家，路上好下手。」

他話未說畢，柳露蓮已尖叫起來：「那天晚上你躲在那裡？」

「我在窗外，只聽見你倆說話，沒眼福看到你們親熱，我好羨慕田鷺飛。」

柳露蓮惱羞成怒地道：「你再胡言亂語，姑奶奶便一劍殺了你！」丁毅長長一嘆，閉嘴不語。

夜風陣陣，深秋中夜寒氣迫人，柳露蓮忘了飢寒，半晌又道：「你說要幫我調查眞相，不知你準備如何個調查？」

「在下至今尚未想到一個比較有把握的方法……嗯，你自己有何準備？」

「我決定先去安陽，找五鳳拳掌門馮峯。」

「那你天亮便過河吧，我仍會在暗中保護你，有必要時，我自會現身與你商量。」

＊　＊　＊

柳露蓮平安地過了黃河，往安陽方向馳去，一路上，未曾見過彭健，也不知他在前頭還是後面，結果她出乎意料地順利，進入了安陽城。

由於有了上次之經驗，這次她儘挑人少的地方走。馮峯在安陽是名人，跟他學過拳的安陽弟子，不知凡幾，是故馮府之地址，一問便有人自告奮勇地帶她去。

馮峯基本上已退隱，目前主持門內事務的是其兩個兒子：馮江和馮河。

經過門公通報，馮河方出迎，上下打量了柳露蓮幾眼，問道：「夫人便是柳露蓮弟婦？」

「正是，賤妾是田鷺飛的妻子，大哥是那一位？」

「賤名馮河，弟婦請進。」

「原來是二哥，老爺子可好？」

「家父身體十分康健，在家休息，已着丫頭去通知他了，稍候便出來相見。」說着已至大廳外，馮河肅手道：「弟婦請進，家兄有事出去，大嫂及拙荊，俄頃便出來相見。」由此可見田鷺飛跟馮家之關係，柳露蓮但覺一陣溫暖，也不客氣，告罪一聲便坐了下來。

馮河在對面坐下來，「一直聽鷺飛提及弟婦，久想過江拜訪，可惜俗務纏身，今日方得相見，弟婦賢慧大方，鷺飛弟果然有眼光。」

「二哥這樣說，教小妹羞愧。

小妹早亦有拜訪之意，只可惜鷺飛整日東奔西跑的，家裡不能沒有人。」

說着話，馮峯已偕兩位媳婦出來，雙方又寒暄了一陣才坐下，丫環立即捧上熱茶。

「老夫上月底生日，只道鷺飛會帶妳來，結果讓老夫大爲失望，但今日又出乎意料。好好，能相見就好，鷺飛那小子也眞厲害，把老婆關了三年，連老夫都要到今天才能見着。」馮峯言畢哈哈大笑。

柳露蓮試探地問道：「鷺飛住了幾天才走？」

馮河道：「爹壽宴後第二天一早他就匆匆走了，咱們留也留不住，爹問他去那裡，他說要去徐州找個人。」

「二哥可知他要去找什麼人？」

「他沒說，咱們也沒問。」馮河聽出點問題來，也試探地問：「弟婦找他是家裡有事麼？」

「沒有……是，是有人要殺我。」

她話未說畢，廳內幾個人已不約而同地問：「誰要殺妳？好大的膽子。」

「弟婦也不知道。」當下便把近來之遭遇扼要地說了一遍。「老爺子見多識廣，可猜得出原因麼？」

馮河道：「依愚見，這件事就落在丁毅身上，他救妳也許是欲故意取得妳之信任，背後還有更大之陰謀。」

「別說得太遠！」馮峯道：「依老夫之見，僱殺手欲殺妳的人，必是鷺飛之仇人，只是咱們猜不出鷺飛最近跟誰結了仇。」

「侄媳也不知道，事實上這三年來，除了新婚那一段時間，他十天也沒有在家兩天，他在外面的情況，侄媳根本不了解。」

馮峯沉吟道：「這就難猜了，不打緊，你且在此住下來，待老夫派人去徐州找找看。」

馮河接口道：「爹，鷺飛怎會在徐州躭太久？他離開之後至今已二十天了，待咱們派去的人到了徐州，已是甚麼時候啦？」

「不然，他既然去了徐州，必有人知道他下一站會去何處，打聽一下也好。」

柳露蓮道：「老爺子，侄媳準備自己走一趟徐州。」

「哎，急什麼？憑鷺飛之武功，江湖上還有多少個人能動得了他？妳就在這裡休息一下！到處亂走，不是自尋死路麼？不必客氣，來到老夫這裡，就等於到妳家一樣。」

柳露蓮本來還想再問馮峯，後來回想一下，又改變了主意。「老爺子對丁毅、徐飛羽等人，可了解？」

馮峯道：「妳所接觸過的，全是殺手行當中的佼佼者，但武林只聞其名，其底細也沒人知道，就像他們是從地底鑽出來的。」

「侄媳始終認爲不通知一下鷺飛，儘管他武功高强，但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侄媳怎能放心住在此處？」

馮峯沉吟了一陣方道：「那妳有何打算？若鷺飛不在徐州，便一站站追下去？」

柳露蓮點點頭，馮峯又沉吟起來，馮河道：「若弟婦堅持這樣做，咱們硬把她留下來也不好，萬一鷺飛有什麼閃失，咱們不好交代。」

馮峯喝道：「廢話！若侄媳路上有閃失，咱們又如何向鷺飛交代？」

「是以孩兒建議讓弟婦去徐州，咱們派門下弟子暗中保護，弟婦明日出發，咱們今夜便先派一批人上路，沿途打點，明早派幾個人跟着弟婦，萬一有事，也立即有照應。」

馮峯聞後點點頭，道：「就這樣辦，你先去找人，要找些武功好的，找些辦事仔細的。」

「孩兒曉得！」馮河言畢匆匆而去，柳露蓮再三向馮峯道謝。

「妳這般客氣，便是生份了，侄媳婦妳先到客房休息一下，秀雲妳帶她去。洗了澡再出來吃午飯。今天非好好休息一下不可，晚上等小兒跟妳交代一些路上該注意的事。」

＊　＊　＊

柳露蓮連日奔波，又心緒不寧，到馮家方鬆了一口氣，是以午飯之後便回房睡覺，一睡便兩個時辰，已有丫環服侍她梳洗出廳吃晚飯。

馮何辦事挺仔細，詳細交代她路上注意事項，還把保護她的人，列出一張名單，紙上並註明沿途與馮家有交情之各地梟雄，另註明聯絡暗號等等。

馮峯着大媳婦取出一封銀子、一個包袱交給她，「路上好用，不要再說生份的話，以免老人家生氣。」

柳露蓮只好收下，心頭甚是感激，一家人又說了一陣話，方回屋休息，由於下午睡了一個好覺，晚上柳露蓮竟然睡不着。

一閉上眼，腦海裡便浮上丁毅的臉龐，她芳心亂糟糟的，幾番暗自責罵自己太不該，迫自己去想丈夫，可是丁毅的影子，很快又翻進腦海裡，一直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次日一早，馮家一家大小已齊集大廳，雖是早飯，也做得十分豐盛，大概有餞行之意。「侄媳婦，

希望妳找到鷺飛之後，一齊回來，咱們再好好聚一聚，江湖無處不風險，虛名如過眼雲烟，是故老夫寧願在家傳子授徒，我也勸過鷺飛多次了，他就是不聽，日後妳要多勸勸他。」

柳露蓮輕輕嘆道：「他若肯聽我的勸告，那就好了。」

當日一家人送她出門上馬，馮峯又道：「河兒，你送她出城。」

馮河及柳露蓮走後，秀雲輕聲道：「爹，媳婦看鷺飛跟她的感情，好像不是很好。」

「胡說！鷺飛不好色，侄媳婦又賢慧，不會有問題。」

＊　＊　＊

丁毅也尾隨着柳露蓮過了黃河，不多久，他憑着多年當殺手訓練成的敏銳感覺，認定已有人跟掇上了，可是對方也是高手，他一路上只能「感覺」到，而看不到，直至柳露蓮進入馮家，他方放下心頭大石。

安陽是座古城，名氣雖响，但又小又舊，連客棧也不成樣子，丁毅一路上爲柳露蓮擔心，是故進了客棧，匆匆用水擦過身，連飯也不吃，便躺下了，本來已很睏，可是上了床，心裡只想着柳露蓮，毫無睡意，腦海裡閃來閃去的，全是柳露蓮的影子。

「老子有大把的銀子，何處找不到女人？何須爲她不寐不食，擔心冒險？買幾個美人，躲在深山裡，生活勝神仙。」

想到此，丁毅跳下床來。「老子現在便先去找個女人試試滋味。」

剛把褲子穿好，又翻上一個念頭：「那些粉頭都是些低賤不堪的女人，殘花敗柳，有什麼好玩，老子把處男送給這種女人，不是很寃麼？露蓮雖然已嫁過，但她高尚，冰清玉潔，大丈夫要找女人，只能找這種的。」他士氣一洩，又坐回床去。

他腦海裡如亂草一般，兩種念頭翻來覆去，最後決定先下樓吃飯。一桌子的佳餚，再外加美酒，丁毅全下不了咽，草草吃了一點，便信步走出客棧。

午後街上行人甚衆，丁毅自然而然地到處走動，把附近之地形全記熟，又到馮家門外走了一匝。他相信只要柳露蓮一離開丁家，他便知道，因爲他所住客棧的窗子，正對着大門。

忽然他又感覺到附近有殺氣，默默觀察了一下，根本看不到人，心頭一動，踅了回去，到大街上閒逛，突然穿進一家賣衣店，裝作買衣物的樣子，看看無人注意，迅速竄進內堂，再由後門溜出去。

出了小巷，他又走進另一家故衣店，買了一套衣服，騙說到內室更換，又自後門溜掉，最後買了一些暗器及應用之物，然後走至遠處。

到了僻靜的地方換了衣服，易了容，然後重新返回客棧，小二及掌櫃根本認不出他來。丁毅也不說破，掏錢另賃了一間房，就在原來那間房之斜對面。

這間房的窗口，仍可觀察到馮家出入之情況。他看了幾眼，關上窗子，這才上床休息，當他小睡醒來之後，走廊上步履聲不絕，原來下午來了不少住客。

丁毅一顆心立即懸起，默默視察一番，未見有可疑人。只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扶着一位不斷咳嗽的老太婆，住進鄰房去。那小女孩一對黑溜溜的大眼睛，看了門縫內的丁毅幾眼，方露出羞澀之態進房。

丁毅立即出房下樓吃飯，這時候，他已恢復了常態，因爲他隱隱覺得這座客棧，今晚必有事發生，是以强迫自己吃飯。心中忖道：「不知這些人是不是要來對付柳姑娘？」

想至此，他又緊張起來，付了賬，故意到店外散步。馮家大門緊閉，外面一片寂靜，表面看來十分平靜，他回身進店，無意中竟發現墻角被人以白粉畫了一個小小的葫蘆。

這是江湖上常用之聯絡暗記，丁毅心生警覺，回房之後，只聞鄰房不斷傳來咳嗽聲，咳得死去活來，那小女孩道：「奶奶，妳躺下睡覺吧，睡着了便不會咳！」

奶奶怒道：「那妳還不餵我吃藥？」過了一陣，鄰房便靜了下來，夜漸深了，客棧亦寂靜如死。

丁毅那裡睡得着覺？帶上兵刃及暗器，正想悄悄去今午自己賃的另一間房，忽然走廊上傳來步履聲及店小二的話音：「客官，這房已有人賃下的，只是他出去之後，至今未返，若他回來，請您立即搬出來，不要教小的爲難。」

另一個聲音，聽來有點不耐煩。「你囌囌嚕嚕地說了三遍啦！若不是找不到房子，老子又怎會麻煩你？這時候還不回來，九成是被親戚留宿，快把門打開吧，賞錢少不了你的。」

店小二把門打開，突然慘叫一聲，接着咕咚咚一聲響，那客人立即跳開，叫道：「什麼事？咦，來人哪，這是座黑店。」

叫聲把客棧裡的人叫醒，紛紛開門探首觀察，丁毅也裝作剛睡醒的模樣，雙手揉着眼睛，開門出來，已聞有人呼道：「快點燈！」

那老太婆又咳嗽起來了：「小羊兒，外面什麼事這般吵的？」

「奶奶，我也是剛醒來，什麼都不知道。」

「年輕人就是貪睡，快扶奶奶出去看看！」

走廊上了點了幾盞燈，只見店小二胸前釘着二枝弩矢，滿臉黑氣，早已身亡，旁邊一個大漢，嚇得聲音冷顫地道：「請你們作証，這跟老子完全沒有關係。」

「咳咳……咱們都在睡覺，誰知道呢？」那老太婆抓着孫女，身子不斷發抖：「見官府的事，老身可不幹……小羊兒，你快回房收拾，咱們連夜走吧！」

「奶奶，如今在深夜，有那裡可走？」

丁毅站在房門外往內望，只見房門對面柱上安着一副雙管弩弓，門頂有一根繩子，小二不知深淺，推開房門，觸動機括，便無端端進入枉死城。

其實店小二只是丁毅之替死鬼罷了，這一點，丁毅比誰都清楚，而機關一定是在自己出外時，有人悄悄潛進去佈置的。

丁毅猛地轉過身去，一眼便見到那小女孩扶着老太婆轉身欲回房。

丁毅見那老太婆正望着自己，嘴角露出詭異之笑容，心頭一動：「這老虔婆好淩厲的目光。」他立即提高警惕。說時遲，那時快，突覺小腹一陣冰涼，丁毅反應可謂不慢，立即後退，飛腿踢出。

「哎！」一個女孩的叫聲响起之後，一條人影已向丁毅撲去，丁毅一直注視老太婆之擧止，料不到首先發難的竟是那小女孩，直至小女孩得手之後，老太婆方向他撲去。此刻，她那裡有半點身負重病，步履蹣跚，老態龍鍾的老太婆的影子？

小腹上傳來一陣痲痺，丁毅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再退回進入房內，順腿將房門踢上。房門一關，便被踢開，但等候老太婆的却是幾把飛刀，飛刀過後，又是一蓬鋼針，丁毅發了兩把暗器，才抓起長劍自窗口射出去。

遠遠站在客棧外，他把劍靠在大腿上，一手入懷，一手運指封住穴道，免得毒氣攻心。

老太婆也出來了，冷冷地道：「丁毅，今夜是你之死期了！」

「丁毅是誰，你們弄錯人了。」丁毅左手自懷內掏出來，把手虛揚一下，老太婆閃開，他却把兩顆解毒丸拋進口裡咀嚼起來。

老太婆見受了戲弄，心頭大怒，持拐飛撲過來，丁毅早已將劍撤於掌中。老太婆是出名的老狐狸，貌似凶煞，實則以游鬥爲主，她用心歹毒，只須困住丁毅，時間一到，他自然毒發身亡，屆時輕易割下首級，便可去取酬勞。

丁毅不承認自己之身份，但他心裡已猜出，對手是道上著名的「黑婆婆」史昭君，武林中殺手雖多，人材雖衆，但史昭君排名必在七名之內，丁毅還比不上她，不過他身經百戰，當然猜得出史昭君之用意，是故不斷後退。

史昭君謹愼地跟進，把丁毅追至馮家圍墻下。「丁毅，看你退到那裡去？」

「在下不是丁毅，是來自東海的金書成，婆婆到底是什麼人？我與你無怨無仇，爲何要殺我？」丁毅大呼起來：「我眞的不是丁毅。」

史昭君聽他語氣不似虛假，不由慢了一慢，手脚稍慢，丁毅袖內突然「嗤」地兩聲，射出兩枝袖箭。

這一次史昭君也着了道兒，因爲距離太短，她祇能避得一枝，另一枝由她乾扁扁的右乳貫了進去！祇聽她怪叫一聲，連忙後退。

丁毅道：「在下眞的不是丁毅，我是被你迫得沒有退路才出此下策！箭上有毒，本門精製解毒丸，你趕快找個地方解毒。」說着向她拋了兩顆藥丸過去。

史昭君不肯伸手去接，直讓藥丸滾到自己脚前，「老身如何相信你？」

丁毅邊走邊自懷內掏出一顆，嘴嚼起來，「信不信由你，這藥丸若無效，在下早已死了！」言畢提氣飛奔。

史昭君見他中了毒之後，居然敢提氣飛奔，不由信了，把地上之藥丸拾了起來，剝開一顆嘴嚼起來，祇覺入口有點苦。「苦口良藥」，她更相信了，又吃了一顆，這一顆吞了下去，手脚卻逐漸痲木起來，這才知道着了道兒，連忙返回客棧。

丁毅袖箭上塗的祇是痲藥，不是毒藥，史昭君慌亂中祇覺痲痺，以爲刀上有毒，是以不敢妄動，而她吞下去的藥丸，當然不是解毒丸，而是痲藥「軟骨酥」。

丁毅冒險跑進一條小巷，見一小院，便强提一口氣，跳了進去，落地之處，正是天井，他立即盤膝運功，硬將毒氣壓住，再慢慢將之迫出傷口，黑血不斷沁出。

由於解毒丸，不是「對症下藥」，是故祇是以內力將毒迫出來，過了一陣，毒氣雖然稍退，但他已是全身濕濡濡的。

歇了一陣，再以藥粉洒在傷口上，再度運功，又迫出一碗黑血，毒未去盡，但人已累得不成樣子，恨不得一頭躺下，好好睡一覺，但他心裡明白，這一躺下，可能便再也爬不上來，是以趁天色未亮，悄悄開了門，閃了出去。

（未完・二）

上文提要：玉堂坊是青樓名妓薈聚之地，一天，朝廷中的十三個宦官（即十三飛鷹）來到玉堂坊，爲首的劉半嶽指名要見名妓怡夢，却不見怡夢出來，遂大怒衝進怡夢房間，不想被半絕師太制住，更發現怡夢亦是個會家子。原來半絕師太重病在身，正接受怡夢內功療傷。此番爲首的兩名太監劉半嶽、孟中魂慘敗……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赴約未如願　閹官下毒手

只見半絕師太掌影翻飛，不到五招孟中魂又再胸口中掌。

半絕師太正要再下殺手，忽見無數寒芒、刀影、暗器自門外直湧過來，正是「十三飛鷹」其餘同黨！半絕師太怒哼一聲：「爾等閹宦，搜刮民脂民膏好事多爲，貧尼正好替天行道！」

方寶玉心中大叫：「這番天下大亂也！」正在思量應變之策，怡夢突然拉着他的手，悄聲說道：「快跟我來……」她內息散亂，聲音微弱，方寶玉雖然年紀幼小，心中也不免有着「我見猶憐」之感。

方寶玉心中大奇，忖道：「門外殺得天翻地覆，怡夢姐姐要我跟她走，又可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驀然瞧見已給劉半嶽撞爛了的窗子，這才明白，原來怡夢是要帶着他破窗而出，逃脫險境。

誰知這一次方寶玉完全猜錯了，怡夢拉着他的手，卻並非衝向窗子那邊，反而把他輕輕一抛，抛上了大床！

方寶玉大感詫異，忖道：「老子又不是嫖客，把老子抛上床幹嗎？」心念未已，突覺床板急速翻動，原來床底下竟然暗藏機關，怡夢把方寶玉抛上大床後，隨即扭動床邊一個銅瓶子，方寶玉整個人立刻便直滾下去。

方寶玉雖然掉進機關，但卻並不驚慌，心想：怡夢姐姐決不會陷害自己。

陡然之間，方寶玉但覺眼前一片漆黑，身子正急速向下直墜，在墜下之際，兀自聽見上面兵刃交擊之聲大作，半絕師太和怡夢正在跟那些太監們展開激戰。

不到一瞬間，方寶玉已掉落在一團軟綿綿的事物上，他伸手一摸，自己似乎正坐着一張厚厚的軟墊，不由暗自慶幸：「這東西挺不錯，否則從這麼高處掉下來，勢必屁股開花！」

隱約間，他仍然聽見上面不斷傳來陣陣兵刃交碰聲響，不禁暗自擔心：「老尼姑和怡夢姐姐也許武功十分高强，但好漢尙且怕人多，何況是女流之輩？」

隔了片刻，又暗自埋怨：「怡夢姐姐也未免太瞧不起老子，一聲不響便把我抛進機關，棄如敝屣……要是老子在她身邊，好好歹歹也可以替她料理一兩名太監！」

原來方寶玉早已接獲訊息，知道京師來了十三名太監，要在翠香院中鬧事，而且爲首一人，正是劉鐵口的兒子劉半嶽。

劉鐵口平時常與方寶玉賭錢喝酒，雖然兩人年紀懸殊，但交情深厚倒是鐵一般的事實。

其實，方寶玉比尤婆子更早知道「十三飛鷹」的事，但到底他怎麼

知道的？

原來，劉鐵口乃是江南烏金幫鐵石堂的香主，而烏金幫與東廠太監、各種稅監一直是死對頭，因此「白眉太監」冷森嚴率衆自京師南下揚州，劉鐵口早已接到消息。

在此同時，峨嵋半絕師太負傷混入翠香院，與青樓名妓怡夢會合，劉鐵口也一淸二楚。

劉鐵口雖然是個老瞎子，但頭腦比誰都更清楚更靈活，知道「十三飛鷹」此行目標，是衝着翠香院而來，既然如此，劉半嶽就極有可能遇上半絕師太！

半絕師太乃峨嵋三大神尼之一，數年前曾與烏金幫幫主「無敵鐵帥」金銅人在黃鶴樓上硬拚三掌，雙方不分勝負，成爲當時武林一段佳話。

劉鐵口既知金銅人尙且勝不了半絕師太，憑劉半嶽的造詣，又怎能稍攖其鋒？

雖則半絕師太不知如何受了重創，但算來算去，劉半嶽多半仍非其敵。

劉鐵口對兒子的所作所爲，雖然痛心疾首，但仍深切盼望他能痛改前非。

方寶玉和劉鐵口，平時吃肉喝酒，知無不談，言無不盡，劉鐵口心中所擔憂之事，方寶玉早已瞭然如胸，因此才在緊急關頭，爲劉半嶽討饒保存了他的性命。

但翠香院形勢大亂，劉半嶽是否可以檢回一條性命，實難估計，至於怡夢、半絕師太的處境如何，也令方寶玉擔憂不已。

正當方寶玉仰首向上，期待怡夢和半絕師太也會跟着掉下來之際，忽然「嘎」的一聲，身邊一道石門緩緩被推開。

一個老者，手持火炬探頭進來，一瞧見方寶玉便叫道：「方少爺，快跟我走！」

方寶玉定睛一看，認得這老者，便是經常和劉鐵口一起擺攤子賣水果的袁老頭。

「且慢！我還要等一兩個人！」方寶玉搖了搖頭，依舊仰首向上直望。

袁老頭也和他一樣不住地搖頭：「不必等了，上面這一場架，最少會打上一兩個時辰，而且誰勝誰負，難以逆料，一個弄不好，太監公公大獲全勝，說不定會有十幾個閹人從天而降，那時候你想脚底揩油溜之大吉，爲時已晚，倒不如趁早逃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袁老頭平時擺攤檔賣水果，與顧客討價還價，總是慢條斯理，每句話都是慢吞吞的，但他這一大堆話，卻是說得奇快無比，簡直有如急口令一般。

最難能可貴的，就是袁老頭不但說得極快，也極清楚，和他平時說話又遲鈍又含糊的作風相比，完全判若兩人！

方寶玉很清楚袁老頭的意思，而且還覺得很有道理，但他想了片刻，仍然又再大搖其頭，道：「怡夢姐姐知老師太身陷險境，我若就此不顧而去，未免太不講江湖義氣，況且那些閹宦武功平庸，雖然人數衆多，不見得便能大獲全勝……」

袁老頭這一次點了點頭，道：「不錯，難怪劉老不死常對俺說，姓方的小鬼爲人挺夠義氣，可惜……」方寶玉眨了眨眼，問：「可惜什麼？」袁老頭嘆一口氣，半晌才道：「可惜你練功不勤，好奇心太重，腦筋更是一塌糊塗，該走的時候不走，該留的時候卻去如黃鶴，連屁也不留下來！」

方寶玉聽得咧嘴一笑，正要反駁，袁老頭突然出手如電，疾點了他身上五個穴道。

方寶玉穴道被制，登時動彈不得，忍不住罵道：「老瘋子，快放了本少爺，否則……」罵到這裏，再也罵不下去，原來袁老頭爲求耳根清靜，索性連他的啞穴也一併點了！

袁老頭挾着方寶玉，在一條又長又曲折又黑暗的甬道上行走如飛，方寶玉心中暗自驚訝：「老瘋子平時說話做事，總是慢似蝸牛，想不到一身輕功，竟快逾奔馬，宛似流星！」

過了好一陣，袁老頭終於挾着方寶玉離開甬道，出口處原來是揚州城外的一口枯井。

這一口枯井，方寶玉以前也曾經在附近玩耍過，但從來不知道在枯井下居然暗藏洞口，一條甬道更是直通揚州城內的翠香院。

枯井旁邊，早有一輛馬車在恭候，袁老頭把方寶玉抛入車廂內，然後對馬伕說道：「先送這小子去見幫主，隨即趕快回來！」馬伕應了一聲，馬鞭抖動，車子便向東北而去。

方寶玉心中暗忖：「幫主？是什麼幫主？」

馬車行駛甚急，但也奔馳了大半個時辰，才在一座叢林旁邊停了下來。

方寶玉本來穴道被制，但半個時辰過去之後，已漸漸自行解開，這自然是袁老頭下手之際頗有分寸，不必他再解穴，方寶玉也可回復正常。

馬車停下之後，馬伕便打開車廂木門，對方寶玉道：「方少爺，到啦！」

方寶玉探頭出外望了片刻，問：「這是什麼地方？」

馬伕嘻嘻一笑，答：「奉幫主諭，此處已被本幫列爲禁地，既不准外人擅自闖入，也不准提及此地原來的名字。」

方寶玉眨了眨眼，道：「你是烏金幫的？」

馬伕道：「正是。」

方寶玉道：「久仰烏金幫主『無敵鐵帥』金銅人武功蓋世，罕逢敵手，正是強將手下無弱兵，閣下的武功，定必不弱。」

馬伕哈哈一笑：「比起螻蟻蚱蜢之類的小東西，自然還是我的武功最高。」

方寶玉下了馬車，本來還想再問兩句，但馬伕在轉眼間已把馬車駛開。

只見這座森林雖然不算很大，但卻林木茂盛，一片蒼鬱，究竟樹林中有什麼陣勢，倒也難以揣測。

忽聽背後有人陰惻惻地在冷笑：「小鬼，你是烏金幫的弟子嗎？」

方寶玉見對方言語無禮，心中惱怒，既不理睬，也不回頭，理若無事地繼續向叢林內走去。

但他走不出兩步，已給一件冰冷東西鈎住了背項的衣衫，那人又再嘿嘿冷笑，道：「老子好言好語問話，你竟敢不理不睬，莫不是個聾子嗎？」

方寶玉見形勢不妙，只得說：「我不是烏金幫的人，你快放了我！」

那人「哼」一聲：「少在老子面前耍花樣！你若不是烏金幫的小狗腿子，又怎會坐着賈老九的馬車來到這裏？」

方寶玉道：「他是老九老八，你比我還清楚，關我什麼事？」

那人沉吟半晌，道：「你若眞的不是烏金幫的人，老子便放你一條生路，但前面大有危險，你快回頭逃命去吧！」語畢，輕輕放開了方寶玉。

方寶玉隨即回頭，但卻不是回頭逃命，而是直盯着那人的臉孔。

禿子見方寶玉並未立刻逃跑，不禁有點詫異：「喂，你怎麼還獃在這裏？」

方寶玉道：「我要找人，而那一個人，多半就在叢林之內。」

禿子眉頭一皺，道：「叢林內惡人、惡鬼遍佈，你若闖了過去，多半不能活着出來！」

方寶玉道：「既來之，則安之，我不怕！」

禿子怔呆半晌，忽然呵呵一笑，道：「好！有種！老子陪你一起進去便是！但你要找的又是什麼人？」

方寶玉到此，本非自願，更沒想過要找什麼人。但禿子突然出現，他不甘示弱，偏偏不肯「回頭逃命」，因此才信口開河，說要找人，但「那人」究竟是誰，卻是連他自己也不曉得。

禿子一問之下，方寶玉只好繼續信口開河，道：「我要找的人，就是烏金幫的金銅人。」他見這禿子對烏金幫似乎頗有敵意，因此把「幫主」、「無敵鐵帥」這些字眼全都刪除，以免再吃眼前虧。

豈料禿子打破砂鍋問到底：「你找那廝有什麼事？」

方寶玉道：「烏金幫有一位香主，借了我十兩銀子，過了期分文不還，而這香主也的確窮得連屁也給窮根堵住，連屁也放不出來，所以只好找他的上司討回債項。」臨急之下，只好胡說八道，暫且應付着這麻煩透頂的禿子。

但他在胡說八道之中，也有點眞實根據，那便是烏金幫鐵石堂香主劉鐵口，的確曾經向他借了十兩銀子，後來輸了，一直未曾歸還。

這件事，方寶玉早已忘掉，把十兩八兩銀子借給別人，對他來說只是家常便飯，就算朋友一定要還給他，他也多半會用這些銀子呼朋引友，大吃大喝一頓散個清光方始安安樂樂。

別以爲方寶玉年紀幼小便財力有限，須知妓院是天下間品流最複雜之地，甘願拿着白花花、黃澄澄金子來花天酒地的浪子登徒、富豪巨賈多得不可勝數，那些鴇母、妓女固然生財有道，即使是雜役小斷，往往也會藉着豪客興高采烈之餘，撈得一點油水。

至於方寶玉，他在妓院中的身份最是特別，既不是雜役小厮，也不是扯皮條的淫媒，但他的乾娘是鴇母，翠香院中最紅、最當時得令的幾位名妓，都對他十分疼愛，這多半都是因爲他嘴甜舌滑，往往能哄得姐姐們開懷歡笑，姐姐們高興，嫖客們也自是笑逐顏開，打賞給方寶玉的銀子，數目往往足以令人咋舌。

此外，方寶玉又是個經常贏錢的賭徒，打從八九歲開始，幾乎無賭不精，而且越賭越精，到了十二三歲，賭術更加精通，總是輸少贏多，這全然是因爲在賭術之中，再加上騙術之故。

十兩八兩銀子，別說是他和劉鐵口有深厚交情，便是萍水相逢，急人之難把這些銀子借出去，他也是決不會向別人追討回來的。

至於他說要向烏金幫幫主金銅人追討劉鐵口的欠債，當然只是借題發揮，絕非眞確。

但禿子一聽見此事，居然立刻點頭不迭，態度異常認眞地說道：「十兩銀子，數目可不小，那個什麼香主臭主既不認帳，你轉向金銅人那廝追討，自是天經地義，合情合理之舉！」

方寶玉心中愕然，忖道：「這賊禿竟然把老子胡說八道的謊話當作皇上的聖旨……什麼天經地義，合情合理，眞是他媽的狗屁不通！要是烏金幫幫衆人人都欠帳不還，而所有債主都找金銅人還銀子，這金銅人豈不是要變成破銅廢鐵了？」心中雖然大罵禿子狗屁不通，貓屁豬屁也不通，但難得這斷居然相信了自己的話，自是阿彌陀佛，上上大吉之至。

那禿子又對方寶玉說道：「你放心好了，這十兩銀子的欠債，儘管包在老子身上，要是姓金的斗膽短少你一文錢，老子就用這金鈎把他的舌頭拔了出來！」說着，把左手的金鈎虛晃幾下，神態一片認眞。

方寶玉陪笑兩聲，道：「尊駕仗義相助，小弟感激不淺，敢問前輩高姓大名？」

禿子桀桀一笑，道：「老子姓洪名小刀，但如今年歲大了，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做洪老刀。」

方寶玉心中暗道：「什麼小刀老刀，照老子看，該叫做洪老鈎才對！」

洪老刀又瞧了方寶玉一眼，道：「老子縱橫江湖數十載，閱人久矣，瞧你的骨格，倒是一塊上乘的練武材料……唔……這樣吧，待一會老子打敗了金銅人，便在這林子裏收你爲徒，把老子最得意的武功傾囊傳授給你，哈哈，就算你一場造化吧！」

方寶玉恍然大悟，原來這禿子是要來對付金銅人的，說不定兩人早已定下了決戰之約，恰好給自己適逢其會碰上。

方寶玉跟隨着怡夢兩三年，也學了一些拳脚功夫，但總是有着花拳繡腿的感覺，因此練了又停，停了又練，甚至越練越不像話。

此際，洪老刀說要收他爲徒，他只是含含糊糊應了一聲，心中所想的卻是：「你要收本少爺爲徒，不是不可以，但閣下眞正功夫怎樣，還須見識方可定論。要是嗓門粗大手下軟弱，三招兩式便給金幫主殺得片甲不留，屎滾尿流，老子又怎能拜你爲師，說不定只能在你老人家墳前拜幾拜罷了！」

洪老刀只見他眼珠子骨碌骨碌地亂轉，卻不曉得他的心意，便說道：「別害怕，有我在你身邊，金銅人決不能損你一根汗毛。」一面說，一面帶着方寶玉繼續向林子內走去。

兩人走了百餘丈，但覺林木漸漸稀疏，再走片刻，前面更有一塊相當寬闊的草地。

草地上，紮着幾座帳篷，帳篷外又豎起了幾十面旗幟，旗幟上有些繡着一個斗大的「烏」字，有些繡着一些奇形怪狀的圖案，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方寶玉本來目不識丁，但這兩三年以來，怡夢經常教他唸書識字，日積月累之下，總算認識了幾百個粗淺的文字。

這個「烏」字，方寶玉倒是認得的，一看之下，又禁心中大罵：「烏者，是烏合之衆嗎？怎麼只繡着一個『烏』字，既是烏金幫，最少也該加上一個『金』字才較像樣。」

忽聽洪老刀發出一聲巨喝：「金銅人，老子來了！」

他這一聲巨喝，雖不致風雲色變，山搖地動，但卻也震得方寶玉雙耳嗡嗡亂響，方寶玉心中惱怒：「他媽的禿頭老甲魚，來了便來了，把嗓子拉得像老貓叫春般又有個屁用？」

洪老刀大聲喝叫，威勢看來極是不弱，但這一聲喝叫，除了嚇得林內鳥兒亂飛之外，卻沒有其他什麼反應。

洪老刀「哼！」一聲，又大聲叫道：「姓金的，三年前你我定下今天這一場生死決戰，是講好不見不散的，老子如今已單刀赴會，你怎麼不敢出來，莫非想臨陣退縮，做個縮頭烏龜嗎？」

他的話，已很不客氣，料想金銅人勢必忍無可忍，立刻就會現身，和自己決一死戰。

豈料四周靜寂，竟似空無一人！

洪老刀大怒，衝向其中一座帳篷，左手金鈎狠狠一扯一劃，無匹勁力恍似山洪暴發，偌大一座帳篷登時被金鈎撕裂，繼而倒塌。

帳篷一倒塌，只見裏面最少有十幾個黑衣漢子，但卻並不是站着，也不是坐着，而是一個疊一個，亂七八糟地躺在地上。

洪老刀「噫」一聲，嘟嚕着說道：「他媽個巴子，搞什麼王八把戲？」再瞧一眼，臉上神情已變。

只見這十幾個黑衣漢子，竟然全都呼吸中絕，雖然看不出受了什麼樣的創傷，但肯定全都慘遭毒手，再也活不了。

忽聽方寶玉「啊！」一聲大叫：「洪前輩好武功，你老人家只是金鈎輕輕一劃，這些烏合之衆全都要遭殃！」

洪老刀怒道：「少胡說八道，這些人不是老子殺的！」

方寶玉似是一呆，半晌接道：「想來也不像是你殺的……」其實他早知洪老刀並未殺人，但仍然隨口亂叫，正是唯恐天下不亂。

莫非方寶玉半點也不害怕嗎？當然不是，但他這數年以來一直在妓院、賭場市井等混雜之地打滾，臉色早已磨練得大大異乎尋常孩童，縱使心中害怕，往往仍能臉上

不動聲色，渾若無事，除非牙關打顫面如土色，那自然是無計可施，再也難以掩飾過來。

實則洪老刀心中驚訝的程度，絕不下於方寶玉，雖在霎時間未能查悉這些烏金幫幫衆究竟如何慘遭毒手，但此事絕不簡單，殆無疑問。

洪老刀再向其餘帳篷查看，只見所有帳篷內，都是屍骸枕藉，慘不忍睹。

到最後，洪老刀來到了最大的一座帳篷。

洪老刀知道，這座帳篷，當是烏金幫幫主「無敵鐵帥」金銅人駐脚之所，但照目下情況看來，烏金幫顯然遇上了一場極恐怖的殺戮，而且敵人出手之兇殘厲害，實屬匪夷所思，駭人聽聞，究竟金銅人是否也已死在帳篷之中，頗難逆料。

洪老刀在帳篷前佇立半晌，又望了方寶玉兩眼。

方寶玉心想：「這個什麼洪老刀洪銹刀是金銅人的死對頭，自然盼望烏金幫全軍盡墨，金銅人整個身子給熔爲漿汁！」

又過了半晌，洪老刀忽然喉嚨發出「咯咯」之聲，接着問方寶玉：「照你看，金幫主是否也和其他幫衆一般，慘遭毒手？」

方寶玉一怔，怎麼這禿子忽然又好像對金銅人客氣起來，稱呼他做「金幫主」？

見風駛舵，鑑貌辨色處事，此乃妓院中人應對嫖客之不二法門，既然洪老刀言語上對金銅人有所改變，方寶玉也就順着他的口氣，皺眉眨眼道：「金幫主武功不弱，敵人雖然惡毒厲害，但不一定也能把他殺掉……」

這回答模稜兩可，答了等於不答，但洪老刀卻不迭點頭，道：「你說得不錯……不錯！」

方寶玉盯着洪老刀的臉，見他站在帳篷外一直遲疑不決，彷彿沒有膽量掀開這座帳篷，又似是謀定而後動，看清楚四週的境況才再作打算。

又過了片刻，忽聽帳篷之內，有一陣低沉呻吟聲傳了出來，洪老刀一聽之下，立時臉色驟變，隨即撲前，左手金鈎一撇，帳篷打開一道長長的口子。

只見帳篷內只有一張豹皮大椅，椅子上斜斜地躺臥着一條大漢，年紀大概四十五左右，顎下有一顆青痣，胸膛毛茸茸地敞開了衣衫。

方寶玉雖然從未見過這大漢，但以前曾聽劉鐵口多番描述，知道眼前此人，正是烏金幫幫主「無敵鐵帥」金銅人，但瞧眼前光景，這位金幫主臉如紙白，雙手不住劇烈顫抖，顯然是身受重創，雖還有一口氣吊着半條命，但「無敵」這兩個字，無論如何再也和他扯不上半點關係。

洪老刀掀開帳篷，乍然間瞧見金銅人竟陷入如斯田地，不禁臉如土色，彷彿自己也和他一般受了重傷。

金銅人是烏金幫創基立業的大梟雄，帮中子弟少說也有八九百之多，二十年來一直睥睨江南武林，「無敵鐵帥」這四個字，倒不是他自吹自擂往自己的臉上貼金，而是江湖中人對他推崇備至而相贈的外號。

只見金銅人雖然臉色極差，但一瞧見洪老刀走入帳篷，卻哈哈大笑：「咱們早就說好，這場決戰不見不散……很好，眞的很好！你終於來了……」說到這裏，巍巍巔巔地站了起來，又從豹皮大椅右側取出一把五環紫金刀，刀鋒直指着洪老刀的胸。

金銅人「嘿嘿」一笑，接着說道：「來吧！三年不見，且看你的武功是否大有進境……」洪老刀卻只是呆楞楞地瞪着他，一言不發。

倏地，一條細小身影越過洪老刀，直擋在金銅人跟前，正是方寶玉。金銅人濃眉一蹙，喝道：「小鬼頭，快給俺滾開……」喝叫雖然響亮，但尾聲卻已力不從心，又是沙啞又是顫抖。

方寶玉雖然面對五環紫金刀刀鋒，但卻絲毫不懼，連嗓子也彷彿比金銅人更粗更大：「我知道，你就是金幫主，是一條英雄好漢，但你可也別把洪老前輩當作一條狗熊！」

洪老刀聞言，不禁奇怪地望住方寶玉，不曉得他何出此言。

金銅人也是大爲詫異，深深吸了口氣，道：「小兄弟，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方寶玉「哼」一聲，道：「你要跟洪前輩決一死戰，本來是誰也干預不了的，但你此刻已身受重傷，若還堅持要在此時此地與洪前輩比武，那麼簡直是瞧不起洪前輩，因爲如此一戰，縱使把你殺敗，又有什麼光彩可言！」

方寶玉這番話，倒是振振有詞，金銅人聽了，雖則臉露不以爲然之色，但卻也無可反駁，只好悶哼一聲，雙目圓睜直瞪着洪老刀的臉。

洪老刀默然半晌，突然振臂厲聲大叫：「是誰幹的？」這一聲厲叫突如其來，方寶玉猝然不防，給嚇得整個人跳了起來。

金銅人卻異常鎮靜，嘆道：「你要是早來一刻，說不定也會和我一般遭遇……哦……」還沒說完，人已「咕咚」一聲栽倒下去。

洪老刀立刻搶前，伸手搭住金銅人右腕脈門，半晌才喃喃自語：「好厲害的內家陰勁……」再探金銅人鼻息，只覺呼吸竟然極是微弱。

方寶玉忍不住問：「金幫主有救嗎？」

洪老刀眉毛倒豎：「老子爲什麼要救他？」

方寶玉道：「前輩若不救回金幫主性命，將來又怎能與他決一死戰？」這番道理，就連他也沒想到，遂表贊成。

當下立即掏出幾瓶藥粉，又塗又餵服，接着更運勁爲金銅人療傷。方寶玉在旁注視，心想：「這洪銹刀倒也古怪，他此行本是要對付金幫主，豈料決戰不成，反而要大費周章挽救敵人的性命。」

只見金銅人在洪老刀全力搶救之下，傷勢似乎漸有起色，但一張臉卻漸呈紫藍，一時間也不曉得是否眞正有效。

便在此際，林中傳來一陣急驟馬蹄聲響，接着人聲嘈雜，有一大羣漢子湧了進來。

其中數人，竟先搶入金銅人的帳篷內，一見洪老刀便怒聲疾喝：「洪禿子，你好兇狠的手段！」不由分說，三件寒芒四射的兵刃已破空劈至。

這三件兵刃，是判官筆、流星鎚及鐵鶴爪，幾乎完全不分先後一起襲向洪老刀背門。

洪老刀正全神貫注，爲金銅人輸送內力療傷，豈料尚未大功告成，卻遭遇敵人在背後無情地擊殺，此情此景，實在兇險之極。

但就在這個千鈞一髮間，帳篷頂上突然裂開一個大洞，一條快絕無倫的身影直罩下來，而且身影未至，一條逾丈長鞭已把三件兵器齊齊捲起！

擊殺洪老刀的三人，立時倉皇後退，方寶玉定睛一看，只見這三人全是棗紅衣衫，腰繫玉牌，正是烏金幫中的三大護法。

烏金幫三大護法，分別是「九天判官」聶秦、「天星居士」柯亮秋及「天涯鶴叟」蘇雲晴。

聶秦，人稱「九天判官」，九九八十一路「鎖命追魂筆」招式縱橫，柯亮秋的「流星千變譜」神出鬼沒，而蘇雲晴的「鶴爪無定殺」更是防不勝防，往往能在一招半式間殺敵制勝。豈料這三人的成名兵刃，竟在一刹那間同時給人捲走，那簡直是匪夷所思，無法想像之事。

聶秦、柯亮秋、蘇雲晴三人又驚又怒，只見在洪老刀身邊，已站着一個面如白玉，神采俊朗的青袍人。

這青袍人約二十四五歲，模樣看來極是斯文，若不是手中有一條逾丈長鞭，昔才更是電光石火之間把三大護法名刃同時捲走，實在難以猜想，如此人物竟能具有如此武功！

聶秦等並不認識這俊美的青袍人，但方寶玉卻立刻歡笑起來，大聲叫道：「米二公子！」聶秦等又是一愕，什麼「米二公子」，究竟又是何方神聖？

那米二公子淡淡一笑，對方寶玉說：「你今天眞是大大的走了運，若是早到此地片刻，恐怕已給老妖怪震碎了下半截！」

方寶玉一呆：「什麼叫震碎了下半……」突然住口，顯見心中已恍然大悟。

帳篷外，早已人聲鼎沸，驚呼聲、怒喊聲以至哭叫聲此起彼落，未幾，兩條精壯漢子搶入帳內，神色倉皇，似有極重要事情向聶秦等稟告，但一進入帳篷內，瞧見這般情況，卻不免怔呆住不知如何開口。

最後，還是聶秦定力最強，喝問：「什麼事？快說！」其中一條漢子驚魂稍定，才道：「金石堂、青石堂、還有木石堂的數十兄弟，都已慘遭殺害，而且死狀都是一樣的……他們……他……他們……」

聶秦臉色一沉：「虧你是練武之人，究竟事情怎樣，何以吞吐慌張，莫非給嚇得連祖宗姓什麼都忘掉了？」

那漢子臉上一紅，半晌才接着說道：「這數十兄弟，全都給內家重手震碎下陰，內勁更直透小腹，腸穿肚爛而死……」說到這裏，竟再也無法自控，轉過臉彎低腰嘔吐不止。

聶秦臉色倏變，失聲道：「莫非是『震宮斷魂手』……」此言一出，柯亮秋、蘇雲晴無不相顧駭然。

那米二公子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正是『震宮斷魂手』。環顧當今武林，這一手功夫能夠使得如此精湛兇厲的，恐怕就只有一人而已！這人必然就是『白眉太監』冷森嚴！」

「冷森嚴！好一個閹賊！」聶秦恨得咬牙切齒，但隨即怒目瞪視着米二公子，喝道：「你又是什麼人！竟敢擅闖本幫禁地？」

米二公子尚未答話，方寶玉已大聲說道：「老爺子怎麼不問問我又是何方神聖？若說今天擅闖禁地之人，恐怕眞是多如牛毛，但最要命的，卻還是那個什麼白眉閹賊，一出手就把你們衆多夥伴變成『斷氣太監』！」

聶秦聽得臉上陣紅陣青，正待要發作，但眼下形勢亂七八糟，那米二公子又似是與這小孩同一路數，若再起衝突，已方縱然人多勢衆，但未必便能佔上便宜，何況敵

暗我明，這林子內外是否尚有敵人埋伏，實難逆料，唯有暫且强忍怒氣，不與方寶玉計較。

米二公子忽然嘆了口氣，對聶秦說道：「爾等行事魯莽，一衝入帳，便險些對洪老前輩突施殺手，難道竟沒看出，他正在爲貴幫幫主運功療傷嗎？」

聶秦、柯亮秋、蘇雲晴初時的確並未察覺到這一點，其後形勢稍定，自然瞧得一清二楚，但聶秦在幫中地位頗高，向來老大自居，視旁人如無物，如今竟在一個照面間給米二公子以長鞭捲走兵刃，自是怒氣難平，故此在言語之間，絕不客氣。

不料方寶玉更不客氣，若非形勢不利，聶秦早已出手對他重重懲治。

倒是柯亮秋比較明白事理，而且對這年輕俊美的米二公子的武功心悅誠服，當下說道：「柯某等甫入帳中，不問情由立刻便動手，這一點確是錯了，只是閣下來歷不明，是敵是友難以逆料，敢請米兄把話說清楚些，以免彼此有所誤會。」

米二公子雙眉一軒，但他尚未開口，突聽帳中一人狂呼大吼，聲如巨雷：「都是酒囊飯袋！自己錯了便是錯了，不向人家鄭重道歉，還要人家把話說清楚些，這算是他媽的什麼屁話！」這大聲吼叫之人，赫然正是金銅人！

聶秦、柯亮秋、蘇雲晴無不臉紅耳赤，羞愧難當。只見金銅人已站立起來，雙目仿似銅鈴般轉來轉去，隔了半晌又再罵道：「平時你們都是威風八面，不可一世！但今天，閹宦一到，立刻就把咱們殺個狗血淋頭……什麼烏金幫，自幫主以下，全都是他媽的第九流垃圾！你們快滾！統通滾！一個也別剩下來丟人現眼！這個烏金幫，就此散了也罷！」他越說越是氣憤，一雙眼睛血絲暴現，有如一頭受了重創的獅子。

方寶玉冷眼旁觀，只見金銅人在重創之後，竟能在片刻間「聲威大振」，反而洪老刀本來精神奕奕，如今卻面如紙白，冷汗如雨，有如死狗般身子斜斜挨在大椅旁邊。

金銅人大發脾氣，聶秦等三大護法立刻誠惶誠恐，齊齊跪下，恭聲說道：「屬下等愚昧無能，請幫主降罪！」

金銅人「呸！」的一聲：「爾等固然愚昧無能，我這個幫主更是屁也不如，今天烏金幫栽了一個大大的觔斗，近百兄弟變成了『斷氣太監』，這等奇耻大辱，連想一想也得嘔吐三晝三夜，這個烏金幫，還能不散，還能繼續下去嗎？」說到後面，聲音並不兇厲，竟變得無限悲愴，到最後更嗚咽流淚，身子軟軟癱瘓，直躺在大椅之上。

聶秦等三大護法睹狀，也同樣嗚咽悲叫，如喪考妣。

方寶玉越看越不是味道，突然掏出一撮骰子，撒在地上。

當時用骰子賭博，每每用六顆骰子，一擲之下，必須要有四顆湊成相同點子，然後再看其餘兩顆所湊成的點數比鬥大小，比方有四顆是一點，其餘兩顆是五點和六點，那麼這兩顆點子便形成了一張「虎頭」，若是三點及一點，那便是「鵝牌」，以牌例計算，自是「鵝牌」贏了「虎頭」。

方寶玉連擲幾下，點子都湊不成對，於是再擲，最後終於擲出了一個「人牌」。

金銅人起初全沒理會這小孩在幹什麼，到後來見他越擲越是起勁，忍不住問：「你在幹什麼？」

方寶玉伸手一指，道：「嘿嘿，居然還是個『人』！」

金銅人「霍」聲站起，雙目凝注着地上的六顆骰子：「是『人』又怎樣？」

方寶玉道：「貴幫有一位香主叫劉鐵口，他會教我用骰子算命卜卦。」

金銅人「哼！」一聲，又坐了下來，不再理會方寶玉。

金銅人不理會方寶玉，方寶玉也不理睬他，卻用手指在地上挖了一個小洞，小心翼翼把兩顆四點朝天，合共湊成一個「人牌」的骰子埋在洞內，然後再把泥土蓋上，不但口中唸唸有辭，最後更手舞足蹈，仿似和尚道士在打齋做法事一般。

金銅人臉露狐疑之色，但仍不理睬，米二公子卻莞爾一笑，道：「方少爺，敢問此舉有何深意？」

方寶玉又唸了一陣符咒，才道：「此舉只有淺意，並無深意，只要不是個白癡，定必明白。」

米二公子又是一笑：「你就把我當作是個白癡好了。」

方寶玉哈哈一笑：「米二哥心中早已雪亮，何癡之有，你只不過是故作謙詞，代替其他癡呆之人，要我剖說得明明白白罷了。」米二公子眨眨眼睛，不再說話。

金銅人再也按捺不住，倏地喝道：「少在本幫主面前裝神弄鬼，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方寶玉悠然一笑，道：「烏金幫不是已經散了夥嗎？怎麼你還自稱『本幫主』？」他年紀幼小，但卻膽敢公然嘲諷「無敵鐵帥」金銅人，聶秦等無不勃然變色。

金銅人也是臉色一寒，但隨即却又長長地嘆一口氣：「你說得是，我再也不是個什麼幫主，只是一個白癡！」

方寶玉道：「癡與不癡，在乎一心。」忽然又跪了下來，向埋在地上的兩顆骰子拜了又拜。

米二公子道：「方少爺，你在拜什麼？」

方寶玉道：「難道你沒瞧見，我埋在地上的是『人』嗎？」

米二公子道：「那又如何？」

方寶玉嘆了口氣，又搖搖頭，道：「沒有了『人』，辦什麼事都不成啦！這個什麼烏金幫的禁地，如今只有死人，沒有活人，無人怎辦事？無人又怎能爲死了的人，斷氣太監報仇雪恨？」他越說越是激憤，突然雙拳亂打，打向埋葬「人牌」的泥土上，同時疾聲呼叫：「你們這些死人，想必是早早就該死了，如今一死，正合天意，此謂之順天應人，又關其他人屁事！」

金銅人聽得雙目暴睜，屢次欲言又止。方寶玉連眼角也不瞧他一眼，又快續說道：「有人好辦事，無人辦個屁事！死人也好，死太監也好，你死你的，此後天打雷劈，只劈孤墳野塚，其餘之人，不管是鐵人也好，銅人也好，統統拍拍屁股溜之大吉，此謂之明哲保身，免除後患，萬事如意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也！」

方寶玉越往下面說，金銅人的臉色就變得越是難看，到了最後，簡直變成了紫醬一般顏色，兩條胳臂上上下下骨骼更是不斷「啪啪」作響！

聶秦首先按捺不住，搶前便要伸手打方寶玉臉頰，但他的手還未伸出，已給金銅人毛茸茸的巨手拍開！

聶秦急道：「幫主，這小子言出無狀……」金銅人卻揮了揮手，眼神一片空洞：「不！他說得好！罵得更好！我若不是怕了那些閹宦，要明哲保身，又何必退避三舍，做得縮頭烏龜？」

方寶玉瞧着他，忽然說道：「倘若眞有如此魁偉壯大的烏龜，倒也罕見。」

金銅人沒有答腔，卻突然屈身跪下，雙手合什口中唸唸有詞，隔了好一會，伸出雙手，把方寶玉埋在泥土下的兩顆骰子挖出。

他捧着這兩顆骰子呆呆地瞧了大半天，突然仰天狂笑，道：「誰說咱們烏金幫沒有活人？」語聲未落，反手一拍，竟把兩顆骰子嵌入眉心穴上的前額！

這兩顆骰子，在金銅人額上掛列得十分整齊，上面一顆是四點，下面一顆也是四點，合起來正是一張「人」牌！

聶秦等三大護法無不駭然失色，只見這張「人」牌，全部點數都是紅色，但和金銅人額上迸射出來的鮮血相比，卻幾乎等於沒有了顏色！

金銅人把兩顆骰子嵌入前額，雖然弄得滿臉血淋淋十分可怖，但他雙目卻立時寒芒暴射，一幫之主的威嚴盡顯無遺。

聶秦一見之下，已明瞭金銅人的心意，連忙又叩又拜，恭聲說道：「幫主英明，此後幫主弟子，定必誓死效忠，跟隨幫主聯手對付朝廷貪官污吏、閹宦狗黨、土豪劣紳……」

聶秦表明心迹，帳內帳外所有烏金幫護法、幫衆無不隨聲附和，士氣大振！

金銅人「呵呵」大笑，忽然一手抓起方寶玉，把他放在自己肩膊上，笑道：「小兄弟！承蒙您來一記當頭棒喝，把我這個白癡從夢中驚醒，烏金幫副幫主一職，就由你來擔當吧！」

方寶玉連忙搖頭不迭：「這個可不敢當！我人小武功低淺，要是做了貴幫的副幫主，只怕人人不服！」

金銅人道：「是我要你做這副幫主的，誰不服你，也就等如不服本幫主。」

方寶玉仍是堅決推辭：「人貴自知，明白做不來的事，又豈可硬充好漢？」金銅人無奈，只得作罷。

金銅人放下了方寶玉，隨即俯身去看洪老刀：「老洪，你怎麼啦？」

洪老刀此時已臉色稍爲好轉，但他內力損耗頗大，說話仍然上氣不接下氣，他一開口便罵：「老子操你奶奶的……這……算是一場什麼樣的決鬥了？」

金銅人嘆了口氣，道：「當年咱們爲了一點意氣之爭，訂下今天這場決戰，豈料白眉閹宦比你來早一步……若不是米二公子及時趕到，恐怕連我也得變成『斷氣太監』啦！」

洪老刀緩緩站起，目注着米二公子，道：「閣下可是揚州人氏？」

米二公子搖搖頭，道：「晚輩來自京師，是開雜貨店的。」

洪老刀心中大感詫異，心想：「這小子氣度不凡，看來無論如何跟雜貨店這等行業扯不上關係。」但米二公子既不願多說下去，一時間也不便勉强追問。

金銅人忽然又嘆息一聲，對洪老刀說道：「咱們本來有一場決鬥，結果打不成，還要勞煩您老人家損耗內力爲俺療傷，經過這一番折騰，這場決戰取消了吧！要是閣下堅持要戰，俺只好束手待斃，算是還給你這番救命之恩！」

洪老刀「哼！」一聲：「堂堂一幫之主，原來如此無賴！」

（未完‧二）

上文提要： 羅一沖雖是三水幫的總護法，竟被陶克打至流血重傷而逃，陶克自己亦受了刀傷，冬瓜唐受傷更重，由成石協助找丁大夫治傷，成石因助拳招致老父被三水幫的人嚇死，還要殺成石，來的人是洪大川、白水青。陶克等人探過土地廟之後，回成家村居住，發現洪、白的來勢洶洶，先叫成石迎敵，三人藏起來暗中協助……



棒打江山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辨別老人容貌　師徒相認黯然

好凌厲的一刀斜劈過來，成石的身子一偏，那把劈柴的尺半窄刀已迎擊上去。

只見碎芒迸濺中成石的左足已暴踢過去，「轟」的一聲踢得大漢打橫往外撞去。

洪大川揮刀殺來了。

屋子裡閃出一個人來，陶克的木棒已把洪大川的一刀擋住，却也令洪大川大吃一驚。

他拔身疾退三丈，便白水青也楞住了。

陶克只站定，常在山與冬瓜唐便也冷笑着走出來了。

洪大川戟指陶克，驚怒交加的道：「好小子，你躲在這兒呀！」

陶克道：「你應該說等，我們不躲，我們在等，姓洪的，我們已經等你們兩天半了。」

洪大川叱道：「等爺們？」

「不錯，而且等到了。」

「等到又怎樣？」

「那要看你們三番兩次找上門的目的是什麼。」

「老子們的目的很簡單。」

洪大川說着，又戟指閃退牆邊的成石：「爲了這小子，他的多管閒事，令我們有極大的損失，他不能活。」

陶克冷冷道：「他多事？你知道他是誰？」

洪大川吼道：「我管他老鳥老蛋，他非死不可！」

陶克道：「他乃我們小師弟，姓洪的，師弟幫師兄，這叫多管閒事？」

猛一楞，洪大川道：「狗屁，你小子少唬，姓陶的，你我之間有得拚，但都等我們把這小子宰了以後。」

陶克嘿嘿一聲，道：「姓洪的，你竟然人頭猪腦，我們豈會聽你嚷嚷，今天你倒楣。」

冬瓜唐緊接一句：「你們三個王八都倒楣。」

他又指着白水青，道：「姓白的，你在老子的兩臂留了幾條疤痕，沒分輸贏，你小子就撒鴨子，今天正好接着幹，奶奶的，誰逃誰是王八蛋。」

白水青咬牙怒道：「你以爲老子含糊你呀，兒！」

陶克急忙對常在山道：「二弟，姓白的交給你了。」

常在山當然明白大哥的意思。

冬瓜唐更明白，大哥這是擔心他的傷才結疤，萬一再裂口，就慘了。

常在山怕冬瓜唐不聽話，抖起扁擔就打向白水青，他口中厲叱：「吃老子一扁擔。」

「彭！」

扁擔打在刀口上，飛起一片碎木屑，但白水青覺得右臂有些痛又

麻，不由暗吃一驚。

陶克又對成石道：「人家用刀照你砍，小弟呀，你爲什麼不回敬過去？」

成石大吼一聲對準大漢子殺過去了。

這兩個人再一次幹上，便幾乎就是不要命的殺在一起，只不過三五招之後，大漢顯然不是成石對手，被成石的劈柴刀砍得只有招架之功。

洪大川又遇上陶克了。

他心中實在一百個不願意，因爲他不但知道陶克的木棒古怪，而且棒身藏有刀，他不但需要提防頭上挨棒，更要注意挨刀。

羅一沖挨的一刀就令洪大川心驚肉跳。

對敵之時有了這許多顧忌，洪大川只一交上手便處在下風，他只有拚命的招架。

一旁的冬瓜唐看得精神大振，因爲哥兒三沒有一個不壓過敵人的。

那個與成石拚殺的大漢，被成石逼在茅屋門口來了。

冬瓜唐就在他身後突然大叫一聲：「看刀！」

大漢吃一驚，側身疾閃又回頭看，右手腕上着實被成石的劈柴刀砍得見骨。

「卡！」

「唔！」

大漢的鋼刀落地了，他左手托起右肘就跑，一邊跑一邊叫：「操你娘，老子的手啊！唷！」

冬瓜唐根本沒出刀，他此刻高聲叫：「嗨，我是叫你看我小弟的刀，你回頭看我幹什麼？」

就在這時候，突聞「彭」的一聲大响……就見……

白水青踩着碎步往前竄，差一點沒有爬在地上，他在背上挨了一把狠的，常在山的扁擔極重，打得他幾乎噎氣。

常在山的扁擔又到了，白水青斜身雙手橫刀擋。

「叭！」

白水青的頭是躲過了，但他再也握不住鋼刀，兩臂麻木吃不消，刀掉了，他在地上使個懶驢打滾，躲過常在山的第三次打來，爬起來就逃。

打不過留下來只有死。

白水青與那大漢當然不想死，他們是來叫別人死的，如今打不過，便只有逃。

陶克這時說話了。

「姓洪的，三招之內管叫你頭頂冒鮮血。」

洪大川一緊手中刀，大吼：「咱們一齊上路吧，我的孫！」

刀芒成束，七道冷焰交織着推過去了。

陶克的木棒左右撥，正準備回抽在敵人的頭頂上，却不料洪大川原來是玩詐。

一片刀芒走一半，他的人已回身便逃。

他逃得眞快，一邊逃一邊還說狠話：「姓陶的，三日之後取你們幾人性命，三水幫是不會放過你們的。」

冬瓜唐大罵：「王八蛋，有種別逃哇，操你娘。」

陶克收起木棒，他對成石道：「敵人太狡詐了，小弟，這報仇之事，乃早晚而已，你放心，大哥擔下了。」

成石重重的點點頭，道：「大哥，我送給那傢伙一刀，也夠他受的了。」

常在山道：「大哥，那小子的肉眞厚，能吃住我一扁擔砸，這刀……」

他在地上拾起鋼刀，那是白水青的，眞趁手，常在山往空中舞了幾下，又道：「這把刀是我的了。」

成石也在地上把大漢的刀拾起來。

這一回四個人均有了趁手傢伙，那陶克道：「走，咱們去給成老爹叩頭，這就找上土地廟去。」

幾個人一齊來到成老爹墳前，那成石還大哭一場，這時候就有個成家村的老者走來，拉着成石道：「孩子，別上山去當强梁呀！」

成石笑笑道：「大爺，咱們沒人當强盜，三水幫的人才是强盜。」

說完，他關上門隨同陶克等走了。

* * *

陶克四人順利的過了江，匆匆的又趕到西城外的那座半荒廢了的土地廟，這時天色尚早，陶克便叫成石上街去弄些吃的包回來，幾個人就在土地廟中湊合着吃起來。

陶克邊吃邊對三人解說。

「論年紀，我忝爲你們大哥，在山就是老二，冬瓜唐爲三，成石屈爲小弟了。」

冬瓜唐三人齊點頭，他三人也知道這是陶大哥的客氣，先有了長幼大小，再分派事情就順理成章了。

果然，陶克又接道：「今夜咱們的行動千萬要留意，我以爲那棺材下方必有玄機。」

常在山道：「大哥是說，棺材下面有機關？」

陶克道：「我擔心的不是機關，而是下面的那個姓鐵的，他曾說過一句話，等着去殺人。」

冬瓜唐道：「姓鐵的也是個好色之徒哇！」

陶克道：「今夜咱們把情況先假設一下，首先，那姓鐵的如果再

露面，就由成小弟暗中跟踪他，看這傢伙是去找那家姑娘，成小弟應記住，只可跟踪，不能出面，一切情況回來咱們再商量。」

他安慰的拍拍成石，又道：「記住大哥的話。」

成石點着頭，道：「大哥，這是小事一件，我是跟定姓鐵的人了。」

陶克又道：「等小弟去跟踪姓鐵的，咱們三人就去查看那棺材，時間上要快。」

冬瓜唐道：「棺材有什麼看的？倒是跟去看那姓鐵的傢伙，他若是淫人姑娘，咱們就要他的命。」

陶克道：「不可以，姓鐵的如果去找酒家女，我們能管得了嗎？」

冬瓜唐一拍胖腦袋，笑笑道：「說的倒也是。」

常在山道：「我同意大哥的計策。」

陶克又道：「這是第一種情況，當然，我們還有第二種情況。」

他在地上用石頭劃着，一邊還解釋：「如果姓鐵的不露面，咱們等他到五更天，五更天一亮，咱們去搬動那棺材，就不信姓鐵的不出面。」

冬瓜唐道：「見面以後呢？」

陶克道：「見面以後還用得咱們先開口？只怕姓鐵的先出刀了。」

三人聞言齊點頭，那成石已吃飽了，他對陶克道：「大哥，一年多沒見了無大師了，我還眞的懷念他老人家，他臨走教我練氣功，如今我總是二更天要練半個時辰，希望姓鐵的這時候千萬別出來。」

陶克道：「我知道了無大師飄忽不定，小弟呀，你可以在這兒練了，別讓姓鐵的走出來發現了，咱們的形跡豈不敗露。」

成石聞言，便在這土地廟內擺開架式吐納運氣，游步走方的運起氣功來了。

陶克三人立刻知道，成石的氣功已達九成，再有半年，便達頂峯，只因爲有一股紫氣已隱隱出現在成石的肚皮上，擺動那股紫氣，隨意游走七經八脈與三十六大穴，如果達此境界，那地方便刀槍不入。

＊　＊　＊

外面的天色又暗了，土地廟內四個人正各自找地方閉目養神了。

那成石以巾拭汗水，不時的伸頭往廟後面看，還眞有些陰森森的樣子。

於是，外面起風了，從江面上刮的涼風令人哆嗦，只不過半個時辰後，二更天剛到，廟後面便傳來「沙沙沙」的磨擦聲。

常在山推推剛朦朧的成石：「小弟，那點子出來了。」

成石猛一挺：「在那兒？」

陶克低聲道：「你聽！」

果然，後面傳來「沙沙沙」聲，不旋踵間，從停棺材的小房中躍出一條細長人影。

那人影只在院中四顧一看，立刻拔身躍過矮墻。

陶克已低聲道：「小弟，跟上去。」

成石早已站起來了，聞言立刻閃出廟外，抬頭看，那條瘦長的人影已在十丈外了。

成石的輕功也不差，跟在那人後面，一路便往一處莊院奔去。

前面的人似乎想不到後面會有人跟踪他，所以走得十分瀟洒，不疾不徐的一路走入一座莊院去。

跟踪的成石也輕鬆，見前面的人進了莊子上，他便也繞過去，從側面發現那人躍上莊圍墻。

成石怕被那人走掉，急忙移近圍墻一邊，他伸頭看向圍墻內，只見那人已到了莊內的大廳二樓欄杆邊。

這人的輕功眞有一套，手一攀已到了樓窗前。

成石遙遙的看上去，那人站在窗外不動了。

那瘦長的人似乎在聽什麼，把耳朵貼在窗子上。

成石心中想：「難道這人是來偷東西的？大哥說這人是個淫賊嘛！」

就在這時候，樓上的窗上出現影子，那是兩個人影子，從高矮看，應是一男一女，笑聲隨着樓內的影子而分開來，緊接着，就見一人走下樓到莊後去了。

於是，站在窗外的那人伸手在窗子上叩了一下，窗子從裡面推開了。

只見窗外的瘦子雙臂一併，「颼」的一聲便穿入窗內了。

這光景看得成石吃一驚，因爲他似乎看到樓內的人是個半掩上衣的女子，那臉皮之白，眞像月亮一樣明艷又照人，還有那秀髮也錚光亮。

成石更發覺，怎麼燈也暗了，聲音也沒有了。

他左看看，右瞧瞧，一擰身便上了房。

踏過廂房頂，再攀到樓頂上，這時候快三更天了吧，這座莊院眞大，也眞的靜，除了江風偶爾呼嘯幾聲之外，便什麼也聽不到了。

＊　＊　＊

怎麼會聽不到？如果仔細聽，一定聽得到，成石就已經聽到聲音了。

聲音來自樓上房中。

「怎麼還不發動呀？」

「我們八人也正急得要命。」

「二當家怎麼說？」

「一有消息就通知我。」

聲音沒有了，聲音換了。

「啊……嗯……你呀！」

這女子的聲音令窗外成石吃一驚，好像女的在哀嚎什麼，怎麼一回事呀！

成石引頭伸頭看進去，不由得張口直吸涼氣，那副景象還眞的沒見過。

成石今年不滿十八歲，住在鄉間老實人，對於男女之間的那回事，聽也很少聽過。

如今他看到的事，正是男女之間的窮折騰，這一看成石的心火上升了。

但當他一想起大哥陶克的遭遇，便不由得反手想拔出鋼刀來，只不過他再一想，大哥曾經告誡他，只許跟踪查看，不能隨便出手，便只好又貼着眼睛往裡面看。

成石看了一陣，發覺這姓鐵的並非是强姦，要不然姓鐵的又沒拿刀子逼女的，反而那女子更歡適，這二人摟得可眞緊，比用繩子綑在一起還貼得緊。

＊　＊　＊

成石在這個陌生的莊院中苦苦的等着。

當然是等着樓上的男女二人快「罷休」之後，看看這姓鐵的還會有什麼名堂。

只不過樓內正自「打得火熱」，一時間不得他等的，成石又不能去驚動姓鐵的，否則，再跟踪就難了。

＊　＊　＊

陶克與冬瓜唐、常在山三個人躡手躡脚的溜進停棺的小屋內，常在山立刻奔到最裡面的那具棺材旁，他不開口，暗中示意陶克與冬瓜唐二人，又指指那棺材。

陶克與冬瓜唐二人也相互一點頭，常在山便抖開雙臂去搬那棺材蓋子了。

「沙沙沙」之聲响起，棺蓋打開來了，三個人伸頭往棺材裡面瞧，喲，原來這棺材是空的。

不但棺材是空的，而且空到黑呼呼的地面下，原來這口棺材是個通道出口。

三人的身上沒帶火摺子，常在山低聲道：「大哥，由我當先下去探探路，且看這下面怎麼個去處。」

陶克道：「二弟，裡面如果黑又深，千萬要小心，別深入，回頭咱們再商量。」

常在山道：「大哥放心，我省得。」

他說完雙手撑在棺材上，把一隻脚試着往下面杵。

就在棺材尾端，果然有個下脚地方，於是常在山向陶克與冬瓜唐點點頭。

冬瓜唐道：「二哥，若遇危險出不來，你可要大聲的喊，我們馬上去救你。」

常在山的人已落到地面以下了，抬頭看，兩顆人頭他看得清，往裡面，便什麼也看不見，月光照上窗子，却也難照這一段。

常在山右手執刀指向前，他一邊摸索一邊走，覺得地面上有些高低不平，兩邊還可以，夠寬夠大的了，走過一個人足可容得下。

這條通道也不低，常在山有六尺高，頭離洞頂還有一尺半。

鋼刀在前面左右碰，慢慢的，常在山發覺前面稍拐個彎，好像是往西南方轉去了。

這一轉彎，常在山便猶疑不決的站住了。

常在山也是個細心的人，他心中在想，如果此一轉，萬一回來找不到原路，自己便被困在這地道中了。

他想了一陣子，覺得就這樣回去也不好向大哥交代，因爲什麼也沒有看出來。

於是，常在山便彎身在地上摸，他摸到轉角洞壁，便用鋼刀在壁上砍了一道缺口，這樣，他便可以先找出缺口之後找回原路了。

＊　＊　＊

常在山在地道中摸索着走，走得十分辛苦，碰碰撞撞的走了不知多少丈遠，直到又見一個彎道，才發現前面有着十分微弱的光露出來。

他在下面急，陶克與冬瓜唐二人更急，兩個人在上面急得直跳脚。

冬瓜唐幾次就要往下面跳，都被陶克拖住。

「別急，我看還不至於有問題，要是有問題，老二早在下面呼叫了。」

陶克這話已經說了五七遍了，他心中可在叨唸，老二呀，你怎麼還不上來呀，隻身涉險，萬一出事如何是好，爲兄的這一輩子不安心呀！

冬瓜唐低聲對陶克道：「大哥，我擔心姓鐵的回來，怎麼辦？」

陶克道：「姓鐵的總得四更天以後吧？」

冬瓜唐道：「如今就快三更天過了。」

兩個人手扶棺材抓耳搔腮發急不已。

這時候，常在山才摸索到了那個光亮附近。

這一回他看清楚了，原來有個地下土牢，厚厚的一道木板門，那

油豆似的光亮，便是從厚門下方的小方孔處露出來的。

小方孔不過半尺見方，常在山爬在地上往裡面看，嚄，裡面是個乾瘦如柴的老人。

說他是老人，那是因爲他滿頭滿面是銀髮，可是從老人的灰布衲上看，這人顯然是出家人，可是那頭銀髮，他是出家人嗎？

常在山想叫叫那個趺坐在一張破木板上的老人，可是他一想，又住口了。

他只低頭把這囚室看了一下，便知道這兒實在不夠大。

前後左右只不過兩丈多一點，老者的身邊放了一根木棒，看上去就是手杖，除此之外，便什麼也沒有了。

常在山爬起身來，又往前面走，大約又走了半里那麼長距離，前面的壁上有燈光了。

常在山緊趕幾步走過去，壁燈的附近有個大地室，如今地室中睡着四個人，嗨，尼姑兩人，另外兩個俱都是虬髯大漢。

從那地室的門隙縫望進去，這兒有兩張大床，兩張大床是對面放，中央擺着大桌子。

桌子上的鮮果大盤子裡堆着，大壺的酒之外，還有一盤醬肉已被吃得亂七八糟了。

室中的四人均年輕，一個個赤身睡在大床上，大床上不是在亂攪男女關係，四個人在抽食大煙吶。

常在山發覺光頭尼姑也抽煙，煙泡子發出唧啦响，一股股的灰煙飄出來。

眞香，聞在鼻中不由會往肚子裡吸。

常在山在門外就用力的吸着，他不知道這玩意兒聞得多了照樣會上癮。

* * *

常在山正在納悶，這是什麼地方，忽然對面傳來脚步聲，聽起來就在右邊拐彎處。

太近了，常在山急忙往暗處閃躲，只見一個年輕尼姑雙手端着大木盤來到門外面。

「湯圓送來了。」

於是，門開了，一個大漢伸出一隻大毛手接過老尼端來的盤子，沉聲道：「好了，妳可以去歇着了。」

「彭」的一聲，門又關上了。

常在山等那尼姑走後，立刻又走近門邊，門縫中傳來一聲哈哈浪笑聲，聽得常在山頭皮又緊了。

他忙斜眼看進去，那個抽過大煙的尼姑正光溜溜的在那大漢的懷中扭動着。

另一張大床上的兩人連看也不多看，他二人還在那兒對躺着抽大煙。

桌上正放着熱氣騰騰的湯圓四大碗，那抱着尼姑的大漢取過一碗吃了一個，又把一顆送進懷中尼姑嘴巴裡，兩個人立刻扭開懷了。

這光景不用瞧，立刻就知道這四個男女要幹什麼了。

常在山本想罵出口，但他知道這時候不適合，看情形這兒是個尼姑庵。

常在山不再找了，他急急忙忙的往回走，算一算時候，應該三更快過去了。

他也知道陶大哥與三弟冬瓜唐一定在上面等急了。

就在常在山走到囚着老人的地室門口，他再一次的爬在地上往裡面瞧，只見老人仍然垂目坐在裡面不動彈。

常在山心中想，人被囚在此地，那一定是那些尼姑與大漢們的仇人，自己應該從這老人的口中知道些什麼，也許就能知道這裡是什麼所在，那些人又是什麼人。

他心念及此，便把口對着室內低聲的……

「喂！喂！老丈！」

室中那老者白眉一緊，但却未開口。

常在山忙又道：「老先生，我在叫你了。」

老者這一回只把眼睛睜開來，却仍然不出聲。

常在山急了，把嘴巴幾乎塞進下面小方孔中了：「老大爺，我在叫你老人家呀！」

老者動了，他把地上的手杖拾起來，慢慢移近門後面，低下頭，這老人只往外看了一下，立刻全身一顫。

「快走，快離開這裡。」

這聲音怎麼有些耳熟，常在山聽得一怔，忙又低頭爬在地上看進去，老者以背抵住洞口，沉聲叱道：「再不走你永遠也走不出去了。」

這話令常在山吃一驚，他便也立刻陷入五里霧中了。

* * *

常在山只得走了，只不過他走了幾步又回頭。

「老大爺，這兒是什麼地方呀？」

「眞糊塗，不知道地方也敢冒然闖進來，快走！」

這幾句話，又勾起常在山的吃驚，這老人……

常在山不由得又往洞內看，只可惜老者已把洞內的油燈也捻熄了。

常在山不解的只有再回頭走，他一邊走一邊在想，這個老人是誰呀？

他走到那個拐彎處，先是摸到他用刀刻的印，這才急急的又走回那個棺材下面了。

這時候也正是陶克正準備往下面跳，常在山立刻想到什麼了。

「是他嗎？天爺！」

陶克聽到常在山的聲音，忙問：「老二，是你嗎？」

下面當然是常在山。

「大哥，我……我忽然問……」

冬瓜唐在上面低聲急急道：「快些上來，有什麼發現，上來說，姓鐵的也快回來了。」

常在山道：「不對，我再回去問清楚，莫非那老人家是……是……」

陶克又躍上地面來了，聞言急急的道：「老二，沒有時間了，快上來再說，可把我們急壞了。」

常在山一想，也是呀，萬一姓鐵的回來，痲煩就大了。

於是，他跟着也上得地面，三個人合力把棺材蓋子又蓋好，急急忙忙的跑到前面的土地廟裡躲起來了。

* * *

三個人擠在一個暗角處，常在山把地道中發現之事，從頭到尾細述一遍，聽得陶克與冬瓜唐大吃一驚。

陶克道：「從地形方位上看，這一帶兩里之內，一定有一座尼姑庵。」

冬瓜唐道：「我猜也是這樣。」

陶克道：「尼姑庵怎麼會有通道直到這座土地廟？這有些說不過去吧？」

冬瓜唐道：「如果這土地廟內住有和尚什麼的，也許就說得通了。」

陶克面皮一緊，道：「出家人中不少俠義之士，咱們師父也是出家人。」

冬瓜唐忙陪笑道：「大哥別生氣，小弟失言。」

常在山突然道：「那老人家的聲音……眞像……眞像……眞的很像……」

冬瓜唐急問：「像誰？」

常在山道：「像教咱們武功的了無大師。」

他此言一出，陶克與冬瓜唐幾乎跳起來了。

陶克急急的抓緊常在山，道：「你說什麼？」

常在山道：「我只說像教咱們武功的了無大師，但他不是，因爲他滿頭滿面銀髮。」

陶克道：「如果一個人一年多不理髮修面，這個人誰能看出他是出家人？」

常在山立刻一震，他怎麼不多想一想呢。

冬瓜唐道：「大哥，咱們設法進去吧！」

陶克道：「今天不行，且等成石回來再說了。」

三個好一陣商量，直到接近四更半快五更天，方才發現後窗下有聲音傳來。

陶克伸頭看出去，只見一條人影在後院站了一陣子，方才踩踩脚進入那間停棺小屋內，緊接着，便傳來一陣「沙沙」响聲，想是那人推開棺蓋進去了。

三個人正在四下望，廟門口閃進一個人，成石一頭撞進來，大喘氣的道：「眞能折騰呀！」

他的意思，陶克三人聽不懂。

冬瓜唐拉住成石，急問：「兄弟，你看到什麼了？」

成石指着後面小屋，道：「那個王八蛋，眞能折騰，他奶奶的，原來那小子去找他相好的，兩個人在那家莊院的二樓上，嚄，滾在一起就幹上了，害得老子在外面喝冷風，生悶氣。」

陶克頓覺失望的道：「他不是去坑人家大姑娘？」

成石道：「絕不是，嗨，那家莊上的莊主當王八，他還被幪在鼓裡吶！」

陶克聞言，又問成石：「小弟，你可曾聽他們說些什麼嗎？」

成石道：「這二人好像老相好了，那女的眞浪，一邊扭一邊低聲的叫，叫什麼，我也聽不到，但男的有兩句話我聽見了。」

陶克忙問：「他說的什麼？」

成石道：「男的說，事情就快了，叫女的也得多多動腦筋，事成之後……」

成石想了一下，搖搖頭道：「下面的我就聽不到了。」

冬瓜唐急問：「再想想！」

成石道：「男的話說至此，他的嘴巴已經啃上女的大奶幫子上了，所以我沒聽見。」

陶克道：「好了，好了，咱們先不去管那莊上的事情，先設法去救那被囚在地道中的老者。」

成石吃驚，道：「這兒還有被囚的人嗎？」

陶克道：「聽你二哥說，好像是教過咱們武功的了無大師聲音。」

成石驚異的道：「快一年多不見大師了，原來他老人家被囚在此呀！」

陶克道：「你二哥只是覺得像了無大師的聲音，也不一定眞的就是他老人家。」

成石道：「總得弄清楚呀！」

冬瓜唐道：「所以咱們再商量呀！」

陶克道：「咱們四人也折騰一夜，趁此天還未亮，我們就在這兒睡一覺再出去。」

四個人各個斜躺在神案前，這一睡直到日上三竿。

這兒是座破廟，少有人前來上

香，廟中停了三具棺材，更是不會有人來了。

* * *

陶克四人睡了快兩個時辰，外面不見有人來，只因爲這兒太荒涼。

這時候，陶克把乾糧分給成石三人，大伙乾啃着槓子頭，那陶克邊吃邊問常在山：「老二，咱們跟你走，你在地洞中是如何的拐彎抹角，你總該心裡有數吧？」

成石也接上一句：「差不多就行了。」

常在山道：「我看這樣吧，我先一個人出去探路，你三人在此等着我，免得人多打草驚蛇。」

陶克想了一下，道：「這樣也好，發現什麼，立刻回來告訴大伙，不能一個人出手。」

常在山點點頭，立刻閃出土地廟外去了。

先是，他找到廟後面，認了一下地道的方位，便抬頭看看前面，地面上還有荒林與稻田，也有種菜的菜園，地面上不是直路，走上一段便迷了方向。

常在山走了兩里遠，他頭也大了。

他自覺找不到什麼可疑地方，更別想找到什麼尼姑庵或寺廟，正打算回身走，忽見山坡上走過來一個肩荷鋤頭的人，常在山立刻迎上前去。

「老鄉，打聽個地方你可知道？」

那人是個老者，腦後面的髮辮纏在脖子上，他站在路邊微微笑：「年輕人，你想問那裡呀？」

常在山隨口編故事：「我大妹子到尼姑庵上香，到現在沒回來，你能告訴我，這兒可有尼姑庵？」

老人笑指山坡後，道：「有，你看到這山坡沒有，一大片紫竹園，坡那面就是清蓮庵。」

常在山忙彎腰施禮：「謝謝！」

老者走了，常在山笑了，原來自己找到了，只是未曾過這山坡，還好沒有回轉，要不然，眞是白跑一陣子。

* * *

常在山急匆匆的往土坡上走，果然看到一座小小的四合院的尼姑庵，依山傍水，四週好一片紫竹隨風搖曳。

常在山站在高處四下望，這一回他看清楚了，那座破舊土地廟就在這土坡東北方不到二里處，只因爲山坡上的竹子多，一時間他迷了方位，這要是沿着一道荒徑走，應該很快就找到了。

常在山悄悄來到清蓮庵，庵門緊閉，裡面沒有聲音，他正打算去敲門，不料從小路上冒出一個尼姑。

「施主想做什麼？」

常在山回頭，他吃一驚，這尼姑就在他身後面，怎麼自己沒發現？

「小師父，我是找一個人來的。」

「施主找誰？」

「我大妹子說是進香來的，我是要她快一點，江邊有船在等着她。」

那尼姑，個子不算高，臉皮很細緻，左臂上提着菜籃子，年紀大約三十幾，一雙眸芒盡在常在山的身上打轉，看得常在山不自在。

「施主，你等等，我進去看看有沒有人來燒香。」

常在山道：「有勞師父了。」

尼姑似笑不笑的旋身扭腰走進庵門，三步之後又回頭，回頭拋了個媚眼。

常在山心中在冷笑，應該不會錯，八成就是這座尼姑庵了。

他站在庵外四下瞧，奇怪，爲什麼土地廟下面地道與這尼姑庵是相通的？

他也想不通，地道內還囚着老人，那老人如果眞的是了無大師，事情就複雜了。

常在山正在胡思亂想着，庵門忽又開了。

「施主，庵內沒有來上香的呀！」

尼姑的雙目十分銳利，仍然上下仔細的看着常在山，她的嘴角也在翹，那是她在冷笑。

常在山道：「奇怪，我這大妹子會到那兒呢？」

他對尼姑乾乾一笑，揮揮手便轉身走了。

尼姑仍然看着常在山的背影，她的嘴巴在動，自言自語的：「鬼話連篇，你會是找你大妹子？腰後面插着一把刀，又不像是公差，混混差不多，哼，若非這陣子有重要事，今天就做了你。」

於是，庵門「轟」的一聲關上了。

* * *

常在山跑得快，轉彎抹角的便奔回土地廟內了。

陶克一見常在山回來，拉住便問：「怎麼樣，可有尼姑庵？」

「有，而且並不遠。」

「在那兒？」

「西南方有個山坡，咱們這兒看不見，山坡背面有座尼姑庵叫清蓮庵，四週被紫竹所遮。」

冬瓜唐道：「難怪由此地看不見可疑地方，原來在山坡那一邊。」

成石道：「大哥，你拿主意吧！」

陶克道：「難道尼姑庵中住有惡人？」

常在山道：「大哥，我以爲先救那老人出來，問明白了就知道尼姑庵中情形了。」

冬瓜唐道：「我同意二哥的意見。」

陶克道：「好，咱們就由地道中先救出那位老人家去，準備兩支火把。」

常在山道：「大哥，萬一火把被人發現……」

陶克道：「從你的話中，當知地道內沒有什麼厲害的機關，就算被他們發現，咱們仍能從容由原路逃出來。」

常在山一想，道：「走，我帶路。」

神案上放有半截殘燭二支，成石已取在手上，常在山找到火石把蠟燭燃上，四個人便走到小屋內了。

冬瓜唐看看三具棺材，道：「大哥，這兩具棺材要不要推開來看一看？」

陶克道：「不用看，裡面一定是死人。」

成石推了一下未推開，仔細看，果然封得很嚴密，他吐了一口唾沫，道：「媽的！」

這時棺蓋又推開了，常在山第一個跳下去，他接過一支蠟燭，陶克便跟着下來了。

成石與冬瓜唐把棺蓋從裡面又閤上，這才小心翼翼的跟上來。

常在山在前面舉着蠟燭，才發覺這地道很乾淨，四個人走了大約一里地，常在山已找到那間地牢門。

陶克發覺地牢內很暗，昨夜的燈已不見了，他立刻取了一支蠟燭塞進厚木門下方的小方孔。

那常在山已對室內喊：「老先生，你聽到我的話嗎？老先生！」

他把臉貼在地面斜着看，只見那老者閉目趺坐一如昨夜的模樣。

「老先生，我同我的兄弟們一齊來了，打算把你老先救出去。」

囚室內的老人雙目一厲，嚄，灰暗中宛似兩顆閃亮的星芒一樣射出來。

常在山忙叫陶克低頭看進去，陶克只一看，便怔住了，因爲這老者滿頭銀髮，不像了無大師。

於是冬瓜唐與成石二人相繼的往裡面看，只有成石在皺眉，他自言自語的道：「臉形似乎像，但皮肉少多了。」

陶克道：「不管是不是了無大師，既然咱們來了，好歹也要先把老人家救出去。」

冬瓜唐道：「對，先救人再說。」

陶克雙臂運力，雙掌抵住那厚木門，口中沉喝便頂上去了，只可惜那木門太厚了，他只是撼動幾下子，却未能推開來。

冬瓜唐也加上了，他在下面用肩扛，常在山與成石二人在兩邊助推，哥兒四人齊用力，幾聲哼呀咳的，便聞得「轟」的一聲，厚木門被他四人撞開了。

陶克一個箭步衝進去，伸手去扶那老人。

冬瓜唐也奔過來，道：「老人家，我背你！」

老人忽然十分激動起來。

他雙臂一張，果然爬在冬瓜唐的背上了。

常在山一見，立刻在前面開道，陶克與成石二人在後面緊跟着，這時候四個人的精神可大了。

常在山當先奔到停棺下方，他把蠟燭交在陶克手上，然後攀上去，雙臂撐着棺蓋移往一邊，自己先躍上去，接着把老人家也拉到地面。

那老者只一到了上面，雙目幾乎什麼也看不見，有些痛苦的雙手幪住眼睛。

老者的身上怪味難聞，跳蚤蝨子眞不少，但他似乎已無感覺了。眞悲慘，偌大年紀被囚在土牢地下面，眞夠受的了。

* * *

土地廟後有個淺水井，成石已取了一罐提到廟裡面，陶克用毛巾爲老人擦頭髮，洗臉又整身子。

老者的雙手慢慢的移開了。

他如果是在黑暗地方，他一定會認清面前四個人，但他突然走入陽光下，他什麼也難以看見。

就在陶克爲老者洗過臉上的泥灰時候，第一個驚叫的便是成石。

「了無大師，眞的是大師呀！」

老者極目看向成石，漸漸的，他的臉上肌肉顫抖了。

「唔，孩子，是你呀！」

常在山笑出眼淚，道：「大師，難道忘了在山嗎？」

老人已慢慢適應陽光了，他也看清常在山，臉上不但肌肉動，便老淚似乎也要掉下來了。

他伸手拍着冬瓜唐的頭。

「小唐也在這兒呀……唔……」

老人又看看陶克，半晌，問道：「你……你是……」

陶克乾乾的擰了一把鼻涕甩在地上，道：「大師，十多年了，雞公山的陶克呀，你忘了我嗎？」

老大的雙目睜大了，他帶着沙啞的聲音：「不錯，你就是陶克，你的……」

老人去摸陶克的腰，陶克笑着把木棒舉在老人的面前，帶淚笑道：「木棒，大師！」

老人接過木棒，十分安慰的撫摸着。

「難道這是天意？眞的種瓜得瓜？」（未完‧五）

上文提要：于阿坤的飛刀切中了白大娘的風池穴，白大娘立即變成大傻瓜。于阿坤掏出白大娘的迷藥，卻被一陣風將迷藥吹在他臉上，于阿坤立即昏迷，適逢惡水灘的巴七等人路過救醒他，于阿坤騙是白大娘的兒子，他們信以爲眞，阿坤輕易騙去通知吳總管的書信，當他們發現上當後，雙方便打了起來……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騎騾進集觀賭博　命斃反成不褻猥

巴七便在這時候追撲過來，他已氣得全身哆嗦，牙齒咬得咯咯響，道：「好小子，你死定了！」

于阿坤冷冷道：「就憑你？」

巴七橫刀身前，吼道：「于小子，有本事陪巴七爺放手一搏，別他媽的左右躲！」

于阿坤面皮一緊，道：「老小子，你看這是什麼？」

巴七雙目一瞪，道：「柳葉飛刀！」

于阿坤笑笑，道：「你眞識貨，不錯，正是柳葉飛刀，兩指寬半尺長的柳葉飛刀！」

巴七怒道：「你想怎樣？」

于阿坤業已撩起外罩的紫色長衫，露出他纏在腰帶上的五把柳葉飛刀來，嘿嘿笑道：「巴七，我只用一把飛刀，先插在你的右眼上！」

巴七仰天冷大笑，道：「牛屁不是吹的，高山不是堆的，小王八蛋，那要動上手才知道！」

巴七的話甫落，于阿坤業已騰空而起，口中冷沉的道：「巴七，小心你的右眼，小爺的飛刀來了！」

巴七砍刀暴斬一半，果見一縷寒星流動，忙不迭橫刀在臉前，他的砍刀來回撥，卻不料……

「啊！」

于阿坤柳葉飛刀沒出手，卻神奇的劃過巴七右肩臂，便又聞得「噹」的一聲響，大砍刀已落在石堆上！

巴七破口大罵，道：「你娘的老臭皮，怎麼說話不算數，放屁呀！兒……」

于阿坤落在一丈外，旋過身來哈哈笑，道：「對敵人說句謊話，就是對自己的一種仁慈，老小子，你連指東打西的戰術都不懂，還在江湖上混？乾脆回家抱娃娃算了！」

巴七厲叫道：「上當了！上當了！你小子說明打老子右眼，卻傷了老子的手臂，哎喲！」

于阿坤掌上旋著飛刀，道：「巴七，現在你要眞的小心了，我這次可眞的要取你的照子了！」

巴七右臂抬不起，左手正托著流血的右臂，聞得于阿坤又要打他的眼睛，忙把左臂橫在雙眼上，身子便往一邊閃去！

于阿坤如影隨形的跟過去，笑道：「我說老巴，你逃不了的！」

巴七露出眼角看，我的媽，這小子就站在面前！

巴七立刻又回身閃，不料他剛落地，于阿坤已在他身邊叫：「老巴！」

巴七嚇一跳，幾乎嚇破膽的道：「我的小祖宗，你……你想怎麼樣？」

于阿坤道：「老巴，原來你也怕呀！」

巴七突然厲聲叫：「我如今想通了，白大娘都栽在你手裡，我巴七也自非你對手，小祖宗，你殺吧，姓巴的今天認了，不過，你可不能動眼睛！」

于阿坤道：「寧可不要命也要一對眼睛，倒新鮮！」

巴七道：「命你拿去好了。」

于阿坤冷冷一聲笑，道：「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老巴，你這是伸頭等挨了！」

巴七不開口，他連動也不動了！

于阿坤哈哈一聲笑，大步直到巴七的面前，他還未出手。

他是有計劃的，不想殺姓巴的！

然而，就在這時候，坐在地上的巴七，忽然暴出左臂，一把摟住于阿坤入懷，他瞪眥欲裂的咬著牙，道：「老子用一條臂就能摟死你小子！」

原來巴七看準了方位，他面對于阿坤，也面對著太陽光，當于阿坤快到身前的刹那間，于阿坤的影子早到了巴七的身上！

于阿坤絕想不到巴七會來這一手，說是垂死掙扎不爲過，說是孤注一擲也可以，反正于阿坤被巴七一把摟得直吸氣！

有一股無比的忿怒在于阿坤的肚子裡燃燒著，右掌的飛刀不能刺進敵人的肚皮裡，卻那麼巧妙的劃過巴七的後頸上！

「吭叱」一聲低叫，巴七忽然變得傻哈哈的鬆開左臂來。

他的脖子上冒出了血，敢情于阿坤一急之下，那一刀切上巴七的風池穴，人立刻傻啦！

同白大娘一個樣，巴七也變得什麼都不知道了！

于阿坤鬆鬆雙肩，喘口氣，望著巴七笑道：「老巴呀，我本想找你打商量，誰叫你對我玩奸詐，可好，你變成了傻瓜蛋，惡水灘又多了個吃閒飯的人！」

望望地上兩個死的，于阿坤笑著對馬上呆坐的白大娘，道：「白大娘，你們同病相憐吧，我還有公事在身，不多陪妳了！」

於是，他把韁繩交在傻里瓜脊的巴七手上，指著西方吼道：「去，去，巴老七，快送白大娘回惡水灘！」

巴七臉色灰慘慘的拉著馬便往山中走去！

蹄聲「得得」響，敲在石頭上，馬上的白大娘仍然端坐著，而地上走的巴七，把韁繩握在左手上，一步步十分沉重的往大山中走！

于阿坤不擔心他二人走錯路，巴七心中還是知道路，因爲山中一條羊腸山徑，再說嘛，他們走上幾十里，一定也會遇上惡水灘的人！

收起柳葉飛刀，于阿坤拍拍身上的塵土，抬頭看看天色，自言自語道：「該是往平陽集公幹了，平陽集住了個吳不忌，開著兩個賺錢的大買賣，如果要銀子，非找這種人不可……」

走到一處山嶺上，于阿坤回頭看，只見巴七拉馬也上了對面一道峯，于阿坤擧擧手，笑道：「祝你們一路順風到惡水灘，再見！」

于阿坤如今走得眞輕鬆，他一路走還一路唱，唱的是曾經有叫化子在他們的大皇莊上唱的蓮花落！

在十萬大山的幾個縣境內，要飯的人有兩種，一種是「硬」的，另一種便是「軟」的！

所謂硬的叫化子，都很邪門。

他們坐在路當中，拿磚頭往肚子上砸，砰砰砸得肚皮青又紫，口中發出厲叫聲，如果給他的少，接著他會吹著個三尺長的大竹筒嗚嗚響，然後自懷中取出個剃頭刀，砰的一傢伙切在頂門上！

看吧，鮮血直往臉上流，竹筒子吹得更嚇人！

於是，附近便會有人替他收銀子，像送瘟神爺似的請他老兒收斂收斂走人吧。

另一種要飯的來軟功，嘴巴會說的便橫著肩頭頂在大門口，盡講好聽的話出口，有些人家討厭聽，乾脆給點銀子叫他走！

還有就是數蓮花落的，這種叫化子心眼活，口齒清，數起來會叫小孩子當歌聽，于阿坤就會了一肚子……

登上一道高山頂，于阿坤想著平陽集上的吳不忌，便不由得數起一段蓮花落來。

「蓮花落打著叫，一路來到城隍廟。

城隍廟眞熱鬧，男女老幼眞不少。

你敬神他敬鬼，只有我傻子呱呱叫。

老太太行行好，敬神的供品不能要。

乾脆，我替神鬼收下去！」

還眞有些敬神的把供品都送了這個人，不過……

不過于阿坤趕往平陽集可不是去收供品，他有自己的打算。

因爲，姓吳的曾是惡水灘的總管，如今必然存了不少造孽錢，如果再叫姓吳的把一堆銀子送到惡水灘陶津手中，有銀子好辦事，姓陶的招兵買馬一壯大，再想找去報仇可就麻煩大了！

于阿坤數了一段蓮花落，一搖三擺的下了山，他又一連過了幾個山崗，前面一片房舍。

天也快黑了！

于阿坤邊走到街頭上，他見這兒只有一條小街，有家客店門口拴了三匹騾子，便走向客店門口，正遇到一個壯漢走出來！

那壯漢邊走邊回頭，道：「再見，再見，哈……」

店內傳出一個濃重聲音，道：「告訴小翠花，叫她下回多備酒菜喲！」

走出店外的壯漢笑道：「老小子，就知道馬尿！」

于阿坤走進小飯店，有個老太婆走過來，笑問道：「小兄弟，你是過路的？」

于阿坤點點頭，道：「我去平陽集，今夜怕是去不到地頭了！」

老太婆道：「要去平陽集還有七十里，小兄弟，你得明天上路了！」

就在這時候，忽然右邊飯桌上兩個大鬍子看過來，其中一人嘿嘿笑，道：「娃兒要去平陽集，明天跟我們一起走，我們就是去平陽集的！」

于阿坤哈腰點頭，道：「謝謝，謝謝！」

老太婆笑道：「這二位常在這條路上走，從石頭鎮到平陽集，他們閉起眼睛也摸得到！」

于阿坤一聲「謝謝」，道：「給我下碗麵，今夜就住在你們這小店！」

于阿坤坐在另一桌上吃著麵，便聽到一個大鬍漢笑道：「小翠花眞是浪，我們三人輪著幹，她竟然還叫不過癮，這種女人可眞少！」

另一大鬍子笑笑，道：「你沒見小翠花的丈夫可憐相，瘦不里脊的像骷髏，啊，一定是被小翠花吸乾了！」

于阿坤聞得二人言，心中暗想：

這個女人什麼樣？怎麼會如此行爲？

忽又聞另一漢子道：「小劉，別忘了，我三人每個月還得送小翠花五兩銀子，一個人五兩，三個人便是十五兩，她吃得完？」

另一人道：「自從我們三人包下小翠花，娘的皮，銀子全到了她的無底洞，可是……可是，我三人就是喜歡這個調調兒，你說怎麼辦？」

二人又是一壺酒下肚，推桌而起，雙雙便倒在一邊的通炕上，呼呼睡起來！

于阿坤心中琢磨，這一定就是吳不忌的人，姓吳的不是開了一家騾馬棧嗎？

一碗麵吃下肚，于阿坤低聲問老太婆，道：「老奶奶，他們是幹什麼的？」

冷冷的看了炕上兩個大鬍子，老太婆低沉的在于阿坤耳邊道：「一羣趕牲口的，哼，沒一個好東西！」

于阿坤一怔，道：「怎麼說？」

老太婆道：「小兄弟，別多問，吃飽了睡覺去！」

于阿坤一笑，道：「不弄清楚了我睡不著！」

老太婆重重的道：「弄清楚了你才睡不著！」

好奇心令于阿坤一振，道：「究竟什麼事？」

老太婆道：「別問了，問了我也不對你說！」

于阿坤一把抓住老太婆，道：「不說我不放你走！」

老太婆皺起眉頭，道：「小兄弟，你抓痛我了！」一笑，于阿坤道：「那是我怕你跑！」

老太婆看看店裡沒有人，這才低聲的說出一段話！

于阿坤全身一哆嗦！

老太婆見于阿坤拉住自己不放手，便使個眼色低聲道：「跟我來！」

于阿坤起身跟在老太婆身後面，一齊進了灶房門，只見一對年輕夫妻正在裡面洗擦！

男的不過二十歲，女的生得特別美，清秀端正之外，走起路來搖曳生姿！

男的見老太婆帶著于阿坤走進來，忙上前，道：「娘，他是誰？」

「過路的小客人。」

「妳把他帶到灶房幹什麼？」

老太婆道：「他想知道趕騾子那批人的事，前面有人在，帶他後邊來！」

那女的看了于阿坤一眼，道：「小兄弟，出門在外少惹事，回去睡覺吧！」

于阿坤聽這少婦說話眞好聽，笑笑道：「聽聽也無妨！」

老太婆忽然對于阿坤道：「你知道我家小飯店爲什麼由我老太婆在前面照顧？」

于阿坤搖搖頭，道：「不知道。」

老太婆道：「就是要躲著那些趕牲口的惡漢子！」

于阿坤一驚，道：「怎麼說？」

老太婆對那女的擺擺手，道：「你們小夫妻去忙吧！」

那男的又道：「娘，少說一句吧！」

老太婆沉聲道：「小兄弟喜歡聽，我老太婆又喜歡說，你們就別管我！」

老太婆拉住于阿坤道：「從石頭鎭至平陽集，中間相隔一百八十里地，兩個地方都只有一家叫東昇騾馬棧，聽說是個姓吳的人開的！」

于阿坤瞪著眼睛聽得仔細！

老太婆又道：「不論你是從平陽集去石頭鎭，或是石頭鎭去平陽集，騎騾子運東西，就只有一家騾棧房，最叫人生氣的，莫過於這羣趕牲口的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可惡……」

于阿坤仍未開口，直不楞的等老太婆說下去！

伸頭往灶房外面看了一眼，老太婆又接道：「趕牲口的不是人，十個倒有九個是色狠！」

于阿坤道：「什麼叫色狠？」

老太婆怔了一下，道：「眞是沒知識，連色狠也不知道，眞是的！」

于阿坤笑道：「我雖然不知道，可是妳老一告訴我，我不就永遠知道了！」

老太婆咧嘴笑，露出沒牙的大嘴巴，又道：「你看哪，只要是有男人見了漂亮女人眼一瞪，魂靈兒出了竅，接著便歪腦筋想勾搭，這種人八成是色狠！」

于阿坤笑道：「我明白了，打女人歪主意的人是色狠，女人就是小綿羊！」

老太婆道：「所以我兒子同媳婦就在灶上忙，爲的就是躲避那些趕牲口的！」

于阿坤道：「那麼剛才你說的小翠花，又是怎麼一回事？」

老太婆道：「哼，一個不要臉的男人！」

于阿坤吃一驚，道：「妳說什麼？」

老太婆鄙夷的道：「我老太婆難以開口說下去！」

于阿坤道：「我似乎聽那些趕牲口的人說，他們三人包下了小翠花，每人每月還得出五兩銀子送給小翠花，這似乎是周公謹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事！」

老太婆撇著嘴巴不開口，兩個小鼻孔哼了哼！

附近，那年輕的男人沉聲道：「人越老越愛嚕嗦，關你的什麼事？」

于阿坤覺得不對勁，便又問老太婆道：「老奶奶，妳倒是快說呀！」

其實于阿坤關心的是開騾馬棧的吳不忌，懷裡還有一封信，陶津要他上惡水灘，如今聞得老太婆提起這些趕牲口的，他便很想多知道些。

老太婆忽然低聲在于阿坤耳邊講，眼睛卻看著自己的兒媳婦，光景是怕她聽了去！「小兄弟，小翠花是個大男人呀！」

老太婆話剛完，于阿坤一陣搖頭，道：「亂講，胡說八道，前面的人明明說小翠花是女人，妳怎說小翠花是大男人呀！」

老太婆指著兒子道：「小兄弟，他們口中的小翠花就是從小同我兒子一起長大的，我怎會不知道？」

于阿坤想了想，又搖頭，道：「不對，不對，前面睡在炕上的大鬍子曾經說，小翠花還有個丈夫，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老太婆忿怒的道：「所以這羣趕騾馬的人全不是東西，個個都是色狠中的色狠！」

于阿坤道：「這話怎麼說？」

老太婆道：「小翠花是他們替那男的取的名，男的老婆有癆病，三天兩頭睡床上，這些趕牲口的偏就喜歡找男的，眞是亂七八糟，亂來一通！」

于阿坤這才明白怎麼一回事！

灶房內，男的走過來，沉聲對老太婆道：「別說了，這些人聽去麻煩就大了！」

于阿坤笑笑，起身對老太婆道：「老奶奶，妳的兒子媳婦都不錯，千萬別叫他們前面去惹禍！」

老奶奶道：「小兄弟，我老太婆聽得多見得廣，什麼事情沒遇上？他們想亂來，那可休想！」

于阿坤問道：「今夜我睡那兒？」

老太婆一指前面，道：「前面通炕！」

于阿坤道：「要我同那兩個喜歡找男人玩玩的大鬍子睡在一起？」

老太婆笑笑，道：「你是個小孩子，他們不會找上你，放心的去睡吧！」

于阿坤吞了一口唾沫，心中十分不舒服的往前走。

他身後面，那個男的直抱怨：「娘，連個小孩子妳也說，總有一天會惹麻煩！」

于阿坤走到前面來，桌上的油燈點亮下，只見兩個大鬍子漢頭對頭混睡在一起，鼾聲如雷轟。

于阿坤也累了，倒在另一端貼牆睡！

呼叱呼叱的還出大氣！

不過，于阿坤雖然也很累，聽了老太婆的話他又睡不著，總想弄明白小翠花是怎樣一個人！

翻來覆去的一陣瞎折騰，于阿坤似乎快要睡著了。

忽然炕的另一端唏唏嗦嗦響，他半開半閉著眼睛看，只見一個大鬍子輕輕的爬起來，躡手躡足的爬起來，躡手躡足往門口走！

再看另一大漢，仍然鼾聲如雷！

於是，小飯店的門拉開了。

那大漢閃身門外面，回身又把門掩上！

于阿坤以爲這大漢上茅坑，再一想，不對勁，上茅坑怎麼上到大門外？

于阿坤立刻爬起來，急急的跟出店門外！

果然，前面一條黑影往街口走。

走得相當快！

這個小鎮本不大，沒多久已走到街頭上！

街頭第一家，門口還有棵大榕樹。

前面那漢子走到門口看了一下，頭一偏便到了門左面，他攀住榕樹上了牆，腰一挺便躍進院子裡！

于阿坤心中想：「這會是什麼地方！難道這傢伙要偷盜財物？」

舉首望望圍牆頭，于阿坤走到門右面，他腰一挺便上了牆，只見那大漢已撲近正面兩間的大窗前！

于阿坤冷冷笑，道：「個老小子，會有好事情？」

便在這時候，忽聞得一聲低吼，道：「小尤，小尤，換換班了！」

屋子裡一聲怪叱，道：「小劉是你嗎？」

屋外面叫小劉的道：「小尤，你行行好，下回你一連來兩次，行了吧！」

屋子裡的聲音，道：「去，去，要緊關頭來打擾，什麼玩意兒！」

窗外的大漢沉聲道：「好小子，現在已經四更天，你兩個更頭沒收兵，誠心要小翠花的命！」

半晌，屋子裡傳出一聲尖音，道：「是劉哥，你要是心火難熬，就同我家裡玩玩吧！」

「咚」的一聲窗子被推開了，大鬍子小劉不從屋門走，腰桿一挺便從窗戶裡翻進去！

屋子裡，桌上的油燈沒撥亮，窗外面，于阿坤貼近窗格看，不由得怒火三千丈，只見……只見……一張大床上，姓劉的一把摟住個瘦女人，摟得那女人大喘氣，另一端好像有點不對勁，兩個男的疊在一起。

于阿坤眞想一把火燒房子，又發覺小翠花夫妻可憐相，他在窗外咬咬牙，半天也沒想出辦法來！

屋子裡傳來哆嗦聲，窗外面于阿坤在思忖：

自己這是來找吳不忌的，別因爲這件小事情壞了大計！

算了，他們要怎麼幹那是他家的事，我于阿坤管不了那麼多，如果我在這兒殺了人，那一對夫妻更可憐！

于阿坤年紀輕，那種事情他不會知道的，咬咬牙，他又匆匆回到小飯店！

于阿坤第二天是被人一掌拍在屁股上醒的，他坐起身來揉眼睛，一邊的大鬍子漢沉聲道：「不是去平陽集嗎？上路了！」

于阿坤下得炕，只見外面三個大漢在套馬鞍，太陽光已斜斜的照過來了！

老婆子低聲道：「小兄弟，你眞要同他們一道走？」

于阿坤取出那兩錠二十兩銀子，他拿出一錠十兩的道：「再替我包些吃的，妳算算！」

老婆子驚異的道：「你怎麼帶了這麼多銀子在身邊，危險哪！」

門外面，有個大鬍子眼睛尖，直不楞的望著那把銀子看！

還伸出舌頭舐舐嘴邊粗鬍子！

找來一把碎銀子，老婆子又道：「小兄弟，路上小心點，看你穿的衣衫就知道你是有錢人家子弟，大人怎會放心叫你一人走遠門！」

老婆子的嘮叨，換來于阿坤一笑！

于阿坤剛剛走出門，一個大鬍子笑對于阿坤道：「小兄弟，我們走得快，七十里過午不久就會到，你還是騎上我的騾子，我不要你的錢！」

于阿坤笑笑，道：「我騎騾子你怎麼辦？」

那大鬍子笑笑，道：「我們兩人合騎呀！」

于阿坤想起昨夜事，心中一陣不自在，這三個趕牲口的，簡直還不如這三匹騾子！

搖搖頭，于阿坤道：「你的騾子我不騎，我就跟在你們後面走！」

那大鬍子拍拍騾子背，道：「也罷，你小兄弟騎，我在地上走！」

于阿坤一想，這還差不多！

於是，于阿坤翻身上了騾背上，前面的兩匹已經走出小鎮，于阿坤見這大鬍子跟在騾子後面走，臉上露出詭秘的笑……

于阿坤心中想，別動我的歪主意，也許你還能活到到平陽集，否則，嘿！

趕騾子的見于阿坤笑，立刻也跟着笑道：「小兄弟騎小騾子舒服吧！」

于阿坤回頭笑笑道：「滿不錯，只是你老兄……」

大鬍子哈哈笑，誰也不知道他打的什麼歪主意！

走出小鎮七八里，前面盡是稻田地，遠處隱隱一道山嶺出現，陽關大道直到山邊！

便在這時候，前面的兩匹騾子越走越快，看看快到山邊前，猛古丁，只見那大鬍子漢騰身而起，他雙腿一分便跨坐在于阿坤的身後面！

好粗的兩條臂，摟緊于阿坤的腰。

于阿坤沉聲道：「喂，你要幹什麼？」

大鬍子盡用粗毛在于阿坤的脖後蹭，笑呵呵的道：「我們要趕快騎，前面山路不好走！」

于阿坤道：「你要騎我下地，老兄，放手呀！」

大鬍子還在蹭，大漢道：「小親親，我抱住你騎不是更舒服？」

于阿坤心中那股子火可眞大，無奈胯下騾子奔馳著，大漢的雙臂宛似鐵箍般的摟得他動彈不得！

一陣奔馳中，那大漢不老實的把一手伸向于阿坤的褲襠裡逗。

于阿坤急急的道：「老兄，你怎麼捉我的小雞呀！」

哈哈一聲笑，大漢笑道：「你的小雞沒有毛！」

于阿坤咬咬牙，心中在罵：「你小子該死！」

忽見大漢歪著脖子在于阿坤的面頰上香了一下，道：「童子雞最補身子，小兄弟，你一定是個童子雞！」

于阿坤道：「老兄，你抓我的小雞想撒尿，快停下來，我到草叢裡拉尿去！」

大漢吃吃笑道：「好，我陪你去拉尿！」

于阿坤點點頭，道：「我怕有野狼，你一定要陪我去！」

大漢又是一陣抱，這才「吁」的一聲叫住騾子！

于阿坤幾乎是被大漢抱著走的！

二人走到山邊的草叢中，于阿坤指著一塊石頭，道：「你坐下，我拉尿！」

大漢搖搖頭，道：「小兄弟，脫褲子吧，由我侍候你一下，準叫你快活！」

于阿坤心中罵！

去你娘的老臭皮！

于阿坤裝著解褲帶，忽然間，手中竟多出一把刀。

柳葉飛刀！

大漢剛剛眼一瞪，一溜星芒已閃過褲襠！

「啊！」

好淒厲的一聲慘叫！

于阿坤閃身在二丈外，冷冷的只見那大鬍子在草叢上好一陣翻騰！

柳葉飛刀托在手掌上，于阿坤道：「對於你那種不老實的玩意兒，我可稱得上是修理專家了，哈……」

大漢臉色灰慘慘的道：「小狗操的，你不如殺了老子，還痛快些！」

于阿坤道：「你想死？」

大漢吼叫如獸，道：「你一刀切掉我那四兩半，還不如一刀殺了我！」

于阿坤道：「好，我就行行好，你閉閉眼，我在你脖子上抹一刀！」

便在這時候，前面傳來急驟蹄聲，已經遠去的另外兩個大漢已撥馬回頭，其中一人高聲道：「小劉小劉，你怎麼了？」

草叢中，叫小劉的大鬍子怪叫道：「你們快來，點子扎手，我挨了刀！」

兩個大漢落下騾背來，一前一後衝到草叢邊。

其中一人手上抖得皮鞭叭叭響，道：「就這個小娃兒，你也收拾不了？敢情夜裡放多了！」

「哎喲！這小子是個會家子，手上拿著飛刀呀！」

另一大鬍子咧著嘴巴沉聲道：「就算他有飛刀，頂多也不過是個娃兒，便自他娘胎開始練，又能怎麼樣？」

于阿坤淡淡的道：「三位，我看你三人不對勁，放著女人不要，偏愛找個人妖操，小爺我可不是小翠兒，他娘的，找上我算你們倒楣，小爺先割鳥再宰人！」

小尤齜牙咧嘴叫，道：「他媽的，我們的事他怎麼知道的？」

于阿坤冷冷笑，道：「昨夜小劉找小尤，我就跟在你的屁股後，什麼事小爺我全看見了！」

另一大漢沉喝道：「以我看這小傢伙不簡單！」

于阿坤道：「本來不關我的事，可是這位小劉仁兄太荒唐，連我這小小年紀他也有興趣，娘的皮，你把小爺也看成了小人妖！」

小劉跌坐在地上打哆嗦，疼得臉上冒冷汗！

小尤對另一大漢施眼色，只見空中揚起粗皮鞭！

「叭叭叭」連著響，鞭梢子猛然擊向于阿坤！

于阿坤一見皮鞭抽過來，剛剛一個旋身，不料小尤的皮鞭卻快不可言的自下三路絞纏過來！

于阿坤沒防這一手右足已被皮鞭纏牢！

小尤一聲冷笑，右臂用力往上提，口中厲喝一聲，光景是要把于阿坤摔個大馬爬！

于阿坤暗中一咬牙，他猛吸一口眞氣，人已隨著皮鞭的回抽而上了天！

他曾在竹尖上彈身往大樹上落，眼前似乎就是那種感覺，他不但能彈上高空，更能在空中翻滾中出刀！

小尤那裡知道？

他一聲哈哈笑，準備在于阿坤跌落地上後，兩條皮鞭一頓揍！

那年頭，趕騾子的人手中皮鞭十分霸道，他們如果聯手對付一個人，準會把這人打得全身稀巴爛！

于阿坤人在空中，一個觔斗往

下翻，便在他下落一丈左右，口中厲聲喝道：「請你吃一刀！」

「啊！」小尤剛剛轉過身，他要看清于阿坤往地上摔，豈料星芒一現，柳葉飛刀穿進右眼眶！

慘烈的厲吼似狠叫，小尤抖著大鬍子打橫便往地上跌，那條皮鞭也扔上了天！

「咚」的一聲跌在地，小尤濺著鮮血在地上滾！

于阿坤已往另一大漢逼去！

那大漢一見于阿坤露了一手空中飛刀，不由得膽寒起來，道：「小祖宗，道上同源，我們都是吳不忌吳爺的手下，只要是在平陽集與石頭鎮地面上，無人不知『花槍』吳不忌的！」

于阿坤伸手一攔，道：「小爺不套交情，少來！」

大漢一怔，道：「原是一場誤會，小祖宗，得饒人處且饒人，你看他二人傷得如此慘！」

于阿坤心中在琢磨，自己是去找吳不忌的，如果放了他三人，姓吳的一旦知悉，必然提高警覺，自己再去下手便困難了！

于阿坤正在低頭想，冷不防那大漢側面攔腰抱，立刻便把于阿坤抱得雙足離開地面！

那大漢咧著毛嘴嘿嘿笑，道：「老子摟斷你的腰，我看你還能怎麼樣！」

于阿坤雙臂奮力掙，地上傷的兩個人已大聲叫，道：「用力，用力，把他摟斷腰，小子太可惡了！」

右手伸入紫衫內，腰帶上拔出一把刀，于阿坤雙肩一晃未掙脫，就在大漢的手臂下，一咬牙便把飛刀送進那大漢的左脅裡！

「唔……啊……」

大漢的雙手鬆開來，左手立刻去拔那把插入脅下的飛刀，他口中厲吼，道：「你……你還有……一把刀？」

于阿坤喘了幾口氣，忽然撩起長衫來，那大漢一瞪眼，道：「你……你小子……還有三把……刀……」

于阿坤冷冷道：「你以爲抱住小爺就勝券在握！嘿……怕是你比他二人先完蛋！」

一刀刺入要害，那大漢果然一頭撞進草堆裡！

于阿坤上前拔出飛刀，在大漢的身上拭去血又插回腰帶上，小劉傻眼了，便小尤也痛苦得喘大氣！

站在一邊，道：「二位，可有什麼話要我轉告小翠花的？」

小尤咬牙叱道：「去你娘的小翠花！」

小劉道：「小雜種，老子變鬼也不饒你！」

淡淡的，于阿坤道：「將死之人罵兩句也是應該的，我不在乎，哈……」

便在他的話聲甫落，姓尤的上身猛一挺，大聲厲嗥，道：「啊！」

于阿坤拍拍手，道：「又死一個！」

他緩步上前，伸手拔出插在姓尤眼中飛刀，拭了一下刀上的鮮血，對姓劉的道：「老兄，你大概還能撐多久？別叫他二人在陰司道上久等你！」

姓劉的吸著大氣，褲襠已被鮮血染成了暗紅色，又是一陣翻滾，姓劉的痛急了，猛古丁長身而起，一頭撞在石頭上，吭叱一聲也了帳！

于阿坤拍拍手，搖搖頭，大步走到路邊上，三匹騾子眞聽話，一匹也沒走掉！

其實于阿坤那裡知道，東昇騾馬棧的牲口，有時候不用人拉，也會從石頭鎮走到平陽集！

騎在一匹騾子背上，于阿坤拍拍騾子叫了一聲，「得！」

三匹騾子便在于阿坤的「得」聲裡，魚貫的往前面緩緩馳去！

于阿坤在騾子上仔細想，這三人死得眞冤枉，昨天夜裡自己還不願多管閒事的，沒想到還是動上手！

如果自己不騎他三人的騾子，也許大家便相安無事了！

只這一陣折騰就是半個時辰，草堆裡死了三個人，大概今夜就會被狠給食盡！

要知道荒山野嶺狠最多，這一段正是大山邊！

于阿坤騎著騾子往前趕，遠遠的一片灰煙起，只見一片房舍，一縷縷灰煙起，敢情已快日頭下山了！

大路邊豎了一塊石牌，上面破破爛爛的刻著三個字：

「平陽集」

于阿坤繞過一片楊柳樹便翻身下了騾背，伸手拍在騾子屁股上，便見三匹騾子緩緩往街上馳去！

于阿坤不能騎著騾子進街。

因爲他這時候可不願惹麻煩，萬一東昇棧房的人不見三個大鬍子回來，問起他來怎麼辦？

望著三匹騾子遠去，于阿坤伸手拍拍身上的灰塵，小包包附在左臂上，一搖一擺的走進平陽集！

這兒好像是個三不管地界，卻也相當繁華！

此刻，天空一片赤紅色，看不見日頭，空氣中飄浮著一股子燥熱，秋老虎肆虐，這時候最是悶人了。

街道上有人在地上洒涼水，街頭上一家大門樓子，門口掛了一塊四尺長的招牌：「聚寶盆賭館」。

于阿坤站在台階下想：「這一定是吳不忌的買賣！」

于阿坤正要往附近一家客店走，忽然街那邊一陣亂蹄聲，一連五匹快馬宛似行雲流水般往街外奔馳而去，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于阿坤走進一家大客店，抬頭看看那塊金字橫匾：「悅來客店」。

天還沒黑下來，這家客店已高朋滿座。

便在這時候，一個伙計奔出門外看，一條白巾搭在他肩頭，伙計望著奔去的五匹快馬，自言自語，道：「眞奇怪，高總管率著他的打手往那兒去？難道……」

于阿坤淡淡的道：「原來是東昇棧房的人！」

伙計看了于阿坤一眼，道：「小哥，你是……」

于阿坤道：「外地來的，進你店中吃頓飯！」

這是客人上門，伙計立刻堆下笑臉，道：「小哥你請進，吃飯吃麵，熱炒涼拌，應有盡有！」

五匹快馬是幹什麼的？

于阿坤不用猜就知道，準是去找那三個大鬍子去了！

這時天都快黑了，只怕這五個會是白跑一趟了，因爲三個大鬍子都死在山邊草叢裡，又不是死在大路上！

于阿坤匆匆把一碗麵吃完，拍拍肚皮站起來，他丟了一塊碎銀子，便往店外走，就在門口的台階上，他拍拍長衫上的灰塵，望著「聚寶盆賭坊」笑了笑，便立刻舉步往賭坊門口走過去！

于阿坤穿了一身王家姑娘替他縫製的紫色綢緞長衫，看起來像是那家來的闊少爺——實際上于阿坤本來就是一位有錢人家的少年郎！

十二層台階全是長方形青石鋪設，台階上還發出錚錚亮光來，于阿坤走上台階猛一看，好像伙，厚布門帘裡面一片鬧鬨鬨！

于阿坤掀起門帘走進去，我的乖！

這些人都在幹什麼，怎麼又是叫又是吵？

要知于阿坤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進賭坊，這裡的事都是他沒見過的！

于阿坤擠在人叢往裡看，一個大長桌上面放了一隻細瓷碗，有個大男人，雙手比女人的還要細。

他舉起瓷碗，當衆嘩嘩猛三搖，穩穩當當的把碗扣在桌面上！

於是，四週的人便立刻大把銀子分兩邊放！

于阿坤仔細看，原來一邊寫著單，另一邊寫了個雙！

于阿坤還沒看出什麼名堂來，只見搖碗的人高聲喝起來了！

「你的寶是單，他的寶是雙，是單是雙喲……且看我寶官的這一翻哪！離手！」

於是，他三根細指頭挾著瓷碗猛一翻！

「啊！」一陣驚呼聲中，那寶官便叫道：「雙吃單賠！」

于阿坤一看便立刻明白，搖搖頭又走到另一桌面看，好像伙，這一桌更熱鬧，連叫還帶砸桌子，外帶幾聲「他娘的」，憋十了！

總得要弄清楚這一桌是幹什麼的！

于阿坤聚精會神的仔細看，只見一堆骨牌三十二張，對面的藍衫中年人，長得像個生意人。

他那十指更靈活，把三十二張錚光亮的骨牌，三把二把的疊起來，便立刻推出八張來！

于阿坤仔細看，兩個骰子擲出來，便聽得那人大喝，道：「三對門！」

於是，前面的兩張牌推到天門來，立刻就見兩個人搶著要，一人一張便叫起來：「七七八八不要九，我的兒，千萬別叫十一摟住九姑娘！」

另一邊的更是聲音大：「四五不要六，小心猴子坐板凳哪！」

于阿坤很想笑，你們這搞什麼名堂嘛！

忽聽右面一個大漢高舉著一張牌，另一張抓在他身邊的一個老者手上，那大漢齜牙咧嘴的叫：「天靈靈，地靈靈，金四銀五小板凳！」

老者立刻應道：「我要你天地一般大！」

大漢聞言大怒，吼道：「去你娘的蛋，頂多兩三點！」

「叭」的一聲，一張牌砸在桌上，原來是個五點牌！

那老者喘著氣丟下手中牌，竟然是個紅八！

果然只有三點！

對面的莊家隨手翻，一翻就是八九點。

「統吃！」

統吃！

于阿坤笑笑想往別的桌上看，忽然四五個大漢衝進來，這五個大漢連看也不看一眼，便往二門走進去！

于阿坤立刻認出來，這不是那些趕騾子的嗎！

他一想到死在荒草裡的三個人，便立刻往二門走。

不料他才走到二門邊，兩邊站過來三個漢子，其中一人伸手攔住道：「喂，你小子想幹什麼？」

「拉尿！」

「拉尿屙屎在那面！」

于阿坤看了看，冷冷道：「你們後院沒茅房？」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蔡京在菜市口安排了用假囚誘敵，王小石沒有去，蔡京亦另佈一局，在破板門才是押斬眞犯，由七絕神劍、多指頭陀、驚濤先生壓陣，蔡京不相信王小石會把實力消耗在菜市口，眞犯方恨少、唐寶牛才是誘王小石的餌，還怕有紕漏之處，親自坐鎮於菜市口和破板門之間的別墅中指揮，還有很多高手護從，其中一個是天下第七……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蔡相躊躇滿志　小石突然而至

財大氣粗，勢大聲壯，累積多了勝利難免也使人更氣盛。

雖然吳驚濤自己心裏明白：他的掌功缺失在那裡，他要面對的問題是什麼，他這套掌功練成反會有什麼後果，但這些困擾和壓抑，反而使他更想利用這套令他付出重大代價的掌法來名震天下，技壓羣英。

是以，他聽說有個葉雲滅練成了一套很奇特的「失足掌」，他便找上了「神油爺爺」。

吳其榮棄自己父母爲他而取的名字：「其榮」不要，而自號「驚濤」，擺明了是想自己一生能「驚濤駭浪」，非要在江湖天下捲起千堆雪而不能心足。

爲此，他當然會去找葉雲滅挑戰。

葉雲滅年紀大了。但他有一個性子，卻與吳驚濤相近。

簡直還完全相同。

那特點就是：

吳驚濤是年少氣盛，葉雲滅雖然年長，但也一樣氣盛。

簡直還盛氣凌人。

因而，他跟吳驚濤一湊合，馬上就爆開了火花。

兩人說不到三五句話，便不用口講話了。

他們的話，已改用手來說。

是謂「講手」。

這一次「講手」的結果是：

吳驚濤勝。

他年紀雖輕，但在掌法修爲上卻要比葉雲滅多浸淫了許多年。

他的「活色生香掌」雖然打敗了葉雲滅的「失足掌」，但也迭遇兇險：

「失足掌法」的妙處，是以極奇特的步法來配合掌法的選用，看似一失足間，以爲有機可趁的，但立時毀於他掌下。

不過，他與吳驚濤的交手，至多只打到「活色」，還未「生香」，葉雲滅已爲五色所迷，他雖氣盛，但更珍惜他自己的老命，立即且戰且逃，邊退邊打，總算能保住性命。

這一役之後，發生了兩件事：

一，他與吳驚濤誓不兩立。總之，驚濤先生站在那一邊上，他就一定與之對立，跟他作對到底，完全不問原因、不分皂白。

二，他放棄掌法，練拳。

這一下子，他在拳法上苦苦浸淫，終於有了大成。而且，他也發現了自己一個特點：原來他在拳法上比掌法還要有天份！

這本也極其合理：拳掌都是用一雙手爲攻擊防守的武器，擅掌功者習拳法必較易上手，容易成功。

葉雲滅練成了「失手拳」，並再

戰吳驚濤。

這一次，吳驚濤再也勝不了他。

可是也並沒有敗。

他們兩人都傷了，但誰也沒有敗。

只是俱傷，並沒兩敗。

其實這對葉雲滅而言，已經形同勝利了：因爲他前一次與吳驚濤交手是•羽而歸，這一次居然能戰成平手，等於是另一種形式的得勝了。

不過，葉雲滅雖和了這一戰，但也並不好過。

他爲吳驚濤所傷。

重傷。

這傷重得使他在這一戰後的八年裡，每天都得要外敷內服一種藥，才能抵住傷口的迸發和復發。

而這一種藥油，是遠來自天竺的奇藥，搽下去，都有一種像鹹魚一般的異味，這使得一向好擺架子、擺威勢的他，每天都得爲此服、敷下不少香料才能勉强掩飾部份的臭味。

經這一役，葉雲滅終躋身入了「當世六大高手」其中之一。

同樣，吳驚濤在這一役也沒討得了便宜。

他給葉雲滅的「失手神拳」擊中，所以，全身容易冒油發汗，內熱難當，以致成天都得常常洗臉揩面才可以降溫減熱。

這些病狀也使一向注重儀表的驚濤先生痛苦莫名。

這使他也恨透了神油爺爺。

* * *

葉雲滅雖然一戰成名，但因要每天都得吞服大量的天竺神油(所以江湖人稱之爲「神油爺爺」，雖然他自己當然極端不喜歡這個稱號)，而這些藥酒又價格十分昂貴，所以，當他達到他人生第一階段的理想：要在文才(這當然已是不可能的了)或武略上，有極出色及予人已經認可的成就——這之後，他還有三路理想並進：

他要賺很多的錢(至少使他可以繼續服用神油)。

他一定要打倒吳其榮，他與驚濤公子已結下不解之仇(同理，吳驚濤也立下非殺葉雲滅不可的決心)。

他還想望能一展身手，大展抱負之途徑，那當然是莫過於憑自己的身手，來謀個官職當當了。

所以，他今天來拜會蔡京的心情，才會十分緊張。

* *

一個人，武功再高，才學再博，地位再高，只要一旦有求於人，那麼，再也難以挺得起背脊，壯得起氣來。

誰都是這樣子。

葉雲滅也是這樣。

他可不想當一輩子武林人。

他更不要只當一個江湖人。

他要權，他要地位，他要名成利就。

所以他要當官。

而且是大官。

當他一旦有了這個「想望」，他就有求於人了，自然，就再也自然不起來了。

非但自然不起來，而且在內心裏還十分緊張。

他在來「別野別墅」之前，曾經反覆思量細慮：

他的機會來了。

蔡京是朝中舉足輕重的大人物，他只要一高興，就可以提擢自己，成爲炙手可熱的人物。

不過，若倒反過來，他要是討厭自己，一怒之下，就可能會招來麻煩，甚至還惹來殺身之禍。

蔡京肯招見自己，當然是因爲重視或正視自己的存在，可是，不一定就會重用自己，要是今天不趁這個機會好好表現，機會一旦錯失了，不見得就會有第二次，不見得蔡京還會召見自己一次。

所以，他一定要把握這一次機會，好讓蔡京對他印象深刻。

可是，該如何把握？應怎樣表現呢？

這就難了。

蔡京位高權重，什麼人才沒有？什麼高手沒見過？自己要是也巴結奉迎，會不會反而給他瞧不起？自己如要表示忠心賣命，蔡京會不會已司空見慣，不以爲奇？自己要是一味爭鋒逞能，萬一反惹怒了相爺，可不是吃不了兜着走，碰了一鼻灰還給撞得一額血嗎？

那麼說，該如何辦是好呢？

所以，葉雲滅說眞的，是很有些緊張。

畢竟，蔡京是他平生到目前爲止，所見的最大官兒。

不是人人都可以見着這樣子的大官。

不是時時都有這樣的高官可見。

是以葉雲滅非常珍惜。

非常重視這個機會。

這使他輕鬆不下來，一直在想：我該倨傲好呢？還是謙恭些好？我若是兇巴巴的，會不會惹相爺厭？我如服服貼貼的，會不會讓人瞧不起？

一時之間，他也不知怎麼對待蔡京是好。

卻沒想到，蔡京一見他，彷彿已瞧出他內心的一切惶惑，第一句就說：

「你太不自然了。」

的確，他就是不自然。

而且簡直是太緊張了。

他還沒來得及開腔，蔡京又補充了一句：「放輕鬆！」

是的，目前他最需要的是：

放輕鬆！

* * *

放輕鬆。可是，世上有多少人能說放就放？

如果不能放，又如何輕鬆下來？

就算能放下的，也不一定就能輕鬆下來：君不見古今中外，多少英雄豪傑、帝王將相，說放下了，事實上仍牢牢握在手裏，心裡念念不忘，耿耿於懷。

可不是嗎？

放下只是手裡的事，但眞正的放下，應是心裡的。

是以，有的人，擺出來是放下的樣子，但心裡可曾逍遙過？也有的人，從來看破了，所以雖然還拿着，但心裏一早就放下了，反而落得自在。

有些人口口聲聲說放下，其實是根本就拿不起。

故此，放不放下，不是在口，不是在手，而是在：

心。

* * *

放手不是放心。

無心才能放心。

如果本就無心，還有什麼放不放心的？

拿得起而又放得下的，就算天下豪傑，也沒幾人能說放就放。

拿得起而放不下，也沒什麼丟臉，因爲世間英雄，多如是也。

最可悲的是明明是拿不起，而又裝放得下，或是明明是放不下的，偏說已放下了，自欺欺人，其實除了自己，還欺得了誰？

所以說：拿得起，放得下，情義太重要瀟灑。

* * *

蔡京沒有太可怕的虎威。

就算有，對葉雲滅這種身經百戰的人來說，也沒什麼可怕的。

蔡京也沒什麼官威。

官架子多是中下級官員才擺的，一個人官做得夠高夠大之後，替他擺官架子的反而是他的部屬，他本人如果夠明智的話，只是要爭取親民、親切的形象。

蔡京甚至不大刻意去營造什麼威勢。

因爲他已不需要。

以他目前的聲威，有誰不知？有誰不敬？有誰不怕？是他已不需要再嚇唬人，他的權力地位已夠唬人了。

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更諱莫如深，更令人不知底蘊，更可怖可怕。

葉雲滅就是怕這個。

他不知道蔡京是個什麼樣的人？會喜歡什麼？喜歡聽什麼？一直以來都是，這才愈發可怕。

蔡京却十分溫和。

他說：「你別緊張，坐下來好好談。」

葉雲滅越想自然些，可是全身更加繃緊，「太師找我來有什麼事？」

蔡京直接了當：「我很忙，說話也不拐彎抹角了。我知道你很有本領，拳法很高明，不是嗎？」

葉雲滅臉上一熱，啞聲道：「我……太師麾下，高手如雲，我不算什麼。」

蔡京一笑：「你要是不算什麼，那沒什麼算是什麼了。我想重用你，不知葉爺有什麼高見？」

葉雲滅這回只覺心頭大熱，疾聲道：「我願爲相爺效死！」

「好，」蔡京舒然道，「由於我對你是破格擢升，怕別人口裏雖不說也在心裡計數。我聽說你的『失手拳』天下無雙，你就給我露一露相，好在大家面前作個交代，教其他人也心中舒坦些，可好？」

葉神油只望有一天能從武林走入宦途，對他而言，這才是正道。而今得相爺賞識，他也不得不盡忠效命，要效勞，更要顯示實力，取得太師信任重用。

當下他厲烈的問：「太師要我怎麼出手？」

蔡京彷佛也給他剛厲的語音嚇了一驚，隨後不以爲怪的一笑道：「你先不必緊張。」

然後問：「你知道王小石這個人？」

葉雲滅道：「曉得。」

蔡京道：「你見過這個人吧？」

葉雲滅：「見過。」

蔡京：「你對他印象怎樣？」

葉：「壞。」

蔡：「爲什麼？」

「因爲他跟太師作對，那就是他的不對！」

蔡京一笑。

「咱們不講這個，要是我要你殺了王小石，你會怎樣？」

「殺。」

「怎樣殺法？」

「用一切可以殺死他的方法殺了他。」

「你怕不怕他？」

「怕他？」

葉雲滅馬上光火了。

「好，我就當你不怕他。」蔡京笑目一厲，「要是，我要你今天就殺了他，你準備好了沒有？」

「我隨時都可以收王小石的魂！」

「那要是他今天就在這兒呢？」

「什……麼？他在這裡？」

「對，要是他在這裡，你殺不殺得了他？」

「他在那裏？出來！我要殺了他！」

「好，假如，你知道他就在這兒，你要在這些人裏選一個最可能是王小石的，揪他出來，只試試看你殺不殺得了他！」

蔡京藐藐然斜視着這脾氣大的中年漢。

葉神油立即全身繃緊，他恨不得立即就爲眼前權高望重的賞識者效忠效命效力效死！

「誰是王小石？出來，我殺了你！」

只見一人長身而出，說：「我是。」

葉雲滅緩緩回身，只見一個人，身着藍袍，臉很紅，眼很瞇，鼻子很勾，長眉如火，頭髮很長的人。

他手上抱着一把刀。

一把很長很長的刀。

這人還打着呵欠。

他打呵欠的時候，予人一種很安靜的感覺——却不知他在打噴嚏的時候是不是也這樣？

葉雲滅厲聲問：「你是王小石？」

那安靜的人，安安靜靜的點了點頭。

神油爺爺大喝一聲：

「吃我一拳！」

這安靜的人也還了一記：

「看刀！」

兩人各發一招：

倏分倏合。

* * *

他們交手一招。

只一招。

然而這一招却有着許多變化。

看不懂的人，如別墅裡一名總管「山狗」孫收皮，便覺得很失望：

怎麼搞的？聽聞過一爺是御前第一高手，只砍了那麼一刀，而且那一刀，還軟綿綿的，不着邊際的、甚至毫無刀風殺氣的！

這一刀，看去簡直是溫柔多於肅殺，媚俗多於傷人。

聽說這人便是當今六大高手之一，也是當世第一拳手，那一拳，打得固然石破天驚，但只攻了那麼一拳，又雷大雨小，雲散雨收，那一拳，已不知道打到什麼地方去了。

只見一爺那一刀，就砍在神油爺爺的拳眼上，然後，收拳的收拳，收刀的收刀，全部像落雨收柴，沒了下文。

嘿。

這是什麼拳？

這算什麼刀？

* * *

算是懂得看一些的，像「頂派」頭頭屈完，就看得一知半解。

他清楚知道交手只一招。

可是他隱約發覺箇中似乎還有很多式，而且還有多種變化。

但他一個變化也看不清楚。

他唯一比孫收皮看得清清楚楚的是。

那一刀，不是砍在拳頭上，而是那一拳，就擊在刀背上。

之後，刀和拳都不見了。

屈完突沒來由的，覺得一種熱烈的愛意，竟是越格破禁，對向來刁蠻愛嬌，現正受脅持、臉上掠着惶艷之色的蔡璇，忽爾生了思慕之情。

同時他又感覺到一股强烈的恨意，不知從什麼地方激發出來，使他背脊只覺得一陣一陣的發痳，甚至連皮膚也因發寒而起了皺皮。

怎麼會有這突如其來的愛？

那兒來的這一陣子的恨？

* * *

看得懂的，像「天下第七」，只在那麼一瞥之間，已相當震怖，十分震驚：

因爲這交手雖只一招，卻已恨極愛極。

天下第七曾在元十三限手下學得「仇極掌」，由於這是元十三限只傳子不傳徒的絕技，是以當年在「發黨花府」時他爲對抗王小石的「仁劍」而施展這種掌法之際，也着實使在同一門派中的王小石驚疑不定了好一陣子。

那是一種仇極了的掌法，每一掌的施爲，猶如深仇巨恨，決不留餘地，更不留活口。

他還有另一種自己通悟出來的秘技：「愁極拳」。

那是「仇極掌」的更進一步，每一拳帶出來的愁勁，足以像一江春水向東南西北四方迸流而去，把敵人溺斃淹殺始休。

只不過，現在，他卻只能嘆爲觀止：

因爲那一刀裏有七個變化，那一拳中蘊十一個套式，但每一式每一個變，都是愛極了，也恨極了。

變化實不出奇。

但這一刀一拳中所蘊含、所透露、所發放、所迸濺出來的愛心恨意，才是令人震畏、無法抵擋的。

愛到狂時足以殺人。

恨深無畏！

* * *

天下第七雖然精於「仇極掌」，慣使「愁極拳」，但他卻不是一個愛惡分明的人。

甚至可以說，他沒有什麼特別的愛惡，也不怎麼恩怨分明。

他是一個很有本領的人。

他的本領是殺人。

他要殺的人，一定殺得着。

他也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

他的才華在於學武。

他很快便能學會一樣武功，而

且完全能成爲自己的獨門絕藝。

這點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

很多人，只能躋身成爲武林中人，並不能出類拔萃，只要是因爲：只能擬摹，止於模倣(甚至只一味抄襲)，而不能推陳出新、自成一派，是以充其量只可成爲高手，決不能晋爲宗師。可惜有太多的人和大多數的人都沒這種自知之明，否則，只怕武林中剩下的，決不到一成的人。

天下第七則不。

他勤學。

能消化。

善悟。

他的武功、招式、殺人的方法，全有了自己的風格。

所以，他的武功很高。

他的殺傷力很大。

他的風格很激烈。

可是他却不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

「很有辦法」——這四個字，通常都是指在生活上，在現實中所需求的事。

這些事，很重要，但對很多才子、佳人、滿腹經綸之仕和武藝高强的大師而言，却是一籌莫展的大問題。

但是，只要解決不了這些現實生活裡的事，你有天大的本領和才學都沒有用。

因爲沒有人會用你。

只要沒有人用你，你便得給丟在黑暗黯晦的角落，在發霉、生銹、腐蝕，最後也得成爲廢物。

有才之士最怕的就是這個。

是伯樂的怕沒有千里馬。

但千里馬更怕沒有伯樂。

伯樂找不到千里馬，還可以找百里馬和其他次選的馬，千里馬沒有伯樂，可能這一輩只能拉車背柴駄垃圾，永劫不復。

殺人的事不能過一輩子的。

所以他需要元十三限的幫助。

只有元十三限才能指導他的武功繼續上進。

但他更需要蔡京。

只有蔡京才能使他不愁衣食、享有官祿名位，只需以他之才去爲蔡京做事，那麼，他可以要什麼有什麼，不必去冒太多的江湖滄桑，歷武林風波惡浪了。

誰不喜歡享受？

誰都有過迷惘的時候，縱是絕世才智之士，也需要去相信一些事、執迷不悟、或信任一些人，盡忠到底。

連絕世之才如王安石、司馬光、諸葛亮等亦如是，又教凡人焉能失信？就算能捨棄一切的方外高人，也難免信佛拜神，又有誰不對生死契闊、何去何從不曾迷疑過的？

誰都希望在心靈裡能有箇依歸。

天下第七也不例外。

他雖學仇掌愁拳，但他向來淡然，其實更是冷酷，因而並不算太仇、太愁。

但葉神油和一爺則不同。

他們一出招，便大愛大恨。

只有大恨大愛的人才能使出這種極愛極恨的招數。

雖然這一招已相互抵消，但對天下第七而言，已造成不少震動。

却不知蔡京怎麼看法？

＊　＊　＊

到底，蔡京會不會看？

蔡京撫着髯子，彈着尾指指尖，長長的細眼瞇了又瞪，瞪了又瞇，只漫聲道：

「哎呀，你們交手那麼快，我怎麼看得及哪！」

又說：「誰贏啊？」

向葉雲滅問：「你贏了吧？」

又往一爺說：「你也沒輸吧？」

然後向仍在劍拔弩張的葉神油慰道：「你別認眞，我只試你一下，他是御前一莽步帶刀侍衛大統領一爺，不是王小石。既然你們雙方都沒掛彩，大概是功力相若。那就好了，我決定擢升你在我身邊候命，封爲京都奉天右護命少保，你意下如何？」

就連天下第七，一時也看不出來，這相爺到底是會不會看那一招？看不看得懂那一招？究竟蔡京要的是那一招？他是不是正向一爺神油等也發了一招無招之招？

到了葉雲滅驚喜之餘，仍心有不甘的問：「那麼，誰是京都奉天護命左少保？他？」

他忿忿不平的盯住了含笑拱手而退的一爺。

「不是。」蔡京連忙澄清，「一爺是聖上才用得起的大材。少年出英雄，我說的是文先生，人稱『天下第七』……」

說着，他突然的笑了起來：

「他是天下第七，不過，前面六人，不是死了，就是退隱了，他這個第七嘛，跟天下第一，也沒什麼分別了。有他在，有你在，給個天做王小石的膽子，他也不敢來！」

葉雲滅一聽，就怒目瞪住天下第七。

天下第七一向冷得發寒的臉上，而今也閃過了一陣不豫之色。

不要是因爲：他沒想到蔡京竟會在此時此地公佈他的原本姓氏。

一向，很少人知道他原來姓甚名誰，他也一向以來很少讓人知道，並且更少讓知道他本來是誰的人，還能活下去。

他的人形容枯黃乾瘦，看去要比實際年齡大上十年八載以上。

在場的人，知道天下第七深不可測的武功和戰無不殺的威名的，都覺得很有些意外。

更意外的是：

却有人接着蔡京的話，說了一句：

「你錯了，王小石敢來，他已經來了。」

＊　＊　＊

這一句話，着實把人給嚇了一跳。

把全場的人都唬了一大跳。

說話，就得要發出聲音，所以，一開口就會暴露他自己身在何處。

說話的人就在廳裏。

而且就在黎井塘身後！

＊　＊　＊

對「托派」首領黎井塘而言，豈止是大吃一驚，簡直是大吃七八驚了！

怎麼自己帶進來的部屬，竟會有人說出這種話來？

但他也在同一瞬息間明白了過來：

這人不是他帶來的。

他帶來的只是兩名手下。

這一人是在「別野別墅」門前帶他入內的。

是以，這應是相爺府的人，至少，他一直都以爲那是相府裡的人！

可是，既是蔡京的手下，又怎會說這種話來？

＊　＊　＊

其他的人却都不是那麼想。

他們都大爲驚異，連同眞正引領他們進入別墅的總管孫收皮也詫然暗忖：

區區一個「托派」領頭帶來的手下，居然敢說出這種話！

＊　＊　＊

那人語音甫落，一爺已飛身到了那人身前，幾乎跟說話的人已近僅及拳！

一爺手按長刀。

他使的是長刀，却搶在敵人跟前。

他的身法很凌厲，跟他的刀形一樣，卻與他溫柔款款的刀意十分不一樣。

他的語音更是犀利：

「你是誰？你是王小石的什麼人？」

「我姓梁，叫阿牛，」那名下巴尖削雙睛突露的瘦漢回答得一點也不畏懼，「人人都知道我是王小石的兄弟。」

「你說王小石來了？他在那裡？」

梁阿牛驕傲的笑了起來，笑聲又尖又駭，甚爲刺耳難聽。

他只用眼角一瞥，說：

「可不是嗎？石在，火神是永不滅絕的，何況王小石一直都在的！」

「王小石一直都是在的」，在那裡？京城？刑場？這裏？

還是一直就在每一個仍堅信「俠義」二字的人的心坎深處？

你呢？

你相不相信這世界仍有「王小石」這個人？或者，「王小石」一直都在你心裡；甚至，你自己就是「王小石」！

＊　＊　＊

梁阿牛把他那一雙牛眼一碌，大家立時轉首，可是已是遲了。

蔡璇尖叫了一聲。

一個秀細纖麗的人影，已自蔡璇身後，一手抓住了她背門五處要穴，一手拿着一把劍，橫在她的脖子上。

天下第七一發現不對勁，就搶身而出，但仍遲了一步，他的目標在於王小石，而今卻突現了個女的，待他出手時蔡璇與衆人皆大驚。

倒是蔡京一驚之後，反而放了心。

他怕的只是王小石。

他只怕王小石眞的來了。

現在來的當然不是王小石。

雖然來人抓住了他的女兒，但無論怎麼說，抓住了他的子女，總遠比抓住了他來得好上百倍！何況，他可不止有一個女兒，究竟他有多少子女，他自己也不大搞得清楚，就像他自己的家財一樣，他只是越多越想要得更多。

對蔡京這種人而言，確如是。

眞的如此。

所以他冷哂道：「想不到王小石居然是個女人！」

王小石當然不是女人。

這女子是在剛才盈盈而舞中的舞孃之一，而且還是跳得最出色的一位——蔡京早就注意她了，本來還準備在今天法場誘殺王小石瓦解風雨樓事後，正好可以舒暢一下，叫她留下來陪自己開心作樂一番。

幸好沒有。

那女子細眉細眼的笑了起來：「我當然不是王小石……」

卻聽有人道：「但我却是！」

說得斬釘截鐵，決無迴寰餘地！

難道，王小石眞的來到了「別野別墅」：當今丞相蔡京的別府？

＊　＊　＊

來了。

不僅是來了，而且，還正在「頂派」屈完身後，以一弓三箭，張滿了弩，已瞄準了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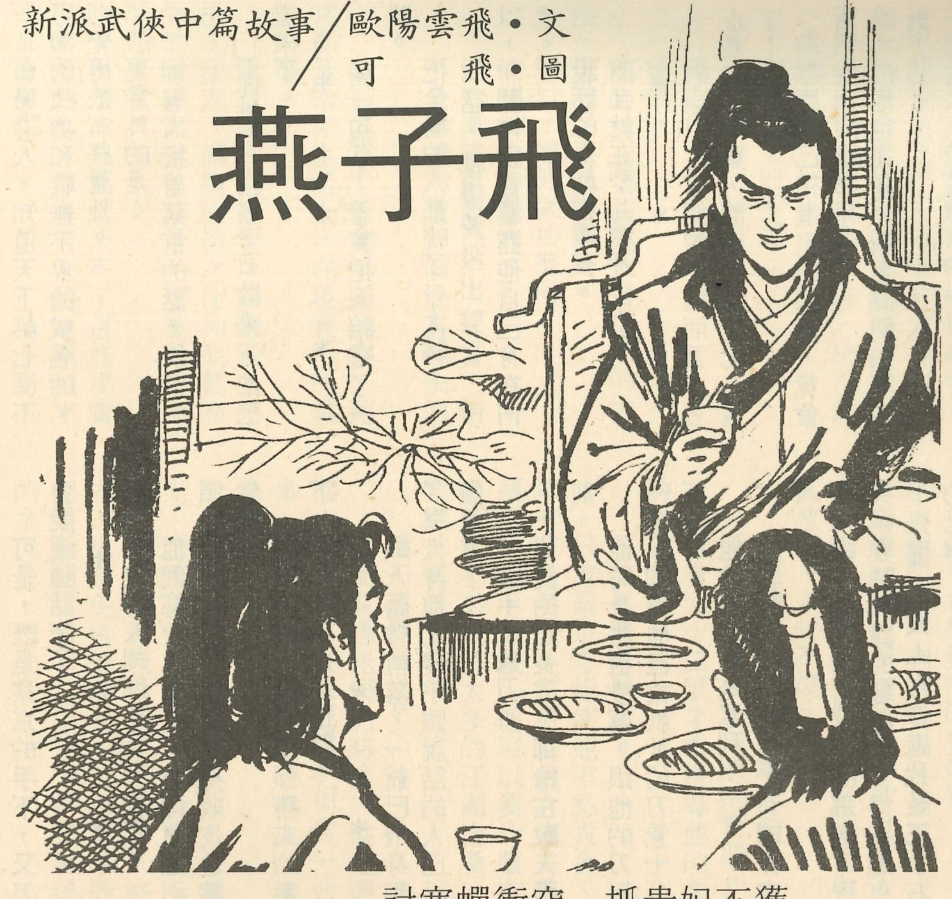
當然是當今宰相：

蔡京！

（未完・五）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抓貴妃不獲　討寒蟬衝突

上文提要：燕子飛和石玉娘貴妃在酒家邂逅，追查她和犬養的關係，據說是她乾爹，此次來扶桑是作短期遨遊，住在天霸府，二人話不投機，各自離去。燕子飛和嚴元伯找到福田至善，追查山本刀之助的身份，據說是五龍會會長，分青黑黃蒼赤五個分會，橫行北京的青、黑龍會，就是他們的人，燕子飛請福田引路往五龍會，找山本追討國寶……

燕子飛一面向外走，一面道：「此刻追回寒蟬最重要，其他的事皆屬次要，可以暫時後一後。」

來至一名守衛的面前，遞上名帖，燕子飛一本正經的道：「請勞神通報一聲，說大明嚴元伯、陶濤、燕子飛求見山本總會長。」

守衛臉有驚容，捧着名帖，倉皇而去。

＊　＊　＊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的工夫，從山上走下兩排人來，一排在左，一排在右，每隔三層石階就站兩個人，大家夥似火燒屁股般速度極快，不多一會工夫，一百五十層石階便黑壓壓的站滿了人。

最後還剩下一名九段高手，正朝這邊行來。

陶濤道：「五龍會好大的排場，是在歡迎我們嗎？」

來人停在丈許之外，冷言傲語道：「可以說是準備『歡迎』，但最好還是不需要『歡迎』的好。」

陶濤不悅道：「朋友此話怎講？」

來人冷笑道：「別急，等一下自會明白。」

燕子飛道：「閣下怎麼稱呼？」

「園田。」

「原來是園田九段，失敬！是我們上山？還是貴會長屈駕下山？」

「你們不必上去，山本會長也不想下來，有甚麼事找本座說就可以了。」

「園田九段能擔待得了？」

「擔待不了本座就不會來了。」

「那麼，本俠想知道，寒蟬可在貴會手中？」

「昨天在，今天不在。」

「現在何處？」

「無可奉告。」

燕子飛臉一沉，聲音提高了許多：「寒蟬乃大明國寶，燕子飛非取回不可。」

園田的態度也很强硬，語冷如冰道：「既然已經到了扶桑，恐怕就由不得你了。」

陶濤聞言大怒，道：「請你們山本會長下來答話。」

園田九段道：「不必，本座可以全權負責。」

嚴元伯怒眉雙挑，吐字如刀：「黑龍會在北京殺人無數，惡跡昭彰，你能承當得起？」

園田不以爲然：「那是因爲姓燕的不肯和櫻櫻會長妥協，遠離北京的結果，說穿了是咎由自取，怨不得誰。」

燕子飛道：「看不透園田兄知道的事情還不少。」

「北京的一切盡在本會掌握之中。」

「黑龍會盜竊國寶，濫殺無

辜，燕子飛今天要討一個公道回來。」

「你打算怎麼討？」

「歸還雙劍、寒蟬、玉駝鈴，燕某祇殺元兇主犯，餘皆從輕發落，不究既往。」

「對不起，本會歉難從命。」

「那就很抱歉，先廢了你，然後殺上山去，血洗五龍會。」

「燕子飛，你敢！」

「血債血還，理所當然！」

「姓燕的，你他媽的……」

「你祖宗也救不了你，接招！」

園田强詞奪理，根本不上路，激怒了燕子飛，招字才離嘴，身形乍閃，便猝然出招，將園田的右腕扣在手中，園田不肯就範，掄拳意欲反擊，陡覺腕脈血氣逆轉，四肢發軟，使不上力，心知一身武功已被燕子飛廢掉。

這老小子夠狠，武功沒了，張口去咬，卡察！燕子飛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豎掌爲刀，卸下了園田的一條胳膊，惡狠狠地道：「園田九段，上去告訴山本，將寒蟬給我準備好，不獻出大明瑰寶，五龍會將鷄犬不留，片瓦無存！」

園田早已嚇傻了，捂着傷口，忍着痛，淌着血，踉蹌而逃。

福田清善睹狀大喜，讚不絕口道：「燕大俠好功夫，好功夫，難怪神宗皇帝會這麼器重你，看來五鼠的末日將至，扶桑子民獲救有望了。」

燕子飛淡淡一笑，跨步走上石階，高舉着手中殘肢，朗聲道：「各位，你我之間，遠日無冤，近日無仇，燕子飛不想殺人，更不忍濫殺無辜，要殺想殺的僅山本一人，怕死的朋友請讓路，擋路的朋友可別怪本俠手下無情！」

「站住！」

「別動！」

「殺！」

剛踏上兩層石階，便響起連串暴喝，五龍會的高手如湧而至，堵住進路。

燕子飛心一橫，牙一咬，解決掉一個，嚴元伯、陶濤、福田清善不讓他專美於前，也打倒三人，强行登上十餘級石階。

五龍會的人奉命死守，要熱烈「歡迎」，無人肯退，嚴元伯等人祇好逢人就殺，遇敵就砍，燕子飛拿園田九段的斷臂當兵器用，來一個殺一個，來一對殺一雙，眨眼工夫便傷人無數，屍積盈階，踏着鮮血，一口氣衝殺至半山腰。

熱戰方酣，血風腥雨中，山腳下突然傳來一個陰森森的聲音：「住手！住手！你們統統給我住手！」

來人勢若奔馬，疾逾怒矢，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發話之初尚在山下，餘音未盡，人已來到面前，原來是在船上時便已相識，睡在燕子飛對面的那個古怪老頭兒。

嚴元伯愕然一楞，道：「莫非閣下也是五龍會的人？」

老頭神態倨傲，言詞冷峻，根本沒將嚴元伯放在眼內，道：「你瞎眼啦，我老人家堂堂七尺之軀，會是倭奴矮鬼！」

幾時有人敢在嚴總面前如此放肆，惹惱了一旁的陶濤，道：「你這個老怪物講話怎麼這樣衝，吃炸藥了？」

「小子，不說話沒人把你當啞巴，滾到一邊涼快去，免得惹禍上身。」

老頭的脾氣的確夠古怪，伸手撥開陶濤，直往上衝。

陶濤嚥不下這口氣，本待發作，燕子飛搶先說道：「閣下既非五龍會的人，爲何要阻止我們出手？」

老頭的脾氣忒大，吹鬍子瞪眼道：「老子叫你們住手，並非阻止你們出手，你小子要弄清楚。」

「這又有何不同？」

「住手只是叫你們停下來別動，阻止出手就有助拳的意味了。」

「爲甚麼要叫我們住手？」

「因爲我老人家打算自己幹。」

「尊駕跟五龍會有仇？」

「廢話！」

「在下燕子飛，前輩怎樣稱呼？」

「燕子飛？沒聽過。」

「閣下尊姓大名？」

「告訴你也不認識。」

「和五龍會有何仇何恨？」

「與你無關！」

這樣的怪物少之又少，倚老賣老，目空一切，擺出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架式，推開燕子飛，兀自衝向人羣。

這時，黑龍會又調來大批高手，密密麻麻的將石階全部堵死，老者的臉色猛然間變得連半點血色也沒有了，如同殭屍一般，一雙枯骨也似的手掌十指箕張，緩緩的拍了出去。

燕子飛在他身後，倒不曾覺出這掌風有何特異之處，五龍會的人卻如遇上妖魔鬼怪，一個個尖聲喊叫，全身顫抖，不久便僵立不動了，人已氣絕，臉上的恐怖之色仍在。

「鬼！」

「鬼！」

前面四五排都上了西天，驚叫聲中，後面的活人拔腿就跑。

燕子飛、嚴元伯、陶濤、福田清善相顧愕然，但也因而使他們恍然大悟，這前前後後一連串匪夷所

思的怪事，無疑全係神秘老頭兒一人的傑作。

老頭兒的來龍去脈如何？用的是那一種奇怪功夫？與五龍會有何深仇大恨？依舊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驀地，陶濤大叫一聲：「大家小心！」

燕子飛猛抬頭，糟！斗大的巨石，像雨點子似的從上面滾下來，急忙招呼同伴閃向石階兩側，躲至石壁凹陷之處。

滾石無數，響聲如雷，轟轟隆隆，驚天動地，四人藏身死角，又有武功護身，雖可自保，怎奈困在半山腰，進退兩難，空有一身本事，却一籌莫展，只有乾着急的份兒。

反觀那古怪老頭兒則大異其趣，身輕如燕，健步如飛，似幽靈，若鬼魅，潮湧而至的巨石絲毫也奈何不了他，輕而易舉的從石雨中鑽出來，登上山頂。

老人一上山頭，羣倭連聲喊叫：「鬼！鬼！」有人當場嚇死，有人四散奔逃，滾石亦因而停止，燕子飛暗道一聲：「慚愧！」毫無阻碍的踏進五龍會。

展目望去，高樓衝霄，房舍櫛比，雕樑畫棟，鬥艷爭奇，好一片巍峩雄偉的莊院。然而，目力所及之處却空空蕩蕩的，沒見半個活人。

老頭兒已將五龍旗扯下來，撕成無數長條，直着嗓門大喊：「山本，給我滾出來！」

庭院深深，四下寂寂，無人出聲回應。

老者的聲音更高更冷：「山本，你再不現身，休怪我老人家要放火燒莊了。」

可不是說着玩，點着撕碎的五龍旗，作爲火引，眞的到處放起火來了。

嚴元伯當機立斷道：「追回寒蟬要緊，別管這個老怪物，咱們到裡面去搜。」

穿過四五排房舍，來到一棟大樓前，山本刀之助正陪着石玉娘有說有笑的從樓內走出來。

燕子飛劍眉雙挑，劈面就說：「山本，東西準備好了吧？」

山本刀之助目賽銅鈴，吐字有刀：「甚麼東西？」

「寒蟬。」

「不在老夫手中。」

「在那兒？」

「哈哈，燕子飛，你這是多此一問，老夫會說嗎？」

「哼哼，山本，今天你不說實話，我看恐怕不行！」

「你想怎麼樣？」

「想要你的命！」

山本刀之助招招手，樓內馬上冒出九個人，其中八人俱屬九段高手，石玉娘寒臉道：「燕子飛，不得對山本會長無禮。」

燕子飛義正詞嚴道：「貴妃，寒蟬乃我朝瑰寶，不能流落番邦。」

石貴妃嗔怒道：「本宮不管君國大事，只知道山本會長是我爹的好朋友。」

「貴妃，請勿以私害公。」

「那你就晚幾天再來，哀家還沒有玩夠哩。」

「燕子飛，你敢違抗本宮的旨意？」

「時機稍縱即逝，夜長必然夢多。」

「是對是錯，在下會請皇上聖裁。」

「本宮要你現在就遵旨退出五龍會。」

「子飛歉難受命。」

「燕子飛，你……」

石貴妃銀牙緊咬，怒溢雙眉，纖手倏揚，劈！劈！在燕子飛的臉上打了兩個耳括子。

燕子飛忍下了，不會還手，但也毫無屈從的意思，昂首道：「貴妃打得好，娘娘的恩賜，我燕子飛就是拚了這條命不要，也一定要在皇上的面前討一個公道回來。」

山本刀之助勃然大怒道：「玉娘貴爲王妃，竟敢出言頂撞，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給我上，趁那個老鬼沒到之前，先把他們四個解決掉。」

八名九段高手，更多的八段高手，立如蜂湧而上。

燕子飛一肚子火正沒處發洩，黑龍會所欠的血債正欲催討，只見他怒目暴張，一臉殺氣，辛辣的招式如瀉電奔雷，呼嘯的掌浪似排山倒海，人掌所過之處，慘嘷聲四起，當者披靡，其鋒銳不可擋，一霎時便連攻十二掌，連殺十二人。

嚴元伯也大開殺戒，放倒三四人，却被更多的人困住了，只好施出渾身解數，全力周旋。

陶濤功力不弱，新近又練成了血手印，全力施展之下，亦迭有斬獲，但五龍會人多勢衆，殺不完，死不絕，一直在重圍中苦鬥力拚。

福田清善的處境最險，被二名九段高手逼得團團轉，只有招架的功夫，沒有還手的餘地，陡見另一名九段高手騰空而至，暴喝道：「福田老狗，明年此日就是你的忌辰！」雙掌齊出，以雷霆萬鈞之勢往下墜擊。

老福田正被人纏着不放，想躲也躲不開，燕子飛一見大駭，人已騰空而起，式行「血濺海棠」，施出了血手印神功。

一股熱浪！一聲巨震！一串慘叫！一條人命！

血手印好厲害，燕子飛第一次出手，僅一招便將那名九段高手震得雙眼暴凸，胸衣焦黑，心肺碎裂，血肉模糊而亡。

山本刀之助大驚失色道：「燕子飛，你是甚麼時候練成血手印的？」

沒見他怎樣作勢，已從衆人頭頂一掠而過，落在燕子飛面前。

燕子飛卓立如山，冷然一哂，道：「初學乍練，不值方家一笑。」

「別客氣，接老夫的三掌如何？」

「請！」

「請！」

山本出招如電，「血濺海棠」、「血染江河」、「血洗大地」，三招連成一氣，勢如長河奔流，更似怒海狂濤，驚天動地，威猛絕倫。

這三招乃是血手印神功的三絕掌，山本刀之助已經修練至九成以上的火候，雙掌不赤，掌浪不紅，但掌風所過之處却一片熾熱，焚石焦土，有如遭烈火洗禮一般。

燕子飛那敢怠慢，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暗中叫足了十成十的功力，同樣以三絕招發掌反擊。

相同的功夫，相同的招式，又同樣全力以赴，生死一髮，勝負俄頃。

猛可間，砰！砰！砰！砰！兩股蓋世無雙的掌力連撞三次，火星四射，熱浪排空，人影一觸即分，山本刀之助倒飛出三丈五六，燕子飛也被彈震出老遠，二人半斤八兩，難分高下。

燕子飛奈何不了山本刀之助，福田、陶濤、嚴元伯也一樣危機重重。陶濤剛逃過一次致命偸襲，另一人又已攻至近前三尺許處，睹狀暴喝一聲：「找死！」血手印念動招發，那人僅慘叫半聲，便上了奈何橋，進了鬼門關。

可是，五龍會兵多將廣，又有二人從側邊攻來，一人劍刺後心，一人掌劈天靈，可謂一髮千鈞，危在旦夕。

「媽的，老子跟你們拚了！」

此時閃躲，已無可能，陶濤牛性大發，早將生死置之度外，轉身發掌，硬往上撞，決心要跟這二人同歸於盡。

孰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半空中爆出一串刺耳的鞭聲，一條長鞭宛若長蛇般破空掃來，那二人的四隻手腕立被皮鞭抽斷，來人乘勝追擊，鞭如刀，硬生生的將兩顆人頭絞了下來。

定目一看，是個臉如鍋底的女娃兒，不是船家女黑妞還會有誰。

陶濤死裡逃生，喘了一口大氣，道：「黑妞，好棒的鞭法，青姐在此也不過如此。」

麗影閃動，香風撲鼻，石玉娘走來說道：「妳是甚麼人？」

「黑妞，一個船家女。」

「既是船家女，就休管閒事，滾！」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現在還不想走。」

「哀家是玉華宮的石貴妃，妳敢不聽本宮懿旨？」

「江湖兒女，一不當差，二不受祿，姑奶奶不吃妳這一套。」

「大膽刁女，放肆！」

石貴妃重施故技，揮手又要掌摑黑妞，燕子飛礙於君臣有別，沒敢還手，黑妞可不管這些，反手撥開來掌，直朝石玉娘的粉臉打過去。

燕子飛大叫：「黑妞不可莽撞！」劈！船家女的黑手已經打個正着，石貴妃一張紅裡透白，白裡透紅的俏麗臉蛋兒，隨即暴起五條指痕，痛得石玉娘「哎唷！」一聲，嘴角血跡殷然。

因而激起了石貴妃的殺機，叱道：「好潑辣的野丫頭，看本宮活劈了妳！」

任誰也想不到，石玉娘不但會武功，且係一流好手，立與黑妞鬥在一起。

燕子飛目注山本刀之助，道：「閣下的血手印比北京的那個黑衣人還要高明，想來卡三娘盜得掌譜口訣後你是第一個買主。」

山本刀之助嘿嘿冷笑道：「你猜對了，卡三娘是老夫親手訓練的，乃扶桑第一流的女間諜……」

話未完，臉色乍變，舌頭打結，因爲他看到那個古怪老頭兒已無聲無息地站立在他面前，正以怪異的眼神凝視着他。

山本似是很怕這個老人，面有懼容，連退三步，顫聲道：「師父你老人家到底是人還是鬼？」

古怪老頭兒臉色陰沉沉地，滿佈殺機，道：「呸！誰是你的師父，你早已被逐出門牆，咱們在三十年前就恩斷義絕了。」

「一日爲師，終身爲父，請放徒兒一馬，待我收拾了這幾個狂妄之徒後再領教言。」

「住口，倭人多詐，詭計多端，你的花言巧語我老人家聽得多了，從來沒有說過一句眞話。」

「你老人家還沒有說是人？是鬼？」

「非人，非鬼，半人，半鬼！」

「是人就請裡面坐，是鬼就請回陰曹地府去。」

「目的未達，老夫絕不離開。」

「老傢伙，你想怎麼樣？」

「要你的狗命！」

既非空言恫嚇，亦沒拖泥帶水，老頭命字出口，招已出手，劈出一掌。

掌招看似緩慢，力道也不見得如何威猛，山本刀之助却感覺到，好像有一陣從十八層地獄裡吹來的陰風撞上身來，森冷似冰，透體生寒，隱約中有鬼哭魅笑的聲音夾雜其中，恍惚中甚至看到有鬼影晃動，魑魅飄忽，各種張牙舞爪的鬼怪，做出各種追魂奪命的動作，令人雙脚發軟，毛骨悚然。

山本刀之助嚇得魂飛魄散，倒退不止。

他不敢出手阻擋，一味閃躲退避，手下之人做了替死鬼，古怪老頭身形所過之處，又奪走了二三條人命。

嚴元伯、陶濤、福田的壓力因而減輕不少，大發虎威，與燕子飛聯手合擊，也解決掉十幾個。

五龍會的人，死的死，傷的傷，被「鬼」嚇得鷄飛狗跳，四散奔逃，片刻工夫便潰不成軍，僅僅還剩下六名九段高手，跟着山本刀之助逃進大樓裡去了。

石貴妃與黑妞之戰亦止，火勢却越來越大，眼看就要燒到這邊來了。

燕子飛彈身而上，追進樓內去，道：「來，讓在下助前輩一臂力。」

老夫說古怪眞古怪，根本不領這個情，冷聲道：「一邊涼快去，老子的事老子自己會解決，勿須他人多事。」

陶濤聽得刺耳，嗤之以鼻道：「哼，甚麼玩藝兒，簡直不識抬舉。」

脚底抹油，故意搶在老頭前面。

「軋！」面前落下一道鐵柵，阻住大夥的去路。

古怪老頭怒喝道：「山本，小小的鐵柵還擋不住我老人家，接招！」

一掌劈出，又劈死二名九段高手，老人也跟着闖了進去。

這眞是天下奇聞，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何種奇招異術，亦沒見他出手發功，拇指粗細的鐵栅形同枯枝廢物，被他輕而易舉的撞出一個人形空洞，大踏步的闖進去。

看得燕子飛等人目瞪口呆，大家都在暗想：「難道老頭兒眞的是個幽靈？」

山本刀之助更驚更怕，「軋！」「軋！」再接連放下二道鐵柵，依然擋不住古怪老人，最後領着四名九段高手逃進秘道裡去了。

老頭窮追不捨，也接踵追進秘道。

火勢蔓延極快，這時，整個五龍會已陷入一片火海中，燕子飛等人見勢不妙，急忙抽身退出，不久，大樓便被烈焰吞噬。

＊ ＊ ＊

石玉娘兀自立在廣場之上，凝望一會兒，忽然大發嬌嗔道：「哼，本宮原想在此好好的玩幾天，全被你們破壞了。」

惡狠狠的瞪了燕子飛一眼，輕擺柳腰，扭頭就走。

燕子飛追了上去，道：「貴妃請留步，有一件事區區想當面請教。」

石貴妃止步轉身道：「甚麼事？」

「子飛記得令兄石大勇曾說過，娘娘膽小如鼠，弱不禁風，連一隻螞蟻都不敢踩，如今怎麼一下子變成了武林高手？」

「大概是家兄跟你開玩笑吧。」

「由此，我們進一步再探討一下貴妃被劫持的案子，憑娘娘的身手，絕不在陳恭、柯友德之下，子飛很懷疑他倆能制得住妳。」

「他們以兩對一，又是猝然施襲，得手並非難事。」

「在京城內外，曾數次與他二人會面，這時候貴妃由何人看管？」

「只要點住哀家的穴道就可以了，何須他人看管。」

「本案疑點甚多，對不起，從現在起請貴妃勿再任意行動，就跟着我們一塊走好了。」

石玉娘望着遠處，正欣賞滿山怪石，聞言花容立變，嬌叱道：「甚麼？你要逮捕本宮？」

燕子飛肅容滿面道：「不敢，只是想請娘娘隨子飛回北京去，澄清疑點。」

「如果本宮不答應呢？」

「在下只好强制執行。」

「你敢抓哀家？」

「我不希望用抓。」

「你休想本宮跟你走。」

「那就只好用抓。」

「你抓呀，你抓呀！」

「抓就抓！」

石玉娘在前放步狂奔，燕子飛在後拔足猛追，石貴妃奔約三丈，乍然停下嬌軀，伸出雙手，道：「給你抓，給你抓！」

燕子飛毫不容情，伸手就將她的玉腕扣住。

然而，他萬萬想不到，永曆皇帝朱翊鈞身邊的這位嬌客，却順勢投懷送抱，將她豐腴的酥胸，貼在了燕子飛寬厚的胸膛上。

而且，還揉了兩下，雙目緊閉，粉臉微抬，朱唇似火，若有所待。

皇帝的寵妃，誰也不敢動，燕子飛嚇了一跳，鬆手暴退丈許道：「請恕子飛無狀，請恕子飛無狀！」

石玉娘頗覺意外，甚至有些失望，嗲聲嗲氣的道：「現成的便宜都不會撿，鼎鼎大名的燕子飛原來是個呆頭鵝，大傻瓜！」

大家已追上來，黑妞心直口快，粗聲大氣的道：「哼，不要臉，不害臊，從來沒見過這麼賤的女人！」

石玉娘已先一步離開，往山下行去。

黑妞道：「燕大俠，要不要我幫你把她抓回來？」

石貴妃施出了殺手鐧，令燕子飛吃不消，道：「算了，由她去吧，留她在身邊，可能痲煩很多，等回航之時再抓也不遲。」

陶濤道：「山本老狗鑽了地洞，寒蟬的事怎辦？」

嚴元伯道：「秘道是山本挖的，老怪物不見得能討了好，只要山本不死，就不愁奪不回寒蟬。」

「那我們現在該往何處去？」

燕子飛道：「先回鎌倉再說。」

步下石階，石貴妃早已坐着轎子走了，大家結伴而行，燕子飛則與黑妞併肩走在一起，聊得很起勁。

「黑妞，妳的鞭法很好，幾乎跟我的一位朋友一樣好。」

「誰呀？男的是女的？」

「她叫柳青青，是女的。」

「這位柳姑娘也擅用鞭子？」

「嗯，一條蛇皮長鞭，施展開來出神入化。」

「可惜小妹用的是牛筋猪毛鞭，不能相提並論。」

「不，鞭子無所謂好壞，主要在使用者的功力，妳的鞭法我覺得好生眼熟，說不定跟青青師出一脈。」

「這是不可能的事，家師只收我這一個徒弟，而且是個韃子。」

「呃，是韃子，這樣就機會不大了，將來有機會給妳們介紹介紹。」

「好啊，求之不得，只要柳青青不反對，黑妞還想跟她比劃一下呢。」

邊走邊聊，不知不覺間，兩個人的手自自然然的拉在一起，無形中距離也拉近了許多，嚴元伯哈哈大笑道：「子飛老弟，你眞是個風流種子，胃口越來越大啦？」

燕子飛一楞，道：「老哥，我又怎麼啦？」

嚴元伯笑道：「青青、如意已經夠熱鬧了，現在又打黑妞的主意。」

燕子飛聽得一呆，忙將手縮回，訕訕然道：「老哥別開玩笑，子飛只是和黑妞姑娘談得投機，所以……」

「所以就拉住她，想一箭三雕？」

「寃枉，寃枉，玩笑開大了，這對黑妞姑娘太不禮貌了。」

不料，黑妞並不介意，依舊臉不改色，大大方方的道：「燕大俠，我想問你一句話，你可要憑良心說，不準撒謊。」

燕子飛愕然道：「甚麼事呀，值得妳這樣認眞？」

黑妞正經八百的道：「青青與如意兩個人，你究竟愛那一個多一點？」

不待燕子飛開口，陶濤插言道：「燕大哥，我提醒你，以前我很討厭如意，現在雖然不再恨她了，但還是不喜歡她，因爲這個女人的心眼太多，鬼頭鬼腦，你將來若是娶如意爲妻，我就跟你絕交。」

燕子飛搖頭道：「小陶，你又在說孩子話了，我與青青的感情也不是一天二天了，甚麼大風大浪沒經過，怎麼這樣脆弱，禁不起考驗。」

這樣的答覆，黑妞似頗滿意，跟嚴元伯互換一個會心的微笑，道：「光顧着跟各位瞎扯，正事都忘了，你們請便，我還要替家父去辦事。」

前面有條岔路，黑妞轉向西北，燕子飛等人繼續前行，黃昏時分，已返回鎌倉。

正行間，忽見前方人潮熙攘，有一隊兵士在前開道，呼喝之聲，不絕於耳，路人莫不紛紛躲避。

很快便發現，兵士的後面還押着五個犯人，手銬脚鐐，叮噹作響不算，脖子上還繫着一條繩子，分別握在關東五虎的手中，五虎騎馬而行，速度甚快，犯人跟不上，有時會拖着走，頸項一片血紅，哀嚎不止。

五虎的後面，又有一隊兵士殿後，刀已出鞘，箭在弦上，一個個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以防有人劫囚。

而這五名囚徒，並非別人，正是福田清善的老妻、二子、一媳、一女。老福田見狀差點要昏過去，撥開人羣，不顧一切的衝出去。

嚴元伯急忙上去拉住他，道：「福田兄，請勿激動，此時必須冷靜。」

福田清善道：「嚴總，犬養王這樣對待我的妻子兒女，我媳婦還懷有六個月的身孕，叫我如何靜得下來。」

燕子飛道：「五虎有備而來，兵士衆多，在大街之上强行劫人，成功的機會幾乎是零，千萬莽撞不得。」

事不關己，關己則亂，福田清善一點主意也沒有，道：「燕大俠有何高見？」

燕子飛想了想，道：「盯緊五鼠，看他們到那裡去，然後再作定奪。這次不幸係由我等引起，燕子飛願以項上人頭擔保，救不出嫂夫人等絕不離開扶桑。」（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玄小龍與朱光遠見一片紫竹林中正有十幾名大漢在吼叫不休，原來一個老婦人正以法術求自保，她正為保護場中另外兩人而遊走不停，一旦精疲力竭便會被殺。玄小龍義不容辭，挺身相救，玄小龍一出現，那羣惡漢馬上嚇得狂逃。玄小龍將三人救起，方知那老婦人便是劉圓圓，劉圓圓即是天山飛鷹王子正的師妹……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天下山

東洋魔女魂歸天　倩影閃現進客房

劉逢秋也正是那幾乎死掉的老者。

提及劉圓圓，上個月王彩雲還來過鎮江。

只因為那青年人就是在紫竹林外的小坡前遇到王彩雲，他告訴王彩雲，他的姑姑閉門不見外人，王彩雲才不再求見劉圓圓。

王彩雲又怎知這劉圓圓是多麼渴望想知道她爹王子正的任何消息啊！

如果王彩雲也知道這一段，她必然會登門求見劉圓圓，道出她爹的近況。

只可惜王彩雲錯過了這一機會。

此刻，劉圓圓非常激動的再向玄小龍道：「孩子，你師父他……」

玄小龍道：「我師父二十多年來一直住在天山湧雲嶺，他老人家與女兒王彩雲二人就住在那裡。」

劉圓圓一聽，她全身一震，道：「怎麼，我師兄已結婚生子了？」

她的臉上忽的泛灰，顯然十分不悅。

「他……結婚了……」

玄小龍忙搖手，道：「不，不，我師父並未結婚吶！」

劉圓圓那黯然神傷的臉孔上忽的一亮，道：「他沒有結婚？怎麼有了女兒？」

玄小龍道：「師姑呀，我那師妹乃是抱來的孤嬰，這件事我也是最近才聽到的，至於詳細情形，只有三位前輩才知道。」

劉圓圓道：「其中必有我的大哥知道，他為什麼不來告訴我呀？」

忽聽那青年人道：「會不會是她？她來過。」

玄小龍忙問道：「是……是一位青衣姑娘？」

青年人點頭，道：「是的，她是一位青衣姑娘，她要見我姑姑，我婉轉的拒絕了。」

劉圓圓嘆口氣，道：「知道子正未婚，我的心中十分高興，他沒忘了我呀！」

玄小龍也吃驚了。

劉圓圓又對那青年人，道：「我的侄兒，你應該帶她來見見我的呀！」

玄小龍道：「那位青衣姑娘必是我師妹王彩雲。」

他雙目光芒一亮，又道：「師妹也會那奇門遁甲八卦陣之術，而且她以奇門之術救過人也助過我，只是她尚未與我見面。」

劉圓圓一聽，更是愉快的道：「師兄的一身功夫已有接鉢之人了，我恭喜他了。」

她忽然一聲低嘆，又道：「學這種功夫的人，必需自小時候三四歲開始，方見奇功，師兄抱得這女娃，必是一位蕙質蘭心的姑娘，只是……」

玄小龍已聽出來了，面前這位女人當年實是深愛着師父王子正，而師父又為什麼不來此地與她相會呢？

此時，三個又疲又餓的人好多了，青年人扶起他爹，又聽那劉圓圓道：「清白無瑕可鑑日月，花出污泥而不染，想當年我白蓮教興起之時，何止是替天行道，解民病患，只是悲哀的乃是教中不肖之徒，習了一招半式欺人之術，便廣招門徒，為惡地方，這才被官家所不能容，如今想來，實在令人氣惱，難怪……」

忽聽劉逢秋道：「大妹子，隔墻有耳，別被人聽了去，自找麻煩！」

劉圓圓道：「他們也是自己人，說給他們聽聽也無妨的。」

她半帶微笑的又對玄小龍道：「你師未娶，我未嫁，他日見了你師父，告訴他，我仍然在等着他，唉，老來為伴，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她心中坦白，便也直言了。

朱光遠低聲對玄小龍道：「少幫主，咱們是不是可以趕路了？」

玄小龍忽的看着青年人，道：「兄弟，可否告訴在下，那『震三江』白不染等一夥人，為什麼把你們圍在紫竹林中殺起來？」

青年人先是看看他姑劉圓圓，再看他爹劉逢秋，這才嘆了一口氣，道：「原是不指望我爹還會活在這世上，我們都以為我爹死在海上了。」

他咬咬牙，又道：「一船上萬兩銀子的貨船，一去無影踪，不多日便傳言海上遇海盜的消息，我們一家立刻陷入痛苦深淵，難以承受這個事實。」

他頓了一下，猛拍巴掌，又道：「街上的生意不能休業，我只有改為小本營生，不料前日有人向我店中兜生意，有一包貨要便宜出讓，我也不拒絕，且叫那人打開來先看一看，不料包裹打開，我一眼便瞧出是我們失去的那船貨中的東西，當時我心中一動，便告訴那人，他有多少我都要了。」

青年人喘了一口氣，半晌，才又道：「那人告訴我，貨有，但不能一次拿得太多，嗨，我一聽便知道這傢伙是監守自盜，而且又知他投入那白不染開設的賭坊中尚不滿一年光景。」

玄小龍的雙目一厲，因為他已聽出眉目了。

果然，青年人接道：「我打發那人走後，立刻回來同我姑姑商量，大前夜我姑一人二更過後進入鎮江賭坊的後大院中，果然有幾間房中堆的是貨物，賭坊的後院中有地道通江邊，那地道可真長，足有三里遠，曲折的地道中還有低泣長鳴聲，我姑才大着膽子進入地道之中，那時候我在外面為我姑把風，沒多久，忽聽洞中傳來『救我』、『救我』之聲，聲音尖吭却又無奈。」

劉圓圓接着沉冷的道：「他們真可惡，把賭輸的人關在地洞小石室中不放出來，却向這些人的家中勒索銀子，有的已被勒索五七次仍不放人，我當時呼叫着我二哥逢秋的名字，就在附近的石洞中，我一個人呀，只得背了二哥往洞外逃出來，洞中的聲音更大了，於是，我衝出洞口，已見有兩個漢子跑過來了。」

青年人道：「我接手，背了我爹往外逃，我姑後面抵擋追來的人，於是，又驚動前面幾個漢子們也衝過來了，我姑一人對付他們，見我已出了賭坊後門，她也跟上來了，那時候已三更天了，我們……」

玄小龍道：「你們一路退到這紫竹林中了？」

青年人道：「是的，也被他們圍起來了。」

玄小龍忽然的道：「娘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啦，只不過一個土霸。」

劉圓圓道：「我以為那些人進去洞中這一輩子也別出來了，他們等着被那白不染等把家當弄光，這人就完了。」

那劉逢秋緩過氣來了。

他巴掌拍得床板叭叭响，道：「洞中有幾位是地方上的富戶呀，突然失踪了，這些人才真的成了姓白的搖錢樹了，不時的騙他們寫字條回家呀！」

玄小龍道：「劉叔怎麼進去的？」

劉逢秋道：「我是個生意人呀，唉，到了那時候，我才想起我當和尚的大哥，如果我有我大哥的武功，去年我的大船滿載的貨物，也不會船尚未到南通水道就被十幾條小快船圍上了，我的大船還未出海吶！」

玄小龍冷笑了。

又聽劉逢秋道：「他們沒有殺了我，因為我在鎮江還有家當，他們要等時機成熟之後，便對我勒索！」

玄小龍道：「鎮江賭坊的那條地道在賭坊的什麼地方？那必然是個十分隱蔽之地了。」

劉圓圓道：「那確是個十分隱蔽之地，誰會想得到那種地方會有個地洞。」

她把手在床沿上點着，又道：「那是個石板，也是在墻邊的那

口井旁，那塊大石板平常一個人是掀不動的，而且還是井邊沿。」

玄小龍吃一驚道：「師姑怎麼敢進去呀？」

劉圓圓哈哈笑了一下，道：「我動了些手脚，哈……我在井邊佈了個小小陣式，如果有人過來，他只有往井中跳了。」

玄小龍立刻想到青衣女子王彩雲，師妹也會那一套。

玄小龍不會，他全憑武功。

他長身而起，對朱光遠道：「走，咱們去鎮江賭坊，既然知道有這麼一個坑人地方，怎麼忍心不去助那些苦難的人逃出來。」

劉圓圓道：「我二兄原打算去官府告他們的，可是，怎麼告？姓白的一手遮天呀！」

玄小龍道：「如今姓白的死了，便是武館的大當頭也完了，看他們還有什麼本事使出來。」

朱光遠道：「少幫主，救人如救火，要趕快前往，萬一被他們殺了洞中人拋入江中滅了跡，咱們再找去反而被他們反誣。」

劉圓圓道：「你這位朋友說得對，姑姑我不用去助你了，你有我師兄的本事，你應該能順利的把人救出來。」

玄小龍當先往外就走，他走到門口又回頭，道：「師姑，我會對師父說的，你們將來會一起的，那天山之美，宛如天上人間，流雲、白雪、青石、草原，還有那數不盡的羊羣與牛馬。」

笑笑，劉圓圓有些動容了。

＊　＊　＊

玄小龍與朱光遠趁着天色剛過午不久就策馬到了鎮江的大街上，他們只找鎮江賭坊。

就在一處街中央，兩層樓房三間大門面，門口還掛了四盞大紅燈籠未點上。

天還未到傍晚吶！

兩匹快馬拴在一家「都來客棧」門口的馬樁上，朱光遠對一個伙計吩咐。

「炒四樣小菜，一壺老酒，咱們去去就來。」

伙計見這二人均在手中抓着兵刃，忙點頭應是。

朱光遠指着不遠處的「鎮江賭坊」，向小二道：「那家賭坊可是白老爺子開設的？」

小二一聽，忙上前低聲道：「客爺，我勸你別去了，剛聽人傳話，白老爺子被人殺了。」

朱光遠笑笑，道：「瓦罐不離井邊破！」

他跟上玄小龍去了。

那伙計發了怔的喃喃道：「什麼意思？」

＊　＊　＊

玄小龍與朱光遠發覺賭坊關緊了門，那朱光遠上前沒推開，他敲門。

朱光遠還呼叫：「開門，開門！」

他叫了十幾聲沒反應，只得對玄小龍道：「少幫主，沒有人呀！」

玄小龍忽的一驚，道：「不好！」

朱光遠道：「怎麼說？」

玄小龍道：「怕是他們去地道中殺人滅跡去了。」

朱光遠一想也吃一驚，道：「少幫主，此刻正是青天白日呀，他們會嗎？敢嗎？」

玄小龍道：「咱們得快走！」

二人不再多言，急忙繞到賭場後門口，只見後門口也推不開。

玄小龍拔身而起，人已越過門墻，朱光遠也隨後躍落在院子裡。

玄小龍什麼地方也不去，立刻走近水井邊，果見那兒有幾塊大石板，看上去並無異狀。

朱光遠指着幾塊大石板，道：「少幫主，你以爲會是那一塊呀？」

玄小龍剛剛彎下腰，便聽得地道中傳來「咚咚」的奔跑聲，聲音似地下打悶雷。

忽的，地道中又傳來叱喝聲。

「蔴袋夠不夠？先把石頭裝進去。」

玄小龍對朱光遠道：「眞是喪盡天良呀，他們果然在殺人了。」

朱光遠正欲掀大石板，又聽一聲傳來。

「天黑就往江中拋，大家行事多加小心了。」

此刻距離天黑還有一個多時辰吶！

＊　＊　＊

玄小龍拔出長劍來，朱光遠把石板也掀開了。

玄小龍對朱光遠道：「你不用進去，守在洞口，如有人來，殺殺殺！」

朱光遠道：「少幫主進去，多加小心，尤其小心受到暗算。」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我自會小心。」

於是，玄小龍見朱光遠把石板掀開來，果見有個石階往深處延下去。

玄小龍的身子下了石階，他立刻又坐下來閉上雙目運內功，他必需先要雙目適應黑暗。

要知玄小龍武功高絕，他雖還不能夜間視物如同白晝一般，但當他把功運向雙目，仍能分清地面之物，三丈遠他已看得清。

玄小龍在黑暗中張開雙目，只見那地道還眞的深，他仗劍進入地道中，漸漸的，人聲也聽得清楚了。

遠處有人聲傳來。

「二當頭呀，往後的日子難過了呀！」

「難過也要過，且等把這十幾個死囚送進龍宮，咱們還怕他娘的誰？」

「白老爺子的發喪，怎麼辦？」

「簡單了，家族、朋友、街坊，咱們照發喪，有人問是怎麼發生的，你們大家要記住，就說有人買殺手，把老爺子暗殺了。」

就在這時候，忽有悶嘷聲傳來。

「放了我吧，我答應再叫家人送一千兩銀子。」

那位二當頭冷冷道：「一萬兩銀子也不行了，咱們不能留把柄，曾大少爺呀，你等着進龍宮吧！」

「我不想死呀！」

「笑話，世上沒有一個人想死，世上天天有死人，你不死誰死？」

忽又聽另一人道：「二當頭，我姐也同你好過了，你不守信用放人呀，我操你先人呀！」

那位二當頭大笑，道：「你老姐是美，可是美是美毛扎嘴，我消受三天就不見她人來了。」

「是你不守信用呀，娘的，我變鬼也不饒你。」

那位二當頭哈的一笑。

「鬼呀，他娘的，鬼我不怕，因爲我經常製造鬼，你想想，我能造鬼，我怕鬼嗎？哈……」

「哈……」

另外幾人也哈哈笑了。

遠處，有人傳來叱聲，道：「你們在裡面笑什麼？他媽的，白老爺子與艾爺全死了，你們還笑得出來呀，洞口處有船在經過，別太大意。」

於是，洞裡面的人閉口了。

蔴袋中的人又哀哀求告了。

那位二當頭大怒，叱吒道：「那個再叫刺一刀，先放他的血。」

果然無人敢再哀嘷了。

＊　＊　＊

玄小龍站在暗處看得清，因爲前面有兩個燈籠掛在洞壁上，燈光之下十多人在吃喝着！

玄小龍便在這時候走過去了！

「誰？」

「我！」

「你是誰？你是怎麼進來的？」

那人邊叱喝，邊往玄小龍迎面走來！

「嗆！」的一聲，那人的砍刀拔在手上了！

玄小龍冷冷的道：「怎麼，還想動傢伙？」於是，雙方面對面了！

面對面才看得清楚，那人正是西山武館二當頭，除了這位二當頭之外，他身後也跟來四個怒漢，四個人也正是鎮江賭坊的殺手！

「是你！」

淡淡的，玄小龍道：「你的記性還不錯，記得我！」

二當頭驚怒交加，道：「你就是燒了皮化成灰，我也認識你！」

他踮脚往玄小龍身後看，以爲玄小龍還有跟來的人！

玄小龍道：「別再看了，這兒只我一人進來！」

二當頭道：「你怎麼同咱們泡上了，你陰魂不散呀，想趕盡殺絕不是？」

玄小龍道：「我不是趕盡殺絕的人，你們才是，朋友，你們聽清楚，我只說一遍！」

二當頭道：「你想怎樣？」

玄小龍猛的一咬牙，道：「每人斬去一隻手，立刻投江而去，是生是死，就看你們造化！」

二當頭聽得哇哇怪叫，道：「操那娘的，你是甚麼東西，由你來斷爺們的生死呀！」

另有一人叱吒：「二爺，咱們人多，他只一個，便是挨他幾下子，壓也把他小子壓扁！」

又有人叱道：「不正是爲白老爺子報仇的時機嗎，咱們上，殺了他！」

「殺！」

玄小龍爲甚麼要開出條件叫每人先斷一手，他心中明白，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誰也會豁命一搏也不願先自斷一手！

果然，爲首的二當頭一聲厲叱！

「老子砍了你這小畜牲！」

玄小龍在燈光下見這二當頭一刀刺來，他突然右手掌心向下牢牢的抓住刀背！

二當頭順勢往前推送，他吃一驚，因爲那刀好像被固定了一樣！

就在他吃驚中，胸口突然一涼，當他意味出中劍的時候，才雙目一瞪，忍不住一聲嘷叫！

「噢！」

玄小龍下手不留情，一劍刺死二當頭，拔劍帶起一溜鮮血，他已往前逼去！

「我的話仍然有效，斷一手投江逃命！」

迎面兩把砍刀殺到，玄小龍伸手便是殺着，修羅殺倏然疾出，兩個大漢幾乎不敢相信那繞脖一劍是怎麼送上來的，便倒在地上了！

玄小龍仗劍逼過去，他又刺死兩個大漢，他仍然是那句話！

「斷去一手，可以投江逃命！」

他的話就如同閻王令，聽得人心頭震動，誰會斷一手呀，傻瓜才會自己斷手！

只聽足音連响，越响越遠，隨之又聽得投水之聲傳來，不旋踵間，這條長洞中已不見人影了……

其實他叫每人斷一手，這麼多

人在洞中，只要他們拔腿往江中投去，玄小龍是不會追殺的，只可惜二當頭與賭坊四殺手未想通這一點，他們仍然拚命！

當然，最重要的是洞中十個蔴袋中已裝了人，正準備天黑以後往江中拋吶！

玄小龍舉着燈籠往洞壁石室照過去，這洞中一共有七間石室，每個石室有厚木門，也都上了大銅鎖！

此刻，玄小龍把每個室門打開來，再把蔴袋以劍挑開，只見蔴袋中不但有人，而且這人的背上綑了大石頭，如果把蔴袋投入江中，這個人只有活活被淹憋而死！

玄小龍把十多人放出蔴袋，他提了燈籠對十幾個蓬首垢面的漢子道：「快隨我出去！」

十幾個被囚的人死裡逃生，幾乎把玄小龍當成神了！

一行人匆匆走出地道，井邊上，朱光遠正在焦急的直跺脚，見玄小龍與十多人走上來，他才大大的吁了一口氣！

「少幫主，果然把人救上來了！」

忽的，一衆十多人把玄小龍圍上了！

「你是救苦救難的菩薩，我是鎮江錢老八，我家在鎮家有一家製醋大工廠，快快跟我回去吧，我要重重的報答你呀！」

另一少年人拉住玄小龍，道：「你今日救了我的命，這一輩子我管你不愁吃不愁穿，快跟我回去東大街的老鳳祥！」

鎮江老鳳祥是開銀樓的大字號！

十幾個人拉住玄小龍，玄小龍急了，他對這些人道：「你們馬上先逃回家，去報官是正途，因爲西山武館的大隊人馬快來了，跑得晚了沒有命！」

他此言一出，十多人立刻往賭坊大門外狂奔而去！

玄小龍重重吁了一口氣，道：「朱叔！」

朱光遠道：「少幫主！」

玄小龍道：「我記得你在酒樓訂了酒菜！」

朱光遠道：「少幫主，咱們的馬匹還在那家酒樓門口拴着，不知小二餵了馬匹沒有！」

玄小龍道：「別多說了，咱們先去吃一頓，這些天來眞的沒有好好吃一頓了！」

「哈……」朱光遠難得見少幫主的心情這麼好，也忍不住的笑了！

＊　＊　＊

玄小龍與朱光遠兩人走到酒樓門口，兩匹馬之外，又多了三匹馬，玄小龍與朱光遠兩人並沒多留意，跟着小二往酒樓上走去，果然，酒菜已備在桌上了！

玄小龍救了十多人，他的心情也特別好，想着師父還有個師妹深深的愛着老人家，玄小龍笑了！

朱光遠爲玄小龍斟酒，這兩人吃了老酒五斤多，不料就在這時候，附近的客廂布帘一掀，走出三個人來！

那是兩女一男，這其中就有一個女子玄小龍看得眼一瞪，心中想着：「她——是她，她扮成中國人了！」

玄小龍心中不平靜，這個東洋女人，他丈夫叫奈良川，死在吳淞口石堤上！

這奈良川在上海主持一家「東洋保全株式會社」，在明裡就好像一家鏢局子似的，實際上眞正的手段却是代別人操刀殺人！

東洋人殺支那人，比殺狗還殘忍，他們也罵支那人不如狗，要不然百年後上海有些公園門口掛上牌子，狗可入，支那人不許進！

＊　＊　＊

玄小龍原是不想觀看的，只不過當他把頭轉向窗口的時候，那個叫大和櫻子的忍者的雙目一亮！

眞快，不見她動作，人已平飛到玄小龍與朱光遠兩人的桌前了！

朱光遠吃一驚，這個女人會縮地功？

他楞然一瞪眼：「幹甚麼？」

那女子還正是奈良川的老婆大和櫻子，只見她頭上插了三朵白色馬櫻花，一身素裝，未施脂粉，却顯得更見姣媚，只是那一雙大脚丫子不比男人小多少！

她不理會朱光遠，只對玄小龍說！

「找你……找得好辛苦……」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找我？又是報仇！」

大和櫻子道：「報仇只是理由之一呀！」

她露出個狐媚的俏笑，貝齒白光閃閃，又道：「上海保全株式會社還沒開門，你知道爲甚麼嗎？」

玄小龍道：「我不想知道，如果妳要告訴我，妳就說吧，我也不會拒絕聽的！」

大和櫻子道：「那是因爲我們裡面放置着十多口棺材，那些棺材裡放的都是我們的人，他們爲他們的組織盡了忠，也全了義！」

玄小龍道：「他們也殺過不少咱們同胞，妳怎麼不想到咱們死的人？」

大和櫻子冷笑道：「支那人多如過江之鯽，死幾個又算甚麼？」

眞不講理的話，聽得人心火上升！

朱光遠就要拔刀了！

玄小龍道：「妳這女人眞殘忍！」

大和櫻子道：「我從開始習武那天起，就已學習殘忍，一個人要殘忍，似乎也是一種學問！」

玄小龍道：「桃花島上我未取你性命，妳……」

大和櫻子手摸肩頭，又揉了一下頭頂，道：「你傷了我的肩後，也削了我的頭髮，這是我的奇耻大辱！」

她又露個殘忍的笑意，道：「我必需要找到你！」

玄小龍道：「就爲了我傷了妳？」

大和櫻子道：「那是理由之二，最大的理由是要殺了你，拿你的人頭去公祭我們死去的那些人！」

玄小龍道：「我記得我並沒殺你們十多人呀！」

大和櫻子道：「我是連那青衣女子坑我們的那些人，也一併的算在你的頭上了！」

她忽然媚眼一瞟，又道：「對了，那個青衣女，她……她是你甚麼人？」

玄小龍道：「我至今尚未見過她呀！」

「原來你們不相識呀！」

她想了一下又道：「可是，她爲甚麼多管閒事？」

玄小龍冷笑，道：「路見不平呀，當然有人拔刀相助，這種事情，咱們大中華不缺這樣俠義之士，也沒甚麼大驚小怪的！」

「哈……」大和櫻子銀鈴也似的笑了！

「你說得太好了，那麼今天我帶來了三人，我們三人對付你們兩人，且看有誰再爲你行俠仗義！」

玄小龍道：「不是對付我們兩個，只有我一人，你們休得算他一份！」

玄小龍明白這些東洋人的功夫高絕，朱光遠絕非他們對手！

朱光遠却對玄小龍，道：「少幫主，我請纓，朱光遠沒把這些倭賊放在眼裡，操那娘的，我在上海見多了，他們也有不少小癟三子！」

朱光遠原是大龍幫上海分舵舵主，自然也非等閒！

大和櫻子一笑，她對玄小龍道：「再一次決鬥，你以爲應在此地嗎？」

玄小龍忽然福至心靈的想到一個絕佳之地！

他衝着大和櫻子一笑，道：「妳這女人可否先爲我這快身首異處的人介紹一下，他二位呀！」

大和櫻子道：「可以，他兩人不會支那話，只不過他二人乃是我的師兄與師姐，他們也是夫妻！」

玄小龍道：「夠了，我不想再多知道他們的大名，那種猪木母猪，大狠小狠的名字，聽起來叫人不愉快！」

大和櫻子的雙目一厲，冷笑道：「說，甚麼地方等你？」

玄小龍道：「西南方有一處紫竹林，咱們就在那兒決一死戰吧！」

他見大和櫻子要走，立刻又道：「一個時辰之後，我會前去的，妳最好別太早去，沒得又道咱們不守時！」

大和櫻子對那男女兩人嘰嘰咕咕一陣說，兩人聽得直哼哼，那男的還衝着玄小龍咧咧嘴，露出一副殘忍而又不屑的冷笑！

大和櫻子已經走到樓梯口了，她仍然回頭對玄小龍道：「就憑你的一身功夫，我絕對相信你是不會逃走的，對嗎？」

眞是一口流利中國話，比中國人還中國人的腔調！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去吧，咱們不見不散！」

玄小龍兩人隔着大窗看下面，三人往街上走了！

玄小龍忙着付了帳，他對朱光遠道：「朱叔，你不知道這個女子有多厲害，她的功夫詭異，有奇幻之功，是我所遇見的最毒的功夫！」

朱光遠道：「我在上海聽人說過，東洋人有一種忍術，有隱身土遁之功，難道這女子……」

玄小龍道：「她就是個忍者，我相信她帶來的二人也必是忍者！」

他緩緩的往外走，又低聲道：「我對付他們一人應沒問題，但三人出馬，我沒把握！」

朱光遠道：「少幫主，我朱光遠不會袖手一旁的！」

玄小龍道：「不，你千萬緊守一邊，我自有主意！」

朱光遠緊走一步，問道：「少幫主先說來聽聽吧！」

玄小龍道：「我爲甚麼把決鬥地點選在紫竹園？那是我要請求劉姑姑出力呀！」

他笑了，又道：「劉姑姑會佈奇門遁甲八卦陣，那種陣式也挺好玩的，哈……」

「哈……」朱光遠也笑了！

玄小龍道：「我們先買些可口好吃的帶上，需知我劉姑姑一家三口正需調養！」

朱光遠點頭稱是，立刻買了一些吃的用的帶上，二人便急急忙忙的繞道去了劉逢秋的住宅！

爲甚麼要繞道？那當然是不叫三個東洋人知道！

＊　＊　＊

玄小龍與朱光遠兩人又回到紫竹林的山坡後了！

他二人並沒騎馬，馬匹放在酒樓大門外拴在馬樁上……

兩人到了那座小紅瓦院門口，朱光遠上前去拍門，又見那青年人前來開門。

青年人一見是玄小龍兩人來了，高興的笑道：「是你們呀，我姑姑正在叨念呐！」

玄小龍把吃的用的叫朱光遠交在青年人手中，道：「我有急事見師姑！」

青年人道：「急事？莫非西山武館的人……」

一笑，玄小龍道：「他們已不會再為惡地方了，我也把洞中的人全部救出去了！」

青年人聽了十分高興，忽聽正屋臥房中傳來劉圓圓的聲音，道：「想着你會再來的，果然來了！」

玄小龍與朱光遠兩人進去了！

那面，床上的劉逢秋也能坐直身子了！

劉逢秋聽玄小龍說也放走洞中那些人，不由老臉上一片安慰，道：「誰會想得到他們在賭坊後面井邊有個地道通江面，他們也坑死不少人呐！」

玄小龍道：「幾個惡徒我已把他們殺了，鎮江不會再出這種喪天害理的事了！」

劉逢秋道：「逃出來的人中，必有人會報官，我就要等傷好了去報官，我的一船貨呀，那是上萬兩銀子呀！」

他有些唏噓的又道：「雖然主其事的人死了，我却不能不索回我的貨物！」

劉圓圓道：「我的師侄兒，你又跑來，必有急事，你快說，甚麽事呀！」

玄小龍道：「我是請師姑再弄個奇門遁甲八卦陣，因為有三個厲害的東洋忍者找上我了！」

劉圓圓道：「東洋忍者？」

玄小龍道：「他們的身法奇妙，幻影眩目，一般武者很難逃過他們的毒手！」

劉圓圓冷笑道：「東洋人的那點功夫，還不都是剽竊咱們大中華的東西，他們不圖回報，反而回噬！」

冷冷的，她對玄小龍道：「他們在那兒？」

玄小龍道：「我約他們在前山紫竹林中決鬥，所以才來找師姑協助！」

「嘻……」劉圓圓吃吃笑了！

「好，好，你這小子有心人呀，何時？」

玄小龍道：「不足半個時辰了！」

劉圓圓起身就走，她一句話也不多說的往門外走，口中喃喃的道：「我得趕緊去佈置！」

走到院門口，她對玄小龍道：「你二人快過來，去把石頭多搬些，搬到竹林中，我自有用！」

玄小龍知道這一套，忙着與朱光遠前往山坡上搬石頭，那劉圓圓自懷中掏出幾張符紙，她游走在竹林中的那個圓場草地上！

玄小龍把石頭搬了幾十個，朱光遠搬得更多！

劉圓圓命他兩人把石頭分成十二堆，堆在竹林中不同的位置堆起來！

玄小龍與朱光遠見劉圓圓也把符紙壓在石堆下，看得二人也奇怪！

其實當年白蓮教的這一套大法，眞正會施的並不多見，那王子正就善於此道！

只不過王子正從沒在玄小龍面前施過此法！

就在玄小龍與朱光遠看得動容而奇怪的時候，劉圓圓已向玄小龍招手，道：「過來，過來！」

朱光遠也要過去，劉圓圓道：「一人過來！」

玄小龍過去了，他走近劉圓圓，已發現劉圓圓衝他一笑，道：「你再來看四週！」

玄小龍看向兩邊已吃一驚，道：「乖乖，四週全是斷崖峭壁與老叢林呀！」

劉圓圓道：「此陣可以保持半個時辰，我問你，你能不能打敗他們？」

玄小龍道：「師姑怎麽說？」

劉圓圓道：「你如果能打敗他們，進入陣中以後能各個擊斃，你如果沒把握，我留下來，咱們把他們囚死在這陣中！」

玄小龍道：「是只能半個時辰嗎？」

劉圓圓道：「我留下來就不一樣了！」

玄小龍道：「還是師姑走開的好，這些東洋倭寇們很殘忍，也是有仇必報的凶徒，我不想給師姑添麻煩！」

劉圓圓道：「眞是個有良心的人，好，我告訴你，你就站在這裡等他們，師姑我回去了！」

她走出竹林，又對朱光遠道：「你找個大樹躲起來，上得越高看得越清，好看呐！」

她把這兒當成遊戲場了！

朱光遠當然聽她的，忙着在竹林附近找了一棵大松樹，匆匆的上到樹頂上！

玄小龍以劍柱地，他筆直的站在竹林中，大約等了一袋烟的時間，遠處已出現三條人影！

這時候夕陽斜照，竹林中傳來虫鳴聲，竹林中也傳來出氣聲！

三條人影飛一般的到了竹林外，那可不正是東洋魔女大和櫻子

與他的師兄師姐三人奔來了！

三人已拔刀在手，他們似乎擔心上當，拔刀指向前方，一步一步的進入竹林中！

竹林中看來無異狀，竹林中只有玄小龍一個人！

此刻，大和櫻子三人已面對玄小龍在五七丈遠處，他們不動了！

大和櫻子四下看看，道：「喂，你還有一個同伴呢？」

玄小龍一笑，道：「我的同伴不參加，我們支那人最講義氣與信用，這是我們之間的事，所以他不來！」

大和櫻子咬牙道：「太可惜了！」

好像只殺一個玄小龍她吃虧似的！

玄小龍道：「你們三人都來了，那麽我也要說一句話叫妳聽一聽！」

大和櫻子道：「甚麽話？」

玄小龍道：「太可惜了！」

雙目凶芒一閃，大和櫻子道：「你也說同樣的話？」

她走前兩步，力指玄小龍，叱道：「甚麽意思？」

玄小龍道：「本來只死一個妳的，如今又加上他二人，妳說是不是死得可惜呀！」

玄小龍有意挑動大和櫻子的怒火，他果然成功了！

只見大和櫻子雙手舉刀，快步直往玄小龍撲去，她衝入那個竹林土場中了！

大和櫻子頓覺眼前一片茫茫，玄小龍好像在十幾丈外，令她心中一楞！

玄小龍並未閃退，他出劍迎上大和櫻子，兩人便在一片薄霧似的竹林陣中搏殺！

那大和櫻子尖聲叱吒，她每一次攻擊，必尖聲厲吼！

玄小龍並不急於出擊，他盡量防守！

玄小龍只是在等機會！

忽的，大和櫻子騰空而上，三丈高處她似乎看到有竹林在她的身子附近！

玄小龍不往空中騰躍，這一回他與上一次搏鬥不一樣，他上一次在桃花島上十分冒險，因為如果大和櫻子與他躍的一樣高下，那一次玄小龍就挨刀了！

玄小龍心中最明白一件事，那便是人在空中威力猛，一招之間見輸贏，然而，人在空中很難再換別的身法，除非急流勇退！

大和櫻子是不會退的，她在空中旋刀下擊，那光景就是要一招之間殺了玄小龍！

於是，玄小龍的修羅劍法中的狠招修羅殺使出來了！

他沉叱有聲：「殺！」

他在地面上佈了一片劍芒，他幾乎就是等在那兒，像要把天空飛鳥網住似的！

「辟叭」之聲連七响，大和櫻子的身子原是頭下足上雙手握刀指向敵人，當雙方劍刀相接的發出連响中，她的身子仍然那麽借力高掛而不即落下！

玄小龍也為這種輕功幻術而吃驚！

就在這時候，竹林一邊的兩個男女東洋忍者，立刻舉刀往竹林中撲殺而上！

「噢……啊……嗨！」

那種撼人心脾的喝叱聲，令人聽了不舒服！

只不過當這兩個東洋忍者衝入竹林土場之後，他兩人立刻發覺四週又是斷崖又是荒林，一時間左衝右突的失去了方向！

那半空中的大和櫻子也看到她的師兄師姐身處斷崖荒林中，忍不住大叫一聲！

她出口大叫，一口眞氣外洩，轟的一聲跌落地上，玄小龍旋動手上長劍！

「殺！」

「噢！」

「咚」的一聲，一條粉臂被削落地上，那大和櫻子淒厲的在地上滾動着，痛得全身震顫不已！

玄小龍一脚踢開她手上的刀，他舉劍指向她的咽喉，但劍尖點中而未刺進去！

「妳可惡，妳先上來以絕殺牽制我，他兩人再突然殺來，令我還手之力也失去，你們好奸呐！」

大和櫻子抖着聲音，道：「我不會向你求饒的，支那猪，我們會派更多的人找到你的！」

玄小龍火大了！

玄小龍原是不想殺了她的，但大和櫻子的凶殘令他發火！

玄小龍正欲一劍結果她的性命，忽聽吼聲傳來，只見那一男一女好像飛鳥一般雙刀併舉而來！

原來那男女兩人發覺身陷迷霧斷崖中，心中却明白這是另一種幻術！他二人在幾次衝撞中立刻騰空而起近四丈高下，半空中低頭看，這兩人大吃一驚，發覺大和櫻子已重傷待斃，便自空中殺過來了！

玄小龍不及再殺大和櫻子，立刻持劍迎上！

空中的兩人落地分開，那女的已撲向大和櫻子身邊，也不知她對大和櫻子與她的丈夫說些甚麽，立刻自袋中取出幾包傷葯為她包紮，大和櫻子已是全身冷汗了！

再看那男的，果然十分凶殘，他出刀似不按章法，但實則是霸道的表現！

在幾次刀刀落空中，只見他上身雙肩左右晃動間，玄小龍一劍劈

到，他的人不見了！

玄小龍毫不考慮的騰空而起，他盡所有力量上升，然後他左手勾住一棵竹子才低頭看過去，他發覺敵人果然刀指他的竹子殺來！

原來這東洋漢騰身未追上玄小龍，他中途雙足挾在一棵竹子上又再往玄小龍殺去！

玄小龍一聲冷笑，立刻自更高處下擊，情勢上玄小龍的勢子威猛多了！

但玄小龍不以長劍取敵人，他的長劍貼上敵人刀身，半空中他的修羅掌打出來了！

半空中也立刻傳來辟喱叭啦响，最後是一聲「彭！」

「啊……轟！」

那東洋男子自三丈餘高處挨了幾掌被打落下來，就見他落地難立足，歪歪斜斜的撞在一堆石頭上倒下去了！

這時候，那個已爲大和櫻子包紮的女子，立刻拋下她而奔向男的！

只見這男的又是幾口鮮血吐出來，他那喘息聲，幾丈外可以清晰聽見！

玄小龍仗劍奔來，不料那女子却把手中刀拋在地上了。

來了三個傷了兩個，如果三人都重傷，三人非死在這裡不可！

也不知她說些甚麼，忙把傷藥投入男的口中吞下去！

大和櫻子開口了！

「玄小龍，我們知道你是玄小龍！」

玄小龍道：「我早就知道了，那是大海盜的女兒金申如玉告訴你們的！」

大和櫻子道：「所以你今天便是殺了我們，你仍然逃不出我們的追殺！」

玄小龍冷笑一聲，道：「妳在唬我了！」

大和櫻子道：「我只殺人，我不唬人！」

玄小龍火了，他冷叱道：「娘的皮，別管以後事，眼前我就先殺了你們，殺一個少一個，我殺兩個少一雙，你們三人都死吧！」

大和櫻子一聲嘰咕叫，那女的抓起拋在地上的刀，直往玄小龍身前滾去，她刀走偏鋒，出刀怪異，玄小龍就是看不出她的刀勢弱點在甚麼地方！

看不出就得躲，玄小龍拔身騰空，他往高處的竹上抓抱過去！

他快，但飛刀更快，當他剛抓牢竹子的刹那間，兩把短刀對準他拋擲過來！

玄小龍足踼掌拍，就聽「嗤」的一聲，他的大腿上中了一刀入肉過半寸深。

那個女子已自地面飛殺而上，凶殘的「啊」一聲，令人以爲夜半厲鬼！

玄小龍心中明白，他只有在半空中一決雌雄了，因爲他的大腿中了刀，那刀是下面男子打出手的！

那男子受了傷，如果不是受傷，剛才的兩把短刀只怕他拍擊不中上了身！

玄小龍大吼一聲再往那女的擊去，他的修羅殺就在半空中便展出來了！

十七刀霍霍而出，那女的幻化身子往側偏，然而空中沒有地上方便，她只能上身閃晃！

就在一聲「嗆郎」中，女的半空中一聲尖嗥！

「啊……」

「咚」的一聲，女的摔在地上，她挺了一下就不動了！

只見男的拾刀再上，大和櫻子也以獨臂再殺！

玄小龍的腿上有短刀未拔出，他咬牙切齒的大吼一聲：「殺呀！」

「嗆」聲隨着他的吼叫，兩把刀已飛落在竹林中，玄小龍宛如滾動着一片刀輪，他滾過那男的，又滾過大和櫻子，那鮮血，那碎肉，果然修羅殺夠狠辣……

當玄小龍的身子拚命的刹車穩住的刹那間，他一屁股又跌坐地上了！

於是，四週傳來聲音：「快，快！」

只見地上石堆扒散了，竹子上的符咒也撕了，地上的草與樹枝被拋開，竹林中立刻又變回原樣！

至少在玄小龍的眼裡，這兒一片寧靜！

劉圓圓匆忙的奔入竹林中，他對剛自樹上躍下的朱光遠道：「把我的侄子找來，你兩人快把這三個東洋男女挖坑掩埋！」

朱光遠道：「少幫主挨刀了！」

劉圓圓道：「不妨事，我扶回去敷藥，唉，幾十年未見如此搏殺了，好看，可也好怕！」

她扶着玄小龍往房子那面走，邊走邊道：「他們東洋人呀，總是千方百計害咱們，剛才你還要放他們，那會後患無窮的！」

她見玄小龍咬牙，遂又道：「你想想，你放了他們，他們也不會感謝你，他們會用更毒的手段對付你！」

玄小龍道：「師姑，我以爲他們是女子啊！」

劉圓圓道：「女子？女子有時心最毒，你不見那個斷了一臂的女子，對另一女子嘰咕一句，另一女子便又與你狠幹嗎？」

玄小龍道：「我還是殺了他們，哼！」

已經進屋了，劉圓圓又道：「我與你師父是一樣的想法，那就是，如果怕殺人，或是不想殺人，那就盡早退出江湖，他去天山當神仙，我在鎭江不見客，當然，如果無法退出江湖，那就少來菩薩心腸，要知道，你不殺人那就等挨刀吧！」

她扶着玄小龍坐在椅子上，那面，劉逢秋十分關懷的道：「怎麼又受傷了？」

玄小龍笑笑，道：「一點小傷，不要緊的！」

劉逢秋道：「我兒剛說，山洞中的人全放掉了，我有意把他們找到我這兒來，你以爲如何？」

玄小龍道：「劉大叔，涉及官府，我不好出面，眞是對不起了！」

劉圓圓取來刀傷藥，親爲玄小龍包紮！

沒多久，朱光遠與青年人進來了！

「少幫主，傷勢如何？」

淡淡的，玄小龍道：「將軍難免陣上亡，我受這點傷算不了甚麼。」

他很激動的拉住劉圓圓，又道：「師姑，今天若非有妳佈陣助我，只怕很難逃過這一劫了！」

劉圓圓道：「傻孩子，我不助你我助誰？莫忘了，你也助過師姑呀，哈！」

玄小龍站起身來，重重施禮，道：「我們要走了，眞難過不能在此多住幾日！」

劉圓圓三人也不相攔，因爲他們明白，玄小龍還有重任在身！

由青年人送出紫竹林外，玄小龍在朱光遠的扶持下又回到了鎭江酒樓！

他兩人的馬匹還留在店外面！

玄小龍受了傷，雖不重，但仍需在鎭江住一宿！

這酒樓後院有客房，他兩人找了一間清靜客房住下來，自有小二們送來吃喝！

＊　＊　＊

玄小龍睡到半夜睡不着，他站在窗前看遠方！

遠方江水反映出一道帶子來，江岸邊漁火點點地在移動，那是漁人們夜晚掌燈船邊抓魚了！

玄小龍遙望更遠處，那是江對岸呀！

江對岸有內河，內河通往高郵湖，如今兄弟們在高郵湖上正操演，準備着未來的大決戰！

四艘大海船，幾條雙桅快船，他交由高郵的「賽張飛」石敢當率領着！

黃忠、馬超人、尹大明與林能還有個李俊，這些人如今不知怎麼樣了？

上百名大龍幫的兄弟們，仍然是忠於他爹玄劫的，再想想躲在淮上的老爹與董大年老夫妻，玄小龍更是無法躺下去了！

他哎聲一嘆，喃喃的道：「張發旺啊，許久沒有你的消息了！」

忽聽附近傳來一聲嬌滴滴聲音，那是個女子的聲音！

玄小龍聽得一怔，他已經許久沒聽到這聲音了！

玄小龍推窗回身，然後又去開門！

大院中有個伙計提着一盞燈籠站在一間客房門口，那伙計的身後面是個女子！

就聽伙計道：「姑娘，妳瞧這一間客房怎麼樣？很靜的！」

他邊說邊推開房門，等着姑娘走進門！

於是，玄小龍自他的房中跳出來了！

那伙計在客房中道：「姑娘，妳來得太晚了，三更天已過，加上沒甚麼吃喝，我爲姑娘送壺熱茶來！」

房中的姑娘，道：「是我趕路過了宿頭，有壺熱茶也就夠了！」

伙計把房中燈燃上，提起燈籠往外走，又道：「姑娘，妳也眞的膽子大，走夜路不怕惡人呀，幸運！」

房中的姑娘淡淡的道：「不會有那麼多惡人的，你快去取些熱茶，我想早睡呐！」（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康夫人為了解洪門當年的一樁秘案，與林琴喬裝來到了洪門最重要場所——檔案庫，她們正搜之際，洪門太上皇錢大經趕來質詢並要她們快離開，不然便圍攻，兩女不懼，却也無其他出口可逃，為了安全逃離，老女人指名要錢大經進去，不然，秘密文件和印信便燬掉，錢大經認為祇要他們在某一方面得不到資料，他就不怕……

虎視天下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夜半傾談表愛意　同行不慎被擒捉

他之所以「嚷嚷」要搜身，主要是暗示，他沒有別的秘密，只是怕這些人把他們的「刀法」及「印信」貴重東西帶走。

錢大經道：「我想起來了，妳可能和波斯人『紅毛火神』金查禮有點關聯，不知有沒有說錯？」

「錯不錯自己去找答案。」

「另外，本宅的總管白殿卿，八成也和妳扯上了點關係，或者早扯上了瓜葛，要不，他不會使用火器。」

這女人道：「錢大經，你他娘的囉嗦甚麼？是不是剛才老娘敬你的陳年花雕把你灌醉了！」

錢大經滑上兩步，虛空劈出一掌。

這女人不敢怠慢，因為錢大經的功力非同小可。

「忽嗤」一聲，兩股暗勁一接，那女人的力道一蹭就滑了出去，也許她不願和錢大經硬碰吧？這女人雖然出掌運勁取了巧，身子還是震動了一下。

但錢大經却是紋風不動。

由此可見兩人的功力深淺了。

錢大經道：「也不過如此。」

那女人道：「的確，但你錢大經非訂這城下之盟不可，陪我們出閣出鎮，到了那裡交接『印信』。」

錢大經道：「果然是賊不走空啊。」

那女人道：「你她娘的要怎麼樣？我身上的火器之多，足以把你這洪幫老巢炸平，你信不信？」

錢大經道：「告訴我，你們帶了些甚麼東西？」

老女人道：「『印信』和『法刀』，就這兩件。」

錢大經道：「我要叫幾個人進來查點一下，是否還少了些別的東西。」

老女人道：「錢大經，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你如果放進一個人來，老娘就炸你的『洪樓』。」

「可是誰知道你們沒有帶走別的東西？」

「其餘的東西你們當寶，我却以為一毛也不值，到了鎮外，全部奉還，你信也要信，不信也要信。」

錢大經一生還沒有被人牽着鼻子走過。

錢大經對閣外宣佈道：「你們聽着，本座同他們出去，不許任何人動手，也不必跟踪，但我們走後，可以派人入閣查點貴重物品有未遺失！」

下面一片轟喏。

錢大經道：「『印信』和『法刀』不在閣中，一會可以帶回，不在此例。」

下面沒有聲音。顯然猜出對方要帶走這兩件洪門至寶作質，到了

鎮外再交出來，老爺子幾乎等於被挾持了。

下面的人當然不敢反對，然後讓出通路。

由錢大經帶路，老女人第二。後面是林琴、康夫人、小龍、柳談及小松。

現在最最難過的是那位「坐堂」馮大奎了。

由於他的一時疏忽而造成這不幸事件。

使「制皇」受辱，可能資料也會失落一些。

這一行人外出時，馮大奎就主張硬上。

只要把這些人困在核心，除非要同歸於盡才會用火器，可以活捉，但錢起斷然阻止。

他是錢大經的心腹，任何可能造成錢大經危險的事，他都不會答應。

一行人一走，錢起立刻派人入閣查點，然後交代，如果除了「印信」和「法刀」之外還有其他失物，應該派人追上報告。

而他也立刻帶十來個得力人手尾隨一行人出鎮。

到了鎮外，怪女人道：「錢大經，你不必送了，馬上叫你的部下撤退，不然我會把『印信』炸掉。」

錢大經道：「我的部下在哪裡？」

怪女人道：「錢起帶了十來個在後面林中。」

錢大經大聲道：「錢起！」

「在！」果然在林中。

「馬上回去！」

「是……」回不回去在這邊根本不知道。

怪女人道：「叫錢起走出樹林，循小徑回鎮，我們可以看到。」

錢大經冷峻地道：「妳太過份了，妳有未想到，以後還會遇上？」

怪女人道：「以後遇上，你請我喝老酒如何？」

錢起本來循小徑回去，遠遠可以看到。

當然，林中還留有人，二人監視着。

怪女人把「印信」及「法刀」交還，道：「錢大經，如果我是你，就不戀棧這洪門『制皇』的位子，因為你坐不久。」

錢大經道：「那是錢某的事，我也勸妳，不要落在我的手中。」

怪女人道：「我們走吧！」

怪女人奔掠起來，只有林琴，康夫人和小龍不太吃力，其餘的人都大叫吃不消，其實怪女人尚沒出全力。

* * *

這兒是怪女人的住處，位居一小鎮郊區，頗有田園風貌，大家一齊動手，做了一桌酒席。

這當然要靠康夫人和林琴兩個人了。

席間小松道：「這位前輩高姓大名可以說了吧？」

怪女人道：「康夫人大概聽說過波斯人『紅毛火神』金查禮這個一頭紅髮，一身紅毛的火器能手吧？」

康夫人道：「昔年聽說過。」

怪女人道：「他就是我的男人。」

柳談道：「前輩說你是他的女人，他是妳的男人，沒說明你們是不是夫妻？」

怪女人牛眼一瞪，道：「臭小子，為什麼一定是夫妻？」

柳談吶吶道：「如果我說某人是我的女人，我們就一定是夫妻。」

怪女人大聲道：「我和你不一樣，我以為男女之間根本不公平，男人可以休妻，女人只要犯了『七出之條』如：惡疾、淫行、口舌及不孝順翁姑等七項任何一條，丈夫都可以休她。」

小龍道：「不錯。『七出之條』根本不公平，男人和別的女人來往絕不犯法，女人就絕對不成。」

怪女人道：「所以老娘絕不和男人成親。」

柳談道：「看着順眼的男人就湊合湊合？」

「對對！還是你這小子懂事。」

怪女人道：「你們想想看，和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在一起而且必須白頭偕老，那日子怎麼過？」

康夫人道：「前輩的話雖有點太開放，却也是實情。」

小龍道：「說了半天，還不知前輩高姓大名。」

「我叫婁梅，昔年查禮追我，嚇了我一跳，那不是一個紅毛大猩猩嗎？但相處久了，我發現他很善良，加之他精通火器，且全部教了我，所以我們……」

柳談道：「你們二人就湊合湊合了。」

眾人大笑。

柳談道：「婁前輩和一個滿身紅毛的外國人上床，第一次你有什麼感覺？有沒有摟着一個大猩猩的感覺？」

小松道：「小柳，我娘在此，你簡直是滿口噴糞！」

康夫人道：「小松，大家不拘小節閒聊嘛！無妨！」

婁梅道：「的確，飲食男女，本來就是這麼回事兒，倒是你這個小丫頭，却應該迴避一下哩！」

小松道：「我才不怕哩！」

柳談道：「查禮這個火器專家如何？」

婁梅道：「你是指什麼如何？他的火器？」

「我說的，前輩是老經驗，一定知道那東西應該是水器！」

婁梅大笑，道：「好小子，你敢問老娘就敢說，不敢聽的請到屋外去，我要聲明，這是葷話。」

小松立刻奔了出去，而且捂起耳朵。

只不過她雙手捂耳並未用力，只是作作樣子，在院中還是可以聽到。

因爲婁梅的嗓門很高，道：「查禮很管用，這包括兩方面，一是體力夠，一上去就是兩個來時辰。」

康夫人連連苦笑，却也聽得入神。林琴却也不在乎，聽得十分起勁。

婁梅道：「另一方面，他的尺寸也夠。」

越來越不像話，康夫人走了出去。婁梅「嘎嘎」大笑道：「林琴，妳爲什麼不走？妳的臉皮是不是比她們厚些？」

林琴道：「我不以爲這就是臉皮厚，只是康夫人出自名門，幼受庭訓，不聽這種葷話，是自然的反應。」

婁梅道：「妳呢？自幼未受庭訓？」

「當然也有，但出門較早，見得太多，的確也和前輩的看法一樣，男女間的事，也不過如此。」

「這麼說妳見識過那種陣仗了？」

「見過春宮，也看過『房中術』典籍，而且在一次偶爾的機會，看到一對夫妻正在敦倫。加之是盛夏之季，身上未蓋一絲片縷。」

「哇！」柳談道：「妳眞有眼福，過癮極了！」

林琴道：「一個少女看到那一幕，並不是過癮，而是嫌他們下流、骯髒。從那次以後，我知道男女就是那樣，也就見怪不怪了。」

婁梅道：「一點不錯，男女的事正如老子說的：食色性也。只要是正常人誰都免不了，兩夫妻往往不和，固然有和個性有關，據說主要原因是房事不能配合。」

柳談道：「怎麼樣才能配合？」

婁梅道：「第一是要互相關照對方，事前要有一番調情也就是愛撫行爲，然後再上。由於女人需較長時間才有快感，男方要儘量控制，勿使儘早『跑馬』。」

林琴面不改色，小龍也未走開。

柳談道：「前輩，那位查禮前輩的有多……」小龍忽然手一揮，道：「柳談，這話出口就不敬了。」

柳談笑笑，小龍和林琴低頭吃菜，婁梅用兩根食指比量了一下，柳談倒抽一口冷氣。

柳談心想，如果查禮早來中國數百年，一定會被武則天看上，那才是棋逢敵手，天下絕配哩。

柳談道：「查禮前輩呢？」

「死了！」

「什麼病死的？」

「房事過勞，需索過度。」

柳談道：「幾天一次？」

「一夜往往三至五次。」

柳談道：「除非控制不出，不然的話，他當然要短命的！」

婁梅道：「他就是作不到這一點，我叫他節制點，他又忍耐不住，就這樣，不到三年就翹了。」

柳談長嘆一聲道：「眞可惜！太可惜了！」

婁梅道：「什麼可惜？」

柳談道：「查禮死後，再難找一個同樣尺碼的。」

「啪！」地一聲，婁梅拍了柳談的肩胛一下，「嘎嘎嘎」大笑道：「小子，你眞風趣，有女人了沒有？」

「還沒有，只不過眼前有一位，我很欣賞，但人家……」

他看看林琴，那知林琴道：「你不必浪費時間。」

柳談道：「我對妳崇拜萬分，不信問問小龍。」

小龍道：「這件事我可以証明。」

林琴道：「聽你滿口葷話，對男女間的事那麼熟悉，而且和一位長輩沒大沒小，我就不會考慮你。」

柳談大聲道：「這可就寃枉了，我還是處男呀！」

此刻康夫人母女在另一屋中交談，相擁唏噓。

小松道：「娘，妳的確有點失心瘋？」

「有過，但十分輕微，却故意裝得很嚴重。」

「爲什麼？」

「因爲如不裝病，有人會殺我，或者迫害我，妳爹藏在什麼地方，本來也問過，我只是胡言亂語一番。」

小松道：「娘，我爹在什麼地方？」

康夫人喟然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小松道：「至少娘知道爹仍然健在吧？」

「以前如此，近二三年來就不敢說了。」

「爲什麼？」

「因爲我有一種想法，如他健在，應該能找到我的。」

小松道：「也許爹昔年重傷未癒。」

「這也不無可能。」

小松道：「據洪門的『坐堂』馮

大奎說，昔年小龍的爹是洪門『龍頭』，我爹是『副龍頭』，二人不和。」

康夫人道：「確有此事。」

「到底是誰的錯？」

「有人說是你爹妒忌龍玉，也有人說是龍玉以『龍頭』身份排擠你爹。」

「娘總有自己的看法吧？」

「娘以爲，龍玉確有高壓的情況，使你爹十分難堪。」

「娘，我不信！龍伯伯高據『龍頭』，爲什麼要那樣？」

夫人道：「由於龍玉是大姐的丈夫，傳位『龍頭』職位自然應以長女婿爲先，據說龍玉的武功不如妳爹。」

「娘，這恐怕也不是眞正的原因吧？」

康夫人道：「當然，眞正的原因還是要見到妳爹之後才知道。」

此刻林琴與小龍也已食畢，柳談道：「前輩是不是不太討厭我？」

「是的，你小子直爽，坦誠，和我的脾氣差不多。」

「那麼前輩可否傳我兩手火器？」

「好吧！但你要記住，這東西威力强大，而且只要對方不懂趨避之法，重則血肉橫飛，輕則重傷，所以你必須小心使用，非到萬不得已或遇上十惡不赦之徒才用。」

「是的，前輩。」

於是婁梅教他使用方法以及炸藥的製造方法。自然也要教他一些特別注意安全的方法。

小柳獲得五六種火器，道：「前輩不準備再找個老伴？看樣子前輩不過五十左右哩！」

婁梅道：「小子，老娘今年才四十三歲。」

柳談道：「也正是所謂『狼虎之年』吧？」

婁梅道：「找是要找，但也並不容易。」

「是不是一定要找像查禮那樣管用而又合適的人物？那可就更不容易了。」

「那也不一定，男女之間主要以情感作基礎。」

這工夫小龍道：「前輩和錢大經有過節？」

「沒有過節。」

小龍道：「記得前輩留言表示知道他的秘密。」

「不錯，我知道一點。」

小龍見她不願說，也不追問，道：「前輩去洪幫『洪樓』是純屬幫助我們還是另有原因？」

婁梅道：「兩者都有。」

「前輩去的另一目的是……」

「找一點昔年發生大事的資料。」

「是不是正副龍頭火併而相繼失踪的事？」

「不是。」

「那麼是爲了什麼？」

「去看看原始資料中一個人的筆迹。」

「誰的筆迹？」

婁梅沒有回答，以她的作風來說，要不是事關重大，她是不會保留的。

康夫人和小松私談很久，自然會問及和小龍的情感，小松說非他不嫁，夫人搖頭不已，叫來小龍道：「小龍，昔年我和大姐確有指腹爲婚之事，不過……」

小龍見夫人吶吶而止，知她的意思，道：「姨媽，這種指腹爲婚的事，如不認眞，也不算毀約的。」

小松大聲道：「小龍，你是不是想甩了我？」

小龍也不理她，道：「姨媽的意思我也知道，這絕不能怪妳，明知活不久，非要小松作寡婦不可，這在我也過意不去。」

康夫人道：「小龍，大姐只有你這條根，上天有眼，就不會讓你早夭，只不過依你的情況……」

小龍道：「有位名醫說晚輩是被人作了手脚而不是生下來就有絕症。」

「噢！那是什麼人？」

「不知道。」

「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數年前一個夜晚，突然一痛而醒，從此體弱心跳，面黃唇青。」

康夫人沒有再說什麼。

婁梅教柳談武功，小松也可以學。

小龍想想，也許是名醫鄧不飢說謊，他是確有絕症。

鄧爲什麼要騙他，爲了他的錢？

由於康杰也是一位出名的醫師，所以康夫人也頗通醫理，也許她看出小龍根本不是被什麼「反經倒脈」手法所制。

他是絕症，一種不可救藥的「鬼脈」絕症。

一個作母親的，爲了不使自己的獨生女一嫁出去或者尚未嫁出就作了寡婦(這叫望門寡)，她可以悔婚，這種悔婚值得原諒或同情。

而小松這幾天也形影不離康夫人左右。

小龍想了一天一夜，帶着柳談悄悄走了。

離開小鎮奔出五六十里，二人才入鎮打尖。

柳談道：「小龍，你會不會是多心了？」

小龍道：「不是。」

「你是說康夫人要你主動退婚？」

「她沒有明說，但有這意思，你想，昔年是她和家母指腹爲婚，她如何啓口退婚的事？」

柳談道：「小龍，小松和她娘可不一樣。」

「這個我也知道，但使她守寡一生，我於心不忍。」

柳談道：「這事的確也不能怪康夫人的。」

「是的，天下父母心嘛！」

打過尖之後，二人再趕路四十餘里，天已黑了。

二人在小鎮宿店，沐浴後用膳。

爲了不使康夫人母女追上，他們睡得很早，準備明天拂曉前即動身。飯間柳談道：「小龍，我以爲這仍不是你不告而別的原因。」

小龍默然。

「小龍，我不能知道原因？」

「當然能，在這世界上，除了我們的父母，還有誰比我們鷄鳴一至九號更親近的人呢……」

「對，小龍，所以我把你當親兄弟一樣看待。」

「我們之間不該有任何秘密的。」

「小龍，我們的上一代到底是甚麼關係？」

小龍攤攤手，道：「我也不知道，但相信一定很密切！」

柳談道：「小龍，你說我能知道你迴避康氏母女的眞正原因，我以爲你的病也許並非主要原因。」

小龍道：「是的，我無意之下聽到阿姨對小松談及昔年的事，康夫人說昔年家父排擠康杰……」

柳談一怔道：「也就是洪幫的『龍頭』排擠『副龍頭』？」

「是的。」

「爲甚麼？」

「康夫人表示，可能是由於康杰的武功比家父高，而家父以『龍頭』身份，處處找他的痲煩而引起火併。」

柳談道：「我們後人實在不敢批評，但我以爲不大可能。」

「我是龍玉大俠、洪幫『龍頭』的兒子，我更以爲不可能。」

柳談道：「這才是你離開她們母女的原因？」

「是的，昔年聽我娘談及家父，他是一位有教養的君子。」

「我們該問問妻老怪，她對令尊一定有所瞭解。」

飯後不久兩人就各自回房休息了。

但是，小龍並不能立刻入睡。他雖然很不喜歡康夫人的說法，爲父親抱不平，但和小松已有情感，覺得對小松是很不公平的。然而，爲了小松的幸福，也許長痛不如短痛。

這麼想心情也就定了下來。

不久也就入睡了。

可是不知睡了多久，在似夢非夢，如幻非幻的境界中，有個纏綿、膩滑的胴體貼緊了他。

小龍心中當然一直只有小松的影子。

在這朦朧的情況下，本能地，直覺地以爲小松追了來，上了他的床，這是非常自然的想法。

小松知道他不告而別，一定會追來的。

也許小松在他們走了不久就追來了。

小龍很不安，不辭而別自會內疚的。

他一言不發，雙手捂住了她的雙峯。

在目前，這幾乎是他們每次親近熱乎的必然動作。

她的雙峯很挺，很軟也很大。好像一隻手捂在上面還不能完全罩住。

這証明他這麼大的巴掌還沒有她的乳房的範圍大。

而她那軟膩膩，溜光水滑的胴體似乎在微抖！

小龍漸漸清醒過來。

通常一個人在軟玉溫香抱滿懷的情況下，頭腦不會太清醒，但小龍和小松的溫存却僅止於此。

他忽然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也就是說在感受上不大一樣。

他和小松溫存，已不止數十次了。對她的一切舉措自然很熟，第一，最初一、二次溫存時，她也許會發顫抖，也許任何個少女都會如此。

但以後再也不會顫抖了。

其次，小松的乳房很挺，但沒有這麼大。

一天不見，就變大了許多？沒有這種可能吧！

還有一點，也不大可能，他不告而別，小松如果追上了他，一定會責備他忘情，但不會自動上床和他溫存。

這違背了小松的個性。

小龍鬆了手，道：「妳不是小松！」

「至少我比小松的條件更好些！」

「妳……妳是林琴？妳怎麼可以這樣？」他的嗓門大極了，連柳談也被他吵醒了而下床傾聽。

「怎麼？我爲你解除寂寞，你反而以這態度對我？」

「妳不可以這樣，你取代不了小松。」

「我以爲我能。」

「妳不能！」

「我能！第一，我也是處子，第二，我的胴體比她好，第三，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項，我是……」

「咯……」她連續學雞鳴幾次，道：「『我是雞鳴七號』，這關係是不是比小松更近些？」

小龍不由一震，道：「妳是七號？」

「怎麼？不信？」

「是有點不信！」

她亮起了燈，拿起衣衫，內領上綉了個水線上的半個旭日。

小龍不能不信。

至少這綉上的水平線上半邊旭日不是剛綉上去的，一看便知，綉上足有半年以上，不知洗漿過多少次了。

這關係的確很密切，很親近，但是，他以爲林琴還是不能取代小松。

「不行。就算你是七號也不成。」

「爲甚麼不成，我不如小松？」

「不錯，在我的心目中，妳不如她！」

「可是你我同過床，你摸過我的身體。」

「那是你自動送上門的，不能怪我！」

「很抱歉，小龍，我表面上隨便，但我仍是處子，我是你的人了，我會比小松更體貼你，關心你……」

「不行，妳不能代替小松，絕對不能！」

林琴道：「小龍，我已經代替了，這事實永遠也不能改變。」

窗外有個人，悻悻地離開後窗消失了。

第二天一早，他們沒見到柳談。

柳談對林琴特別欣賞，也可以說是崇拜。

今夜他看到這一幕，不由心灰意冷。

一個是不要，另一個是硬往上貼，而他却又不被她所考慮。

像柳談這樣一個隨隨便便，凡事似乎不太認眞的人，居然也會如此。

小龍到處找尋，包括上街去找，林琴自然陪着他找。

他不能把她攆走。因爲她是「雞鳴七號」。

小龍道：「妳是『雞鳴七號』是不是？」

「難道你懷疑？」

「事非等閑，小心是沒有錯的。」

「你懷疑甚麼？」

「你的『雞鳴七號』是如何來的？」

「你的是怎麼來的？」

「是我在問妳！」

「是家母告訴我的。」

「令堂的大名是……」

「我娘並非甚麼武林高人，她叫羅蘭。」

這位前輩身手如此之高，却藉藉無名，八成是假名。

小龍道：「令堂未說明『雞鳴七號』的由來？」

「沒說，只說一至九號到齊後，會有一位高人出現指示迷津。」

小龍實在也挑不出她的毛病來。

因爲小龍也是母親對他說的一至九號到齊，即有人出面指點復仇計劃。

小龍冷冷地道：「妳是七號，我是九號，其他一概談不上。」

林琴道：「我也沒有說一定要嫁給妳。」

小龍道：「如此就好……」

沒有找到人，又不能馬上離開，怕柳談回來找不到他們。

他們在這客棧住了三天，只好離開。

在路上，小龍很少說話，也許是想小松或柳談吧？

林琴邊走邊唱歌：

「侍女動粧奩，故而驚人睡。

「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淚。

「懶卸鳳凰釵，羞入鴛鴦被。

「時復見殘燭，和煙墜金穗。」

這居然是唐朝韓偓的「生查子」一詞。

譜成曲子，十分哀怨動聽，加上歌喉宛轉悅耳怡人。

接着又唱另一首。

「寒氣侵襲簾幕，辜負芳春小約。

「庭梅開遍不歸來，直恁心情惡。

「獨抱影兒恨，背看燈花落；

「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

這是根據清朝汪懋麟的「誤佳期」詞譜成。

歌喉甜美，也許不是很好的曲子也能唱得動人。

小龍頗爲佩服她有此美妙的歌喉。

只不過他仍要故示不耐，道：「別唱了，煩死人！」

快到正午時，前不到村，後不夠店，天又下起雨來。

林琴四下打量一陣，道：「小龍，左前方好像有個山洞，快走，我們去避避雨。」拉着小龍疾掠。

進入山洞，二人的衣衫都已半濕。

「穿濕衣不好，我來生火烤乾。」

找了些乾柴燃了火，她叫小龍脫衣。

小龍本不願和她接近，却也不便辜負她的好意。

康夫人的話傷了他的自尊。

他的父親龍玉在他心目中是神

聖的，可是康夫人却懷疑他的人格。

小松對他故是一片深情，但她會不會懷疑自己母親所說的話？

如不懷疑，就等於懷疑小龍父親的人格了。

這是他受不了的。

也許由於這些因素，他並沒使林琴太難堪。

想想也不便責備林琴，當初不也是小松拉他的手伸入衣內摸她的乳房。

這和林琴的行爲，沒有太大的分別吧？

小龍脫了上衣，林琴爲他烤上，那是在火邊用一根樹枝架在洞壁上，林琴道：「下衣也脫下來。」

「下……下衣？」

「怎麼？不敢脫？」

「妳不怕？」

「我怕什麼？用架上的衣衫擋着，我在這邊，你在那邊。」

小龍道：「不成，單男獨女在這山洞中。」

「你那麼道學，和小松的行爲就不過份嗎？」

「小松是小松，妳是妳！」

「我以爲沒有什麼分別，甚至我們還更該接近些。」

「爲什麼？」

「小松的母親對令尊甚有敵意，甚至把令尊當作一個仗勢凌人、六親不認的僞君子，這一點有沒有說錯？」

小龍道：「妳怎知這件事？」

「無意中聽到的。」

這女人眞不單純，小龍不能不這麼想。

「妳最好別管我們的事。」

「我才不管，只不過也是一份好意。」

「好意心領！」

「脫呀！上身烤乾下衣還讓它是濕的？」

小龍道：「好，妳到衣服那邊去。」

林琴到衣衫另一邊，小龍脫了下衣，一絲不掛了。

林琴爲他烤上。

不一會他發現樹枝上又多了幾件衣衫，居然是林琴的。

毫無疑問，林琴此刻也是赤裸的。

小龍道：「妳相當大膽！」

「僅限於在你身邊。」

「妳最好保留點。」

「爲什麼？」

「因爲也許未來是一場空。」

「我已有心理準備，況且，我以爲還有希望。」

小龍哼了一下不再出聲。

「喏！給你！餓了吧！」

是兩張葱油餅和一大塊滷牛肚。

人在飢餓時，嗅覺也許更靈敏些，好香！

小龍本不想接，一是過意不去，二是餓了。

其實，主要是由於感於她的設想週到，不忍拒絕。

「喏！這是一壺水！」

小龍接過，吃了一半時，道：「妳沒有吃？只有這兩張餅是不？」

「我？……吃……吃了……」

「妳說謊，我沒有聽到妳吃東西的聲音。」

「女人吃飯聲音越小越好！」

「喏！這一半給妳，只要不嫌是我吃剩下的就成了。」

「不！不！我眞的吃了。」

「快拿過去吧！」大力往烤衣架那邊一遞，不小心碰倒了竹竿，掉了下來，二人竟然赤裸相對。

兩人大吃一驚，但都沒有蹲下却轉過身去。

火在燃燒，尚幸衣衫沒掉在火中。

林琴道：「你有沒有看到我的身體？」

「如妳看到我的，我也會看到妳的，相信我，不是故意的。」

「我怎麼會怪你，事實上我很高興。」

「妳……」

「因爲在你沒看到我的胴體之前，你必然以爲小松的比我好。」

「即使看到了，我也以爲她比妳好。」

「你說謊，你偏心！」

「我也不能不承認有點偏心，因爲她是我第一個情人。」

「別隨便用那個『情』字，她只能算是你的女友。」

「至少，她是我的親近的女友。」

「我和你的親近，和她完全一樣。」

小龍不出聲了，他要去取衣衫穿上。

「別動！還沒乾！」林琴道：「小龍，你看看我的胴體，我會感激你一輩子。」

「我無需妳的感激。」

「我只是想讓你指出，我有哪些美中不足之處。」

「如我不能娶妳，妳是不是吃了虧？」

「不會，至少我不會這麼想，經你品評之後的結論，我會十分重視而設法予以改進或補充。」

「生下來就是這樣，也可以改進、補充？」

「當然，比喩說腰粗可以練細對不？」

「對！」

「腿彎也可以練直對不？」

「也許。」

「就連臀部扁平也可以練得挺翹而豐隆，只要你指出我的缺點，我幾乎都能予以改進。」

小龍道：「妳的身上沒有缺點，不必改進了。」

「你說謊！你沒有勇氣，沒有膽量，想作的不敢作，想看的不敢看，你算什麼男子漢大丈夫。」

小龍道：「笑話！我爲什麼不敢看？我是怕嚇壞了妳，因爲我也是赤裸的，妳敢看嗎？」

「敢，剛才驚鴻一瞥，我以爲你是男人中的男人。」

「妳不是太大膽了些？」

「任何一個女人都會這麼說，只是大多數會在心中說。」林琴道：「當然，雖說你是男人中的男人，你也不大可能一點缺點也沒有。」

也許是這句話產生了作用，較上了勁。

過去很多人都說，他是男人中胴體最完美的。

林琴道：「到底敢不敢哪？」

「爲什麼不敢？」

「我喊一、二、三，我們各退兩步一齊轉身，因爲保持三至五步以上才能看清對方。」

喊出了一、二、三，二人各退兩步轉過身來。

洞中的火還有一點點的火苗在跳躍，映照在二人身上，更增加了胴體的神秘感和魅力。

他們互相打量，本是想在對方胴體上找瑕疵的，却被對方的胴體吸引住。

他們都不能不承認，他們現在所欣賞的是前所未見的。

他們以爲這就是完美的。

當然，世上沒有絕對完美的東西，他却以爲這就是完美。

她的雙乳不但挺拔，連型狀也別緻。

女人的乳房本就有許多型態，如饅頭型、扣碗型、吊鐘型以及布袋型等等類型繁多。

她有細而圓的腰（雖細而扁則屬下品）。

當然，她的腿也許是最最吸引人的，它直、勻稱而又不見骨痕，就連肚臍都很特別，是在較上面接近上腹部。

在相法來說，臍要深而且要往上。

有句俗語說：肚臍深，不求人。

小龍的男性胴體充滿了力的線條美。

林琴的目光掃過某部時，全身一陣痙攣。

她以爲就連這個都不一樣。

就在這時，二人幾乎都同時聽到洞外有聲音。

他們本以爲有人來了，正要穿衣。

那知洞外三十步外有一片亂石，亂石中有一隻大馬猴（較大的一種猴子），竟在幹那猴自瀆之事。

要不是天已黑，但洞中的火尚未全熄滅，猴子會在此大張旗鼓地幹，而且邊幹還邊發出聲音。

此時此刻看到這一幕，那會不產生導引作用。

二人幾乎同時收回目光，匆匆穿上衣衫。

猴子往往會在看到穿衣衫的女人來這一手，看到赤裸女人更是醜態畢露了。

穿上衣衫之後，二人又不約而同地望出去。

這隻畜牲大概是聽到洞中有聲音，停止而逃竄了。

二人走出洞外，還不到初更，雨早已停了。

天上有星星，山中十分涼爽。

林琴又唱起歌來，由於心情好，曲調又屬輕鬆愉快的風格，小龍很喜歡聽，但不予以讚美。

大約距一個大鎭還有五七里路，迎面來了個老人。

老人後面還有個大約十來歲的童子，小童背了個藥箱。

正好這工夫雙方交臂而過，林琴已經唱完。

老人鬚髮皆白，但，身子很硬朗，停下來道：「姑娘的歌眞好聽，願不願再唱一首給老夫聽？」

林琴道：「爲什麼要唱給你聽？」

「妳是唱給這小子聽的是不是？」

「當然，這世界上只有他有資格隨時叫我唱歌給他聽！」

「噢……噢……是的！只不過，妳就是一天到晚唱給他聽，他又能聽幾天？想過這一點沒有？」

林琴道：「你是……」

「不必管我是誰，也許我最有資格聽妳唱歌！」

「你？」

老人自負地笑笑，負手仰天觀看天上的星星。

林琴道：「是不是你的身手高，要强迫我唱給你聽？」

「那當然不是。」

「那是爲什麼？」

「我暫時不想說出來。」

小龍道：「老前輩，高姓大名？」

老人看了他一眼，嘖嘖地道：「快死的人哩！可惜！」

林琴道：「老頭子，看你神秘兮兮地樣子，我就看不順眼，你喜歡聽我唱歌是不是？我偏不唱給你聽。」

老人嘆口氣道：「喜歡聽的妳不唱，不怎麼欣賞的，妳却又在他身邊唱個不停。」

「我高興！」

「只怕你高興不了多久，他也聽不了多久了。」

老人和小童走向岔路，小龍大聲道：「前輩不能告知大名嗎？」

老人和小童已進入一片疏林之中，道：「去問問鄧不飢就知道了。」

龍、林兩小一怔，道：「莫非他是鄧不飢的師父？」

二人疾追入林，稀疏的林中那還有人？

出林一看，那還有人影？

兩小張望了一會，林琴道：「小龍，我可能錯過了爲你治療的大好機會，我爲什麼那麼吝嗇？」

小龍道：「妳是說妳唱歌給他聽他就能爲我治病？」

林琴道：「現在想來，八成如此！」

小龍道：「如此說來，此人可能就是鄧不飢之師白倫。一位名醫，有把握能治某人的絕症，只因爲沒有唱歌給他聽而袖手不予治療，這種醫生我不會敬重他。」

林琴道：「如果早知是他，爲了你我一定唱給他聽。」

小龍道：「妳不唱歌就好了。」

林琴道：「我的一份好意被扭曲了，我是爲你唱的。」

這時自後面來路上傳來急劇的鈴聲。

兩小以爲，八成是追那老人白倫的。

名醫不論到了何處都會被人追趕的。

只不過他們可能猜錯了，十三個大漢到了近前，一齊飛身下馬。

林琴道：「是衝着我們來的？」

爲首的人道：「正是。」

小龍道：「在下一個也不認識。」

爲首之人道：「我們認識你們就成了。」

小龍道：「尊駕知道在下是誰？」

「你叫龍秋對不對？」

「你們是什麼來路？那一門派也不敢告人嗎？」

爲首之人道：「跟我們回去之後自然知道。」

小龍撤下軟劍，輕輕一抖，如萬道銀蛇噬舞。

林琴也撤下長劍。

十二個人包圍兩小夾擊，爲首的那個沒有上。

要說這十三人是洪門中人，却一個也不認識。

當然，洪門全國各分堂會員上千上萬，自然不會全認識。

甚至就是洪門中人也不可能全部認識。

除了洪幫，會有誰和他們作對？

這十二人九名用劍三人用刀，出手之下果然都非庸手，當然兩小聯手，也非同小可。

尤其林琴如今對小龍極爲愛慕，二人一條心攻防一致，威力大增，這十二人雖是高手，一時也無法取勝。

但是，加上了爲首之人，立刻就不同了。

由此可見此人的身份特殊，功力深厚。

而且由於此人用的是黑黝黝的大環刀，使小龍想起了一個人。

「墨刀」宋慶極有名氣，不黑不白，不正不邪。

他就是這麼一個武林高手，刀沉而詐，久已成名。

兩小也是少見的高手，所以原先十二個人未能得手。

如今加上宋慶，兩小就攻少守多了。

一共才打了五六十招，兩小不敵，節節敗退。

他們都是學的速戰打法。

他們贏也不出五六十招，輸也不出這麼多招。

宋慶的大刀把小龍圈定，刀刀不離要害。

其餘的人把林琴困住，她沒有還手的餘力。

這等於把他們二人分了開來，宋慶對小龍。

但是，他對付的是已經消耗了體力的小龍。

小龍現在的體力，只能力戰六十招。

只要對方能拖過六十招，他就要糟。

「蓬蓬」兩聲，小龍中了宋慶兩掌，口角滲出血漬。

那邊的林琴更慘了，已挨了三四拳掌。

只不過，沒有人用兵刃招呼他們。

也許他們要囫圇、完整的。

過了八十招之後，小龍被連擊三拳，一直踉蹌退了八九步，栽入田中，他實在不能再戰了。

只不過，他仍然噙着一口鮮血，吃力地爬起來走出田地。

但又被一腳踩了下去。

林琴也差不多，每兩個人平均打她一拳，她也要挨好幾下了。

林琴先昏了過去。

隨後小龍也暈在稻田中。

宋慶道：「這兩個年輕人目前在武林中算是熱門人物，抓他們的人太多，咱們爲免麻煩要改走水路。」

「是！」兩個人各自挾起已被制住穴道的兩小。

爲首的人領先向東奔去，三更左右來到黃河邊，包了一艘不算太小的船，連夜啓程。（未完・五）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